武俠世界

寶馬碧玉車（新派俠情恩仇故事） 馬行空・著

九天飛鷹，天絕地滅，寶馬碧玉車，引出當年一段仇怨……手段用盡，智謀奇出，結果，仍免不了一死恩仇泯……情節緊湊，高潮迭起。



$4.00

第24年

45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一篇恩怨情仇夾纏不清的故事——「寶馬碧玉車」。作者馬行空，他的作品先後在本刊曾刊載過數部，對寫作俠義恩仇故事的構思和佈局，的確是別具一格。

「寶馬碧玉車」故事題材另創，情節緊湊，打鬥刺激，驚險百出。敘述一段十八年前結下的湖海仇怨，雙方一旦覿面重逢，清結了賬，不惜殘忍手段用盡，詭謀迭出，鬥智鬥力，結果還不是一死恩仇泯……過程曲折，寓意感人，請先睹爲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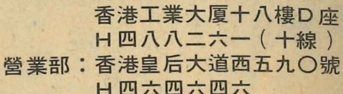
** ** **

一篇充滿民族正義感的俠義小說——「寶刀壯山河」今期開始刊出，書中人物皆屬一代將才及各地英雄豪傑，他們由於不齒韃虜所爲，令到人民受盡蹂躪，淪爲奴隸，於是紛紛揭竿起義，呼籲民衆，羣策羣力，驅除異族……過程氣勢磅礴，壯烈凜然，義旗高擧，保衞山河，請參閱今期45頁。

** ** **

高皐下期另篇新作是一部巨型小說絕代天驕故事：「二十八宿」。故事由一個半老徐娘婦人和一個身有殘疾的孩子身上展開，結局令你匪夷所思。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45期
（總號122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　恩仇故事

馬行空・文
可飛・圖

寶馬碧玉車



圍困白楊莊

連番傳惡耗

一騎快馬風馳電掣般飛馳在官道上，蹄聲如雷，馬蹄掀起的塵土揚蔽在空中，馬上的騎者依然鞭下如雨，可惜，那匹馬的速度已到極限，口吐着白沫，速度越來越慢。

馬上的騎者是一名年約三十五六的虬髯大漢，穿一套青色勁裝，已爲汗水濕透了。

時令屬秋，但別忘記，秋老虎一樣令人燠熱難當。

健馬突地一聲悲鳴，前蹄一蹶，栽倒落地。

那虬髯漢子雖然在事出意料之外，反應却很靈捷，身形藉着那匹馬前蹶之勢向前一搶，雙腿已離蹬，凌空一個翻滾，落在馬前。

那匹馬踣倒在地後，口中吐出的白沫更多，四蹄無力地掙動了幾下，接一伸，便不動了。

虬髯漢眼看着坐騎力脫而死，目中露出一絲憐憫之色，吐了口氣，抬頭左右一望，官道上空空蕩蕩，一個人影也沒有，他只好嘆口氣，急急轉身展開身形急掠前去。

截殺

一騎快馬從白楊莊飛馳而去，馬上青衣騎者一撥馬首，健騎衝上官道，絕塵而去。

這時間離黃昏還有一段時間，西斜的陽光猛烈地烤晒在大地上，彷彿給大地鍍上了一層金，什麼也是黃澄澄的。

那騎快馬馳出不到三十里，人馬經已汗流浹背，騎者舉手抹去流到眼瞼的汗水，依舊催馬如飛。

汗水又再流至眼瞼，令到目光迷濛，迷濛中見到前面大約十數丈外，有一條人影橫躺在路上，他以爲自己看花了眼，舉手急抹去汗水，看眞了，道上果然躺着一個人！

這霎眼間，已離那人不到十丈。

看清楚了，躺在道上的是一名穿褐黃土布衣褲的漢子由於那人是側躺背對這面，所以馬上的騎者看不清楚那人的面貌。

馬上騎者猶豫了一下，韁繩微勒，快馬的速度緩下來。

馬上的騎者目中露出狐疑之色，但終於一咬牙，雙腿一挾馬腹，催騎飛馳過去

他本想緩騎繞過那躺在道上的人，但想到他身負重責，只好狠狠心，催騎從那人身上躍過。

騎者的騎術很高明，就在坐騎快要馳到那人的身前，前蹄踏落那人身上的剎那，韁繩一提，雙腿一挾，那匹馬微嘶一聲，前蹄舉起，從那人的身上一躍而過！

也就在那剎那，躺在地上的人驀然動了，手臂突揚，白光乍閃，那匹馬昂首悲嘶出聲，一頭栽落地上。

馬上騎者冷不防坐騎栽跌落地，身形向前一蹌，急忙鬆韁甩鐙，一個倒翻落在地上。

那匹馬一頭栽倒在地上，兀自嘶鳴不已，痛苦地掙動着四蹄。

騎者於落地的剎那，立刻嗆然抽出腰間長刀，才察看坐騎的情形。

他在坐騎栽跌落地的剎那，已驚覺遭到襲擊，所以抽刀在手。

一看之下，他不由驚怒莫名。

仍然悲嘶不已的坐騎腹上，裂開一道尺長的口子，鮮血湧流中，腸臟亦流了出來。

他目光一移，首先移向那躺在地上的褐衣人。

那褐衣人躺在地上的姿勢絲毫沒變，騎者這一次看清楚了那人的相貌。

因爲那人正面對着他。

看那人的年紀大約有四十歲，獐頭鼠目，尖咀暴齒，一張臉黃焦焦的，像個大病初癒的人，唇上留了幾根老鼠鬚，就像幾根枯草一樣，看什麼也不像一個扎手人物，倒像病倒街頭的窮漢。

青衣騎者不由露出疑惑之色，他實在有些不相信，眼前這容貌猥瑣，像病夫一樣的人，就是出手襲擊他坐騎的人。

官道上空無人跡——除了他與那褐衣漢子，若不是那褐衣漢子出手襲擊，根本就找不到第二個人，所以青衣騎者目光定定地盯在那人身上。

褐衣漢子也就在這時欠伸而起，目中精光一閃，盯在青衣騎者的臉上。「咳，你就是白楊莊派出來接應的人？」

這褐衣人可謂語出驚人，最少，青衣騎者一聽，霎時臉露驚容，微退了半步。「你是什麼人？咱的坐騎是否你出手襲殺的？」

褐衣漢子鼠目四下一掃，悠然道：「你看到這附近除了你與我之外，還有別的人麼？」

青衣騎者一聽，臉色大變——他已聽出，坐騎被襲，確是那人出手的。

「至於我是什麼人，」褐衣人慢條斯理地說道：「我不妨告訴你，是來殺你的人！」

青衣漢子臉色再變，退了一步，忽然問：「我可以請教你的姓名嗎？」

「可以。」褐衣人道：「苟財。」

青衣騎者一聽，怔了一下，嘟喃道：「狗才？」

褐衣人却不以爲忤，絕無半點不悅之意，漫聲道：「不是狗才，而是苟且的苟，錢財的財，現在弄清楚了吧？」

「弄清楚又怎樣？」青衣騎者由於從沒有聽說過此人的大名，一顆吊起的心放下了不少，胆氣也壯了。

「弄清楚了就送你上路！」苟財輕描淡寫地說。

青衣人一聽，臉色又是一變，叱喝一聲，長刀電掣，摟頭劈面朝褐衣人斬去。

在他以爲，褐衣人其貌不揚，名不見經傳，身手好極有限，而自己在白楊莊中稱得上第二流人物，以自己的身手，對付這個相貌猥瑣的人，可說綽有餘裕。

但他一刀砍下去之後，才知道自己的估計錯了。

他根本就看不清楚那褐衣人苟財是怎樣閃開的，總之，他的長刀砍了個空，若不是他收勢得快，長刀準會砍入地下！

他的反應不可謂不快，一刀砍空，一步衝前，長刀繞身迴斬！

在他想像中，苟財一定是閃到他的背後，他這一刀迴斬，可說高招。

可惜他那一刀仍然斬了個空！

緊接着腰上一麻，全身倏然動彈不得——他被點了麻穴。

苟財的身形忽然出現在青衣人的面前，嘻嘻一笑：「你可以上路了。」

說話聲中，併掌如刀，切在青衣人的喉頭上。

青衣人「噢！」地悶叫出聲，喉骨碎裂，張口噴出一口血雨，「砰」然仰身摔跌在地上。

苟財看也不看那青衣人一眼，一揮衣袖，朝前路飛馳而去。

× × ×

虬髯漢子一路急馳，原本經巳汗濕的衣衫這時像浸過水般，頭上簡直冒出烟來，但他却咬牙忍受着。

驀地，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從他身後傳來，虬髯漢子不由目光一亮，心頭一喜。

他立刻煞住身形，轉身朝來路望去。

但見烟塵滾滾，有如一條黃龍般迅疾地滾過來，一騎快馬正飛馳而來。

霎眼間，那騎快馬經巳馳至，虬髯漢子雙臂一伸，當路而攔。

那騎快馬顯然料不到「半路殺出一個程咬金」，攔阻去路，尙幸那騎者眼明手快，騎術高明，眼看健騎就要撞上那虬髯漢子的刹那，那匹馬驀然「唏聿聿」一聲嘶鳴，前蹄猛地揚起，原地一個半轉，才落回地上。

虬髯漢子看了，不由脫口讚一聲：「好精湛的騎術！」

讚聲中，也看清楚馬上騎者的相貌。馬上騎者是個年約二十多歲的年青人，一身白衣，束髮，相貌不俗，頗爲瀟洒，看模樣像一個讀書人。

那白衣青年像驚魂稍定般，吐了口氣，望着虬髯漢子道：「這位兄台，何故當路而立？剛才若不是在下勒韁得快，在下眞不敢想像。」

虬髯漢子外貌雖然粗豪，說話却頗爲謙和。「朋友，某家適才攔阻，實是迫不得巳，望朋友不要見怪。」

白衣青年訝然地說道：「兄台的意思是……」

虬髯漢子抱拳一拱，說道：「某家身有萬分火急之事，但坐騎却在途中力歇倒地……」

白衣青年「哦」了一聲，截道：「在下明白了，兄台是想借在下的坐騎一用，是嗎？」

虬髯漢子點點頭道：「某家正是這意思。」

白衣青年翻身從馬鞍上落地，慨然道：「看兄台汗濕衣衫，一臉焦急之態，若非有十萬火急之事，也不會貿然攔路，在下雖然是個讀書人，但性喜結交江湖豪傑，看模樣兄台是位爽直好漢，在下信得過你，請上馬趕路吧。」

說完，將手中韁繩遞給虬髯漢子。

虬髯漢子有點不好意思地笑道：「朋友，那麼某家就不客氣了。」伸手接過韁繩。接道：「還未請敎朋友高姓大名。」

白衣青年抱拳說道：「敝姓香，名玉郎。」

虬髯漢子自動報上了姓名。「某家魯漢。」

白衣青年忙道：「原來是魯兄。」一頓接又道：「魯兄請不要客氣了，別躭誤了時間。」

魯漢感激地望了香玉郎一眼，抱拳一拱道：「那麼某家不客氣了。」

說完扳鞍上馬。

白衣青年在魯漢轉身上馬的刹那，嘴角泛起一抹冷酷的笑意，目中殺機隨即閃現。

魯漢驀地轉身道：「差點忘了告訴你，前面二十里外有一座白楊莊，兄台可到那裏找某家，取回坐騎。」

香玉郎在魯漢轉過來的刹那，目中殺機倏隱，嘴角的那抹冷酷笑意倏歛，一迭聲道：「魯兄快趕路吧，在下自會到貴莊拜訪兄台。」

魯漢一點也看不出香玉郎有何不妥，轉過身扳鞍上馬。

也就在這刹那，香玉郎衣袖一翻，白光暴閃，手中多了一柄短七，扎向魯漢的腰眼！

魯漢那裏想到香玉郎會向他下毒手，身軀一播，張口痛叫一聲，猛地轉過身來，圓睜雙目，以驚詫的目光望着香玉郎。

香玉郎一刀扎入魯漢腰上，立刻鬆手飄退開幾尺。

「你……你爲何向某家……下毒手？」魯漢嘴角巳有血溢出。

「嘿嘿，想不到吧？」香玉郎神態輕鬆，接語聲一厲。「就因爲你是白楊莊的人！」

魯漢目眦欲裂，挫牙道：「原來你是他們的人！只怪某家有眼無珠，上了你的當。」

「若不是這樣，與你硬拚硬，只怕沒有這麼輕易將你放倒，魯三莊主。」香玉郎忽然改變了稱呼。

魯漢腰上不斷沁出血來，一張臉煞白，但他還是直挺挺地站着。「原來你早就知道某家的身份，你到底是誰？」

香玉郎露齒一笑。「我不是早就告訴你了麼？」

魯漢微喘着道：「某家是問你的眞正身份，以你的身手智計，應該在江湖上有點名氣，而你那個名字，某家根本從未聽過。」

香玉郎故意嘆口氣，搖搖頭道：「你一開始若能這樣聰明，只怕我不能這樣輕易得手。」

「你到底是誰？」魯漢固執地問。

「說給你聽也不妨。」香玉郎負起雙手，閒閒地道：「香玉郎確是我眞正的名字，這個名字知道的人少之又少，因爲知道的人多巳變成了死人！」

故意頓了頓接道：「我就是江湖上人稱香香殺手的最年輕殺手。」

魯漢聽了，神情數變，忽地咳出一口血。「原來你就是近兩年來在江湖上名聲大噪的香香殺手！某家眞是有眼無珠！」

「這也怪不得你認不出我。」香玉郎喟嘆一聲，「因爲很少有人見過我的眞面目，見過的人，大多數都巳經死了！」

「你殺我，代價多少？」魯某盯着香玉郎。

香玉郎伸出五根手指。

「五千兩？」

香玉郎搖搖頭。

「五萬兩？」

香玉郎又搖搖頭。

「五十萬？」

香玉郎還是搖頭，不過這次開口說話了。「別將自己看得太高，告訴你吧——」故意拖長了語聲：「是五百兩。」

「憑某家的身份地位，一條命只值五百兩？」魯漢顯然很憤怒，瞪目大叫，忽然痛苦地吐了口氣。

原來他這一大叫，牽動了腰上的傷口，竟然有血濺射出來，傷口可能迸裂了。

「你以爲自己值多少銀子？」香玉郎露出一抹可惡的笑意，輕蔑地看着魯某。

魯漢的一張臉忽地血紅，鬚髮蝟豎，身形驀然向前一撲，寒芒乍閃，腰上那柄九環大刀巳脫鞘而出，閃電般斬向香玉郎的腰身！

魯漢在受傷如此之重的情形下，身手速度仍然這樣快捷，那一刀之勢威猛絕倫，可以想知他的身手不俗。

可惜他遇上的是香香殺手香玉郎，而且受傷這樣重，加上香玉郎早有準備，身形一閃，巳橫閃開七八尺，接一幌閃前，一掌拍在露出魯漢腰間那柄短七柄上。

魯漢斬出那一刀，是蹩着一口氣施爲的，一刀斬空，那口氣再也蹩不住，氣一洩，身形踉蹌了一下，勉強穩住身形沒有仆倒在地，那裏還能閃避得了香玉郎那一掌？

大叫聲中，魯漢整個人橫飛出去，重重摔跌落地，全身搐動幾下，便不動了。

香玉郎拍在魯漢腰上的那一掌看似輕描淡寫，其實，他巳用了六成勁力，插在魯漢腰上那柄短七被他那一掌完全拍入魯漢體內，試問，魯漢還能活得了？

魯漢確實是死了。

香玉郎看看地上寂然不動的魯漢一眼，冷笑一聲，飛身上馬，一帶馬頭，往來路飛馳絕塵而去。

白楊莊

白楊莊佔地只有十畝左右，莊雖不大，名氣却很大。

這只是指白楊莊在江湖上的名氣，因爲，白楊莊的大莊主是江湖武林中鼎鼎大名的「鐵胆豪客」霍通。

論起霍通的名氣。可以稱得上是位名人，江湖武林中不知道他的大名的，相信沒有幾個。

霍通十七歲出道，在短短三年間，先後會過各派高手三十八位，未嘗一敗，加上他鐵胆仁心，手誅黑道兇徒不下五十人，由是聲名大噪，成爲當時最傑出的年輕一輩中的俠客。

自十七歲出道，直到三十七歲才創建這座白楊山莊，其間二十年來他遍遊大江南北，黃河兩岸，到過關外，歷險南荒，交遊遍天下。

但自創建白楊莊之後，他巳甚少出門，一年只不過出門一次，近年來更難得他會出門，但白楊莊的名氣依然不減當年，江湖武林中的朋友，還是記得白楊莊這三個字。

霍通今年巳四十九歲。

白楊莊除了大莊主霍通之外，還有兩位莊主。

那就是二莊主楊晉及三莊主魯漢。

二莊主楊晉在江湖上亦頗有名氣，外號賽楊戩，那是因爲他的兵器亦是一柄三尖兩刄刀，勇武非凡。

至於三莊主，就是那位飛騎趕回白楊莊，途中被香香殺手香玉郎刺殺喪命的魯漢。

白楊莊自建成至今，沒有人敢動莊中一根毫髮，但今天，却接連死了兩人，究竟是什麼人胆敢去捋虎鬚。

× × ×

「鐵胆豪客」霍通派出一名莊中弟子去接應三莊主魯漢之後，就一直沒有坐下來過，一直在大廳內負手踱步不停，不時焦急地翹首望向廳外，二莊主楊晉幾次叫他坐下來，他也沒有坐下。

如今巳經是日薄西山時份，遙望天際，紅彤彤一片，如血似火，霍通望着，心中不知怎的，突地引起一絲不安的兆頭。

「三弟這時候應該趕到回來，莫非發生了什麼事？」霍通心頭霍地跳了一下。

霍通雖然是自語般說出來，仍然被坐在椅上的楊晉聽到，霍地從椅上站起來，走近霍通，急聲道：「大哥，三弟這時候應該回來的了……」

他的語聲突被一條急奔入來的漢子打住了，四道目光一齊注視着那漢子。

「霍義，什麼事這樣慌急？」霍通一看那漢子慌急的樣子，就知道有事發生了，心頭不由一沉。

那漢子霍義再奔前幾步，停下來躬身道：「稟大莊主二莊主，剛才有人將三莊主及趙嵩送了回來……」

霍通一聽，疾道：「三莊主爲何還不進來？」

霍義語聲悲戚地道：「三莊主……他……他是被人用車子躺着送回來的，趙嵩也是。」

霍義口中的趙嵩，是霍通的三弟子。

霍通一聽，渾身一震，倏地睜眼疾聲道：「他們怎樣了？」

楊晉的神情亦是震動不巳，神態緊張至極地望着霍義。

霍義吶吶地道：「三莊主與趙嵩皆死了。」

這個消息，恍如平空打了個焦雷，震得霍、楊兩人神色劇變，霍通猛地長吸一口氣，異常鎭定地道：「怎樣死的？」

霍義悲聲道：「從三莊主兩人屍身上的傷口看來，是被人殺死的。」

「將三莊主的屍體送回來的人呢？」楊晉急聲問。

「據守莊門的陳壽說，載着三莊主及趙嵩屍體的那輛馬車，沒有趕車的人，那匹馬拉着那輛板車，一直走到莊門前，自動停下來，陳壽覺得奇怪，走出去一看，赫然發現三莊主及趙嵩的屍體在車上，急急告知屬下，屬下立刻趕到莊前一看，果然是三莊主及趙嵩的屍體，慌忙趕來稟告兩位莊主。」霍義喘着氣一口氣說完。

霍通聽完，像一陣風般衝向莊外。

楊晉雙拳緊握，跟在霍通身後，脚步如飛。

霍義怔了一下，也轉身急奔出去。

× × ×

魯漢趙嵩的屍體巳被擺放在一座偏廳中。

霍通仔仔細細地察看過魯漢趙嵩的屍體後，抬眼望着天際漸漸淡褪的霞光好一會，才長吸一口氣，轉身對神情悲憤的楊晉道：「二弟，從三弟身上的傷口看來，他是遭人暗算的成份居多，至於嵩兒的情形，是被人在途中狙殺的。」

楊晉看一眼死後猶自大睜着雙眼、表情驚怒的魯漢，悲沉地道：「大哥的推測錯不了，只是，什麼人暗算得了三弟？」

霍通咬牙道：「那人一定是個毫不引人懷疑的人物，否則，三弟不會被那人下手暗算得了……

「至於嵩兒之遭到狙殺，那一定是『天絕地滅魔君』的手下幹的。」霍通這時巳咬牙有聲。

楊晉吸了口氣，「那老魔巳不涉江湖近三十年，這一次重出江湖，因何會對付咱們？」

「這一點要是知道就好了。」霍通臉有憂色，憂心忡忡地道：「三弟被殺，不知他此行要找的人找到未？」

楊晉亦是憂慮地道：「那老魔限咱們五天之內，撤出白楊莊，現在巳經是第三天，但望三弟找的人能夠在這兩天之內趕到，否則，以莊中的人手，實在不堪老魔一擊。」

霍通神態凜然道：「此莊是咱們親手創建的基業，說什麼也不能拱手讓給那老魔，莊在人在，那老魔休想將白楊莊得到手！」

「大哥說得對，小弟決不離開此莊！」楊晉亦慨然道。

「不知三弟此行找了那些朋友趕來帮忙。」霍通眉頭輕攏。

「只怕請來的朋友一個也到不了這裏，便被老魔的手下在途中截殺了。」楊晉說時，憂形於色。

「二弟說得是，我當初怎麼想不到這一點？趕來的朋友豈不是很危險？」霍通這時憂心如焚。

「大哥，咱們可以派人偷偷溜出去，通知趕來的人小心提防。」楊晉抱着一絲希望。

「從三弟嵩兒的情形看來，只怕莊子周圍巳被老魔封鎖了，咱們的人很難出得去，不過，爲了對得起趕來相助的朋友，說不得只好冒險一試了。」霍通揮動手臂，以示他的決心。

「大哥，派誰去呢？」楊晉問。

「這——」霍通沉吟了一下，決斷地道：「就派湘兒與禹兒去吧。」

霍通口中的湘兒禹兒，都是他的弟子，白楊莊三位莊主皆沒有家室，但却只有霍通收了三名弟子，大弟子胡湘，二弟子王禹，都得到霍通七八成眞傳。

「莊中不能沒有人坐鎮，看來也只好派他們冒險偷偷出去了。」楊晉無可奈何地說。「但願他們吉人天相。」

霍通淡然道：「霍義，叫他們來。」

霍義應了一聲，轉身走出偏廳，往內急步走去。

噩耗頻傳

黎明時分，一陣拍門聲將陳壽驚醒，他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披衣下床，趿着鞋子走出去將莊門打開，看看來了什麼人，拍門拍得這樣急。

「外面來的是什麼人？」陳壽站在門前，伸手揉了揉惺忪的睡眼。

外面却沒有人應。陳壽不覺感到奇怪起來，嘀咕道：「拍門拍得這樣急，却沒有人應，這是怎麼回事？」

「外面到底是誰？」他提高聲音叫。

莊門外面依然沒有人應。

但一陣低沉的拍門聲却响了起來。

「莫非見鬼？」陳壽想到這，不由頭皮發炸，恰好一陣寒風吹來，不由機伶伶抖顫了一下。

拍門聲有一下沒一下地又再响起。

陳壽不由退了一步，顫着聲道：「你到底是人是鬼？」

「什麼人啊鬼呀的在亂嚷一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突然而來的語聲，差點沒有將陳壽嚇得當堂暈倒在地上，跳起尺多高，白着一張臉轉身朝後面望過去。

後面黑黯中，赫然站着一人！

陳壽乍見之下，雙腿一軟，「媽——」叫聲在他喉頭倏然咽住了——因爲他看清楚了，站在他身後的人不是鬼魅，而是霍義！

「霍……霍總管，原來是你。」陳壽驚魂稍定，吶吶地說。

「陳壽，你怎麼哪？大呼小叫的。」霍義責備地望着陳壽。

陳壽怯怯地道：「外面有……有人拍門，但……但我高聲問是誰，外面又沒有人應，拍門……聲却……又响起……」

「這倒有點古怪了。」霍義詫然道。

「霍總管，現在怎辦？」陳壽這時胆壯了不少。

「怎麼辦？」霍義毫不思索地道：「當然是打開門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陳壽遲疑了一下，硬着頭皮走上前去，將門栓除下，打開了大門。

這時候天巳濛濛亮，黯白的天色下，兩人赫然看到莊門外躺着四具屍體，其中一具緊靠着莊門邊，一只手伸出，可能剛才的拍門聲，就是此人拍門响起的。

陳壽一眼看到門外躺着四具滿身血污的屍體，嚇得他忍不住驚叫一聲，退了一步。

霍義不愧是總管身份，胆識比陳壽高，搶前一步，探頭看個清楚明白。

細看之下，他看清楚了，門外的四人身上傷痕累累。

爬在門前的那人身上還有血流出，其餘的都巳經傷口凝血，霍義走上前去俯身伸手抓住那人伸出的手臂一摸，發現那人尚有微溫，但巳沒有了氣，不由扭頭責備地瞪了陳壽一眼。

眼前這人顯然是剛死去不久，若不是陳壽疑神疑鬼，遲疑着不去開門，說不定那人還有救，就算救不了，也可以從那人的口中，問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陳壽在霍義的瞪視下，將頭垂下來。

「快去叫人來將這幾具屍體抬入莊內。」霍義待陳壽轉身走入去之後，才走到其餘三具屍體之前察看了一下，却發現不到三具屍身上留下任何書信之類的物品。

很快，陳壽帶了幾名莊丁奔出來，動手抬那四具屍體入莊。

霍義則立刻去奔告霍通楊晉。

× × ×

霍通楊晉趕到偏廳時，那四具屍體巳一排放在靠牆的地上。

對面，則是魯漢趙嵩的屍體。

天色雖巳透亮，但偏廳內仍然很黯，五具屍體擺在廳內，氣氛陰森森的，置身其間，令人有一種恐怖的感覺。

由於廳內比較黯，所以點上了蠟燭。

霍通與楊晉神態沉重，他們自從接到霍義的稟報後，雖然還未知道那四具屍體是什麼人，但他們也猜到，可能是應邀趕來相助的武林朋友，所以心頭很沉重。

他們的猜測果然沒有錯，經過他們仔細的辨認之下，認出了那四人是信義帮中的四名虎將，爬伏在莊門前的那位是四虎將之首——黑虎常猛，其餘三位分別是斑虎羅錦吊眼虎白雄，爬山虎熊度。

四虎將的屍體擺放在莊門前，絕無疑問，一定是在趕來白楊莊途中，遭到「天絕地滅魔君」的手下狙殺，然後被棄置在白楊莊前。

霍通看過四虎將的屍體後，一直默不出聲，站在階前，仰首天望。

良久，他才收回目光，沉緩地道：「但願別的人安然無恙，不知禹兒與湘兒怎樣了。」

楊晉重重地吐了口氣，走上前道：「大哥，咱們去找那老魔拚了，這樣下去，鼈也鼈死小弟了！」

霍通睜目道：「二弟，忍耐一下，咱們要死得有價值，就算死，也要將那魔頭這次重出江湖的目的弄清楚。」頓一頓，又道：「這魔頭這一次重出江湖，一定是懷有某一種野心目的！」

楊晉握拳道：「還是大哥想得到，小弟就是太衝動了。」

霍通流目掃視了一下地上的六具屍體，語聲悲沉地道：「咱們這一次這樣做，不知連累了多少朋友。」

楊晉激動地道：「相信應邀趕來相助的朋友，就算死，也不會責怪咱們。」

「愚兄只是感到有點對不起他們。」霍通喟然嘆口氣。

「大哥，咱們這樣做可不是純粹爲了白楊莊，相信趕來相助的朋友，也明白到這一點，才義不容辭地趕來相助咱們。」楊晉越說越激動。

「但願趕來相助的朋友皆平安無恙。」霍通有點憂心地說。「不知三弟邀了那些朋友？」

「可惜三弟死了……」楊晉垂下頭。

「天大亮了，」霍通仰頭嘟喃一聲，接收回目光，轉頭對霍義道：「立刻派人到鎮上去買六具上好的棺木回來，好好葬殮三莊主他們。」

霍義應了一聲，轉身走了出去。

「二弟，咱們到廳上坐坐。」霍通當先走出偏廳。

他一步才跨出廳外，剛走了不久的霍義氣急敗壞地急奔而來，差一點撞在霍通的身上。

霍通身軀稍微一閃，喝道：「霍義，什麼事這樣慌急？」

霍義一下子煞住脚步，驚急地道：「大莊主，莊外……又有二具屍體……」

霍通一聽，心頭倏地一沉，他適才看到霍義那樣子，便猜到必然有壞消息，想不到原來是這種他最不願意聽到的消息。

「霍義，可認出他們的身份？」跟在霍通身後的楊晉疾聲喝問。

「據陳壽說，是兩位少莊主。」霍義語聲乾澀。

霍通一聽，臉色大變。「是湘兒禹兒？」一邊說一邊邁開脚步急急向外走去。

「正是。」霍義轉身跟隨。

楊晉一聲不响，亦跟着走出去。

× × ×

胡湘與王禹的屍體就放在離莊門約五六丈的地上，兩人的身上傷痕累累，血漬斑斑，可以想知他們曾經過很劇烈的拚鬥，身上的傷口巳經凝血，霍通一看就猜到，兩人死了起碼有兩個時辰過外。

而且，不用問，胡湘王禹是被殺死後，棄屍在莊前。

霍通緊抿着咀唇，但一個身子却簌簌抖顫，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大哥……」楊晉看見霍通那樣子，欲言又止。

霍通長吁了口氣，語聲異常平靜地道：「二弟，愚兄沒事。」

楊晉這才放心，對霍義道：「將湘兒禹兒的屍體抬入莊內，買多兩副棺木。」

霍義應聲招呼站在後面的莊丁上前。

楊晉一拉霍涌的衣袖。「大哥，進去坐一下吧。」

霍涌無言轉身向莊內走去。

× × ×

「老魔頭，霍某與你誓不兩立！」霍通一拳擂在桌子上，差點沒有將桌子擂穿一個大洞。

楊晉望了一眼跌坐在椅子上，神情悲憤的霍通，說道：「大哥，看情形那老魔頭想將咱們困起來，孤立咱們，然後一舉擊破咱們。」

霍通雙眼暴睜，「白楊莊可不是好吃的果子，他若想一舉擊破咱們，他亦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頓一頓，語聲一轉，憂心地說道：「愚兄現在只担心那些趕來相助的朋友的安危。」

「小弟也担心這一點，」楊晉吐口氣道：「趕來相助咱們的朋友，肯定都是有情有義的血性漢子，他們就算面對死亡，

也不會退縮一步，在這樣的情形下，一定要再派人出去，通知那些朋友，免他們無謂犧牲。」

霍通點頭道：「愚兄也想到這一點，問題是，那老魔巳將咱們與外面隔絕，要衝出去，只怕不容易，也很危險，一時間想不出派誰去合適。」

楊晉一挺胸膛道：「大哥，小弟願意冒這個險。」

霍通遲疑地望着楊晉。「二弟，萬一你……愚兄豈不是獨力難支？」

楊晉笑一笑道：「大哥，爲了那些熱血朋友，小弟冒一下險又算得了什麼？」頓一頓接道：「從那老魔頭的行動看來，短時間內他不會向咱們採取直接的行動，莊中有大哥你一人坐鎮足够了。」

霍通站起身道：「二弟說得對，咱們說什麼也不能對不起那些朋友，二弟，你準備幾時行動？」

楊晉想了一下，道：「今晚。」

霍通凝眸想了一下道：「愚兄認爲，天一入黑，你立刻離莊，你認爲怎樣？」

楊晉道：「這樣也好。」

突圍

太陽終於隱沒在西山中。

尚幸由早上到現在，沒有再接到有屍體出現在莊前的壞消息。

八副棺木中盛殮着八具屍體，排放在偏廳中。

天色終於完全黑下來。

楊晉經巳結束停當，手執三尖兩刃刀，準備出發。

霍通坐在內廳的椅子上，神色凝重。

楊晉朝霍通抱拳道：「大哥，小弟去了。」

霍通站起來，一把執着楊晉的手，語聲沉重地道：「二弟，一切小心。」

「多謝大哥關顧，小弟自會小心。」楊晉的神色出奇地冷靜。

霍通鬆開了楊晉的手，無言點頭。

楊晉也沒有再說什麼，轉身走向廳門口。

「二弟——」霍通忽然叫道。

楊晉霍地止步回頭。「大哥還有什麼吩咐？」

「闖不出去不要硬闖，愚兄不願——」霍通忽然住口不說。

楊晉默默點一下頭，疾步走了出去。

霍通就那樣站着，直望着楊晉出廳。身形在廳外消失不見，依然呆站着……

× × ×

楊晉這一次沒有從大門出去，而是從莊後越牆而出。

這是霍通的主意。

越出莊外之後，楊晉蹲下來，側耳靜聽了一會，聽不到有何值得懷疑的動靜，便像夜貓子一樣，藉着夜色的掩護，一路朝雙陽鎮疾掠而去。

雙陽鎮是通往白楊莊的一個必經的鎮集，趕來白楊莊的英雄好漢，必須經過雙陽鎮，只要能够去到雙陽鎮，就可以通知趕往白楊莊的武林朋友。

楊晉一路上專揀沒有路的地方走，一路上小心謹愼，他這一次行動，不但是關係到白楊莊的存亡，亦關係到應邀而來相助的武林朋友的生死，所以，他這一次行動可說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但世事難料，天意難測。

楊晉一路上盡量掩蔽身形，眞可以說得上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掠奔了足有十數里，安然無恙。

前面大約十里左右，有如星光點點的地方，就是雙陽鎮了。

這一段路，楊晉更加小心謹愼，速度也慢下來。

可是，越謹愼越是會出事，就在他躬着身形，從一片低矮的雜樹叢中閃出來的時候，他的一顆心不由抽搐了一下，猝然將身形煞住。

就在那片矮樹叢前面大約丈許遠的幾棵樹後，像鬼魅一樣，無聲無息地閃現出五條人影，分散開來，將楊晉的去路截住了。

接有火亮起，楊晉循光望過去，發現那五條人影中，還有一人手中擧起一盞風燈。風燈的光亮雖然不大明亮，但也令雙方可以互相看清楚對方。

這巳經足够了。

楊晉看清楚了那五個人。

那五個人一色黑色勁裝，手中分別執着刀槍劍，五個人的年齡大約不超過四十歲，十道凌厲的目光集中射在楊晉的身上，有如十柄尖刀刺在他身上一樣。

楊晉目光也在那五人身上轉了一遍，發現那五人面生得緊，沒有一個認識的。

那五人一聲不响，慢慢向楊晉逼近。

楊晉早巳挺直身軀，一動也不動地盯着那五人。

那五人逼近了三尺左右，停下來，十道目光依然瞬也不瞬地盯着楊晉。

楊晉在那五人的逼視下，毫不爲所動，一絲懼色也沒有，神態出奇地鎮定。

「想不到啊，原來是白楊莊的楊二莊主！」正中那名黑衣人低沉地開了聲，語聲冷冰冰的。「以楊二莊主的身份，行動這樣鬼鬼祟祟，莫非有什麼見不得人的目的？」

楊晉一聽那人竟然認出自己，而自己却毫不認識對方，心內暗驚不巳，亦沉聲道：「五位摸黑匿在這荒野地，相信也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當中那人似乎是五人中的領頭人，嘿嘿一笑道：「咱五人在喝風，還不是全爲了楊二莊主你？」

這人倒坦白。

楊晉吸了口氣，緊一緊手中三尖兩刃刀，寒聲道：「五位既然是衝着楊某來的，還不動手？」

當中那人悠然道：「急什麼？咱們都不急。」

楊晉終於看清楚了當中那人的相貌——臉長有如馬臉，年紀大約在三十五六之間，在燈光的映照下，臉色青青黃黃，有點像閻王座前的拘魂馬臉。

楊晉終於問道：「你們一定是那老魔頭的手下——魔崽子！」

那五人竟然一點也不惱怒，爲首那馬臉人點頭直認不諱：「神君算無遺策，算準你們必不死心，再派出人潛出來求救，果然被神君算中了！」

說完，有如馬嘶般笑了起來。

馬臉人口中的神君，正是天絕地滅神魔，神君是他自己的自稱，他的手下自然亦跟着叫。

楊晉一聽，心頭暗暗震動了一下，臉上却不動聲色。「憑你們五人也攔阻得了我？」

馬臉人假笑一聲道：「就是霍大莊主碰上了咱們，也逃不了！」

這人的口氣倒不小。

楊晉却不爲所動，心中一直在打着主意，倏地沉喝一聲道：「大哥，你往那邊衝！」

楊晉口中的「大哥」當然就是霍通。

那五人一聽，盯在楊晉臉上的目光不由一齊移開，往左右打量起來。

楊晉適才那一聲喝，根本是無中生有，目的是想分散那五人的注意，他就有機可乘。

如今果然有機可乘。

就在那五人的目光四下亂掃的刹那，他毫不着痕跡地發出了一枚暗器。

若是那五人的目光盯在他身上，他的這一個動作肯定逃不過對方的目光。

「卜」地一下急响，那盞風燈倏然熄滅，四周一片黑暗。

楊晉也就乘這火光乍滅的刹那，身形一伏，貼地斜竄出去。

那五人在燈光乍滅的刹那，不由呆了一下，眼前乍黑，就像瞎子一樣，什麼也看不到，自不免有些慌亂起來。

「散開來截住他，若讓他溜了，神君怪罪下來，咱們別想活了！」是那個馬臉人的喝叫聲。

喝叫聲中，人影亂閃，左右前後縱掠開來。

楊晉在身形斜竄出去的途中，身形陡然直拔而起，凌空接連兩個翻滾，接身形一展，飛掠向一棵樹上！

這一切他在打定主意之後，他巳計算好了一切，所以，他在那五人毫不察覺之下，掠上了那棵樹上！

不過有一點是他料想不到的。

那就是那盞熄滅了的風燈會這樣快就點亮了。

就在他身形掠上的刹那，燈光復亮。

他的身形立刻暴露在燈光照射之下。

那站着指揮其餘四人的馬臉人立刻發現了楊晉。「他在樹上！」

喝聲中，身形躍騰起，撲掠向楊晉。

楊晉一手攀枝，另一手抖手發出了一枚暗器。

那馬臉人的身手顯然很高明，撲掠的身形凌空一翻，那枚暗器堪堪從他身下掠射過；而他的身形一展，便巳掠到那棵樹上的另一條橫枝上，手中刀疾斬向楊晉攀着的那根枝椏！

楊晉却在那馬臉人之前雙脚蹬在樹身上，有如激矢一樣射向另一棵樹。

那棵樹却在他堪堪掠到之前，「喀勒」一聲中，倒折向地。

楊晉只來得及一掌拍在一根枝椏上，身形去勢一變，斜掠向另一棵樹。

這一次讓他掠上了那棵樹。

但霹靂聲中，那棵樹又倒折了！

他只好從那棵樹上急掠起，掠向較遠的另一棵樹。

但地上的五名黑衣人早巳料到般，五個人散開來，只是仰頭看着樹上楊晉的動靜，他才掠出，立刻就有兩名黑衣人掠向他掠去的方向！

是以，他才掠上那棵樹，立刻又折斷了！

這五名黑衣人的意思很明顯，就是要將楊晉逼下地來。

這附近的樹只有十多棵，而且方圓不過五六丈，就這樣，楊晉每掠到一棵樹上，那棵樹就遭殃，倒斷向地。

不消一刻鐘，那裏所有的樹皆倒折在地上，這當然是那五名黑衣人的傑作，楊晉的身形亦被迫得落回地上。

五名黑衣人立刻將他圍起來。

楊晉深吸了口氣，覺得到眼前這五人確實很難對付。

「嘿嘿，楊二莊主，你怎麼站着不動？」馬臉人冷笑連聲。

楊晉緊閉着嘴唇，目光閃閃，似乎想動手的樣子。

那五名黑衣人立刻戒備起來。

「楊二莊主，你若肯束手就擒，老子担保你不死！」馬臉人奸猾地望着楊晉。

楊晉目光一閃。「楊某連你的身份及姓名皆一無所知，楊某怎能信你？」

那馬臉人哈哈一笑，說道：「這還不容易！」

語聲一頓接道：「老子邢風，乃神君座下第二堂堂主。」

楊晉一聽，立刻道：「閣下只不過是位堂主，身份不算高，又怎能担保楊某不死呢？」

馬臉人邢風哈哈笑道：「在一般的幫會中，一位堂主當然算不了什麼，但神君座下的堂主就不同了，神君座下只設七大堂主，除了神君他老人家，就數咱們七位堂主了，你說，老子有沒有資格担保你不死？」

楊晉適才那樣說，只不過想打聽一下「天絕地滅魔君」的虛實，想不到輕易就達到了，當下微笑着說道：「嗯，這還可以——」

「以」字才出口，身形猝然向前一撲，三尖兩刃刀有如長刀一樣，斜劈向一名黑衣人的肩胸！

在他身形撲出的同時，左手一抖，撤出了一把暗器！

那把暗器起碼有五六枚往邢風的身上招呼。

邢風五人顯然想不到楊晉會猝然出手，雖然早就戒備着，但也被楊晉這一着弄到手忙脚亂，閃避封擋不迭！

尤其是首當其衝的那位黑衣人，乍見楊晉向他疾撲過來，疾忙偏身一閃，一刀削斬向楊晉的腰腿！

楊晉那一招根本就是虛招，斬出的那一刀半途刀勢一變，斜搠向那黑衣人的小腹！

那黑衣人料不到楊晉招式那樣精奇，變化這樣快速，那裏閃避得了，勉强退開半步，楊晉的三尖兩刃刀「噗」地搠在那黑衣人的腰上！

那黑衣人痛叫一聲，身形急退，那裏還來得及！

楊晉的三尖兩刃刀用力一撤，那黑衣

人慘叫聲中，一連踉退出三四步，仰跌在地上，由腰至腹裂開一道血口，鮮血狂湧，腸臟亦湧流出來。

邢風與另三名手下由於要應付閃避楊晉的暗器，不及援手，待他們撲到，那黑衣人經已橫屍就地。

楊晉在解決了那名黑衣人之後，身形立刻往前縱掠出去。

但背後寒風襲體，楊晉知道厲害，疾忙擰身反臂揮出三尖兩刃刀。

「噹」地一聲，濺出一蓬火星子，楊晉堪堪擋住了劈向他背上的一刀！

颯颯掠空聲中，兩名黑衣人從他的頭上掠過，落在地上，將楊晉的去路截住。

楊晉霍然轉過身，看清楚了追斬他的原來是邢風，瞳孔暴縮！

「哼，憑你們也留得下我？」

邢風殺氣滿面地盯着楊晉，冷聲道：

「老子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領，上！殺了他！」

「殺」一聲中，邢風與三名手下像餓狼猛虎般撲向楊晉。

楊晉在邢風四人的刀槍狠攻中，身形疾旋，刀掌齊出，一掌拍開一柄刺向他脅下的長槍，接下邢風揮斬向他頭臉的一刀，身形同時旋升起，避過一刀一槍。

邢風大喝一聲，身形拔起，一刀攔腰斬向楊晉。

楊晉雙腿暴縮，避過邢風那一刀，接身形一展，斜撲向一名持槍漢子。

那漢子槍花一抖，寒光閃吐中，一槍疾刺向楊晉咽喉！

楊晉身形刹那一個翻滾，從那漢子的頭上翻掠過，三尖兩刃刀倒插那漢子的頂！

那漢子料不到楊晉的身手這樣敏捷，大驚之下，往前搶出兩步！

楊晉一刀插空，身形急瀉落地。

一刀就在這刹那斬向他的雙腿。

那是另一個使刀的黑衣漢子乘機向他偸襲！

楊晉可謂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眼明手快，三尖兩刃刀疾點而下，恰好點在那漢子的刀身上，「叮」然脆響聲中，身形借力彈升起來。

一道寒風急斬向他的肩背！

楊晉耳聽勁風颯然，知道厲害，身形硬生生向上翻騰！

裂帛一聲，他的背上堪堪被斜斜劃破，衣裂肉翻，痛得他全身搐動了一下。

當此生死存亡之關頭，他忍着痛，藉身形翻騰之便，三尖兩刃刀揮斬出去！

左手一抖，緊接打出了一掌暗器！

一招得手的邢風以為有機可乘，身形在空中陡地一挺，一刀急刺向楊晉的腰股，却被楊晉那揮出的一刀封開了。

在他長刀被封閉的刹那，數點寒星急射下來，驚得他心頭抽搐一下，左手一陣亂抓，那幾枚暗器竟被他全數抓在手中。

但他身形也被迫得不得不墮落地上。

楊晉亦斜掠出去。

但那三名黑衣人却搶先一步，在地上等着他下來。

楊晉一眼瞥見，猛一咬牙，身形一個盤旋，然後像一道飛虹一樣，投射向那三名黑衣漢子。

那三名黑衣漢子在地上早就等着，料不到楊晉會與他們拚命，大驚之下，欲閃避已來不及。

飛虹一閃射下，刀槍碰擊聲中，人形翻閃！

邢風一眼看到，欲搶救三名手下，已來不及了。

那三名黑衣人只有一個還能夠從地上爬起來，其餘兩個躺在地上，死狗一樣。

那名能够站起來的黑衣人也好不了，由前胸到腰間，有一條兩尺多長的血口，翻開的血口子鮮血暴沁出。

楊晉的情形也不妙，他雖然一擊得手，但他那一招本就是拚命的招式，只不過他的身手比那三人高明很多，所以沒有兩敗俱亡，但也挨了一刀一槍，左臂差點沒有被斬斷，小腿上也挨了一槍，血流如注，痛得他差點站不住！

邢風一看這是個好機會，焉肯錯過？獰笑一聲，揮刀猛撲向楊晉。

楊晉在身負數傷的情形下，肯定接不下邢風那兇猛的撲擊！

楊晉也深知這一點，他還不想死，驀然間他舌綻春雷疾喝一聲，跟着擲出手上的三尖兩刃刀！

那一聲，震得那從地上爬起來的黑衣漢子身軀幌了幌，終於摔倒在地上。

邢風也被楊晉那聲突如其來的喝聲震得窒了一窒，那柄三尖兩刃刀像一道電光般，閃射而至！

邢風從那三尖兩刃刀飛射的速度知道勁力很強，不敢硬接，身形疾閃偏開，那柄刀挾着勁風颯地從他身前射過，有如電光一閃！

待到他擰轉身形，目光及處，不由令他呆住了！

不知怎的，就這一錯眼間，數尺外的楊晉竟然像鬼魅般消失不見了！

他身形急掠上前，目光四掃之下，仍然不見楊晉的影子。

莫非楊晉遁地不成？

一條人影就在這時從地上爬起來，邢風一眼看見，霍然旋身一刀就斬出！

尚幸他眼快，一眼看清楚那人影是那名被楊晉喝倒的手下，及時煞住刀勢！

「他呢？」邢風疾喝出聲。

他口裏的「他」，自然是指楊晉。

那死剩的黑衣人倒也聰明，明白邢風的意思，用手一指左前方。「他貼地滾出去，然後竄沒不見了。」

「該死！」邢風喝罵一聲：「快放訊號通知其他人！」

喝聲中，他已急掠了出去。

那名黑衣人立刻從懷中掏出一支旗花火箭，幌亮了火摺子，點燃了。

「嗤」的一下急响，一道耀目的火光直衝夜空，然後爆開來，久久不滅。

邢風掠到那名手下手指的地方，四下一看，發現前面不遠有一叢低矮的雜樹叢，忙戒備地執緊了手中刀，一步步掩上前去。

那叢草叢却一點動靜也沒有。

這令他更加疑心，屏着呼吸，悄然掩進。

那叢樹叢依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邢風遲疑了一下，從懷中掏出火摺子

，幌亮了。

光火映照下，樹影搖曳中，有如鬼影閃現，有點寒森森的感覺。

他在幌亮火摺子的刹那，早已做好戒備，應付突如其來的襲擊。

但那叢樹叢依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他仍然不敢大意，因為他已領教過楊晉的手段，看了一會，他突然將手上的火摺子拋落在樹叢中。

樹叢立刻着火燃燒起來。

在他以為，這一來，楊晉若是匿藏在樹叢中，不出來也不行了。

「畢畢剝剝」的燃燒聲越來越響，火舌在樹叢中吞吐閃動，烟霧升騰中，發出一股難聞的澀味，火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那裏有楊晉的影踪？

他再仔細察看之下，地上連一滴血漬也沒有。

憑這一點，他知道楊晉根本不是逃向這個方向。

因為楊晉身上負傷數處，走動間，一定有血漬滴落在地上，這是一條最好的綫索！

邢風這時候眞想一刀劈了那名手下，因為這一躭擱，讓楊晉有時間逃出很遠。

他扭頭一眼看到那名手下就站在他身後，不由怒喝道：「還不幌亮火摺子四處搜尋一下！」

那名黑衣人渾身抖索了一下，急忙從懷中摸出火摺子，幌亮了，低着頭，四處搜尋起來。

「堂主，這兒地上有血漬。」傳來那名黑衣人的呼叫聲。

邢風循聲身形斜掠，落在那名手下身旁，目光隨之落在地上，四下察看起來。

地上果然有點點滴滴的暗紅血漬，一直向前伸延。

「哼，好狡猾的傢伙，只要你一直往前走，看你還能够逃得了！」邢風臉上露出一絲陰笑。「追下去！」當先循跡追了下去。

那黑衣人當然不敢怠慢，緊隨其後。

× × ×

霍通自楊晉離莊之後，簡直坐立不安，三更天，仍然沒有上床睡，在內堂中行行坐坐，心緒顯得特別紊亂。

這種現象自他出道江湖以來，還是第一次出現，這令到他產生出一絲不祥的念頭——莫非二弟出了事？

其實，那全是他的心理在作祟，正所謂事不關己，關心則亂。

他此刻正是太過關心楊晉的安危，心緒才會這樣不安寧。

四更天了，他依然一點睡意也沒有，負着手，在踱來踱去。

他一直在暗自禱告，希望楊晉有驚無險地到達雙陽鎮。

五更天了，霍通站在窗前，遙望雙陽鎮那面。

也不知站了多久，總之，天邊已泛現起一抹灰白的亮光——天已黎明。

突然，他的心中湧起一股莫名其妙的衝動，令到他再也站不住，邁開脚步，急匆匆地走了出去，直走向莊門那邊。

至於為何無端端走向莊門，他此刻也說不出來。

終於來到莊門前。

緊閉着的莊門也就在這時候响起兩三下微弱的响聲。

霍通的心不由收緊了，他一聽就聽出，那是拍門聲。

拍門聲這樣微弱，在目前的情況下，那只有一種可能——拍門的人身上受了很重的傷。

霍通一想到這一點，立刻上前拔下那根粗大的木栓，將莊門拉開。

一個人影隨着拉開的莊門跌了進來。

霍通手急眼快，急伸手一把抄住了那人。

那人沒有再動一下，顯然昏了過去。

霍通一顆心馬上收緊了，在昏黯的燈光下，他一眼就認出了扶住的人是誰。「二弟！」

這一聲呼叫，不但驚動了看門的陳壽，也驚動了莊內巡夜的莊丁。

陳壽第一個出現，一眼看到霍通扶住的人，不由脫口驚叫：「是二莊主！」

「快將莊門關上！」霍通一把抱起楊晉的身體，往內急奔而去。

巡夜的莊丁趕到來，看見霍通抱着楊晉往內急奔，誰也沒有出聲，望着急奔的霍通，眼光中流露出一抹驚憂之色。

霍通奔到廳上，將楊晉放在一張敞椅上，霍義亦已聞聲趕了出來，一眼看到楊晉那滿身血污的樣子，大驚失色。「大莊主，二莊主怎樣了？」

霍通無暇回答霍義，急不迭檢視楊晉的傷勢，好一會才吐口氣道：「死不了，只是失血過多，快端盆水來，為二莊主洗淨傷口敷藥。」

霍義聽了，一顆提起的心這才放下，應聲奔了出去。

× × ×

楊晉躺在床上，終於醒轉過來。

霍通一直守候在床前，雙眼不離楊晉的身上，見楊晉眼皮眨動了一下，呻吟出聲，伸手執住了楊晉的手，盼切地望着楊晉。

楊晉終於張開了眼皮。

霍通喜極，急輕輕呼道：「二弟，你覺得怎樣？」

楊晉的目光起先有點茫然，但當接到霍通的目光後，立刻轉動了一下，接有了光彩，蠕動着嘴唇，低弱地呼出：「大哥，小弟未死？」

霍通拍拍他的手背，欣喜地道：「愚兄不就在你眼前嗎？怎會死？」

楊晉嘴角泛出一絲笑意。「大哥，這是眞的？」

「是眞的，」霍通忙道：「二弟，別說話，你傷得很重，好好歇息一下。」

楊晉固執地望着霍通，低沉地道：「大哥，小弟覺得好多了，小弟這一次衝不出去，實在慚愧。」

「二弟，快別這樣說。」霍通急道：「從你身上負的傷，愚兄知道你已經盡了力。」

楊晉舔了舔嘴唇。「那老魔頭已經將咱們與外間隔絕開來，小弟負傷之後，仍然企圖闖出去，但無論走到哪裏，都有他們的人，小弟見硬闖徒自送死，便溜了回來。」

「二弟，你做得對。」霍通緊握住楊晉的手不放。

「大哥，小弟出莊後，莊中有否發生事故？」楊晉喘了口氣。

「沒有。」霍通鬆開楊晉的手，「二弟，你躺一下吧。」

楊晉却反手一把執住霍通的手，急聲道：「小弟支持得來，大哥坐下來吧。」

霍通無奈只好重新坐下來。

「咳」了一聲，楊晉道：「這一次小弟雖然衝不出去，但也探聽到那老魔頭的一點秘密。」

霍通目光一亮，道：「什麼秘密？」

「有關老魔頭手下的情形。」楊晉的語聲有點激動。

霍通靜靜地望着楊晉，等他說下去。

「那老魔頭手下分成七堂，除了老魔高高在上，就輪到七位堂主了，截住小弟的就是老魔頭座下第二堂堂主。」

頓了一頓，接道：「是了，大哥，你有沒有聽說過邢風這個人？」

霍通蹙眉沉思了一下，倏地目光一亮，脫口道：「聽說過，此人外號刀煞，是海南派的叛徒！」

楊晉吸口氣道：「怪不得他的身手這樣厲害，大哥，這人就是老魔頭座下第二堂堂主！」

「想不到這人被老魔頭收羅在手下。」霍通的臉色很凝重。「想來，那其餘幾位堂主也好不到那裏的了。」

「大哥，那老魔頭將咱們圍困起來，却又不動手，到底他葫蘆內賣的是什麼藥呢？」

霍通沉思了一下，憂心忡忡地道：「若是猜得到，那就好了，不過，愚兄想來，那老魔頭這樣做，不外有兩種企圖，一是他利用這個辦法困死咱們，令到咱們不戰而降；另一種可能是，他想利用這個辦法，誘殺那些趕來相助咱們的武林朋友，以達到他某一個目的！」

楊晉聽得眨眼不已。「大哥，咱們總不能坐以待斃，一定要想個辦法才成。」

「這一點愚兄早就想過了，」霍通苦笑搖頭：「憑咱們莊中的實力，肯定是拚不過他們，既然衝又衝不出去，你看還有什麼辦法可想？」

楊晉不由沉默起來。

「咱們的生死在所不惜，問題是，那些趕來助拳的朋友不知會怎樣？」霍通嘆口氣。

楊晉無話可說。

但一聲急促的呼叫聲却在這時傳了入來。「大莊主，莊外發現了屍體。」

霍通一聽，臉色劇變，楊晉亦變了臉色，掙扎着想起身。

「二弟，好好躺着，一切有愚兄。」

霍通忙伸手按住楊晉。

楊晉的身體可能很虛弱，無力地躺回床上。

「霍義，莊外的屍體有幾具？」霍通這時已定下心情，望着奔進來的霍義問。

霍義垂手道：「回大莊主，門外躺着兩具屍體。」

楊晉胸膛起伏不已，咬牙道：「一定又是那老魔頭殺害的！」

「二弟，不要動氣，好好躺着，愚兄出去看一下。」

霍通說完，霍地站了起來，急快走了出去。

霍義緊隨其後。

× × ×

莊門外果然躺着兩具屍體，霍通仔細辨認之下，心神不由一震。

他認出躺在地上的兩具屍體中的一具，正是曾經與他一同闖蕩過江湖，情逾手足，江湖人稱閃電手的蘇常生，至於另一具屍體，不就是蘇常生的結義盟弟，外號賽張飛的張豪！

霍通這刹那驚得呆住了，嘴唇咬着，神態很激動。

「大莊主——」霍義一見霍通那樣子，呼忙叫一聲。

霍通這才回過神來，努力鎮定心神，吩咐道：「將蘇大俠的屍體與張大俠的屍體抬入去。」

霍義應了一聲，招呼身後的莊丁上前動手。

兩具屍體抬入莊後，霍通依然站在莊外，像石頭人一樣，動也不動。

眼看着這樣多的好友接二連三被殺死，霍通心情之沉痛，可想而知。

「老魔頭，有種的就明刀明槍與本莊主決一死戰！」霍通突然像瘋了一樣，振聲大叫。

喝叫聲震動四野，老遠傳了出去。

但却一點反應也沒有。

霍通又站了一會，才頹然走回莊內。

莊內的人看到霍通那樣子，每一個皆心頭沉重，不敢出聲。

釜底抽薪

「大哥，你的臉色怎麼這樣難看？」楊晉直視着霍通。

霍通吐口氣道：「二弟，莊外的兩具屍體……」

楊晉急聲截問道：「是誰？」

「閃電手蘇常生與張豪兄兩人。」霍通艱澀地說出。

「哦？」楊晉的神情劇震了一下，喃喃出聲：「想不到他們也被殺害了。」

霍通咬牙道：「老魔的手下看來不乏高手。」

楊晉壓抑住自己，急聲道：「大哥，小弟已無法忍受下去，無論如何也要想個法子，不然，將有更多朋友遭殺害！」

霍通點頭沉吟道：「二弟說得是，這樣下去，不被困死，也會被困瘋！」

倏地，目光一閃，沉聲道：「二弟，那老魔頭想困死咱們，咱們却不讓他如願得償不就成了嗎？」

楊晉道：「大哥的意思是……」

「放火燒了這莊子，令到那老魔頭失去了圍困的目標，其圍不破自解！」霍通一字字說。

「大哥，這個主意很好，咱們也可趁機突圍，化明爲暗！」楊晉越說越急。

「主意雖然好，但二弟你身上的傷——」霍通遲疑地望着楊晉，「還有三弟他們的屍體……」

「這一點傷小弟還撐得住，再躺一日就沒什麼大得了，至於三弟等人的屍體，可以立刻葬了。」楊晉霍地坐了起來。

霍通一見忙上前道：「二弟，你快躺下。」

楊晉却道：「大哥，你看看，小弟不是很好麼？」

霍通只好連聲道：「很好，二弟，別逞強了。」

說着伸手將楊晉按回床上。

楊晉睜着雙眼道：「大哥，就這樣決定吧！」

霍通毅然點頭道：「也只好用這個釜底抽薪的辦法了。」

× × ×

一切經已執拾準備停當，所有的莊丁人手皆集中在莊前，只等天黑，就放火燒莊！

從來只有强盜放火燒屋，相信很少有人放火燒自己的莊子，除非逼不得已，或是瘋了。

霍通不是瘋子，也不是强盜，他是迫不得已放火燒莊的。

所有的屍體已在昨日殮葬了，看一眼由自己着手創建的這爿基業，霍通不覺有點黯然神傷。

楊晉腿上臂上雖然裹着白布，却緊傍着站在霍通的身旁，一點也沒有受傷的樣子。

霍義則指揮莊中人手，將應帶走的東西隨身帶走。

從莊前突圍，是楊晉的主意，他經歷過那一次之後，認爲天絕地滅魔君很可能將人手大部份放在莊後那一帶守着，他們若從莊前突圍，可能遭遇的敵人比較少，那就有很大的機會衝出去。

最後的一抹晚霞亦在天際消褪了，黑黯慢慢降臨大地。

天地終於被黑暗籠罩了。
深深地掃視了莊子內的房舍一眼，霍通從霍義的手中接過一枝火把，親自點燃了第一個火頭，然後率先走出了莊子。

楊晉緊隨其後，霍義却指揮幾名莊丁在莊內各處點火，其餘的跟着霍通他們先走一步。

一路疾奔，他們一行走入離莊子大約三十丈遠的一座小樹林子中，等霍義他們回來。一袋烟功夫不到，莊子已火勢衝天，整座莊子陷在火海中。

但却不見霍義他們的影子。

按照事先的約定，霍義他們在莊內點燃火頭之後，便立刻趕來與他們會合，然後突圍而出。

但現在却不見霍義他們趕來，莫非他們出了事？

這個可能性不大，因爲霍義他們若出事，他們亦根本不可能走到林子中，除非霍義他們點火後，從莊後或左右走了，不與他們一道走。

只有這個可能。

火光升騰中，整座莊子有如火海一樣，火光將天空也燒亮了，那兇猛的火勢，有如洪水猛獸一樣，令人看了心驚不已。

霍通楊晉他們仍然隱匿在林子中，不敢莽動，他們仍然想等霍義他們回來之後才走。

何況，在這樣猛烈的火光映照下，他們若這時候從林子中走出來，很容易暴露了身形。

火勢由猛烈慢慢減弱，燒了一個時辰有多，終於逐漸熄滅了下來。

火紅的天空隨着火勢的逐漸熄滅，慢慢黯淡下來，最後終於完全回復了黑黯。

「霍義他們攪什麼鬼？」楊晉忍不住悄聲道：「這時候還不來。」

霍通雙眼直直地望着燒成灰燼的莊院，沉聲道：「再等一刻，他們不來就不等他們了。」

那知語聲未落，一陣喊殺叱喝聲隱隱從莊後那個方向傳來。

所有人立刻傾耳靜聽起來。

有人低聲道：「是霍總管他們。」

「他們竟不顧咱們，偷偷溜了？」有人低聲罵。

隱隱傳來的叱喝嘶殺聲時隱時現，倏地，一道火光從那個方向筆直射向天空，黑沉如水的天空立刻爆起一大蓬火花，久久不滅。

楊晉倏有所悟，脫口道：「大哥，霍義他們是拾生引開老魔頭那些人手，好讓咱們順利衝出去！」

霍通在聽聞喊殺聲就想到了這一點，激動地道：「別辜負了霍義的一番苦心，相信這時候圍在莊子周圍的魔崽子已趕去發出訊號的地方，咱們快趁這稍縱即逝所露出的空隙，衝出去！」

經霍通這樣一說，其餘的人才明白到霍義不是貪生怕死偷偷溜走，而是犧牲自己，讓他們有衝去圍困的機會。

那位誤會了霍義的莊丁，羞慚得垂下頭，不敢出聲。

「大哥，咱們向那個方向走？」楊晉問。

「相信通往雙陽鎮那面的路一定有人把守，咱們繞路走，趕往雙陽鎮！」

霍通探頭打量了一下外面的情形，判別了方向，一揮手，疾急地當先走出了林子。楊晉緊隨其後。

其餘的莊漢跟在後面。刹那間，一行人的身影被夜色吞沒了。

莊中的餘燼仍然燃燒着，打鬥聲却已歇，霍通忍着沒有回頭張望一眼，脚步不停，朝着認定的方向向前走去。

不一會，他們一行人遠遠地拋離了已成劫灰的白楊莊。

螳螂欲捕蟬　黃雀却在後

雙陽鎮是一個只有一百戶左右的小鎮，由於不是位處通衢要道，所以一向都不大繁榮熱鬧，鎮上只有一家客棧，兩間酒舖菜館。

那間客棧名長興老棧，自開張到不久前，一直未試過客滿，最好生意也只是八成房間住有客人。

但在五日前，這間客棧却客滿了。

望着滿店的客人，那位頭髮經已花白的老闆笑得闔不攏咀。

但隨即他就有點担憂了。

因爲他觀察之下，發現住店的客人足有九成是携刀帶劍的江湖人，這怎不令他担心？

若是一個弄不好，不小心得罪了這些大爺，那就吃不了兜着走，血本無歸。

尚幸這一連數日來，沒有不愉快的事

情發生過，那些武林人雖然粗魯豪放，却沒有生事。

× × ×

夏侯智是最早到達雙陽鎮的幾位江湖好漢之一，他這次來雙陽鎮，是間接從一位朋友的口中，知道白楊莊遭到天絕地滅魔君的侵襲，特地趕來相助一臂之力的。

說起來，他與霍通相交十年，交稱莫逆，只因他是個遊蕩慣了的人，從來不會在一個地方停留超過半年，所以算起來，他巳沒有見霍通足有四年了。

他本就是個愛管閒事，不怕死的人，聽聞好友遇到麻煩，立刻兼程趕來。

可是他一趕到雙陽鎮，立刻就遭到一名陌生漢子的警告——不聽警告，擅往白楊莊者，殺無赦！

他當然不信這個邪，賭氣之下，連飯也沒有吃，拔脚就往白楊莊急奔前去。

但他才出鎮不到一里，就讓六名漢子給截住了。

那六名漢子二話不說，刀槍劍齊出，狂攻夏侯智！

夏侯智大怒之下，亦抽出兵刄與對方拚鬥起來，激戰之下，大出他意料之外，那六人的身手均皆高明，他使出了渾身解數，仍然擺脫不了那六名漢子的纏鬥。

劇戰二百餘招之後，夏侯智才放倒了一名漢子，斬傷了另一名，但他的身上也負了傷。

三百招之後，他巳經由有攻有守改爲只守不攻，最後，他雖然擊敗了那六名漢子，但他自己也身負數傷，幾乎連站也站不穩，只好退回鎮上，治療身上的傷勢。

好在他受的都是皮肉之傷，敷上了家傳的療傷聖藥之後，翌日經巳癒合結痂，不再感到痛，今日，他再也在床上躺不住，走出客棧，在鎮上各處溜一下。

不經不覺間，他走到一間傳出酒香的店舖前。

他一聞到這般酒香，肚內的酒虫便蠕動起來。

他的脚步不由停下來，目光望向那間店舖。

那原來是一間酒館，酒招上寫着——醉香館。

夏侯智不禁精神一振，吞了口口水，脚步一轉，走入酒館內。

酒館內幾乎巳坐無虛席，只有一兩張桌子還空着，夏侯智流目一瞥，發現座上客人大多數是同道之人——江湖好漢，不由有點詫異地皺了一下眉頭，但却發現不到有眼熟的朋友，於是他也不再多想，逕向一副靠牆角的座頭走去。

酒館的小二那敢怠慢這些携刀帶劍的大爺，一見夏侯智走入來，忙不迭趨前招呼。

「大爺一個人嗎？」小二邊抹桌子邊殷勤地諂笑道。

「你沒有眼睛的嗎？」夏侯智大馬金刀地坐下來，一迭聲道：「別嚕囌，快來三斤老酒，有好的下酒菜端幾碟來！」

夏侯智的相貌本就生得威猛，店小二見了，早就心生怯意，被夏侯智這一呼喝，嚇得他一迭聲應是，屁滾尿流地轉身走去端酒送菜來。

夏侯智看着那小二的樣子，不由好笑起來。

不旋踵間，酒菜擺放在桌子上。

夏侯智急不及待地拿起酒壺，斟滿了一杯酒，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咂了一下咀巴，他忽然像發神經一樣，大喝一聲：「小二！」

酒館內的人皆被他這一聲喝叫震得對他側目而視。

但他却視若無睹。

那小二像一隻受驚的兔子一樣，驚顫了一下，急急忙忙趕到他面前，抖着聲道：「大爺……有什……麼吩咐？」

「拿一只大碗來。」夏侯智大聲叫。

「是，大爺，小的……立刻去拿。」

小二話未說完，巳一溜烟轉身走了開去。

他在大碗未拿來前，乾脆執起酒壺，仰起頭，直往咀裏灌。

一壺酒就這樣給他喝了個精光，但桌上的菜却一箸也沒有動過。

那小二不知是嚇慌了還是怎的，就是不見他拿碗來。

夏侯智却好像忘記了這回事，一壺喝完，拿起第二壺又往咀裏倒。

但忽然間，他執壺的手被人執住了。

他立刻瞪起雙眼，慢慢轉過頭望去。

他這人雖然外貌粗豪，實則外粗內細，他在執壺的手被人執住的刹那，心頭不由一慄，知道對方敢這樣做，一定不是一般的平常人。

他全身的神經在那刹那經巳根根綳緊，整個人處於戒備狀態。

他果然沒有猜錯，胆敢貿然執住他那隻手的人，果然不是尋常人，更不是那位店小二。

香香殺手香玉郎

香玉郎微笑着望着夏侯智，執着夏侯智的那隻手非常之穩定。

「你這樣喝，很快就會醉的。」

夏侯智當然不認識香玉郎，但却感覺到面前這位年青人氣度不凡，不是平常人，所以他亦不動聲色地道：「閣下是否對我的手有興趣？」

香玉郎不由莞爾笑道：「若閣下是位千嬌百媚的女子，在下當然愛不釋手。」

「那你還不放開我的手？」夏侯智眨眨眼睛，「再不放，我可要嘔了。」

這時侯酒館內的大部份客人，皆滿有興趣地瞧着兩人，聽見夏侯智這樣說，「哄」地笑起來。

香玉郎却毫不在意，甚至連臉色也沒有變一下，放開了夏侯智的手。「閣下可否借一步說話？」

夏侯智却道：「你我素未謀面，咱們有什麼好說的？」

香玉郎仍然笑着道：「你不認識在下，在下却認識你，你就是江湖上人稱浪子的夏侯智。」

夏侯智心頭一跳，表面上却不動聲色，問道：「閣下是誰？」

「香玉郎。」香玉郎答得很爽快，而且依舊笑容滿臉。

任何人若是只看他的表面，誰也不相信他是位殺人不眨眼的殺手。

同樣，夏侯智雖然知道他不是尋常人，但却不知道眼前這位笑容可掬的年輕人

，就是江湖上令人聞名變色的殺手！

「香玉郎……」夏侯智嘟喃出聲，腦海中却在飛快地閃現着一連串的名字，但搜遍了記憶，也沒有聽說過這個名字。

但他表面上却平淡地道：「閣下要與我說什麼？」

香玉郎故作神秘地道：「在這裏說不大方便。」

夏侯智却說道：「不可以透露一點點嗎？」

「是關於白楊莊的事。」香玉郎俯身壓低聲音道。

「白楊莊？」夏侯智目光一凝，直視着香玉郎。

香玉郎點頭。「閣下肯移尊步否？」

夏侯智立刻站了起來，放下一錠碎銀，大步走出了酒館。

若是他在這時侯轉過身來，必定看到香玉郎臉上露出的那抹詭笑，相信他一定不會與香玉郎出去。

可惜他沒有轉過身來。

× × ×

雙陽鎮有一座唯一的土地廟，就在鎮尾那頭，平時也有些香火，但却很靜。

夏侯智隨香玉郎來到了土地廟後。

土地廟後是一片野地，數丈外是一片疏樹林子，雖然是在光天白日之下，由於有那片樹林子的緣故，顯得有點陰沉。

「現在可以說了吧？」夏侯智與香玉郎保持相當的距離。

「當然可以說。」香玉郎的臉上仍然保留了那抹笑容。「不過，在下想先請教你幾個問題。」

不等夏侯智有所表示，香玉郎接說下去：「你眞的要趕去白楊莊助霍通一臂之力？」

夏侯智有點不耐煩。「是又如何？」

「在下要奉勸閣下一句話——不去爲妙。」

夏侯智雙目倏地一睁，深注香玉郎，一字字道：「你到底是誰？」

香玉郎仍然笑着道：「在下適才在酒舖中不是巳經說過了嗎？香玉郎！」

夏侯智目光烱烱地道：「我看是『天絕地滅』老魔的人！」

香玉郎神色不變：「閣下說得對！」

夏侯智瞳孔暴縮。「看你相貌英俊，氣度不凡，却原來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每個人生下來就有其容貌，難道大奸大惡之人，一定生成一副大奸大惡之相？」香玉郎哂笑。

「道不同不相爲謀，話不投機半句多，告辭了！」夏侯智說着就要走。

香玉郎却沒有攔阻，忽然說出一句話：「你難道不想知道白楊莊的情形？」

這句話比什麼也有效，將夏侯智留住了。

「白楊莊在昨晚經巳灰飛烟滅！」香玉郎這句話有如鐵錘擊石。

夏侯智神情猛地一震，激聲道：「眞的？」

香玉郎淡然一笑道：「在下無必要騙你。」

「那一定是你們下的手！」夏侯智目光忽然變得刀鋒般冷銳。

「這你就猜錯了。」香玉郎神色依舊，「老實告訴你，白楊莊是霍大莊主他們自己放火燒毀的！」

夏侯智聽了不由一怔，不相信地道：「你會不會放火將自己的屋子燒掉？」

香主郎接口道：「若是在某一種迫不得巳的情形下，在下會毫不猶豫地放火燒了自己的屋子。」

夏侯智定定地注視了香玉郎好一會。

「你爲什麼要告訴我這些？」

「因爲在下不想你跑冤枉路。」玉香郎淡然道。

「在下還想告訴你一個更重要的消息。」香玉郎眨了一下眼，又道：「霍大莊主與楊二莊主像兔子一樣逃逸了。」

夏侯智一聽，心頭一跳，表面上却淡然道：「多謝相告。」

接又道：「你眞正的身份是什麼？」

香玉郎神秘地笑道：「閣下還是不要知道的好。」

夏侯智忍不住問：「爲什麼？」

「因爲在下現在不想殺你。」香玉郎的目光忽然變了，變得冰寒如雪：「只有死人，才會知道在下的眞正身份。」

夏侯智忽然感受到一股凜烈的殺氣從香玉郎的身上逼過來，他立刻戒備着。

但忽然那股殺氣又消失了。

夏侯智不由對眼前這位年青人另眼相看了，重新打量了香玉郎一眼，咳一聲道：「閣下若沒有話說，我可要走了。」

「請便！」香玉郎擺擺手。

夏侯智再深看了香玉郎一眼，轉身邁開脚步轉出了廟後。

香玉郎站着不動，直到夏侯智的身形在他眼內消失，臉上却泛起一抹陰冷的笑意。這人年紀這樣輕，却這樣深沉，實在很可怕。

× × ×

「香堂主，苟某眞的佩服你。」

話聲中，從那片樹林子中走出一名獐頭鼠目的中年人來。

這中年人不就是截殺了趙嵩的苟財！

「苟堂主，咱們只要盯住他，不怕找不到霍通！」香玉郎望着苟財，得意地笑起來。

「夏侯智知道那消息之後，不四出打探尋找霍通才怪，香堂主，這一着眞妙。」苟財亦笑起來。

香玉郎伸手拍拍苟財的肩頭，笑着道：「苟堂主，這一次可要看你的了。」

「沒問題，」苟財自負地說道：「只要那渾蛋找到霍通，咱老苟就不會讓他溜掉！」

兩人相視大笑起來。

請君入甕

夏侯智這兩日以來，可說沒有睡過一次好覺，整天在鎮內鎮外到處走。

其間，他遇到不少江湖朋友，但他巳無暇叙舊，只打個招呼就算。

而雙陽鎮上的江湖好漢，這兩日來也走了不少，長興老棧內的住客，只剩三成不到。

而夏侯智在這兩日內，却發覺不到有人在暗暗跟踪他。這不是他不够警覺，而是跟踪他的人實在高明，一點不着痕跡，始終跟踪着他。

夏侯智這一日才從醉香館喝了兩斤老酒出來，站在門口略一顧盼，一眼瞥到一個只有十二三歲的小子躲在一處牆角後向他招手，他不由怔了一下。

他不由定眼看清楚些，那知那小子一眨眼間，已不見了，他不由好奇又納悶起來。

脚步一移，他不由往那處牆角走去。

走到那條街口，探頭一望，牆角後那裏還有那小子的影跡，他不由伸手抓抓腦袋，他以爲自己喝醉了眼花，但他清醒得很，他有點疑惑了，目光一閃又瞥到那小子在橫街那頭拐彎處探出頭來向他招手，他像着了邪一樣，忍不住走入那條橫街。

那小子像與他捉迷藏一樣，時隱時現，他若想抓住那小子，可說易如反掌，但他却忍着，在好奇心的驅使下，遠遠地跟着那小子走。

不經不覺間，他跟着那小子出了鎮，而且越走離鎮越遠。

他發覺他已走在郊野之外。

也不知走了多久，終於來到一處山崗脚下。

他不由停下來打量起來。

崗脚下有一條小溪像一條絲帶一樣繞着山崗流向遠處，小溪對面，緊傍着崗脚下，有一簇房子，泥坯作牆，茅草作瓦，鷄犬相聞，頗有點桃花源的感覺。

夏侯智目光不覺有點痴迷了。

這地方確是一個好地方。

那小子這時已在溪對面，正扭頭朝他一笑。夏侯智不覺亦露出一抹笑意。

那小子一閃身，已隱沒在楊柳深處。

若那小子是個明麗的少女，此情此景之下，不令人痴迷才怪！

夏侯智精神一振，也不繞路走去過橋，縱身一跳，躍過那條只有丈許寬的小溪，望那小子隱沒的楊柳深處走去。

拂柳分楊，眼前豁然一開，兩棟泥屋呈現在他眼前。

而那小子已不知所踪。

夏侯智不由怔了一下。

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

——那小子將我引來這裏，到底是有何居心？

這兩個問題飛快地掠過他的心頭。

但他很快就得到了答案。

× × ×

「夏侯兄，見到你眞好。」人隨聲現，一位中年漢子含笑從左邊一間屋子內走出來。

夏侯智一聽，目光陡地一亮，神情激動地歡聲叫道：「霍兄，你找得小弟好苦呀！」

三步兩脚，急奔前去。

從屋子中走出來的，正是霍通。

霍通亦搶上前，異常高興地一把執住夏侯智的手：「夏侯兄，算來咱們已經整整四年沒有見面了。」

夏侯智亦用力握着霍通雙手：「霍兄，看到你沒有事，小弟不知有多開心。」

霍通的笑容一下子凝住了，嘆口氣道：「夏侯兄，小弟可說是死裏逃生。」

夏侯智亦收斂笑容。「霍兄，你怎會惹上那魔頭的？」

霍通苦笑道：「這一點，小弟亦是莫名其妙。」

「楊二莊主與魯三莊主呢？」夏侯智忽然問。

「二弟在屋內躺着養傷，三弟早在數日前給老魔的手下在回莊的途中，暗算身亡了。」霍通語聲悲沉。

「聽說霍兄自己燒掉了莊子？」夏侯智心頭沉沉的。

「不錯。」霍通望着夏侯智：「夏侯兄怎會知道的？」

「是一個名叫香玉郎的年青人告訴小弟的。」夏侯智刹那想起了香玉郎。

「香玉郎？」霍通沉吟着道：「倒未聽過這個名字。」

「小弟也從未聽過。」夏侯智隨口答。接又說道：「大哥爲何要放火燒掉莊子呢？」

霍通長嘆一聲道：「小弟若不這樣做，自己就要被困死在莊中，」頓一頓續道：「夏侯兄可知道，那老魔將小弟的莊子圍困起來，隔絕了與外間的聯絡，若不燒莊，不但小弟等人不能脫困，亦會害死很多趕來援手的江湖朋友，所以小弟不得不出此下策！」

夏侯智吸口氣道：「小弟亦試過趕往貴莊相助，但在雙陽鎮外却遭到數名老魔的手下攔截，激鬥之下，小弟身負數傷，只好退回鎮上。」

霍通感激地道：「難得夏侯兄高義相助，沒有忘記小弟，小弟感激得很。」

「霍兄，以咱們的交情，怎麼還說這種客氣話？」

霍通忙道：「小弟不說了。」接神色一黯，喟嘆道：「只是有幾位朋友却很不幸，在趕來相助小弟途中，遭到老魔手下的毒手。」

「那幾位朋友？」夏侯智神色沉重地問。

「信義帮三虎將，閃電手蘇常生，賽張飛張豪等幾位朋友。」霍通沉緩地說出來。

「那老魔頭好毒辣的手段！」夏侯智睜眼激聲道。

「那老魔這樣對付你，意欲何爲？」夏侯智惑然望着霍通。

「這一點小弟若是清楚，也就不會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了。」霍通苦笑連聲。

「以老魔的修爲，他若是親自出馬，相信霍兄等根本不是他的敵手。」夏侯智神色凝重地說：「小弟總覺得，他這樣做，必定有他的陰謀。」

「小弟也是這樣想。」霍通困惱地道：「若是知道那老魔頭的目的，那就好辦了。」

夏侯智眨眨眼道：「只要再見到那位香玉郎，相信不難弄清楚。」

「對，那位香玉郎倒是一條綫索。」霍通目光大亮。

「兩位可是要找在下？」

這突如其來的語聲，令到兩人神情一震。

及至他們循聲看到那人時，臉色更是一變。

× × ×

香玉郎笑吟吟地從楊柳樹中走出來，神態瀟洒至極，就像一位翩翩佳公子。

霍通與夏侯智看到的人正是香玉郎。也所以臉色爲之劇變。

「香玉郎！」夏侯智脫口叫出。

霍通目光陡地一盛。「他就是你說的那位年青人——香玉郎？」

「正是在下。」香玉郎笑接道。

「你——」夏侯智忽然憤怒地說道：「原來你告訴我關於霍兄的消息，是別有用心的！」

香玉郎陡然大笑起來。「世間上那有這樣便宜的事，何況在下與霍大莊主還是敵對的，試問，那有人平白無故將敵人的消息告訴敵人的朋友，只有白痴，才想不到這一點！」

夏侯智被香玉郎這番話說得直瞪眼，但他還是忍住了。「你是利用我找到霍莊主？」

「說對了。」香玉郎笑意更濃：「若不這樣，那有這麼輕易找到霍大莊主？」

「好一個奸滑之徒！」夏侯智氣惱得連聲音也變了。

香玉郎却不以爲忤，依舊笑口吟吟。

霍通却表現得出奇地冷靜。「夏侯兄，這般魔崽子什麼手段用不出來，何必與他計較。」

香玉郎眞好涵養，依然毫不動氣。「霍大莊主，相信你這一次再沒有辦法溜了吧？」

霍通目光熠熠地深注着香玉郎，彷彿要將他看透。「你到底是誰？」

香玉郎故意沉吟一下，才道：「不妨告訴你，在下就是殺死魯三莊主的人！」

霍通瞳孔陡地暴縮，目光如刀鋒般鋒利。「能够偷襲得了我三弟的人，其陰險可想而知，相信你的身手差不到那裏。」

夏侯智一聽香玉郎就是襲殺魯漢的人，不由聳然動容，凝聲道：「看來你不簡單。」

香玉郎笑道：「當然不簡單，否則，在下怎配担任神君座下七大堂主之一？」

霍通長吸一口氣，壓抑住自己。「憑你這樣年輕的年紀就担任老魔頭座下七大堂主之一，應該不是沒有名氣的人，你在江湖上一定還有另一重身份。」

「你說得不錯，霍大莊主。」一人突然從另一邊的楊柳樹中轉出來。「香堂主在江湖上確實另有身份。」

霍通與夏侯智目光不由循聲望向那邊，從那邊楊柳樹後轉出來的人，身材中等，穿一件青色長衫，獐頭鼠目，形容猥瑣，惹人討厭。

「『狗才』苟財？」霍通與夏侯智看到那人後，幾乎是同時脫口呼出。

這人的確就是江湖人稱的「狗才」苟財！

苟財伸手捋弄着那幾根鼠鬚，慢條斯理地道：「不是我還有誰？」

霍通夏侯智眼色一變，幾乎是同時道：「你亦是老魔手下？」

「猜對了。」苟財洋洋得意地道：「告訴你們一個秘密，趙嵩是我殺死的！」

霍通這時却表現得很鎮定，沉聲道：「蛇鼠一窩，不足爲怪！」

夏侯智忽然問道：「你爲什麼要告訴咱們這些？」

「因爲你們都是死人！」苟財氣焰囂

張。「最少，在我的眼中，你們通通是死人！」

霍通吸口氣，冷聲道：「既然你已視咱們爲死人，何妨將這位香大堂主的另一個身份說出來？」

「那就要看香堂主願不願說了。」荀財拿眼瞄一下香玉郎。「我可不便越俎代庖。」

香玉郎陰陰一笑。「好，叫你們死也死得瞑目，告訴你們，在下就是江湖上稱香香殺手的年輕殺手。」

霍通夏侯智一聽，震驚得大睜雙眼，像現在才看清楚了香玉郎的眞正樣貌，瞬也不瞬地注視着香玉郎。

「原來你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殺人從無失手，殺手道上頂尖兒的香香殺手！」霍通神色冷肅。「怪不得你暗算得了我三弟！」

香玉郎哂笑道：「一個魯漢算得了什麼，在下親自動手，那是看得起他。」

夏侯智雙眉一揚，道：「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領！」

「哈哈，終於忍不住要動手了？」香玉郎毫無懼色。「那就動手吧！」

「吧」字聲中，從楊柳樹後湧出數十名黑衣漢子，每一個皆手持刀槍，有些手上持着連珠弩！

那些黑衣漢子一出現，迅速移動，將那兩幢土屋與夏侯智霍通圍起來。

「請動手。」香玉郎勝劵在握地，彬彬有禮地對霍通夏侯智說。

「好！」霍通眼看着那些黑衣人湧出來，神色絲毫不變，那聲「好」字像霹靂般响起。

這剎那，香玉郎的臉色倏地一變，張口急呼：「不好……」

但下面的話已被一陣急疾的弓弦聲及慘叫痛呼聲所掩蓋了。

那些黑衣漢子在慘叫痛呼聲中，紛紛倒地，起碼倒下了三分二。

這一驚人的變化，令到香玉郎與荀財驚震得目瞪口呆。

連夏侯智亦被這驚人的變化驚詫得張口結舌。

× × ×

「哈哈，香玉郎，荀財，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怎麼哪？還不動手？」哂笑聲中，從那些死傷剩的黑衣人身後約二丈左右的地上，冒出二三十條身形，其中赫然有楊晋在內。

這正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那些黃雀——莊丁，此刻正以弓箭對準了那些黑衣漢子！

那些黑衣漢子眼見同伴在霎眼間倒下大半，未死的在地上輾轉呻吟痛呼，死了的像死狗一樣，個個都嚇得那裏還敢動，僵直地站原地動也不動。

「哪個不怕死的只管動！」楊晋跟着喝叱一聲。

那些黑衣漢子被嚇得震顫了一下，個個臉無人色。

這也難怪他們，試問，世上有誰不是好生惡死的。

這一驟變發生，香玉郎與荀財皆看在眼內，兩人臉色一連數變，荀財更是連臉色也變白了。

夏侯智終於回過神來，舒了口氣，含笑問道：「霍兄你怎會作出這種有先見之明的巧妙安排的？」

霍通掃了香玉郎荀財兩眼，然後笑顧夏侯智道：「夏侯兄，這叫世事變幻無定，老實說，小弟可沒有先見之明，之所以作出這種巧妙安排，純是從這兩位大堂主的口中知道的。」

夏侯智聽了，不由疑惑地望着霍通。

就連香玉郎與荀財也感到疑惑地望着霍通。

「兩位大堂主，你們心裏一定很疑惑吧？」霍通故意賣個關子。「兩位一定很想知道了。」

香玉郎與荀財都沒有作聲，只是望着霍通。

霍通含笑對夏侯智說道：「說起來，那還要從夏侯兄說起。」

夏侯智沒有出聲，只等待着霍通說下去。

霍通接下去道：「小弟自燒莊脫困之後，來到此地，由於心懸趕來相助的朋友的安危，所以派出不少人手化裝到鎮上，將我的口訊傳給那些江湖朋友，其中一位莊丁在街上見到夏侯兄你，他曾經見過夏侯兄一面，所以認得你，他本想上前與你招呼，但見你正與這位香大堂主走在一起，他爲小心起見，所以沒有貿然上前招呼，只是跟着你們，一直跟到那座土地廟，他卻匿在土地廟內的後窗下，聽到了你與香大堂主的話……也聽到了你走後，這位香大堂主與荀大堂主的話，他立刻趕回來將一切告知我，於是我就想出了這一條妙計。」

頓一頓又道：「至於這兩天離開了雙陽鎮的江湖朋友，都是得到我的口訊後離開的。」

接一拍夏侯智的肩頭，抱歉地道：「夏侯兄，你不會怪小弟吧？」

夏侯智高興得一迭聲道：「不會，能够請這兩位堂主自動入甕，小弟高興還來不及。」

「香大堂主、荀大堂主，你們還要動手嗎？」霍通目光凌厲地掃了香、荀兩人一眼。

荀財整個人像變了個樣子，剛才的趾高氣揚不知去了那裏，垂頭喪氣的，與適才判若兩人。

倒是香玉郎够胆色，振聲道：「在下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個眞章，分出生死，決不束手待斃！」

「好豪氣，不愧是江湖上最有名氣的香香殺手！」霍通轉對荀財道：「荀大堂主，你的意思怎樣？」

荀財遲疑了一下，硬着頭皮道：「我是束手待擒，你們也不會放過我的了，與其這樣，不如一拚！」

「好！」霍通轉對夏侯智道：「夏侯兄，咱們一人對付他們一個，怎樣？」

夏侯智吐口氣道：「正合吾意。」

話音未落，人已撲向香玉郎。「霍兄，待小弟來領教一下這位大殺手大堂主的殺人手段！」

霍通關切地道：「夏侯兄請小心。」人已縱掠向荀財。

四人剎那間激鬥在一起……

天絕地滅魔君

雙陽鎮的武林人已走了個清光。

長興老棧的老闆那張笑臉又綳了起來，這兩天忙得不亦樂乎的店小二這下可清閒了，在店堂內左幌右蕩的，那老闆也懶得理會，乾脆閉起雙眼假寐起來。

一陣「的嗒」的馬蹄聲夾着轔轔的車聲忽然傳進了那老闆的耳朵，一會之後，忽然又聽不到了。

那老闆不由好奇地張開了眼睛，看看是怎麼回事。

他本來張開一條縫的眼睛在看到店門口停着的那輛馬車後，陡地睜大了，連嘴巴也張開來。那輛馬車有什麼地方值得他這樣驚奇呢？

× × ×

馬車當然有很多種，諸如運貨用的馬車，載客的馬車，甚至是富貴人家，王公大臣的華麗馬車，長興老棧的老闆都可說見識過，唯獨是眼前這輛馬車，他根本就從來未見過。

這輛馬車有異於常見的各種各式馬車，單是拉車的那兩匹馬，就不是凡品，竟然是大宛名種血汗寶馬。

兩匹血汗寶馬的馬頭皆綴上一顆姆指大細的明珠，玉勒，韁繩竟然是絲綫混着金絲編織成的，而那輛車更令人意想不到，不是用金銀鑄造，而是用一塊玉石雕琢成的，整輛車碧綠潔白，車門緊閉，只有兩個車輪是用上好的精鐵打造的。

這樣的一輛馬車，不要說王公巨富，相信當今天子，也不可能擁有，但如今卻出現在那老板的眼前，怎不令他驚奇得像呆了般，張大了雙眼，闔不攏嘴。

他呆了一陣，急忙伸手揉了揉眼睛，再看清楚，一點不假，沒有眼花，也不是作夢，而是實實在在的一輛碧玉馬車放在他的店門前。

一名穿着錦衣的漢子從車座上跳下來，跟着打開了車廂門。

在那老闆的心目中，這樣一輛罕見的碧玉馬車，車廂內坐着的，應該是位千嬌百媚，天下絕色的佳麗，那知道由車廂內鑽出來的，卻是個皺紋堆疊，花白的亂髮披肩，生相兇猛的糟老頭兒。

這又一次令到他瞇起的雙眼張大，闔起的嘴巴再度張開。

這實在是極之不配襯，就像一朵鮮花插在牛屎上一樣大煞風景。

老者雖然老邁，但卻有一種懾人的氣勢，令到那老闆的目光不敢正視那老者。

老者落地之後，顧盼生威，跟着從車廂中又走下兩名老者，但年紀比那老者輕了很多，氣度威勢方面也不及那老者。

那兩名老者落地之後，左右站在那白髮披肩的老者身後。至於那位錦衣漢子，則搶先一步，走向客棧。

白髮披肩的老者這才緩緩踱向客棧。

這白髮老者好大的氣派！

那老板又瞧得呆了。

直到那錦衣漢子來到他的面前，開聲說話，他才驚覺過來。

「老板，咱們要住店！」

老板慌不迭站起來躬着身道：「爺們要住店，可揀對了地方，敝店最好的房間正空着……」

「咱們不要房間，要整間店子！」那錦衣大漢兇巴巴地截斷了老板的話。

老板一聽，臉色大變，驚得他結結巴巴地道：「大爺，這……這……這怎麼……成……這是……老……漢唯……一的……」

「你聽到那裏去了？」那錦衣大漢不耐煩地說道：「咱們才不稀罕你這間店子，咱們是要包下你這間店子！」

老板聽了，臉色才由白轉紅，一顆吊起的心放下，舒了口氣，卻苦着臉道：「大爺包下小店敢情好，但……還有客人在小店住，這可怎辦？」

「什麼怎辦不怎辦的，趕他們走不就成了！」錦衣大漢瞪起了雙眼。

老板一見對方那兇神惡煞般的樣子，抖顫了一下，不敢再囉嗦下去，急急道：「那麼大爺們稍坐一會，老漢叫小二請他們走。」

錦衣大漢這才滿意地點點頭。

老板立刻扯起嗓門呼叫幾名伙計。

這時，那白髮披肩老者早就大刺刺地坐在店堂內的椅子上，那兩名半百老者依舊左右站在他的身旁。

× × ×

其實，不用叫，那些住店的客人早就被錦衣大漢的呼聲驚動了，一個個好奇地走出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看到了門口的碧玉馬車，俱被那輛世上罕有，名貴至極的馬車吸引了，一個個瞪大了眼睛看着，但更被白髮披肩老者的氣度威勢吸引了。

這其中有不少是江湖武林人，但他們都不認識眼前這白髮披肩老人是誰。

錦衣大漢與老板的話他們早就聽到了，這時見老板親自走過來，很多胆小的客人不等老板開口，紛紛各自回房執拾行李，準備離開。

但仍然有近十名客人站着不動。

老板舒展的眉頭立刻皺了起來。

這近十多名客人都不是好惹的，一看他們的裝束，就知道是武林人物。

老板懾着白髮披肩老人的威勢氣度，只好硬起頭皮走上前去，對那近十名武林好漢道：「各位大爺請包涵一下……」

「包涵個屁！」一名紅臉漢子瞪着雙眼怒喝：「難道咱們沒有交房錢？憑什麼趕咱們走？」

老板被紅臉大漢這一喝，下面的話立刻吞回肚子內，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那白髮披肩老人這時皺了一下眉頭，臉有不悅之色。

錦衣大漢立刻出頭了。「朋友，請報上萬兒。」

紅臉漢子大聲道：「別唬人，俺可不怕你，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山西鄧大雄是也！」

那錦衣漢子居然聽聞過鄧大雄的名號，點點頭道：「原來是江湖人稱莽漢的鄧大雄，我道是誰。」

這鄧大雄生性魯莽，身手卻不俗，好管閒事，但往往由於他的莽撞，本來一件小事，被他一管，就變了大事，大事被他一管，那就不可收拾了，所以江湖朋友替他取了個莽漢的外號。

他的確是一名莽漢。

他這一次來到雙陽鎮，是聽聞白楊莊霍大莊主有麻煩，曾派出三莊主魯漢四出邀請江湖朋友相助，他一聽便趕來了，也不理會找白楊莊麻煩的是什麼人物，他一到雙陽鎮，立刻就趕往白楊莊，但才出鎮不到三里，就被一羣黑衣大漢截住，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結果，劇戰之下，他身負數傷，但却給他殺出重圍，奔回鎮上，在床上躺了好幾天，如今傷勢已無大礙。

× ×

「你又是誰？」鄧大雄瞪眼問。

「我也是行不改姓，坐不改名。」錦衣大漢故意學着鄧大雄的口吻說。「神君座下侍衛司徒八是也！」

「司徒八」這三個字在那幾位武林人中，引起了一陣騷動。

「原來是外號『神刀快劍』的司徒八！」有人脫口叫出聲。

「他不就是崑崙派俗家第一高手的司徒八！」又有人叫出來。

「俺才不管你是司徒八還是司徒九，總之，俺不搬出去！」鄧大雄大叫。

「咳！」驀地，那白髮披肩老者咳了一聲。

這一聲咳在別人聽來很平常，但司徒八聽了之後，神情一震，目中殺機大盛，語聲也冷厲了。「鄧朋友既然敬酒不吃，那就吃罰酒吧！」

「吧」字聲中，一掌疾插向鄧大雄的咽喉！

「好哇，俺正想領教一下你的身手。」鄧大雄精神一振，上身一個偏仰，一拳搗向司徒八的脅下。

鄧大雄的身手果然不弱，一拳搗出，拳風虎虎。

其餘的武林人見兩人動上了手，立刻退開一旁。

司徒八哼一聲。「果然有兩下子，怪不得仍能活到現在！」急退一步，讓過鄧大雄那一拳，倏地身形一欺，併掌如刀，切向鄧大雄的右臂。

司徒八這一掌切出，鋒銳如刀。

鄧大雄暴喝聲中，沉肘撞向司徒八的手臂。

司徒八竟然不閃不避，迎向鄧大雄那一肘。

鄧大雄却在這刹那驀然慘叫一聲，粗壯的身形急退出幾步，一張臉扭曲着，睜着一雙駭異的眼睛，望着司徒八。

司徒八站着，沒有乘機再出手，一雙冷厲的目光殺機迸射，左手上赫然握着一柄只有一尺七寸長的鋒利短劍。

適才，他就是用手中這柄短劍刺入鄧大雄的腰脇中的！

原來，他的眞正殺着就是他手上的短劍。在旁觀看的七八名江湖好漢皆沒有看到司徒八手中短劍是何時亮出的，更看不到他是如何出手的，此人不愧有神刀快劍之稱，出手快如電閃。

鄧大雄一手捂着受傷的腰脇，顫着聲道：「你……你……」驀地像一頭瘋虎一樣一頭衝撞向司徒八。

司徒八一聲：「找死！」身形偏閃中，衆人只覺眼前一花，刀光暴現，鄧大雄慘叫聲也來不及出口，一頭撞塌一張桌子，撲跌在他上，身軀倏然分爲兩截，鮮血激射。

衆人一眼看見，不由連臉色也變了，發出一聲驚呼。

他們終於看到了司徒八的另一種絕技——神刃絕藝！

他們誰也看不清楚司徒八是如何出刀的，他們只看到刀光一閃，而鄧大雄的身軀已被斬爲兩截，却在撲跌落地時才分開來，這一刀之快之利，當得上世間罕見！

司徒八的右手已多了一柄狹而薄的長刀，一刀一劍在手，氣勢威猛懾人！

衆人瞧見他那樣子，無不暗暗心懍不已。

「還有那位朋友不願離開的？」司徒八威稜四射地掃視着那七八名江湖好漢。

「有——老子！」倏地人羣中有人大喝一聲。

這一聲喝有如霹靂驟發，震得所有在場的人（應當不包括那白髮披肩老者在內）心弦震動，耳鼓嗡嗡作響。

連司徒八亦被震得怔了一下。

他忽然像被毒蜂螫了一下般，全身搐動了一下，臉色刹那大變，一張臉由白轉青，由青轉藍，由藍轉黑，終於大叫一聲，倒在地上，滾動了幾下，便沒了動靜，但一張臉變得藍藍黑黑的，非常之難看。

衆人都看到這個變化，無不驚駭莫名，以司徒八之身手，竟然也身中暗器，死得不明不白，怎不令人心寒。

那發暗器的人，無疑是位高手。

而司徒八身中的暗器，肯定淬有劇毒，否則，司徒八怎會死得這樣快，死後臉色藍藍黑黑！

「好高明的手法！」站在白髮披肩老者左邊的半百老者於變故發生的刹那，身形一閃撲出，但已來不及搶救，眼睜睜看着司徒八死去，一張臉鐵也似青，一雙兇光四射的目光刀刮般在衆人的臉上刮來刮去，「刮」得衆人渾身不自在。

倏地，他身形一閃，探手一把抓向一名身材瘦削，年約四十許的文士模樣的中年人肩頭。

衆人在見司徒八於喝聲中中了暗器的刹那，還以爲是發出喝聲的那大個子在喝聲的掩護下發出暗器的，現在見這錦袍老者伸手抓向那中年文士，才知道猜錯了。

那中年文士見錦袍老者探手向他抓來，眼色一變，身形急退，一蓬寒芒也就在那刹那從他的身上射出，疾射向錦袍老者的頭臉胸！

錦袍老者冷哼一聲，探出的右手化爪爲掌，拍向那中年文士的胸膛，左手袍袖一揚一捲，竟然將那十數點寒光捲沒在袍袖中。

衆人瞧見，不由張口發出「啊」的一聲。

中年文士退得不可謂不快，但他萬想不到身後竟然擺放着一張桌子，這一退，撞在桌子上，身形自不免窒了一下，錦袍人那一掌就剛好拍在他的左胸上。

中年文士挨了一掌，張口發出一聲大叫，整個人被擊得向後倒飛，撞碎了身後那張桌子，再撞在牆上，爛泥一樣滑倒在地上，鮮血噴得一地都是！

衆人眼見之下，無不變了臉色。

那錦袍人一掌擊斃那中年文士，臉上

殺氣更盛，不再理會那中年文士，刀鋒一樣的目光在那七名江湖好漢臉上「刮」來「刮」去。「嘿嘿，現在熱鬧瞧完了，該輪到你們了。」

衆人一聽，臉色再度一變，因爲他們聽出，那錦袍人要對付他們了。

這時候，誰也沒去注意業已經爛泥一樣倒在牆邊的中年文士，都以爲他死了。

那知他還未死。

他拚盡全身氣力，發出一枚毒針。

那枚毒針射進了錦袍老者的左臂上。

錦袍老者發夢也料不到那中年文士「死」後，仍然能夠發出暗器偷襲他，渾身震悚了一下，臉色劇變，咬着牙，揮起右手，併掌如刀，一掌砍在左手肘上。

「克嚓」一聲，那隻左手像被利刀斬下一樣，斷口平整，鮮血噴湧，錦袍人白着一張臉，即在斷口附近連點，封住附近的穴道，噴湧的鮮血慢慢停止了噴出。

錦袍老者看了一眼地上那隻斷手，那隻斷手經已變得藍黑一片。

這錦袍老者可謂當機立斷，否則，他將會遭到司徒八一樣的下場。

中年文士的淬毒飛針原來這樣犀利。

「秦仲，你可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錦袍老者目中兇光大盛，一掌猛擊向倒在牆邊的中年文士的身體上。

「砰」然聲中，整座客棧爲之震動，中年文士——秦仲的身軀被那一掌擊得有如肉餅一樣。

這一次秦仲眞的死了。

這秦仲不是別人，正是江湖上被稱爲「無影針」的秦仲，乃是一位頗有名氣的暗器高手。

看來，他到雙陽鎮，是欲助霍通一臂之力的，可惜却死在這裏。

他雖然死了，但不是沒代價的，起碼，換得司徒八一命及錦袍老者一條手臂。

× × ×

衆人一聽錦袍者那句話，就知道不能善了，紛紛抽出了兵器。

一直坐着沒有動的白髮披肩老人在衆人抽出兵刃的刹那，陡地仰頭狂笑起來。

笑聲穿雲裂石，屋瓦爲之震裂，這白髮披肩老人的一身功力，可說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衆人被那陣笑聲震得耳鼓像要破裂一樣，痛不可當，體內血氣翻湧難受得很。

另一名錦袍老者就在白髮披肩老人狂笑聲中，身形飛閃，出手如風，那七名江湖好漢根本來不及出手，就被那名錦袍老者閃電般擊中心胸要害，到那白髮老者停止了笑聲，那名錦袍人亦已像沒有動過一樣，站在白髮披肩老人的右邊。

而那七名江湖好漢却像遭到雷殛一樣，倒地死去。

他們死後也是雙眼大睜。

因爲他們死了也不知道殺他們的這幾個人是什麼人物。

他們可說死得糊塗。

× × ×

霍通仍然住在那座山崗脚下的兩幢泥屋中。

夏侯智當然亦在。

至於楊晉的傷勢，經已痊癒。

這一日，他們正在楊柳樹下喝酒。

「霍兄，你以爲那老魔頭會親自來？」夏侯智這時最少已喝了七八杯酒下肚，幸好他酒量很大，一點醉意也沒有。

「他一定會來的。」霍通很肯定地說。「他一定會來救香玉郎苟財，別忘記這兩人皆是他的得力手下。」

「大哥，那老魔頭若眞的來，咱們豈不是很危險？」楊晉有點担心地望着霍通，「以那老魔頭的一身功力，合咱們三人之力，只怕也不是他百招之敵。」

「這一點愚兄不否認。」霍通含笑望了楊晉一眼，「但你別忘了，香玉郎兩人在咱們手上，他不會亂來的。」

「霍兄，那老魔頭眞的肯爲了救香玉郎而解答你的疑問。」夏侯智可說說話不忘喝酒，一句話說完，他已喝了一杯酒，跟着又斟滿了杯子。

「他一定會回答的。」霍通有點神秘地說。

「這我就有點不明白了。」夏侯智嘟喃聲中，又將那杯酒喝光了。

「到時你自然明白。」霍通道。

「大莊主，二莊主，鎮上死了不少人。」一名莊丁氣喘喘地從楊柳樹中奔出來，邊跑邊叫。

霍通雙眉皺了起來，有點不悅地道：「霍忠，大呼小叫什麼，慢慢說。」

霍忠舉手抹了一下頭上的汗，喘口氣，道：「大莊主，今天午前鎮上來了一輛用兩匹血汗寶馬拖的碧玉車……」

霍通夏侯智楊晉一聽，以爲自己聽錯了，俱不由齊聲道：「霍忠，你說的是用血汗寶馬拉着的碧玉車？」

霍忠用力地點點頭。「不錯，屬下一輩子也未見過這樣珍貴的馬車，趕車的是位錦衣大漢，後來屬下偷聽到，此人是『神刀快劍』司徒八……」

「司徒八？」霍通三人一聽，幾乎是一齊脫口打斷了霍忠的話。

「『神刀快劍』司徒八乃是崑崙派俗家第一高手，他怎會變了個趕車的？」夏侯智有點不相信地望着霍忠。「你沒有聽錯？」

霍忠劈神誓願道：「屬下聽得清清楚楚，絕對沒有聽錯！」

「這就怪了。」夏侯智困惑地皺起了眉頭。

「夏侯兄，可能聽下去就不覺得奇怪了。」霍通示意霍忠繼續說下去。

「馬車內坐的不是王妃公主，而是一位年紀很老，皺紋堆叠，白髮披肩，但却氣勢懾人，很有氣度的老者，那老者的相貌很威猛，隨在他身後的，還有兩名穿錦袍的半百老者。」霍忠頓了一頓續道：「那名半百老者的名號就不清楚了。」

「聽起來，那白髮披肩老人很像是傳說中的天絕地滅魔君。」霍通神色凝重。

「霍兄既然那樣說，那就錯不了！」夏侯智斟酒落杯。

「大哥，你沒有見過那老魔頭？」楊晉問。

「沒有。」霍通像在回憶般道：「愚兄出道不到三年，那個老魔頭不知怎的，就自動失了踪，愚兄想見他一面也見不到了。」

「那大哥你是根據什麼認爲那白髮披肩老者就是老魔？」楊晉有點不解地問。

「愚兄是憑着恩師他老人家的描述，判定那白髮老人是老魔的。」霍通的神情變得很恭謹。「恩師口中的老魔，與霍忠說的很相似，特別是那一頭披肩的長髮，黑的變成了白，我想那是年老的關係。」

「大哥不說起恩師他老人家，小弟差點忘了，他老人家是與老魔齊名的同一輩人物！」楊晉有點興奮。

夏侯智這一次沒有插口，只是邊聽邊喝酒。

「霍忠，說下去。」霍通朝霍忠擺擺手。

霍忠清清喉嚨說下去。「司徒八要包下長與老棧，其中有近十名江湖朋友却不肯走，一言不合，與司徒八動起手來。」

霍通楊晉夏侯智緊張地聽霍忠說下去，夏侯智甚至忘記了喝酒。

「首先與司徒八動手的是山西莽漢鄧大雄。」霍忠故意頓一頓。

「原來是鄧兄也趕來了。」霍通目光一閃，急問：「結果如何？」

「那司徒八不愧神刀快劍之稱，先是在鄧大雄的腰肋上刺了一劍，繼之一刀將他斬爲兩截，出手快得令人看不清楚是怎樣出手的。」霍忠一口氣說完。

霍通三人一聽，臉色遽變，夏侯智咬牙道：「爲虎作倀，若是讓我遇上他……」

「夏侯大俠，你以後也見不到他了。」霍忠臉有喜色地急急道。

「爲什麼？」夏侯智一怔。

「因爲他跟着就被一個叫無影針的秦仲用毒針射死了。」

「幹得好，眞是死有餘辜！」夏侯智端起酒杯，一仰而盡。

霍通與楊晉聽得精神一振。

「但……但那位秦大俠却讓其中一名錦袍老者出手一掌擊斃了。」霍忠有點悲憤地道。

「我一定會爲秦兄報仇！」夏侯智切齒道。

「秦大俠却自己給自己報了仇。」霍忠不理會霍通三人詫異的目光，接說下去。「秦大俠在臨死前，賞了那錦袍老者一枚毒針，令到那錦袍老者自己廢掉自己一只左手。」

「眞不愧無影針！」夏侯智長吁一口氣，再乾一杯。

「但是，剩下來的那幾位江湖英雄却在那白髮披肩老者震耳欲聾的狂笑聲中，被另一錦袍人全部擊殺了。」霍忠說時，臉上流露出一陣驚悸之色。「那白髮披肩老者好高深的內家功力。」

霍通凝重地道：「看來，這老魔頭在失踪十多二十年後，功夫精進了不少。」

接問：「霍忠，你是怎樣知道的？」

霍忠吐口氣，說道：「屬下是被那輛碧玉車所吸引，好奇地走前去見識一下……後來躲在客棧對面的店舖中，親眼看到的。」

「嗯，你去歇一歇吧。」霍通道。

霍忠應了一聲，急步離開。

× × ×

「那老魔終於來了。」霍通挺坐起來，神色很凝重。

「明天咱們就要面對那老魔了。」夏侯智長長地吐口氣。

「那老魔的手段好毒辣，甫一到鎮上，便殺了近十位江湖朋友！」楊晉的神色很沉重。

「老魔這樣做，可能是想向咱們來個下馬威！」夏侯智憤憤地說。「咱們可不怕他！」

「咱們還是小心點的好。」霍通站了起來。

驀地，他的神色變了。

夏侯智見霍通那樣子，有點訝然地問：「霍兄，怎麼了？」

霍通長長吸了口氣。「若我沒有看錯，那老魔頭來了。」

楊晉夏侯智一聽，神情猛震，霍然站起來，張望道：「在哪裏？」

霍通默默用手一指。

兩人急循指望過去。

小溪對岸遠處塵頭大作，一輛馬車正飛馳而來。

「果然是碧玉爲車！」夏侯智看清楚了那輛馬車在陽光下閃燦出一層碧光，那兩匹拉車的馬神俊非凡，四蹄翻飛，一看就知道不是凡品。

「碧玉爲車，這老魔好大的氣派！」楊晉一雙拳頭不由握起來。

「別緊張，要來的總要來，只不過早來了一天。」霍通故意淡淡地說。

「霍兄說得對，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管他的！」夏侯智豁然道。



霍通道：「原來你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香香殺手！」

「二弟，準備一下。」霍通扭頭對楊晉說。

楊晉點了一下頭，轉身朝泥屋掠去。

就這一會，那輛碧光閃閃的碧玉車馳到了小溪前，竟然停也不停，兩匹神俊非凡的寶馬四蹄一揚，衝落小溪。

幸好小溪的水只有齊膝深，也所以坐在車上的錦袍老者敢揮鞭趕車落溪。

鐵蹄飛，溪水濺，丈許寬的小溪霎眼間便涉過了，馬車一衝上岸。

穿過楊柳林，碧玉車赫然疾衝到霍通夏侯智站着的桌子前面丈許處戛然停下來，那輛碧玉車竟然一點也不震動。

那兩匹血汗寶馬更是四蹄如釘，穩穩地「釘」在地上。

好一輛碧玉車！

霍通夏侯智看了，亦禁不住在心裏讚一聲：「好一輛寶馬碧玉車！」表面上却神色不動，一副從容的樣子。

坐在車座上的那位錦袍老者對霍、夏侯兩人竟然視若無睹，輕巧地一躍下車，急步奔到車廂前，伸手拉開了車廂門，隨即退立一旁。

霍、夏侯兩人不由屏住呼吸，雙眼定定地望着那敞開的車廂門。

當世一位絕代魔頭就要出現在他們的眼前，縱令他們不畏生死，但在此刻，他們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

要出來的終於出來了。

車廂口一暗，一位滿頭白髮披肩，身穿錦緞長袍，威儀懾人，但却滿臉皺紋堆叠的老人從車廂內鑽了出來，落車下地。

這老人看年紀沒有八十也有七十九，但腰板依然挺得直直的，顧盼之間，一點老態也沒有。

霍通夏侯智看到那白髮老人，目光不由一凝，一顆心却由不住砰砰跳了幾下。

緊跟着，車廂內又鑽出一位斷了一條手臂的錦袍老者。

那條斷臂上仍然包扎着雪白的布條，透出點點血跡，一看就知道那是新傷的。

這錦袍斷手老者無疑就是被無影針秦仲以毒針所傷，不得不斷去一只手的兩名錦袍老者之一。

那麼，眼前這位白髮披肩老人就是天絕地滅魔君了！

決戰九里山　一戰了恩仇

「天絕地滅魔君？」霍通盡量壓抑住心中的緊張，淡然問。

「大胆！」那名雙臂完好的錦袍老者厲喝了一聲。「神君的諱號也是你們叫的嗎！」

「狗奴才，你在亂吠什麼？」夏侯智不甘示弱地叱道：「這裏不是你撒野撒尿的地方！」

錦袍老者被夏侯智這叱罵，罵得他臉色脹紅，氣咻咻地就要撲向夏侯智。

「柴九。」白髮老人即時淡淡出聲。

錦袍老者柴九立刻乖乖地煞住身形，垂手道：「神君有何吩咐？」

「現在還不是動手的時候。」白髮老人淡淡說。

「是，屬下魯莽。」柴九誠恐誠惶地說。

「退下。」白髮老人目中威稜一閃。

「屬下遵命。」柴九急退至白髮老人身後。

以柴九在江湖武林中的名氣，竟然對這白髮老人唯命是從，噤若寒蟬，這白髮老人的手段之厲害，可想而知。

說起來，柴九在江湖上的名氣也頗响，有個外號叫鎖喉追命，一套鎖喉追命指法不知奪去了幾許武林高手的命，縱橫黃河兩岸，哪個敢得罪他？想不到如今竟像一只狗一樣……

「霍通？」白髮老人一雙目光冰寒如雪。

霍通毫無懼色道：「你還未答我。」

白髮老人目中煞芒倏現，但隨即又隱去，乾笑一聲道：「老夫正是天絕地滅神君。」

霍通雖已料到，但聽他親口承認，亦

不由聳然動容。夏侯智亦變色吸了口氣。

不過，霍通很快鎮定下來，淡然道：「我就是霍通！」

天絕地滅魔君打量了霍通一眼，乾咳一聲道：「嗯，你果然是個人物。」接轉頭夏侯智道：「你又是誰？」

「夏侯智！」夏侯智挺起胸膛。

「想不到老夫歸隱十數年，江湖上人材湧現，老夫老矣。」

「既然已老了，好好的還再出江湖幹麼？」夏侯智毫不客氣地說。

「他不清楚，難道你不知道？」天絕地滅魔君轉顧霍通。

霍通不由一怔，摸不着頭腦地道：「我不明白前輩你指的是甚麼？」

「難道那老鬼沒有告訴你？」這剎那天絕地滅魔君的表情很複雜。

霍通莫名其妙地搖搖頭。

「好！老夫不妨告訴你們，」天絕地滅魔君恨恨地說：「老夫之所以重出江湖，就是要一雪十八年前之恨！」

霍通一聽，更加不明所以，忍不住道：「前輩與我素未謀面，更沒有過節可言，前輩為何找上了我？」

「老夫不找你找誰？」天絕地滅魔君目射煞光。

「前輩這樣作，豈不是胡亂找一個人來洩恨！」夏侯智插口道。

「胡說！」天絕地滅魔君怒叫一聲，冷電一樣的目光射在夏侯智的臉上，夏侯智竟被他的目光「射」得心頭一慄。

「前輩可否說明白點？」霍通猜測天絕地滅魔君這樣說必有原因。

「好，老夫就明白點說。」天絕地滅魔君恨聲道：「老夫不找你，怎找到那老鬼？所謂打了嫩的，老的一定出面！」

霍通聽了，仍是一頭霧水，眨眨眼，苦笑一聲道：「我還是不明白！」

天絕地滅魔君怒笑道：「老夫還以為你是個聰明人，原來却笨得令人噴飯！九天飛鷹那老鬼是不是你的師傅？」

霍通一聽天絕地滅魔君提起他師傅的名號，不由明白了幾分，當下極為恭謹地道：「正是在下恩師。」

「這不就結了？」天絕地滅魔君冷冷地笑。

「哦，我明白了。」夏侯智一拍大腿。「前輩一定與裴老前輩有過節，說不定曾敗在裴老前輩的手下，這次重出江湖，含恨尋仇。」

天絕地滅魔君被夏侯智這一說，說得目中煞光連閃，披肩的白髮無風揚動，顯然，他是氣憤極了。

「滿口胡言亂語的小子，老夫斃了你！」說着作勢欲動。

霍通心頭一慄，疾喝出聲道：「前輩難道想看到香玉郎苟財的屍體？」

天絕地滅魔君神情猛地一震，煞住勢子，兇猛地注視着霍通，凝聲道：「你想威脅老夫？」

霍通道：「不敢，但晚輩不明白，前輩為何要這樣做，難道恩師與前輩有過節嗎？」

「不錯！」天絕地滅魔君悻悻然地道：「若不是他，老夫怎會無端端於十八年前退出江湖！」

「但恩師却沒向晚輩說及。」霍通小心翼翼地道：「可否請前輩說個明白？」

「這是老夫平生唯一恨事。」天絕地滅魔君氣咻咻地道：「你以為老夫會輕易說出來？」

「那麼前輩要怎樣才說？」霍通問。

「除非你先說出那老鬼的下落！」天絕地滅魔君切齒道。

「晚輩實在不知恩師現在遊踪何處。」霍通冷冷地道：「就算知道，在未得恩師允准，晚輩也不會說！」

「你怕不怕死？」天絕地滅魔君突然陰沉地問。

「這難道有關係？」霍通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仍然問。

「你不說，老夫就殺了你！」天絕地滅魔君兇狠地望着霍通。

「難道前輩不顧香玉郎苟財的死活？他們可是你的人！」霍通在說到「香玉郎」三個字時，故意加重了語氣。

「老夫不受威脅！」

「別忘了，香玉郎那是你唯一的弟子！」霍通冷笑，其實，他現在對天絕地滅魔君確實很忌憚，因為若是動手，他們肯定死定了，他不怕死，但却不願連累了夏侯智。若是一旦動起手，夏侯智肯定不能倖免。

「那畜牲不長進，氣煞老夫也！」天絕地君魔君氣恨恨地說，但神態已收斂了一些。

想不到江湖上鼎鼎大名的「香香手殺」香玉郎是天絕地滅魔君的唯一弟子，這可是個大秘密，相信知道的人不會很多。

起碼，霍通在以前就不知道。

雙目一睜，天絕地滅魔君凝聲道：「你是怎樣知道的？」

霍通笑笑道：「還不是你那寶貝徒弟說的。」

「沒用的畜牲！」天絕地滅魔君雙眼暴睜。

「前輩，晚輩不想殺害令徒，前輩若不想見到令徒的屍體，請立刻離開，二日之內，令徒自會與前輩相見。」霍通在盡量利用手上這張皇牌。

「哈哈哈哈哈……」天絕地滅魔君仰天狂笑起來，一頭披肩白髮四散飄揚，那樣子就像一個瘋子。

笑聲在空中振盪迴響，震得衆人耳鼓欲裂，附近的楊柳樹上的葉子簌簌地從枝上飄飛落地。

霍通夏侯智被天絕地滅魔君的笑聲震得血氣浮動，忙收攝心神，運氣抗拒。

足足笑了有半盞茶時分，天絕地滅魔君才止住笑聲。「霍通，我為了一雪當年之恥，老夫顧不了那畜牲的死活，你殺那畜牲，老夫殺你，也算為那畜牲報了仇，何況，殺了你，不怕那老鬼不來找老夫，這樣便宜的事，老夫何樂而不為！」

「你是魔鬼，不是人！」夏侯智瞋目大呼。

「你大呼小叫甚麼？老夫先拿你開葷」天絕地滅魔君這剎那兇態畢露，殺氣滿身，也不見他怎樣作勢，呼地一聲，人已撲到夏侯智的身前，一掌劈向他的前胸。

夏侯智想不到對方說動手就動手，以他的身份，在動手之前也不打一聲招呼，

倉促之下，他急忙擰身一旋，旋避開去。

那知老魔的手一圈一帶，立刻有一股旋扯之力硬是將夏侯智旋開去的身形扯回來，直撞向老魔劈出的那只手掌！

這眞是邪門！

其實，應該說是老魔的功力深厚才對，剛才老魔的手臂一圈一帶，掌上已發出一股沉重剛猛的旋扯之力，而夏侯智的功力與老魔相比，簡直相差以道里計，試問在這強弱懸殊的情形下，夏侯智怎能逃過厄運？

夏侯智雖然不怕死，但在此生死一髮之際，仍然不免感到心驚。

霍通也是大驚失色，奮力搶救，運足十二成功力，一把抓住夏侯智，奮力往外一推。

「砰」然聲中，夏侯智仍然被天絕地滅魔君一掌擊中，不過由於霍通奮力一推，硬硬將他推開，所以天絕地滅魔君那一掌不是擊在他的胸膛上，而是擊在他左邊膀子上。

饒是這樣，夏侯智仍然被擊得打着旋子跌出足有丈外，跌在地上。

霍通亦被强猛的掌力震得顚開二步。

天絕地滅魔君看到兩人那狠狽的樣子，不由大笑起來。

霍通却立刻縱掠向夏侯智。

夏侯智雖然沒有叫出聲，但從他那痛苦的表情，已知道受傷不輕。

霍通一把扶起夏侯智，急切地問：「夏侯兄，你怎樣了？」

夏侯智苦笑道：「幸虧霍兄你一推，否則，相信起不了身。」

他雖然說得輕鬆，但那條左脅在虛垂下來，而且有血滲出，一看就知道受傷不輕。

霍通一看，急急地問道：「夏侯兄，你……」

夏侯智吸口氣道：「一條手臂換一命，計來仍然化算。」

霍通關切地道：「夏侯兄，你快入屋，這裏由小弟來應付。」

夏侯智咬着牙道：「我還想領教一下那老魔的手段。」

霍通急得直跺脚，正想再勸夏侯智，天絕地滅魔君已一閃身掠到他們面前，嘿嘿笑道：「夏侯智，你既然想死，老夫就成全你！」

說着「呼」地一聲，劈出一掌。

別小看了天絕地滅魔君這簡簡單單的一掌，掌力雄厚，掌勁有如排山倒海般湧擊，令人有窒息的感覺。

霍通大驚之下，手一抖，硬是將夏侯智拋出足有二丈過外，同時間他運足十二成功力，一掌擊出，硬接老魔那一掌。

在這剎那間，霍通已來不及閃避，唯有咬牙硬接。

「轟」一下巨响，氣流激旋，有如風雲變幻一樣，霍通整個人像斷綫風箏一樣，飄飛出足有三丈過外。

而天絕地滅魔君只不過用了七成功力，却像生了根的老樹一樣，紋風不動。

功力相差懸殊，看來這一次霍通不死也必定重傷。

但奇怪的是，霍通落地時竟然還能站立，不過搖幌了幾下，咀角淌流出一絲血漬。

天絕地滅魔君看到，雙目暴睜，有點訝異地厲聲道：「想不到你這樣硬朗，居然還能夠站着，沒有摔在地上。」

霍通急喘了幾口氣，抹掉咀角的血，倔强地道：「憑你，還殺不了我。」

其實，霍通之所以還能夠站起來，純是因為他在雙掌擊實的剎那，勁力一吐即收，用上卸字訣，卸去全身勁力，不與老魔硬碰，身形藉着老魔那股强猛的勁力飄飛出去，饒是如此，他仍然被震傷了內腑，若是硬碰硬，只怕他現在已摔在地上，永遠起不了身。

「老夫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接得了幾掌！」天絕地滅魔君表情兇厲，一步步逼前。

夏侯智早就標到霍通的身邊，急聲道：「霍兄，你退下，待小弟接那老魔。」

霍通强壓住腑臟內有如沸水一樣翻騰的氣血，喘着道：「夏侯兄，你快退入屋內……」

「嘿嘿，別爭了。」天絕地滅魔君厲笑着又逼前一步。「你兩個既然想死，老夫費點力，一併成全你們吧！」

說話間，又逼前了一步。

「老魔頭，你若再進一步，我立刻殺了他們！」驀然一聲暴喝從泥屋後响起。

天絕地滅魔君與那兩名錦袍老者一齊循聲望過去。

那兩名錦袍老者一看之下，臉色大變，柴九急聲道：「神君，是香堂主與苟堂主。」

天絕地滅魔君也看到了，眼角肌肉跳動了一下，沒有出聲。

× × ×

暴喝的是楊晉，這時已站在泥屋旁，在他的身邊，香玉郎與苟財被五花大綁，臉色青白垂着頭，一副待決死囚的樣子。

說起來倒有點像，因在兩人的後面，兩名莊丁手執鋼刀，就像行刑的劊子手。

「畜牲！」天絕地滅魔君終於罵道。

香玉郎渾身一震，抬頭哀叫道：「師傅救我。」

苟財却鼠眼連翻，一聲也不敢出。

「你這畜牲平時不好好練功，瞧你現在這副熊樣，簡直丟盡老夫的面子，眞是氣煞老夫……」天絕地滅魔君臉色鐵青。

「師尊，難道你一點師徒之情也不念？」香玉郎哀切地叫道。

天絕地滅魔君的眼角又跳動了一下，猛咬牙道：「為了一雪當年之恥，顧不得了，何況，你被殺死，為師的殺了霍通他們，也可算為你報了仇！」

這老魔頭不但兇殘暴戾，而且心硬如鐵，眞不知他的血是不是熱的。

「師尊——」香玉郎一聽，渾身一震，臉色刷地白得沒有一點人色，絕望地大叫出聲。

反觀苟財却表現得沒有香玉郎那樣狗熊，緊抿着咀，目中射出兩道怨恨之色。

天絕地滅魔君却充耳不聞，又向霍通夏侯智逼進一步。

「老魔頭，你再前一步，我可要下手了！」楊晉大喝。

天絕地滅魔君却充耳不聞，繼續向霍通夏侯智迫去。

「殺！」楊晉一聲斷喝！

「刷」一響，人頭落地。

「神君。」柴九與那名斷手老者同時脫口叫。

天絕地滅魔君應聲轉身，恰好看到滾落地上的人頭，但却木無表情。

那顆人頭却不是香玉郎的，香玉郎的人頭還好好地長在脖子上，不過香玉郎已嚇得雙腿發軟，差點站不穩，殺豬般嘶聲叫道：「師尊，難道你忍心看着弟子死在你老人家面前？弟子可是您老人家唯一的弟子啊！師尊……救救弟子，求您救救弟子——」

最後竟然聲淚俱下。

站在香玉郎旁邊的苟財這時已踣倒在地上，沒了腦袋的脖腔內，湧噴出大股鮮血，滲染得一地都是。

「沒用的畜牲，鬼嚎什麼，再叫，老夫先斃了你，再殺他們。」

香玉郎雙膝一軟，踣倒在地上，哀泣不已。

天絕地滅老魔目中兇光閃閃，容貌顯得猙獰無比，掉轉頭不再看香玉郎，再逼向霍通夏侯智。

柴九與斷手老者看見這情形，驚得呆木立住，噤若寒蟬。

他們追隨老魔的日子雖然不算長，但已深知老魔的性情爲人——寡情兇戾，一個弄不好，可能連他們也殺了。

「老魔，別以爲我不敢殺他！」楊晉情急大叫。

天絕地滅魔君這一次一點反應也沒有，直視着霍通夏侯智兩人，步步進逼。

霍通夏侯智看到老魔那兇厲的樣子，一顆心通通亂跳，因爲只要老魔再進兩步，就可以出手去擊殺他們。

而他們根本抗拒不了！

老魔又跨進了一步。

楊晉嘴唇顫動着，幾乎忍不住想閉上了眼睛。

因爲只要老魔再進一步慘劇就發生。

他實在不忍卒睹。

猛咬着牙，他終於迸出一聲大喝：「殺——！」

老魔也就在這剎那，再跨進一步，並且揚起了右掌。

霍通夏侯智像心意相通般，在這剎那，驀然暴喝出聲，撲向老魔。

他們可不願束手待斃，死也要死得有豪氣點，這就是英雄本色，也是與狗熊的根本分別。

只有柴九與斷手老者一點反應也沒有，木然站在當地。

「刷」一下響，香玉郎人頭落地，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與此同時，老魔頭竟然雙掌齊出，擊向霍通夏侯智兩人。

霍通夏侯智却一副視死如歸的樣子，拳掌齊施，左右撲向老魔。

但强勁如山岳般的掌勁却壓得他們再也進不得，而且令到他們差點窒息，一張臉脹得通紅。

老魔發出了冷厲的笑聲。

這時候，就算霍通夏侯智想退也不能了，因爲那强大的掌勁已將他們的身形箍束住，令到他們進退不得。

由這一點可以看出老魔掌法之詭異雄厚。

楊晉這時已閉起了雙眼，不忍看到霍通與夏侯智慘死之狀。

九天飛鷹裴萬里

一聲嘹亮的鷹鳴聲驀地在空中響起。

一條灰色的人影像天外飛星般，倏然飛瀉而下，猝然落在老魔頭與霍、夏侯之間。

這可說是生死一髮間。

因爲那條流星飛虹般的身形若不是及時「插」落霍、夏侯之前面，老魔頭那雙掌已分別擊在夏侯、霍的身上。

試問，兩人挨了老魔必殺的一掌，還能夠活得了。

所以，那飛瀉而落的身形，可說是兩人的救星。

這驚人的變化，有如電光石火，連那柴九與斷手老人也看不清楚那從天而降的人影是怎樣出現的。

但很快就有了答案。

「砰砰」兩下暴響聲中，土飛塵揚。

飛揚的塵土中，但見兩條人影各自退了一大步。

楊晉與柴九及斷手老者瞧得呆住了。

什麼人有如此深厚的功力，抵抗得了老魔那兩掌？

放眼天下，相信也找不出幾個人能夠與老魔相埒。

但楊晉在一呆之後，想到了。

不過，有一個人比他還早想到。

「九天飛魔老鬼！」老魔驚叫道。

「師傅！」霍通也驚喜的叫起來。

× × ×

一隻雄健矯猛的巨鷹在天空迴翔，引頸發出一聲清越的鳴叫。

衆人這時也看清楚了，擋在夏侯智霍通面前的，是一身材高大，鬚髮如銀，相貌清癯，皺紋有如刀刻般的老人。

這灰衣老人看年紀與天絕地滅魔君差不了多少。

灰衣老人發出一陣蒼勁的笑聲，笑聲穿雲裂石，天上迴翔的巨鷹像應和般，亦連連歡鳴不已。

「仇絕滅，久違了。」灰衣老人笑聲倏止，一雙神光熠熠的目光直視着天絕地滅魔君。

「裴老鬼，你終於出現了，老夫還以爲你做了縮頭烏龜？」天絕地滅魔君仇絕滅目光如冷電一樣。

「師傅！」霍通大喜之下搶上前去。

「裴老前輩！」夏侯智亦喜極而叫。

灰衣老人不用說，正是與天絕地滅魔君仇絕滅同一輩份，身手相埒的有數前輩高人之一——九天飛鷹裴萬里！

說起九天飛鷹裴萬里，可說是位奇人，成名垂五六十年，以一套飛鷹身法及飛鷹掌法馳譽江湖，生平獨來獨往，行踪無定，有如天際神龍，由於他善於豢鷹，養敎爲之代步，遨遊四海，故此人稱九天飛鷹，他生平只收了一個徒弟，那就是霍通，但由於資質所限，霍通只學到他兩三成功夫，但亦足以傲視江湖。

九天飛鷹裴萬里含笑對霍通道：「徒兒，想不到爲師當年與仇絕滅的一段過節

奇女子傳奇軼事／文風．文

娥皇·女英

血淚斑斑洒竹生，彌天有恨痛南巡；九嶷明月湘江水，環珮遙傳盛代聲。

中國歷史上最古的美女應該推娥皇、女英。是唐堯的兩位嬌女，嫁與虞舜爲妻室，在大舜尚未登帝位以前，即事舜於畎畝之中，在田野一同工作着。舜即位後，娥皇做了皇后，女英做了妃子。後來大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二女也沒於江湘之間，相傳都成了神仙，娥皇爲湘君，女英爲湘夫人。有名的屈原「九歌」中，即有歌頌「湘君」「湘夫人」兩段。這在我國正史上和傳說上都是一致的，儘管年代相距很久遠（距今約四千二百多年），不像其他古美人傳說的紛紜。

舜死於蒼梧，即九疑山，亦名九嶷山，在今湖南省寧遠縣東南。漢書武帝紀：「望祀虞舜於九疑。」水經湘水注：「九疑山盤基蒼梧之野，峯秀數郡之間，羅巖九峯，各導一溪，岫壑員峭，異嶺同勢，遊者疑焉，故曰九疑山。山南有舜廟。」方輿勝覽說九疑山「有舜源、朱明、石城、娥皇、女英、簫韶、桂林、杞林九峯，舜源亦名華蓋，最高。」這些記載已可證實舜是南巡死於湖南南部。舜南巡時一定是帶着兩位夫人的。舜死後這兩位夫人據說後來也是死在湖南。

至今洞庭湖中的君山上面還保存有「二妃墓」，相傳即娥皇女英葬身處。

二妃留在人間的遺蹟，最爲後世樂道的是有名的斑竹。斑竹亦名湘妃竹，是湖南的特產。民間相傳：當年娥皇女英哭舜，洒淚竹上，遂成點點斑斑，湖南人民盛稱之。在君山二妃墓旁所生的斑竹，尤爲名貴而美麗。考博物志：「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淚揮，竹盡斑。」羣芳譜載：「斑竹即吳地稱湘妃竹者，其斑如淚痕。世傳二妃將沉湘水，望蒼梧而泣，洒淚成斑。」而臨溪隨居詩話則說：「竹有黑點，謂之斑竹，非也。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上苔錢封之甚固，土人斫竹浸水中，用草穰洗去苔錢，則紫暈爛斑可愛，此眞斑竹也。」

二妃是病死抑投江而死，不可確考，但因有投江之傳說，民間爲景仰和追念此一代偉大的后妃，遂奉之如神。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爲天帝之女，非堯女。到劉向撰列女傳，則反對此說。劉向說：「有虞二妃，舜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韓愈的黃陵廟碑：「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也。』」後世遂傳娥皇爲湘君，女英爲湘夫人，均爲湘水之神。

，差點令到你莊毀人亡，你不會怪爲師來遲吧？」

「弟子怎敢？」霍通恭恭敬敬地朝九天飛鷹裴萬里行了個大禮。

「這一位是：……」裴萬里望着夏侯智。

「晚輩夏侯智參見老前輩。」夏侯智忙抱拳行禮。

「呵呵，原來你就是有浪子之稱的夏侯智，老朽也曾聽過你的大名，果然不凡。」裴萬里呵呵直笑。

「老前輩過獎了。」夏侯智忙謙道。

「怎麼，你的手臂受了傷？」裴萬里看到夏侯智是忍痛勉强向他抱拳行禮的，忙關切地道。

夏侯智正想說話，眼珠直轉的仇絕滅「嘿嘿」厲笑道：「是老夫將他的臂膀劈斷的，怎樣？」

「徒兒，立刻爲他敷治。」裴萬里從懷中掏出一個瓷瓶，傾出一顆足有指頭大小的藥丸，遞給霍通。

霍通恭應一聲，伸手接過，拉着夏侯智走向一邊。

夏侯智忙說了聲：「多謝老前輩贈藥之恩。」

「別客氣了，你與通兒是生死之交，一顆藥丸算得了什麼？」裴萬里接轉對仇絕滅道：「仇老兒，你這算什麼意思？」

仇絕滅怔了一下，隨即狂笑道：「裴老鬼，老夫若不要些手段，你又怎會現身？現在好了，舊恨新仇一併算！」

「你這樣對付我徒兒我已不跟你計較，你還跟我算新賬？這是什麼意思？」裴萬里有點氣惱地瞪着仇絕滅。

「你是老糊塗還是裝糊塗？」仇絕滅翻着眼伸手一指：「老夫的一位堂主與唯一的弟子被你的徒弟殺了，這筆賬難道不算？」

「你怎麼不說你的徒弟殺了我徒兒的三弟？這不是扯平了嗎？」裴萬里針鋒相對。

仇絕滅被裴萬里說得一時間無言以對，好一會才地恨恨氣道：「那麼，十八年前那筆賬應該算清楚了吧？」

「是該算清楚。」裴萬里點頭同意。

「那還站着幹什麼，動手吧。」仇絕滅作勢欲動。

「別急，你且看看天色。」裴萬里慢條斯理地道。

「現在只不過是黃昏，有什麼不對？」仇絕滅不解地問。

「難道你想秉燭夜戰？」裴萬里搖搖頭道：「別忘記，十八年前，咱們交手多少戰才分出勝負？」

仇絕滅的臉色剎那很難看，眼珠轉了轉，終於道：「你想怎樣？」

「明天日出之時，九里山下，怎樣？」裴萬里望着仇絕滅。

「好！」仇絕滅咬牙凝聲道。

「一言爲定！」裴萬里接說。

「一言爲定！」仇絕滅應道。

接一轉身，掠向馬車。

柴九立刻坐在車座上，揚鞭欲揮。

那兩匹血汗寶馬昂首輕嘶出聲。

老魔坐進車廂內，斷手老者隨即亦進入車廂，接將車廂門關上。

柴九立刻抖手甩了個響鞭，吆喝一聲

，兩匹血汗寶馬立刻揚動四蹄如飛而去。

「這老兒好大的氣派！」裴萬里直望不到仇絕滅的碧玉車，才收回目光，轉過身來。

話說當年

泥屋內，燭光如炬。

一屋皆亮中，分別坐着九天飛鷹裴萬里、霍通、夏侯智、楊晉。

霍通、楊晉、夏侯智三人皆靜靜地望着裴萬里。

裴萬里喟嘆一聲，搖搖頭道：「眞是想不到，爲師當年與那老魔的一戰，十八年後，竟然差點累你送掉一命。」

頓一頓接道：「爲師也想不到，那魔頭心胸竟然這樣狹窄，氣量這樣小。」

「老前輩，那魔頭若非氣淺量窄，手段兇殘卑鄙，也不會成爲一代魔頭了。」夏侯智插口說。

「說得有理。」裴萬里道：「徒兒，你不會怪爲師隱瞞了與老魔頭的這段過節吧？」

霍通搖搖頭：「弟子怎會？」

「爲師之所以不告訴你，乃是本着隱惡揚善之心，想不到那魔頭竟然耿耿於懷，眞是想不到。」裴萬里連連搖頭。

「師傅，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霍通忍不住問。

「事情既已到了這地步，爲師也不妨說個明白了。」裴萬里垂下目光，似乎跌入往昔的日子中。霍通夏侯智楊晉一聽，俱不由精神一振，豎耳恭聽。

好一會，裴萬里才以深沉的語調道：

「這件事距今已有十八年了。」

霍通三人靜靜聽下去。

× × ×

「當年爲師與仇老兒是同輩齊名的高手。」裴萬里邊說邊掃了霍通三人一眼，「仇老兒是黑道巨擘，爲師是白道之首，所謂道不合不相爲謀，所以爲師與他可說水火不相容，但又從來沒有衝突過。

「本來，大家相安無事，你走你的獨木橋，我行我的陽關道，但十八年前一個仲秋之夜，像冥冥中自有安排一樣，爲師與那魔頭竟然在天柱峯上相遇了。」

裴萬里說到這裏，不勝感慨地道：「這大概就是天意……」

霍通等三人自不便說什麼，依舊靜聽下去。

「當時爲師正在九天柱峯上賞月吟風，料不到有人會闖上來，正欲避開，却被那老魔頭瞧到了，那老魔大概也料不到竟會在那裏遇到我，先是愕了一下，繼之上前與我招呼，我亦只好與他相見。

「招呼之後，那魔頭什麼話也沒有說，立刻要我與他較量一番，我本不欲與他動手，後來一想，這一戰看來是避免不了的，既然遲早要交手，何不趁現在這機會？於是答應了他。

「爲師之所以答應他，是另有一個原因的，那就是爲師亦很想伸量一下這位稱雄黑道的人物身手高明到什麼境界，說起來，爲師當時也有點爭强好勝之心。」

「老前輩，這是誰免不了的，正好比如美食當前，誰不食指大動？」楊晉忍不住插口道。

「老夫那年已六十有五，竟然好勝之心不息，說起來，這可能是練武人的通病。」裴萬里有點自嘲地說。

「相信那魔頭爭强好勝之心比老前輩還强，否則，他不會一開口就邀你較量。」夏侯智跟着說。

「這也難怪，因爲那時他稱雄黑道，未逢敵手，恰巧碰上與他齊名的我，怎不令他躍躍欲試！」裴萬里吐口氣。

「師傅，較量的結果如何？」霍通這句話問出口，夏侯智楊晉立刻閉咀，期待地望着裴萬里。

「那一戰可說是爲師生平最艱苦激烈的一戰，那魔頭身手之高，不愧稱爲黑道第一高手，從月上中天一直戰到翌日晌午，足足戰了有一千招過外——」

裴萬里似乎沉緬在那一戰之中，竟然停了下來。

霍通三人正聽到緊張處，突然見裴萬里住口不說，不由又心急又緊張，但又不敢催促，令到他們心癢癢的。

「直到一千三百九拾一招上。」裴萬里在這裏又停住了。

「師父，到底誰勝誰負？」霍通忍不住問。

「唉，勝負又算得了什麼？」裴萬里喟嘆一聲，「爲師倒希望當年那一戰，輸的是我！」

「那麼說來，勝的是老前輩了？」楊晉興奮得連聲音也變了。

「不錯，」裴萬里深沉地點點頭，「就在那第一千三百九十一招上，我擊敗了他！

「當時，咱們兩人已鬥到筋疲力盡，元氣大傷，而當時我用了一招『飛鷹撲兎』，那魔頭在氣衰力歇之下，閃避慢了一點，爲我擊中氣海穴，立時眞氣一岔，倒在地上，臉白如紙。」裴萬里沉緩地說。

「老前輩，那你爲何不乾脆解決了他？爲武林除害？」楊晉叫出來。

「唉，一來是我一念之慈，二來當時看到那魔頭可憐的樣子，怎下得了手？三來有幾份惺惺相惜之意，四來，那老魔雖然稱雄黑道，殺人無數，但殺的大多數是該死之人，還不算罪孽深重，所以我沒有再痛下殺手。」裴萬里吐了口氣接說下去：「想不到那魔頭不知改悔，却耿耿於心，我却早已將這件事忘記了。想不到十八年後，他仍要一雪當年之恨，也未免太過固執了。」

「老前輩，爲何他要等到十八年後才找你報那一敗之恨？」夏侯智不解地問。

「這一點我也不大清楚，據我猜想，大概是當年他被我點中氣海穴後，眞氣走岔，加上元氣大傷，所以喪失了大部分功力，於是隱匿起來，潛心苦修，憑他一身所學，修復功力是有可能的，如今大概已回復當年功力，甚或更精進，否則，他不會找我一雪當年之恥！」裴萬里說着皺起了眉頭。

「師父的功力，相信亦比當年精進了很多，那老魔頭這次也討不了好！」霍通滿有把握地說。

「世事變幻無常，何況是人，難道你沒有聽過：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這句老話嗎？」裴萬里目光有點嚴厲。「所謂驕

則滿，滿則損，那魔頭若不是有幾分把握，焉會這樣急要找爲師一決高下，他不會笨到再自取其辱吧？」

這一頓話說得霍通惶愧地垂下了頭。

九天飛鷹能夠說出這種話，不愧是一位成名垂數十年而聲名不墮的前輩高手。

每一位成名的人物，必有他們成功之道，但要保持歷久不衰，那就不是那樣容易了，像裴萬里這樣勝不驕，敗不餒，永遠不會低估對手，相信這是他能夠保持名聲不墜的主要原因之一。

當然那更需要自强不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不固步自封，這亦是原因之一。

「老前輩，那魔頭爲了一雪當年之恨，很可能會要出陰謀手段，爲了謹愼起見，晚輩幾位可否隨老前輩赴明天之約？」夏侯智期待地望着裴萬里。

「師傅，允許徒兒與夏侯兄及二弟去赴約吧！」霍通亦是一臉祈求之色。「相信那魔頭不會單身赴約，師傅若一個人去，可能會着了對方的暗算。」

裴萬里沉吟了好一會，才點點頭道：「嗯，好吧，爲師若不允准讓你們去，又恐怕那魔頭含恨在心，暗中派人襲擊你們，明早都隨爲師去赴約吧。」

霍通三人一聽，俱高興得跳了起來。

「時候已不早了，歇息去吧。」裴萬里含笑望了三人一眼。三人忙恭敬地朝裴萬里行了一禮，走了出去。裴萬里的眉頭却輕輕皺了起來，不知他在想些什麼。

九里山下決雌雄

九里山就在雙陽鎮東南十五里。

山雖不高，但却很靈秀，樹木葱蘢，景緻頗幽。

天色微曦，九里山下，一棵盤虬如龍的古松前面，肅立着四個人。

他們不是別人，正是九天飛鷹裴萬里、霍通、楊晉、夏侯智！

冉冉躍動的旭日終於從雲海中躍跳出來，散射出熱力與光芒。

一聲鳥鳴，跟着羣雀亂唱，撲簌簌聲中，一羣雀鳥從山林中飛出來，喚醒了沉睡的山林。

當第一道旭日照射在那棵虬松之上時，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夾着一陣隆隆聲忽然傳來，以九天飛鷹爲首四人的目光立刻緊緊地盯着那輛從一處山脚下拐出來的馬車上。

血汗寶馬碧玉車！

來的正是天絕地滅魔君仇絕滅！

裴萬里四人的目光瞬也不瞬地注視着那輛疾馳而來的碧玉車。

寶馬碧玉車眨眼間馳到四人前面，但却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他們已清楚地看到，坐在車座上駕車的已不是柴九，而是那位斷了一隻手的老者。

裴萬里看衝馳過來的寶馬碧玉車，不由有點驚疑莫明。

——莫非駕車的斷手老者瘋了。或是那兩匹寶馬瘋了突然不受控制？

寶馬碧玉車絲毫沒有停下來的意思，直衝向四人。

四人都弄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目光都凝住了。

驀地裴萬里大喝一聲：「快散開！」喝聲中，他已飛快地一手抓起一個，將楊晉與夏侯智奮力拋了出去。

與此同時，他引吭長嘯，聲如鷹鳴，身形急拔而起，同時抓住了霍通。

那輛疾馳而來的寶馬碧玉車也就在這霎間衝到四人適才站立的地方！

而裴萬里只不過才拔起二丈多高。

若不是他手上抓住霍通，相信不止拔起這麼高。

霹靂聲也就在這時地動山搖般响起，聲勢煞是驚人！

那輛寶馬碧玉車也就在爆炸聲中，支離破碎，血肉橫飛！

當然，那兩匹血汗寶馬與駕車的斷手老者也在爆炸聲中，被炸成粉碎。

爆炒聲乍响的刹那，一隻巨鷹臨空而下，以快得不可思議的速度俯衝而下，裴萬里及時伸手抓住巨鷹的足爪，巨鷹長鳴一聲，振翅高飛！

但爆炸的聲浪仍然震得那頭巨鷹在空中搖幌了一下，然後一飛衝天。

說險，可說險到極，爆炸威力之大，令到被拋落三丈外地上的夏侯智與楊晉站也站不穩，震跌在地上，頭昏腦漲，耳鼓欲裂！那株虬松可就遭了殃，簡直是連根拔起，枝葉散碎如雨，四散飛射！

好一會，一切才恢復平靜。

但地上的慘狀，却慘不忍睹。

× × ×

夏侯智楊晉從地上站起來，頭腦還有點暈眩，眨了眨眼睛才看清楚了地上的情形，當時驚得目瞪口呆，心胆俱裂，[illegible]聲大叫：「裴老前輩！」

「霍兄！」

「霍大哥！」

也難怪他們以爲裴萬里、霍通兩人死了，因爲那一聲爆炸實在太巨大了，而且地上又血肉狼藉，兩人的踪影又不見了，這……

一聲嘹响的鷹鳴在空中迴响，兩人急忙仰頭上望。

這一望，兩人驚喜得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地大叫道：「裴老前輩，霍大哥！」

可不是嗎，張翅滑翔而下的巨鷹足爪上，不正抓着裴萬里與霍通師徒嗎？

這刹間，四人却有相逢隔世的感覺。

兩人從魔爪上鬆手飄落地上，巨鷹雙翅一振，升上空中，盤旋翔繞不去。

「兩位沒事吧？」裴萬里含笑望着夏侯智楊晉。

夏侯智楊晉搶着一齊道：「多謝老前輩救命之恩。」

「只要你們沒事就好了。」裴萬里搖搖手道。

「師傅，眞虧那老魔頭想出這樣險詐的手段，剛才若不是師傅發現得快，咱們不被炸死才怪。」霍通猶有餘悸地道。

「裴老前輩，你是怎樣發現車內有炸藥的？」夏侯智問。

「可能是老朽的鼻子特別靈，嗅到有一絲火藥味，而馬車又狂衝而來，老朽就猛然想到了。」

「說險眞是險，若非老前輩的鼻子靈敏，咱們現在已與那兩匹血汗寶馬沒有甚麼分別了。」

「晚輩眞奇怪那斷手老者倒有一股視死如歸的勇氣。」夏侯智不解地問。

「這一點不難理解，」裴萬里嘆息道：「若是一個人在淫威之下，試問他有選擇的自由嗎？」

霍通三人聽了，點頭同意。

「這老魔眞大手筆，爲了炸死咱們四人，竟然不惜犧牲這輛價值連城，世上罕有的寶馬碧玉車。」楊晉不無惋惜地道。

「在老魔的眼中，有甚麼東西比他自己的更重要？」裴萬里深有感觸地說：「看來他只要達到目的，除了自己之外，他是甚麼也不惜犧牲的。」

× × ×

四人正在感慨議論之際，一陣急驟的蹄聲與車輪聲突然傳來，令到四人不禁驚奇地循聲望去。

這一望，令到四人不禁瞪大了眼睛，以爲自己的眼睛花了。

一輛與被炸毀的寶馬碧玉車一模一樣的馬車，正衝着他們疾馳而來。

這怎不令他們以爲眼花呢？

但他們終於看清楚了，疾馳而來這輛寶馬碧玉車與被炸毀的那一輛有點不同。

這輛碧玉車無論式樣及拉車的兩匹血汗寶駒與被炸毀的皆一模一樣，只有一點不一樣的就是——

坐在車座上駕車的不是那名斷手老者，而是柴九。

「那老魔頭究竟有多少輛這樣的寶馬碧玉車？」楊晉不由嘟喃出聲，目中盡是詫異之色。

「小心點！」裴萬里提醒三人。

三人心頭一凜，俱戒備地注視着那輛疾馳而來的碧玉車。

領教過一次之後，小心點總是好的。

這一次馬車沒有直向他們衝過來，在數丈外停下來。

「這老魔頭看來不捨得毀了這輛碧玉車了。」楊晉低聲說。

就在楊晉說話的時候，柴九巳從車座上躍落地，趨前打開了車廂門。

車廂門一開，天絕地滅魔君仇絕滅巳一頭鑽了出來，伸腿下地。

轉身一眼看到裴萬里四人活生生地站在數丈外的地上，他一點也不感到意外，竟然還笑得出聲。「咳，老夫早就猜到，那一點小玩意傷不了四位一根毫毛，哈哈哈……」

「仇老兒，這算甚麼？」裴萬里故意厲聲道。

「沒甚麼，一點見面禮，各位剛才沒有受驚吧？」仇老魔輕鬆地聳了聳雙肩。

「你的見面禮眞大手筆，咱們受不起。」霍通冷冷道。

「看來，老夫這一次的損失可不少。」仇老魔故意嘆口氣。

「仇老魔，你還算不算一號人物？」夏侯智大聲叫道。

「老夫當然是一號人物！」仇老魔傲然道：「老夫若不是，難道你小子是？」

「若天下間的成名人物都像你那樣卑鄙，那就可悲復可嘆了！」夏侯智嗤道。

「小子，你敢這樣對老夫說話？」仇老魔惱羞成怒。

「仇老兒，別向小輩吹鬍子瞪眼睛了，」裴萬里插口說。「撇開以往的不說，如今怎樣？」

「當然是分個高下！」仇老魔目射煞光。

「那好，時候巳不早了，動手吧，我可不想由日出鬥到日落。」裴萬里踏前一步。

仇絕滅臉色陡然一變，兇狠地道：「那就動手吧！」

說着亦走上前。

柴九却站着不動。

仇絕滅忽然看了霍通三人一眼，咬牙道：「殺徒之仇不能不報，正好趁這機會一併了斷。」

說完回頭喝道：「出來吧！」

車廂內應聲竄出三名漢子。

這三名漢子一眼就看出不是庸手，個個眼神充足，身手矯活。

原來這三人皆是老魔座下七大堂主之一，七去其三，連柴九在內剩下這四人。

「老夫與裴老兒動手，你們立刻也動手！」仇絕滅喝叫。

「是，神君！」柴九四人齊聲躬應。

跟着，一齊向霍通三人逼過去。

霍通三人互相看了一眼，會意地點點頭，各自掣出兵器。

× × ×

九天飛鷹裴萬里與天絕地滅魔君互相對視着，久久仍不動手。

倒是霍通三人與柴九四人像有點迫不及待般，動起手來了。

霍通是以一敵二——柴九與另一名堂主。

這名堂主也不是等閑人物，姓呂名大手，外號鐵手追魂，習的是密宗大手印。

夏侯智與另一名姓程，名方的堂主交上了手，這人擅使一柄鋸齒刀，刀法奇詭辛辣，一動手就招招殺着，刀刀奪命，恨不得將夏侯智斬成幾截！

可惜夏侯智不是省油的燈，試想想他在江湖遊蕩了這樣多年，依然安然無恙，若是差一點的，那能夠混到現在？

夏侯智使的是長劍，八八六十四招風捲殘雲劍法迅捷凌厲，變化多端，劍勢展開，有如風捲殘雲之勢，與那名堂主戰得難分難解，兇險百出。

至於楊晉與一名缺了兩顆門牙的堂主交上了手。

楊晉的情形却有點不妙，甫一交手，就被那使開山大斧的堂主攻得險象環生，雖然一時間還不至落敗，但巳處於劣勢，只守不攻。

九天飛鷹裴萬里與天絕地滅仇絕滅却仍未動手，兩人仍然對峙着，蓄勢待發。

「裴老兒，適才你是怎樣逃過大難的？」仇絕滅瞬也不瞬地盯着裴萬里。

「這一點不提也吧。」裴萬里含笑道：「事情巳經過去了，仇老兒，你眞的要一雪當年之恥？」

「除死方休！」仇絕滅決絕地道：「你可知道，當年那一戰令到老夫不但無面目再見武林同道，亦害得老夫足足潛匿苦修了十七年，才得以恢復一身功力。」

「這一點老朽倒沒有想到。」裴萬里有點歉然地道：「眞的不能化解？」

仇絕滅却沒有再說話，重重地哼了一

聲，驀然一掌劈向裴萬里。

裴萬里早就暗中提防了，是以不慌不忙，疾出一掌，迎向仇絕滅那一掌。

一聲炸雷也似的悶響聲中，兩股掌力互擊在一起，激起一股狂旋衝擊的氣流，塵砂爲之揚濺，裴萬里與仇絕滅各自上身幌了一下。

「仇老兒，看來你經過這十多年的潛修苦練，功力更精進了。」裴萬里深吸了口氣。

「但老夫看你的功力却沒有寸進，仍像當年一樣。」仇絕滅目中煞光大盛，「再接老夫一掌。」

這一掌，他運了十成功力。

裴萬里道一聲：「好！」一掌迎上。

雙掌互擊之下，「轟」然炸響聲中，塵飛土揚，砂石四射，地面彷彿震動了一下，裴萬里與仇絕滅各自退了一步。

看來，兩人的功力似乎不相伯仲。

兩人皆急喘了幾口氣，胸脯急劇起伏，仇絕滅的目光有如餓狼一樣。

「再接老夫一掌試試！」仇絕滅厲喝聲中，運足十二成功力，劈出第三掌。

裴萬里神色凝重地亦劈出了一掌。

這第三掌之威力，可說駭人聽聞，簡直令到風雲爲之變色，連在捨生忘死劇戰的霍通柴九七人亦被震得血氣爲之一蕩。

這一次，終於有了結果，仇絕滅嘴角溢血，蹬蹬蹬一連退了足有十步，才能穩住身形，一張臉煞白，胸膛有如波浪一樣起伏。

反觀裴萬里，身形亦被震得連連後退，但却只退了七步便穩住了身形，臉色雖然有點蒼白，還不至臉無人色。

仇絕滅目中露出震駭怨毒之色，舉袖抹去嘴角溢出的血漬，喘着道：「裴老兒，你竟然藏了私！」

裴萬里連吸幾口氣，苦笑道：「這怎算藏私，是你自己狂妄自大，目中無人之過！」

「哼哼，別以爲這樣就令老夫知難而退，老夫等了這樣久，爲的就是一雪當年之恨，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說完，像一頭瘋虎一樣撲向裴萬里。

「這又何苦？」裴萬里嘆一口氣，却不得不接下仇絕滅兇猛凌厲的攻擊！

這一次兩人動上了手，情形可就不同了，兩人皆盡展所學，以快鬥快，身形有如穿花蝴蝶，虎躍龍騰，鷹飛蛇竄。

兩人的身手皆是當世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招式精妙，每一招皆威力無窮，當得上是當世罕見的一場龍爭虎鬥。

可惜，霍通柴九等七人無暇分身觀看一場精彩絕倫的激鬥！

× × ×

其實，現在霍通柴九亦巳陷入了劇戰中。

霍通以一敵二，掌中兩柄鷹爪精招殺着連施，配合上飛鷹身法，有如一頭發怒的巨鷹般，飛騰撲掠，堪堪敵住柴九與呂大手！

柴九用的是一根鐵槊，招式緊密，一槊連着一槊，槊槊皆攻向霍通要害，幸好霍通身法靈捷，加上一雙鷹爪舞得密不透風，擋住了柴九的攻勢。

呂大手以密宗大手印馳名江湖，掌力雄渾，雙掌飛舞交擊中，掌影漫天，掌風呼呼，企圖將霍通的身形圈住，但皆被霍通仗着飛鷹身法的靈捷矯活，閃躍騰跳開去。

三個人的戰況暫時處於膠着狀態。

反觀夏侯智與使鋸齒刀的堂主之戰，夏侯智這時巳佔了上風，一柄長劍有如潑風般，逼得那位堂主險象環生。

楊晉這時亦是險象環生，一柄三尖兩刃刀左衝右突，却脫不出那缺齒漢子的開山大斧的劈擊。

那缺齒大漢使的開山大斧最少也有一百斤重，但那堂主使起上來，却像少女拈着一根綉花針那樣輕鬆，開山大斧縱橫捭闔，斧風呼呼，只見斧影，不見楊晉的刀影！

但開山大斧畢竟是重兵器，無論怎樣也不及刀劍那樣輕靈，招式變化之間，自然欠缺靈巧。也所以楊晉雖然巳經險象頻生，但他還能够支持下去。

楊晉曾經試過反擊，但却不奏效，三尖兩刃刀就是攻不進去，皆被開山大斧封擋住，令到他施展不開。

但時間一久，楊晉就支持不住了，有兩次差點被開山大斧砍中手脚，驚得他出了一身冷汗，但仍然咬牙苦撐下去，不過情形巳相當危殆！

夏侯智由於處於優勢，故可以抽暇偷瞥一下情形。

他立刻發現楊晉情形不妙，驚懍之下，他身法連變，殺着頻施，逼得那缺齒堂主陣脚大亂，脚忙手亂，覷準了空隙，一劍將對方的鋸齒刀封死，接左掌疾切而出，切向缺齒大漢的咽喉！

缺齒大漢大驚之下，不及招架，昂頭仰身，欲閃避夏侯智那一掌！

那知夏侯智掌式一變，掌勢一沉，化切爲拍，一掌就擊在那個缺齒堂主的小腹上！

那缺齒堂主發夢也料不到夏侯智掌法這樣精奇詭變，那裏還避讓得了，大叫一聲，小腹上結結實實地挨了一掌，被擊得向後「飛」了出去！

夏侯智一招得手，毫不理會那缺齒大漢，身形斜縱急掠，撲向楊晉那邊。

楊晉這時巳被斧鋒在大腿上劃開一道血口，身法更慢，兀自在勉力支撐。

但他巳是强弩之末，手中三尖兩刃刀終於被開山大斧震得脫手飛上了天空。

楊晉這剎那心頭大震，開山大斧巳挾着開山裂石之威勢，一斧向他當頭劈了下去。

那漢子這一招用的是「六子開山」，在他使來却威猛無儔，聲勢嚇人！

楊晉眼看着那一斧電閃般劈下來，根本巳無從閃避，眼看着他就會被一斧劈成兩爿！

但楊晉却一點也不懼怕，他乾脆閉上了眼睛。

斧光疾閃而下，一聲慘烈的大叫響起，好奇怪，發出慘叫的竟然不是楊晉，而是那漢子！

而隨着那漢子的慘叫，身形歪閃中，那筆直劈下的一斧自然失了準頭，斜砍落地，斧鋒直沒入地下。

楊晉猛聽到慘叫聲，而自己却沒事，

不由奇怪地睜開眼看看，一看之下，他才明白。那漢子後腰側插着一柄劍，劍尖從右腹側穿出來，一條人影亦急掠而至，正是夏侯智。

原來夏侯智在撲過來欲加以援手的刹那，見楊晉已生死一髮，當下想也不想地，脫手擲出長劍。

「楊晉，你沒事吧？」夏侯智打量着楊晉。

「只不過受了點皮外傷，沒什麼大碍。」楊晉可謂死裏逃生，感激地看了夏侯智一眼。「多謝夏侯兄援手之恩。」

夏侯智邊掃視一下眼前激鬥的情勢，邊道：「楊兄，咱們可是好兄弟！」

楊晉一聽這句話，心中的激動簡直無法形容，正想開口說話，夏侯智忽然「咦」了一聲，臉露驚詫之容地說道：「怎麼不見了裴老前輩與仇老魔？」

楊晉聞言亦是一驚，目光四掃之下，附近那裏還有裴萬里與仇絕天的影踪？

倒是霍通與柴九及呂大手三人正鬥得激烈無比，雙方誰也佔不到上風，呈膠着狀態。

可能霍通柴九呂大手聽到了夏侯智那一聲驚叫聲，忽然各自跳開，停下手，亦張望起來。霍通一看之下，驚急地一閃身掠向夏侯智楊晉，焦急地道：「夏侯兄，二弟，怎麼會不見了老魔與我師傅？」

兩人苦笑搖搖頭，夏侯智道：「霍兄，咱們也是才發現的。」

柴九與呂大手這時亦發現不見了老魔與裴萬里，亦感到驚奇，一時間兩人不知怎辦才好，有點不知所措，若是再戰，現在是三比二之勢，那肯定討不了好去，若是不戰，如何向老魔交待？

兩敗俱亡

一聲霹靂也似的爆響聲爲他們解決了這個難題。

爆響聲是從山脚那邊傳來的，五人循聲望過去，却什麼也望不到，因爲被山勢及林木遮蔽了視綫。

裴萬里與仇老魔忽然不見了，爆響聲這時響起，必有蹊蹺，霍通向夏侯智楊晉招呼一聲，當先急掠前去。

夏侯智楊晉自然緊緊相隨。

柴九與呂大手互望一眼之後，不約而同一齊掠前去。

× × ×

轉過山脚，是一片谷地，谷地中塵烟瀰漫，仍未散去，不少樹木倒折在地上，隱隱可以嗅到一陣陣硝烟味。

霍通在這刹那，心頭忽然掠上一絲不祥的念頭。

他身形不停，一頭衝進了烟霧中。

夏侯智楊晉亦跟着衝了進去。

「師傅——」烟霧中忽然響起霍通的哀叫聲。

夏侯智楊晉一聽，心頭俱一震，急忙循聲望了過去。

霍通這時候正呆呆地站着，低垂頭下來。在他面前的地上，有兩具殘缺不全的屍體，兩具屍體竟然緊緊抱在一起，赫然是裴萬里與仇絕滅。

從身形樣貌來看，依稀還可以辨認出，抱着裴萬里的仇絕滅。

夏侯智楊晉不由被這慘烈的情景震駭得呆住了。

這時柴九與呂大手亦已趕到，看到地上兩具緊抱着，肢體不全的屍體，也驚駭得呆了。他們亦認出了那兩具屍體是誰。

兩人隨即喜形於色，互相看了一眼之後，一個轉身，急馳而去。

一陣馬嘶聲傳來，才將霍通三人從沉痛中驚醒過來。

夏侯智回顧了一眼，淡然道：「是柴九與呂大手乘那輛寶馬碧玉車走了。」

霍通却默然無語。

「大哥，看情形是那老魔自知不敵裴老前輩，硬將裴老前輩抱住，然後引發身上藏着的火器……」楊晉很激動的說道。

「咱們也該走了。」霍通忽然說，跟着彎腰俯身，將緊抱着的兩具屍體抱起來，轉身走出去。

楊晉見霍通竟然將仇絕滅的屍體一併抱起，不禁張口欲說什麼：「大哥……」

但夏侯智却及時扯了他一下，他才沒有說下去。

霍通却自語般嘟喃着道：「一死恩仇泯。」

（完）

水利工程師 李冰

混沌書生

李冰是戰國時期傑出的水利專家。他在任蜀郡守期間，積極推行秦國獎勵耕戰的措施，領導當地的老百姓興修了一些水利工程，特別是修建了馳名中外的都江堰，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他的名字和事迹至今仍爲人們所傳頌。

西元前二五〇年左右，秦昭王任命李冰爲蜀郡守。那時縱貫蜀郡的岷江水患非常嚴重，每到夏秋季節，洪水泛濫成災，無數的農田和房屋被淹沒，給人們帶來巨大的災難。當地人們迫切要求治水。李冰到任後，聽到人們要求治水的呼聲，眼見水患造成千里荒野、民不聊生的境況，意識到治理好岷江，不僅是發展蜀郡農業的關鍵，而且是進一步鞏固秦國對蜀郡統治的當務之急，於是立即着手治理岷江的工作。

爲了弄清水災發生的原因，李冰領着他的兒子二郎，還邀請了幾位有治水經驗的人，跋山涉水，對岷山沿岸地形和水情作了詳細的調查和勘測。原來岷江從四川北部高山急流而下，流到灌縣地方，地勢突然平坦，上游帶來的泥沙淤積起來，把河床淤塞了。特別是在灌縣城外，又有一座玉壘山，擋住了岷江，使江水不能東流，每到漲水季節，西岸水量過大，發生水災，東岸水流不過去而往往發生旱災。當地人們提出把玉壘山鑿開，讓江水分成兩股流，既可防洪減災，又可引水灌田。李冰通過實地勘察，認爲這個意見很有道理，決定開鑿玉壘山。

在李冰領導下，一項治理岷江的偉大水利工程開始了。成千上萬的人們首先在玉壘山上着手進行工作。玉壘山岩石非常堅固，當時雖然已經有了鐵器，但是在開鑿工程中困難還是很多的，傳說有一位老農想出一個主意，先在岩石上開一些槽綫，然後在槽綫和天然的罅縫裏塡滿乾草，上面再堆上樹枝，點火燃燒，使岩石爆裂。石頭燒過後再開鑿，就省勁多了，由此大大加快了工程的速度。經過許多艱苦工作和不斷累積經驗，終於把玉壘山鑿開了。山口寬約二十公尺，稱爲寶瓶口。把因鑿寶瓶口從玉壘山分離出來的石堆叫做「離堆」。

寶瓶口引水工程的完成，是整個都江堰工程第一個重大的成就，收到了分洪和灌漑的功效。但是由於寶瓶口地勢高，進入寶瓶口的流量不大，洪水季節仍然發生水災。李冰父子和當地人們反覆察看地形後，終於找到了新的辦法：在距離玉壘山稍遠的江心修築一道分水堰，把岷江的水流在玉壘山面前分成兩股，使其中的一股進入寶瓶口。用什麽方法在江心裏修築分水堰呢？經過多次試驗，最後採用長二三丈，直徑兩尺多的大竹籠裝鵝卵石的辦法，得到成功。

分水堰修成後，如同江心裏長出了一個狹長的小島，上尖下寬，像個金字，所以人們把它叫做金字堤，又名金剛堤；大堰的頭部朝向岷江上游，遠望好像一個大魚頭，叫做分水魚嘴。分水堰把岷江分成兩條大道，在大堰西邊的是岷江的本流，叫做外江；在大堰東邊的水道，經過寶瓶口，通向長江另一條支流沱江，叫做內江。分水堰的建成對岷江水害產生了根治作用，此後就很少發生洪水泛濫之災。因此李冰給這個大堰取名爲「都安堰」，後來改稱都江堰。

爲了加強都江堰的防洪減災作用，又在魚嘴的南端和離堆之間修建了溢洪工程飛沙堰。飛沙堰長約二百公尺，全部用卵石和竹籠堆築，堰頂比堤岸低，夏季水大時，內江的水就可漫過飛沙堰流同外江去，使內江灌漑區不受水災。

爲了長久地發揮都江堰的效用，李冰父子又和當地人民一起，創立了科學簡便的歲修方法：用楀桊截水斷流，淘出江底淤積泥沙。楀桊是用竹索把三根大木樁綁成的三角形木架，把它排列江中，上面壓上竹籠裝的卵石，迎水面蓋上竹蓆，鋪上黏土、沙石，就可擋住水流，每年霜降時節，先在外江截流，讓江水全部流入內江，把外江泥沙淘出，到下年立春時節，外江歲修完工，把楀桊移到內江，讓江水全都流入外江，淘出內江泥沙。

到過都江堰的人，都可看到內江東岸的石壁上刻有「深淘灘，低作堰」六個大字，據說這是李冰提出的調節水流的原則。深淘灘，就是把淤積江底的泥沙清除掉，使河床保持適當深度，確保江水暢通無阻。爲了指示淘灘應該深到什麽程度，在飛沙堰對岸的山脚下埋有石馬（明代改埋臥鐵），淘灘時要淘到石馬或臥鐵才符合深度的標準。低作堰，是指不要把飛沙堰築得太高，以便更有效地發揮洩洪作用。爲了便利後人對於內江水量的控制，又在離堆沿江的石壁上刻着觀測水位的標尺，人們把它叫做「水則」，這標尺共分二十四格，每格相當於一尺，水位達到第十一格的時候，江水就漫過飛沙堰，流同外江。

都江堰建成以後，廣闊的成都平原「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成爲「沃野千里」的富庶地方。蜀地農業經濟的迅速發展，爲秦統一六國的戰爭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在秦始皇統一六國期間，巴蜀的士兵和糧食物資源源不斷地由棧道和水路運往前綫，支援了秦的統一。秦以後，由都江堰灌漑的成都平原，在全國政治經濟生活中一直居於重要的地位。後代好些人對都江堰也較重視。三國時，諸葛亮就「以此堰農本，國之所資，以徵丁千二百人護之，有堰官。」經過兩千多年歷史的無數變遷，直到近代，都江堰的主體工程依然屹立在岷江上，支流和渠道有二百五十多條，總長二千三百多里，灌漑了內江和外江流域的十三個縣，灌漑面積達三百多萬畝。四川盆地一直是中國著名的糧倉，有「天府之國」的稱譽。

都江堰工程位置選擇適宜，規劃完美，佈置合理。它通過魚嘴分水，寶瓶口引水，飛沙堰溢洪，形成一個功效宏大的「引水以灌田，分洪以減災」的灌漑系統。這在中國古代很多宏大的水利工程中是首屈一指的，在世界水利技術史上也是罕見的奇迹。李冰眞不愧是了不起的水利工程師！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蕭嬙姑被盤龍山主派秦嶺三煞要脅回盤龍山，她將三煞殺死，挾同書生商宇寰走避他們的跟踪，並傳授他魚龍十八變劍法，來到晉陽又遇着盤龍山的人來找麻煩，其中二人：一個是毒純陽周眞人，一個是惡虎佞胡柞，胡柞問清情況後，知道蕭嬙姑是天山狂鳳的女兒，自已受過狂鳳救命之恩，遂協同將毒純陽和盤龍山的人全部誅殺，偕同他們師姐弟二人，去興安嶺找「銀鼠」的藥物，爲狂鳳療傷，離開了當年龍蟠虎踞的晉陽，從娘子關出關，守將聲稱索取商宇寰與黃絹——蕭嬙姑，她先叫商宇寰走避，然後格鬥，自已受傷，胡柞失散……

兩期完俠義奇情故事／

俠客青衫（下）

凌霄生·文
可飛·圖



書劍悟道

盧破鏡見商宇寰身法不凡，不由點點頭道：「小子果然有點門道，實在可惜得很。」

商宇寰微微一笑，道：「你是對在下相見恨晚麼？」

俠義爲懷

盧破鏡濃眉一挑道：「相見恨晚？憑你還不配，大爺只是可惜你一表人材就要撕成八塊而已。」

商宇寰淡淡道：「你要撕在下？只怕你難以如願，你知道在下是誰麼？」

「你是誰？看起來不過是一個窮酸而已。」

「俗話說人不可貌相，在下雖是一介書生，但知道你的過去，斷言你的生死，不信咱們倒可以試上一試。」

盧破鏡仰天一陣狂笑道：「小子當眞是大言不慚，好，你說說看，大爺的過去怎樣？」

商宇寰道：「你那破鏡之名，是尚未成年時所取，是麼？」

盧破鏡哼了一聲道：「不錯，大爺是三歲時取名破鏡，可是這不能算你猜對，任何人都不會在成年後取名的。」

「但閣下卻大異常人，因爲你年方三歲，竟扼死了你的生身母親。」

「噫，你這小子當眞有點邪門，還有麼？」

「閣下昨晚並非居住在前面的鎭集，今晨穿鎭而過，要去娘子關，是麼？」

「唉，大爺當眞服了你啦，不過，咱們不能光講不練，盧某還要試一試你的武功。」

商宇寰面色一整道：「閣下認爲你那離火玄功，眞箇是天下無敵麼？姑不論江山代有才人出，縱然閣下眞能打遍天下無敵手，也必會落得個精血枯竭，邪火焚心而死，武功再好，又有何用呢？」

商宇寰語音未落，盧破鏡已是面色大變，只見他紅髮倒豎，雙目圓睜，那身齊膝短衫，竟然無風自動，形像之威猛，比煞神厲鬼還要惡上幾分。

商宇寰暗道一聲不好，這當眞是言多必失，終於惹起這位煞星的怒火，一場艱苦的拚鬥，看來難以避免，事已如此，他只好暗中提聚功力，準備應付對方突發的攻勢，但，噗的一聲，像鐵塔一般的盧破鏡，竟突然矮了半截，神色惻然的道：「你小子眞行，大爺想來想去，只好做你的徒弟了。」

商宇寰估不到這位馳名武林的一代煞星，竟會使出此一絕招，一時目瞪口呆，手腳無措起來。

盧破鏡見商宇寰意似不允，竟大吼一聲，一掌斜飄而出，轟的一聲巨响，接着冒出一陣濃烟，道旁幾株碗口粗細的樹木，像被雷火燒劈一般的倒了下去，他向那些樹木睨了一眼道：「你小子要是不收大爺做徒弟，大爺倒要試試是你結實，還是那些大樹結實。」

眞箇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像他這等強逼爲徒之事，縱然不是絕後，最少也是空前的，而且小子是師父，大爺是徒弟，只怕也是史無前例的。

半晌，商宇寰才回過神來，他苦笑一聲道：「閣下盛意可感，不過論年齡，論武功，我都趕不上你，怎麼能做你的師父呢？」

盧破鏡不悅的道：「你小子除了臭皮匠，比諸葛亮都行，大爺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想騙我？哼，別作夢！」

這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一時之間，商宇寰倒是難以收拾這尶尬場面。

幸好蕭嬙姑已躍下馬來，她走到商宇寰的身側道：「弟弟，他既誠意拜師，你又何必堅拒呢？聽姊姊的話，答允了吧。」不待商宇寰首肯，她已回頭對盧破鏡道：「他已答允收你了，起來吧。」

盧破鏡躍起身形，向蕭嬙姑兜頭一揖，道：「還是姑娘的心好，那小子要不是師父，我非揍他一頓不可……」

蕭嬙姑嬌靨一寒道：「你既然拜了師父，就要守師門的規矩，如果你不願遵守，咱們也不勉強，可是這師徒的關係就不能算數。」

盧破鏡眉頭一皺道：「拜那小子做師父竟這麼麻煩？」

蕭嬙姑哼了一聲道：「廢話少說，你究竟願不願意？」

盧破鏡嘆口氣道：「既然當了徒弟，只好聽妳們的了，要我怎樣？說吧。」

蕭嬙姑道：「第一，以後要稱師父徒弟，不能稱小子大爺，第二，師父的話要絕對服從，第三，除了師父同意，不准隨便傷人，第四，我是你師父的姊姊，你應該叫我師姑，好了，你先記住這些，以後再慢慢告訴你。」

盧破鏡應了一聲道：「我記住了，那麼，師姑，咱們現在去那兒？」

蕭嬙姑應了一聲道：「我你先去鎭上找一家客棧訂三個房間，我跟你師父隨後就來。」

盧破鏡唱了一個諾，轉身一躍，向鎭集急馳而去，蕭嬙姑向神志茫然的商宇寰一笑道：「恭喜你啦，弟弟。」

商宇寰咳了一聲道：「此等大反常理之事，有什麼喜處可言！」

蕭嬙姑笑道：「那倒並不盡然，在目前，他雖然武功高過於你，但以你的智慧，足可駕馭於他，他不是說除了臭皮匠，你比諸葛亮還要高上一籌麼！」

商宇寰道：「收他做徒弟是姊姊作的主，這個徒弟只好交給妳了。」

蕭嬙姑正色道：「此人不僅是江湖中一大煞星，功力之高，當代武林並不多見，咱們收留他既可作一有力臂助，也未嘗不是爲江湖生靈造福，此事一舉兩得，弟弟焉能等閒視之！」

商宇寰微微一怔道：「姊姊教訓的是，小弟知過了。」

蕭嬙姑柔媚的一笑道：「其實這都是你自己引出來的，你倒是說說看，你怎麼知道他三歲時扼死母親？」

商宇寰道：「他名叫破鏡，破鏡是獍的別名，由此推測，自不難知道此點。」

「那他昨晚未宿鎭集，你又從何處得知？」

「他鞋旁沾有新鮮泥土，色澤與此地不同。」

「你又怎知他會精血枯竭，邪火焚心而死？」

「這是小弟大胆揣測，因爲任何武功練到極致，應該是反璞歸眞，不着皮相的，他卻性情殘暴，全身血紅，是一種精血浮燥的現象。」

蕭嬙姑衷心讚賞道：「弟弟智慧之高，果眞值得稱道，咱們走吧，待久了你那位高足，又怕會惹出是非。」

商宇寰道聲「好。」兩人同時躍上馬背，依偎着向鎭集馳去，但他們離鎭集還有一箭之地已見到鎭內人影亂竄，叱喝之聲不絕於耳，看情形準是出了甚麼亂子。

蕭嬙姑嬌呼了一聲道：「弟弟，不好

，可能被我猜對了，咱們得快點去看看。」她輕輕一抖韁繩，白駒疾射如箭，幌眼已馳入鎮口。

鎮名竇嫗，是元氏縣屬的一個大鎮，在貫通南北大街上，有一個頗具規模的迎賓客棧，它那迎風搖幌的酒帘之下，正巍立着一個全身血紅的巨人，三具死狀極慘的焦黑屍體在他身前橫放着，距離他約莫五丈遠近，圍繞着一羣神色震恐的人潮。

那紅色巨人，自然是商宇寰新收的徒弟盧破鏡，那三具屍體，也必然是他的傑作，以一個讀聖賢書的商宇寰來說，隨意殺人，是無可容忍的，因此，不待坐騎接近人潮，他已拔起空際，蜂腰一折，像一隻剪水靈燕般輕飄飄躍立盧破鏡的身前。

「師父！……」盧破鏡剛喊出一聲師父，還要向商宇寰訴說些甚麼，但砰砰兩聲脆响，他左右雙頰已各着了一記耳光，他驚訝的連退數步，撫着臉大聲吼道：「師父！你爲甚麼要打我？」

商宇寰哼了一聲道：「你隨意殺人，我自然要打你了。」

盧破鏡仍然態度强橫的大聲答道：「但他們不講理——」

商宇寰正待怒叱，適蕭嬛姑由人潮中擠了過來，她先拉着商宇寰，要他不可衝動，才轉身對盧破鏡道：「他們怎樣不講理了？」

盧破鏡道：「他們三個人竟佔了一個後院，我要他們讓出來，他們居然敢不肯，師姑！妳說該不該殺？」

蕭嬛姑笑了笑，說道：「嗯，聽來好像有理，不過……」

盧破鏡急道：「師姑！他們都不是好人！」

蕭嬛姑問道：「他們是甚麼人？」

盧破鏡道：「他們是盤龍山的，兇得很呢！」

蕭嬛姑點點頭道：「上天有好生之德，動輒殺人，總是不應該的，不過，這次算你殺對了！」

盧破鏡歡然道：「還是師姑好，謝謝師姑。」

蕭嬛姑道：「你適才對師父的態度太橫，還不去請師父饒恕你。」

盧破鏡轉向商宇寰道：「師父，我以後不再隨便殺人了，你饒了我這遭吧！」

商宇寰哼了一聲道：「好啦，去叫店東收拾房子，你師姑內傷未癒，要早點歇憇。」

待盧破鏡應聲奔入客棧，蕭嬛姑才遣散觀看的人羣，並找來地保，告訴他這是江湖仇殺，不必驚動官府，給他一錠銀兩，託他辦理死者的後事，一場風波才算平息。

他們佔住整個後院，便於蕭嬛姑療傷，晚間寒氣很重，商宇寰運功完畢正擬就寢，門外卻傳來一陣剝啄之聲，商宇寰問道：「誰？」

「是我，師父。」是盧破鏡，商宇寰打開房門道：「有甚麼事麼？」

盧破鏡囁嚅半晌道：「師父！我……眞的會……死麼？」

商宇寰訝然道：「誰說你會死？」

「你早上不是曾經說過我會……精血枯竭，邪火攻心……」

「噯，我是說有此可能，可並沒有說你就要死了！」

「會的，師父！我爹是這樣死的。」

商宇寰一怔，他略作思忖道：「這麼說你那家傳獨門玄功，只怕有點問題！」

盧破鏡懍然，說道：「你得救我，師父——」

商宇寰道：「你將離火玄功的口訣跟練法告訴我，看我能否找出它的毛病。」

盧破鏡告訴了他，他吩咐盧破鏡好好看守着後院，不許閒人驚擾，然後，就將他那天縱才慧，投入一片冥思之中。

他先將離火玄功與天山內功心法作一比較，希望找到它過與不及之處，然後按離火玄功口訣親作實驗，他對天山內功心法已有六成火候，此時一旦按離火玄功運行，竟然體內自生抗拒，形成格格難入之勢，於是，他不得不再度陷入冥思。

一幌過去四天，他仍然是那麼垂眉闔目，不言不動，蕭嬛姑的內傷雖已痊癒，她知道他打坐的原因後，也不敢驚動於他，直到第六日的傍晚，只見他週身圍繞着一層淡淡的氣體，面泛桃紅，寶像莊嚴，約經過頓飯時間，突然那氣體一收，面含淺笑的睜開眼來，蕭嬛姑奔過去抓着他的手臂道：「弟弟！你成功了……」

商宇寰藹然一笑道：「總算時間沒有白費，姊姊！妳的傷勢怎樣了？」

蕭嬛姑道：「我的傷已痊癒了，來，咱們先吃點東西，有話待會兒慢慢說。」

吃過晚餐，商宇寰就將他揉合兩種內功所獨創的心法教給盧破鏡，然後，他們姊弟就在燈下閒聊着。

「弟弟……」

「嗯，姊姊有甚麼吩咐？」

「你能揉合兩種極端相反的玄功，另創一種奇功心法，不僅是前無古人，只怕也後無來者……」

「姊姊太將我神化了！」

「唉，難道你還不知道你已打通任督二脈，突破生死玄關，練成一種百世未見的奇異神功？」

「這也算不了什麼，因爲任何武功，都離不開一個理字，小弟不過是以理智將兩種玄功揉合，使它們陰陽相諧，水火相濟而已。」

「理是不錯的，可是像你這等天縱奇材，固然百世難遇，而且除了像盧破鏡那樣的橫人，誰又肯將獨門武功告訴別人呢？唉，這就叫作傻人有傻福吧，看來未來武林，將是你們師徒的天下了。」

商宇寰面色一正道：「小弟雖是一介書生，也知道天下奇能異士，多如過江之鯽，憑小弟這點一得之愚，怎敢存那獨霸武林的妄想！」

蕭嬛姑微微一笑道：「好啦，咱們不談這些，現在無事可做，你練幾招劍法給我瞧瞧怎樣？」

商宇寰道：「姊姊又來開玩笑了，妳只教了我驚鵲手及魚龍十八變三幻救命身法，我那裏會什麼劍招！」

蕭嬛姑哦了一聲道：「我的記憶眞壞透了，不過天山派是以驚鵲手，魚龍十八變身法見長，論劍招，則以百病劍法才是當代翹楚，我現在教你百病劍法怎樣？」

商宇寰奇道：「咱們天山派怎能習別

派的劍法呢？」

蕭嬛姑道：「天下武術同源，咱們不必存門戶之見，現在你注意聽着！」

不待商宇寰表示同意，她已開始講述，原來這百病劍法，不僅義理深奧，奇妙莫測，而且每一招的名稱必有一個病字，像病從口入，病骨支離，病入膏肓，病無起色，病人沉疴等九招八十一個變式，無不以病字爲名，而且出招時柔軟無力，活像一個病夫，直待雙方勁力將接之時，陡地奇招突出，勢如焦雷併發，海嘯山崩一般，聲威之猛，招式之奇，堪稱當代絕响，宇內無雙，以商宇寰的智慧，尙須焦思苦慮，連續三日，才將這九招八十一式劍法學會。

這天是一個晴朗的清晨，蕭嬛姑與商宇寰在收拾行囊，盧破鏡出去照料馬匹，他們準備早餐後上道，倏地，盧破鏡像一陣風似的衝入後院，並高聲呼叫道：「師父快來，師姑她……」

商宇寰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意外，立即與蕭嬛姑奔至院中，但盧破鏡一見蕭嬛姑竟然面色一變，未說完的話又嚥了回去。

商宇寰哼了一聲道：「破鏡你怎麼啦？師姑不是在這兒麼？你嚷些什麼？」

盧破鏡口中吶吶地說道：「但……外面還有個師姑……」

商宇寰一楞道：「你胡說些什麼？」

盧破鏡脹紅着臉道：「我沒有胡說，師父，外面眞的還有個師姑……」

商宇寰心中一動道：「那個師姑在那裏？」

盧破鏡道：「在鎮口外同一個姓胡的跟盤龍山的人在門。」

商宇寰道：「好，你先去帮那個師姑擋一陣，我隨後就來。」

待盧破鏡應聲奔出，商宇寰才回頭對身旁黃衣女郎咳了一聲道：「姊姊……」

黃衣女郎神色安詳的道：「什麼事？弟弟。」

「盧破鏡的話，姊姊都聽到了！」

「自然聽到了。」

「那麼姊姊應該姓黃了，是麼？」

「姓黃姓蕭倒沒有什麼兩樣，問題是你還承不承認我這個姊姊！」

「姊姊惠我良多，小弟豈是個無情之人。」

「弟弟……」黃絹無法再矜持了，一聲弟弟喊出，兩行清淚飄洒，她那玲瓏的嬌軀，像一隻投懷的乳燕，飛到箇郎懷抱中去了，佳人投懷，溫香在抱，小書呆是幾生修來的艷福！

商宇寰輕推開黃絹道：「姊姊……」

「嗯……」

「咱們應該出去看看……」

「不……」

「唉，姊姊，咱們來日方長……何況……蕭姊姊要是遭到什麼意外，小弟豈不成爲江湖罪人！」

商宇寰並無意使黃絹難過，但他言語欠檢，却也難逃唐突佳人之嫌，因此，黃絹嬌軀一震，她那如飲醇醪的粉頰之上，也就跟着變了顏色。

商宇寰一驚道：「姊姊……妳……」

黃絹幽幽一嘆道：「弟弟，我不怪你，你……去吧！」

商宇寰道：「姊姊，難道妳不願有蕭姊姊那樣一個朋友？」

黃絹道：「不是的，你不要瞎猜，我只是……想靜一下而已……」

商宇寰見她臉色不好，也不便勉强，遂笑笑道：「那麼姊姊歇息一下，我去去就來。」

黃絹點點頭道：「好，你去吧。」

商宇寰剛剛跨出了兩步，黃絹又低聲喊道：「弟弟……」

「什麼事？姊姊。」

「我有一句話想告訴你。」

「說吧，姊姊，我在聽着。」

「今後縱然是天荒地老，海枯石爛姊姊……」

陡地微風乍起，黃影如矢，窗櫺一聲輕响，已失去黃絹的所在。商宇寰估不到她語意未完，竟然說走就走，不由呆呆的發起怔來，待他想到要追，但除了那颼颼的寒風，飄搖的落葉，那裏還有黃絹的踪影！他輕輕喟嘆一聲，幌身一躍，逕向鎮口撲去。

鎮口的搏鬥，還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着，蕭嬛姑被四名高手圍攻，她以魚龍十八變劍法，配合驚鵲手，勉强維持一個不敗之局。惡虎倀胡柞的情勢較爲險惡，圍攻他的是三名老者，兩名壯漢，這五人不僅功力不俗，而且攻守之間，俱有默契，尤以那名使判官筆的老者，招式毒惡無比，胡柞已是傷痕被體，漸呈不支之勢。惟一佔上風的是盧破鏡，他那隻骷髏鎚，具有無比威勢，鎚頭所及，血肉橫飛，再加上左掌覷機劈出離火玄功，幾乎橫掃全場，當者披靡。

商宇寰打量完全場局勢，口中一聲清嘯，縱身向圍攻胡柞的五人撲去，那五人微微一怔，一名使劍的壯漢，身形一旋，長劍急顫，一招五鬼追魂，猛向商宇寰胸腹之處點到。

商宇寰身形微側，右臂疾吐，五指猛的一抓，竟以妙絕人寰的驚鵲手法，將對方的長劍奪了過來，那壯漢還沒有回過頭來，喉結一陣劇痛，便已倒了下去。

一劍在手，商宇寰勇氣大增，他展出新學的百病劍法，長劍有如流矢划空，僅僅那麼一招，圍攻胡柞的四名高手，就同時飛跌開去，而且每人都是喉管破裂，鮮血狂噴，受到無可挽救的致命重傷。

商宇寰估不到百病劍法，竟是這般凌厲，一時之間，竟瞅着那幾具屍體發起怔來。

「公子，謝謝你啦。」

「唉！」他收斂心神，黯然一嘆道：「我不該殺了他們的……胡老，你的傷勢不要緊吧！」

胡柞慘然一笑道：「老朽皮粗肉厚，這點算不了什麼，不過小姐那面未可樂觀，只怕要公子辛苦一趟。」

商宇寰道了一聲「好。」但身形還未移動，圍攻蕭嬛姑的四人，已呼嘯一聲，縱身幾下飛躍，向道旁松林逃了進去。

戰鬥已近尾聲，只有盧破鏡還在追奔逐北，狂呼酣戰，經商宇寰呼喝，他才意有未盡似的跑了回來。

商宇寰迎着蕭嬛姑抱拳一揖道：「小弟馳援來遲，請師姊不要見怪。」

蕭嬝姑秀目一瞪道：「哼，說來倒輕鬆得很，你就不怕人急得發瘋？你這十幾天跑到那裏去，我倒要聽聽你的理由！」

商宇寰咳一聲道：「此事一言難盡，師姊！我先給妳介紹一個人認識認識。」

他向迎面奔來的盧破鏡招招手，蕭嬝姑不待他介紹，巳向盧破鏡襝衽一禮：「小妹蕭嬝姑，敬謝盧大俠援手之德……」

盧破鏡惶急的搖搖手道：「師姑千萬不要這樣，破鏡担當不起！」

蕭嬝姑愕然道：「盧大俠！你說什麼？誰是你的師姑？」

盧破鏡聳聳肩，回頭向抱着雙手、面含淺笑的商宇寰說道：「師傅，還是你說吧。」

商宇寰向滿面錯愕的蕭嬝姑微微一笑道：「師姊對做晚輩的這般客套，豈不有失長輩的尊嚴！」

蕭嬝姑嬌嗔道：「你們到底在攪什麼鬼？再不說我可要生氣了！」

商宇寰先叫盧破鏡去結清客店的賬目，順便買點乾糧，然後向赴石家莊的官道趕上他們，盧破鏡去後，他才笑笑道：「師姊！此地不宜久留，咱們邊走邊談。」

當然，他這十多天的遭遇是離奇的，多姿多采的，不過在蕭嬝姑的感受中，除了喜悅，還有一點酸素作用，聽完他的敍述，蕭嬝姑先是一嘆道：「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竟能在短短數十日之中，身兼三大奇人的不傳之秘，這眞是千百年來前未曾有的奇蹟！」

商宇寰茫然道：「師姊！妳說那黃絹的百病劍法，也是一門絕藝？」

「我想是的。」

「那……她是甚麼門派呢？」

「自然是百疾生的傳人了，」蕭嬝姑語音畧畧一頓，又道：「師弟，她眞的像我麼？」

「自然是像，否則小弟怎能將她當作姊姊！」

「那倒難說得很，一個美麗的少女，是很容易令人動心的……」

「唉，師姊，妳竟這麼不相信我！」

蕭嬝姑淡淡一笑道：「好啦，我相信你就是，不過那黃姑娘如果當眞是盤龍山少山主的逃妻，師弟今後對她倒是應該疏遠一些……」

商宇寰尷尬的一笑道：「師姊說的是，但她並不是那少山主的妻子……」

蕭嬝姑面色微變道：「你問過她？」

商宇寰急道：「沒有，小弟這十多天完全在忙着學習武功，至於……」

蕭嬝姑嘆口氣，說道：「師弟，不論她與盤龍山的少山主是巳婚或未婚，只要名份巳定，就不能不避男女之嫌，你說是麼？」

「是的，師姊。」

「好，你的高足來了，咱們在道旁歇息一下，吃點乾糧再走。」

盧破鏡趕來了，他還騎着黃絹的那匹白馬，他巳趨前稟告道：「師傅，我找遍了竇嫗鎮，就是找不到那位師姑，末了我只好將她這匹白馬帶來。」

商宇寰道：「那位黃師姑巳經走了，你將乾糧拿來，咱們吃了還要趕路。」

盧破鏡由馬背上取下乾糧水壺，他們在道旁草地上飲食，並商談今後應走的路綫。

驀地，塵土蔽空，蹄聲震耳，一隊騎士由竇嫗急馳而來，人數當在二十以上，蕭嬝姑俏目一瞥道：「快收拾起乾糧，咱們得準備應變。」

她猜得不錯，這般人果然是衝着他們而來，爲首的是一位全身披掛的軍官，他身後是兩名紅衣喇嘛，及三名勁裝中年，再後面是十餘名弓上弦、刀出鞘的兵勇。

蕭嬝姑心知道這是娘子關的餘波，但那軍官身後的喇嘛及三名中年，全是日蘊神光，步履沉穩，顯然都是具有相當火候的武林高手，娘子關的官兵對他們敵對的行動，巳經使她難以理解，如今官兵與武林人物聯合追緝，更令她如墜五里霧中，因此，她踏前兩步，對那軍官冷冷道：「閣下是追趕我們麼？」

軍官哼了一聲道：「姑娘當眞聰明得很！」

「咱們犯了甚麼法？要閣下這麼勞師動衆！」

「姑娘既然寄身武林，應該具有武林人敢作敢爲的習性，事到臨頭，又何必明知故問！」

蕭嬝姑柳眉一挑道：「你不認爲是有人栽賍嫁禍？」

那軍官哈哈一笑道：「本人只知道奉命捉拿竊盜餉銀的賊人，是否有人嫁禍，姑娘不妨向本關將軍申辯！」

蕭嬝姑粉頰一寒，道：「閣下當眞要一意孤行，本姑娘就只好向閣下討教討教了。」

那軍官一振掌中長劍，冷冷叱喝一聲道：「搶刦餉銀，拒捕殺官，天下雖大，只怕難有妳等容身之處……」

蕭嬝姑撇撇嘴道：「也許本姑娘會落得容身無地，但閣下今天却難以生還，你相信麼？」

那軍官面色一變，正待揮劍出招，他身後三名中年之一忽趨前阻止道：「鍾大人請暫息怒火，這裏有兄弟一位朋友，咱們不能寃枉好人。」

姓鍾的軍官向盧破鏡瞥了一眼，遂點點頭後退一步，適才說話的勁裝中年向盧破鏡雙拳一抱道：「盧大俠！還記得吳門舊友麼？」

盧破鏡神情木然的道：「吳門三義是踩踩脚江湖震動的人物，在下焉有忘記之理，不過三位幾時當上了官老爺，在下沒有道賀，倒是一件憾事。」

此人是吳門三義的老大舒靈，他聞言面色一紅道：「愚兄與娘子關將軍大人有同門之誼，此次前往作客，受託協助捕捉盜銀之賊，沒想到會遇到盧大俠。」

盧破鏡道：「那敢情好，舒兄快點動手吧！」

舒靈道：「盧大俠既與盜銀之事無關，請即置身事外……」

盧破鏡道：「不錯，我確與此事無關，但又難以置身事外，只好請舒兄包含一點了。」

舒靈怔了怔，道：「盧大俠是要插手架樑？」

盧破鏡道：「你們要捉我的師傅師姑，我不插手行麼？」

舒靈愕然四顧，旋又哈哈一笑道：「盧大俠是尋兄弟開心吧！令師想必是一位年高德劭之人，怎會做出此等之事！」

盧破鏡道：「舒兄只說對了一半，家師德劭却未必年高。」

舒靈又是一呆道：「那麼盧大俠何不請令師現身一見！」

盧破鏡道：「舒兄既是一定要見家師，在下只好與你介紹一下。」他說着指指商宇寰道：「這就是家師，姓商，諱宇寰。」再指蕭嬝姑道：「這是在下師姑。」

舒靈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看看商宇寰，雖是容顏秀美，俊雅絕塵，但他那眉目之間，仍然稚氣未脫，是一個年未弱冠的大孩子，而盧破鏡却巳四十出頭，他成名江湖之時，商宇寰只怕還沒有出生，因此，他認爲盧破鏡存心戲弄，神態之間，也就是掩不住一股受辱的怒火，道：「這樣看來，舒某兄弟雖是學藝不精，也不得不領敎盧大俠的獨門絕學了！」

盧破鏡回頭對商宇寰道：「師傅，人家在挑戰了，怎麼辦？」

商宇寰却問蕭嬝姑道：「師姊！妳說呢？」

蕭嬝姑哼了一聲道：「破鏡，人家既然把咱們當賊，咱們也就不必再留情義，骷髏錘放手施爲，不准留下活口！」

盧破鏡應了一聲，順手摘下骷髏錘，向舒靈冷冷道：「在下師姑的話舒兄想必聽到了，上命難違，舒兄仔細一點。」他話落招出，骷髏錘泛起一片紅光，以直搗黃龍之勢，向舒靈砸了過去，舒靈是太極門中的高手，一身功夫很是不凡，尤對借力打力，四兩撥千斤的手法，更是爐火純青，他閃身避招，拔劍攻敵，幾項動作，幾乎是一氣呵成，而且劍光所指，是順着骷髏錘的去勢，按他往常對敵經驗，只要一挑一撥，對方的兵器縱不出手，也必師老無功，留給他一個制勝的空門，不過四兩撥千斤雖然是使用巧勁，借力打力，也要本身功力與對方相差無幾，他今天碰到的是爐炭燒人的傳人，當代青年中的頂尖高手，因此，這位馳譽武林的太極名家，也就遭遇到悲慘的命運。

脆響，悶哼，劍飛，人倒，舒靈那輕靈巧快，暗蓄眞力的奇妙劍招，不僅未能搖撼盧破鏡的一記猛搗，他反而就此送掉了大好生命。

鮮血染紅了道旁的枯草，也燃起了對方的復仇火焰，剩下的吳門二義狂吼着衝了過來，姓鍾的軍官與兩名紅衣喇嘛，也指揮兵勇向蕭嬝姑展開了攻擊。

蕭嬝姑獨戰吳門二義，商宇寰迎敵兩名喇嘛，盧破鏡與胡柞像兩隻瘋虎，在官兵隊中逢人便噬。這一場狂野的戰鬥，不足頓飯時間便告結束，除了兩名紅衣喇嘛，當眞沒有留下一個活口。

冬陽，在無力的照射着，大地在寒風中也顯得一片蕭索，再加上那些血淋淋的屍體，這景像，實在有點令人不忍卒覩，不過，除了商宇寰，他們似乎全都司空見慣，當盧破鏡發現還有兩個受傷未死，的紅衣喇嘛之時，他反而興冲冲地跑了過來道：「師傅！這兩個野和尚還在掙命，讓我賞他們一錘好麼？」

商宇寰搖搖頭道：「咱們何必多造殺孽，讓他們去吧！」

蕭嬝姑道：「除惡務盡，師弟，咱們不能留下禍根！」

商宇寰道：「這兩位大師一臂一腿巳廢，今後再也難以爲惡，何況小弟總覺得事有蹊蹺，咱們何妨仔細問問。」

蕭嬝姑道：「也好，你問吧！」

商宇寰先替紅衣喇嘛止了血，然後咳了一聲道：「兩位大師，不是中原人氏吧，能否告訴在下，兩位的名號？」

這兩名紅衣喇嘛雖然傷在商宇寰的劍下，但對他那不爲巳甚的坦蕩胸懷却存有感激之心，因此其中一名喧了一聲佛號道：「貧僧孤雲，這位是敝師弟寒雲，貧僧師兄弟是西藏喇嘛敎第二十三代門下。」

商宇寰道：「咱們與貴敎素無恩怨，大師對咱們的敵對行爲，定然是受人之託了？」

孤雲喟然一嘆道：「貧衲交友不愼，致落到這般下場，唉……」

商宇寰道：「原來大師是替人助拳而來，令友想必是吳門三義了？」

「是的。」

「大師替朋友賣命，總該有一點代價吧！」

「貧僧身在佛門，焉能妄與貪念，只不過仰慕中原武學，前來觀摩而巳……」

商宇寰微微一笑道：「觀摩武學助友尋仇，豈不有失大師前來中原的本意！」

孤雲嘆了一聲道：「那舒靈要爲貧僧引見中原武林第一高人盤龍山主，並要求貧僧協助，擒拿刦奪軍餉，誘拐少山主夫人的匪徒，貧僧一時不察，唉……」

商宇寰哼了一聲道：「大師不察實情，應該是咎由自取，不過大師要是認爲需要報復今日之仇，咱們會在中原隨時候敎，現在大師可以走了。」

孤雲喧聲佛號道：「貧僧今後將以青燈貝葉，答謝我佛慈悲，焉敢一錯再錯……」他說罷，扶着師弟寒雲向娘子關的官道蹣跚而去。蕭嬝姑目送那鎩羽而去的異域僧侶恨聲道：「又是盤龍山搗的鬼，如果不是要給我娘找藥，我眞想去問問姜家父子究竟安的是什麼心腸！」

商宇寰道：「看來江湖上正在密雲不雨，醞釀着一場駭人的風暴，咱們不幸適逢其會，今後行動似乎要穩健點才好。」

蕭嬝姑嘆息一聲道：「四大奇人風流雲散，剩下一條孽龍，他自然會不甘寂寞了！」她畧頓續道：「胡老曾經到過盤龍山，總會知道他們的一點虛實？」

胡柞赧然道：「老朽入盤龍山時日不多，在那跡近殘酷的山規限制下，所知實在有限，不過姜克風網羅不少黑道巨擘，江湖亡命，他要在武林之中掀起一場風暴，大概不會有假……」

蕭嬝姑略作沉思道：「胡老在盤龍山見到過黃絹麼？她究竟是不是姜少山主的未婚逃妻？」

胡柞道：「老朽沒有見過黃姑娘，直到奉派下山，才知道她是姜抗的未婚妻子，實情是否如此，就難以斷言了。」

她知道胡柞所言確屬實情，也就不再多問，當即用化骨粉處理了那些屍體後，四人冒着呼呼寒風向石家莊趕去。

石家莊古稱石邑，地當井陘之口，是

直隸水陸交通的中心，此時雖然朔風凜冽，天色是那麼陰沉沉地，但往來行人依然絡繹於途，不管行人怎麼樣多，但蕭嬝姑等四人還是最令人矚目的一羣，因爲一個艷麗如花的少女，一個俊雅逸俗的書生，在那擾攘人羣之中，已顯出鶴立鷄羣，不同流俗的氣質，再加上一個全身似火的紅色巨人，一個長像威猛的高大老者，那能不引起人們的騷動！而且他們剛剛落店，就闖來三名公門中人，爲首的是一個年約五旬，身着公門服式的老者，他直趨蕭嬝姑身前雙拳一抱道：「姑娘可是姓黃？」

蕭嬝姑柳眉一皺道：「什麼事？」

「在下是本縣捕頭張濟……」

「閣下是要捉拿我們麼？」

「在下怎敢開罪姑娘。」

「那麼閣下有何指教？」

「姑娘是在本城打尖？還是準備住宿呢？」

蕭嬝姑哼了一聲道：「你說呢？」

張濟陪着笑臉道：「姑娘芳駕寵降，按說……」

「不歡迎！是麼？」

「這個：姑娘刦餉殺官，咳咳……」

砰的一聲，張濟語音未落，已被盧破鏡一掌震得飛了出去，不過此人不愧是吃公門飯的老手，他不僅受得氣，而且還挨得打，落地一聲悶哼，吱吱牙，拍拍灰，又一拐一拐的走了進來，當然是盧破鏡出手不重，要是眞下殺手，十個張濟也會一掌拍廢！

盧破鏡見他居然還敢進來，揚掌就待出手，蕭嬝姑搖搖頭道：「算了，此人還有幾分骨氣，也算得是一個有胆識的人物，咱們打個尖就上道，不必在此多惹是非了……」

捕頭張濟倒也乖覺得很，他立即扭轉身形，吩咐店家好好招待這幾位貴客，逕自退了出去。

蕭嬝姑目送捕頭張濟的背影苦笑一聲道：「咱們的痲煩似乎越來越多，當眞要無容身之地了！」

盧破鏡濃眉一挑道：「這些狗腿子縱然再多一些，相信也奈何咱們不得，師姑用不着爲這些小事担心！」

蕭嬝姑道：「公門之中，也不全是膚碌之輩，而且咱們也犯不上代人受過，揹上那刦餉殺官的黑鍋。」

商宇寰道：「師姊說的不錯，咱們雖然一時之間無法洗脫罪名，但也不宜繼續與官兵爲敵，咱們前進的路綫，也應重新修訂一下……」

於是，他們決定由石家莊往北走，經倒馬關進入蒙古轄地，再沿蒙境東側直趨興安嶺，這條路綫是要翻越小五台山脈及蒙古高原的，山嶺的險峻，異族的俗習，都是他們要面臨的考驗。

時序已經進入冬季，寒風在一陣陣的加緊，北國原野，已是冰雪處處，有如一個銀色世界。

經過一段艱苦的跋涉，蕭嬝姑等一行四人終於到達邊塞的重鎭「倒馬關」，倒馬關也就是漢代的常山關，後因山路險峻，馬匹極易摔倒，就改爲倒馬關。

此時風雪淒厲，暮色四合，在人困馬乏，冰雪載途的情景下，他們自然要到關裏停歇一宿了，但他們向關口舉目一瞥之後，全都目瞪口呆，駭然的停了下來。

原來關門之前，貼着一張賞格，指名捕緝刦餉殺官的江洋大盜黃絹、商宇寰及胡柞等三人，他們如果進關投宿，豈不是自投羅網？

「怎麼辦？師姊……」商宇寰究竟是初涉江湖，碰到這種事，他就有着手脚無措的感覺。

蕭嬝姑淡淡道：「不要緊的，你們先等一等……」她雙腿一碰馬腹，白駒疾駛如箭，逕向關口馳了過去。

四名關口守軍，訝異的向蕭嬝姑凝視着，當然，他們不會對一個身披風氅，艷麗嬌嫩的單騎女子存有戒心的，但一聲嬌呼「哎喲」，蕭嬝姑竟忽的由馬上摔了下來。

「軍爺，救……救我，我……」

守軍微微一怔，即有兩名奔了過去，其中一名詢問道：「妳怎麼哪？姑娘。」

「哎喲……我……被蛇咬了……」

「甚麼！被蛇咬了？冰天雪地，那裏會有什麼蛇？」

「我不騙你，軍爺，眞……眞的，哎喲……好痛……」

她掙扎着捲起褲管，露出一隻粉滴酥搓，像玉燭一樣的渾圓玉腿，在那小腿之上確是一片紅腫，像是被毒物咬傷一般。

那四名守軍全都圍了上來，他們似乎在同情一個受傷者，但他們那八隻目光，却在向她大腿之上搜索着。

這也難怪他們，在邊關，原本就缺少女性，尤以像蕭嬝姑這般美麗的少女，他們可能畢生未見，何況那迷人的神韻，誘人的粉腿，任他是六根皆淨之人，只怕也會古井興波，何況他們只是苦守邊關的戍卒！

凜冽的寒風，無法吹熄他們胸頭的慾火，蕭嬝姑那帶着挑逗性的呻吟，更使他們陷入情迷意亂之中，甚至他們如何倒了下去？如何失去知覺？也是茫無所知。

這一場戲劇性的表演，使他們渡過了一次難關，不過蕭嬝姑在表演之時，見到一個一閃而沒的嬌小人影，因此，她那神態之間，却有着一份耐人尋味的落寞。

她默默地進食，默默地就寢，從落店開始，她那春花一般的粉頰之上，就沒有見過一絲笑容。

她的性格，原本是明朗的，可說是具有江湖兒女豪放的風範，因此，她這突然的轉變，使得商宇寰等担着一份憂慮。

夜色深沉，寒風蕭蕭，一條人影，像落葉一般曳落在商宇寰的窗檻之下。

「弟弟，弟弟……」

「誰？」

「是我，黃絹。」

商宇寰剛剛驚喜的打開房門，一陣寒風擁着一縷幽香，像驚鴻般的撲入他的懷抱。

「哼，好不要臉……」

商宇寰聞聲一震，急忙推開黃絹向房門一瞥，只見蕭嬝姑粉頰鐵青，目蘊怒火的立於房門之外。

商宇寰想解釋，他像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才對，因此，他囁嚅半晌，始終無法完成他的說辭。

「她怎麼樣？黃絹，盤龍山少山主的逃妻，一個不要臉的女人對麼？」

蕭嬝姑那尖酸的，不留餘地的叱喝，使得黃絹無地自容，不待蕭嬝姑說完，她已悲嚎一聲，縱身向後窗撲去。

「想走？那有這麼便宜！」

蕭嬝姑早已防到黃絹會從後窗逃走，她在房前現身之際，已令胡柞守着後窗，自然，後退既已無路，黃絹不得不退了回來，所謂人急造反，狗急跳牆，在無可奈何的態勢之下，她只有準備一拚了，於是，她拔出了肩頭長劍，怒叱一聲道：「妳想怎樣？」

蕭嬝姑冷冷的道：「我不想怎樣，只要說個明白。」

「有什麼不明白的？妳說吧！」

「妳爲什麼要跟我一樣，讓我一直的替妳揹黑鍋？」

「長像是天生的，我有什麼辦法！」

「哼，難道妳喜歡穿的黃衣也是天生的？」

「我從小就穿黃衣，誰知道妳也喜歡呢！」

「就算這也是巧合吧，那麼在娘子關的山洞中冒充本姑娘又該怎樣解說？」

「這……唉，一個身受創傷，孤苦無助之人，怎能拒絕那……一綫生機呢，情非得已，還請姊姊曲予鑒諒。」

「哼，好堂皇的理由，現在妳又是來找那一綫生機了！」

黃絹面色一正道：「不錯，現在也是爲了一綫生機，不過，它却屬於令堂大人而已。」

蕭嬝姑愕然道：「什麼？請妳說明白一點。」

「聽說令堂已被擄入盤龍山……」

「此話當眞？」

「小妹是聽盤龍山的人偶爾言及，是否當眞，姊姊不妨作一參攷。」

蕭嬝姑尖聲道：「我不信……」

黃絹咳了一聲道：「連五大奇人之一的鎖情師太，也在盤龍山地牢中過了二十年寂寞歲月，小妹如非早有警覺，也幾乎遭了他們的毒手，何況令堂走火入魔，武功盡失……」

這一記霹靂，震得蕭嬝姑神魂皆顫，她投目後窗，望着那沉沉夜色，颯颯寒風，像一個失魂人似的，幾乎不知身在何所。但晶瑩的淚水，却像斷了綫的珍珠，一點點，一串串，在她那美麗的黃衣之上，繪着一幅幅傷心的圖案。

良久，商宇寰才勸慰道：「姊姊！咱們應該化悲憤爲力量，籌劃援救師父她老人家的對策……」

「唉！」蕭嬝姑頹然一嘆道：「當今之世，有誰敢對盤龍山輕捋虎鬚？憑咱們……咳……咳……只怕難當那老毒龍隻手一擊……」

蕭嬝姑說的不錯，盤龍山不僅被目爲武林禁地，而且它在武林之中，也有着一股無可比擬的震駭之力，如今鎖情師太，天山狂鳳，又成了他們的囊中之物，放眼江湖，誰又能與那姜克風一爭長短？

空氣沉鬱着，每人的胸頭好像壓着一塊重鉛，這斗室之中，籠罩着一股愁雲慘霧。

黃絹俏目一轉，她欲言又止的輕輕嘆息一聲，然後扭轉身形，默默地向房外跨去。

「黃姑娘請留步……」

胡柞越窗而入，他阻止黃絹離去，再向蕭嬝姑道：「小姐！老朽有一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蕭嬝姑黯然道：「咱們已然山窮水盡，那還用得到什麼顧慮！說吧，胡老！」

「老朽認爲黃姑娘智珠在握，也許可以……」

蕭嬝姑哦了一聲，轉首注目黃絹，說道：「黃姑娘……」

黃絹微微一笑道：「姊姊勿須客套，叫我黃絹就是。」

「那……胡老所言……」

「小妹有點不成熟的想法，怎敢妄稱智珠！說出來胡大俠只怕會感到失望！」

「絹妹不妨說說看。」

「鎖情師太的法號本叫滅心，她雖然名列到五大奇人之末，但佛門降魔大法却爲五奇之冠……」

「這個愚姊已有所聞。」

「如果咱們能救出鎖情師太，盤龍山固不足爲患，她那降魔大法，也可醫治走火入魔，使伯母功力盡復。」

「但盤龍山基於龍潭虎穴，咱們又怎能救出那鎖情師太？」

「小妹被那少山主姜抗騙入盤龍山之時，曾覷機探出入山秘道，及囚禁鎖情師太之處，不過盤龍山確屬戒備森嚴，咱們縱能到達盤龍山，成功的希望，也只能佔到三成。」

「唉，不管能否成功，情勢所逼，不得不冒險一試了。」

「姊姊既然決定冒險，咱們就由此地經大同，趨殺虎口出關至蒙古，先擺脫盤龍山的監視，然後沿東勝至回區的石嘴山，經賀蘭，靈州，同心城，直下天水。」

黃絹所擬定的路綫，果然擺脫了不少痲煩，不過他們是經過易容改裝的，因此，一直到達天水，並未發生意外。

×　　×　　×

盤龍山又名鐵堂山，在天水縣西七十里，最險峻之處是鐵堂峽，此地四山環抱，高峯插雲，嶺巔雲封霧鎖，終年在罡風冰雪籠罩之下，除了向東的一個山口，連飛鳥也無法進入。

黃絹引導他們由葫蘆河進入後山，好在河水已經結冰，倒可免去尋找船隻的痲煩，他們鶴行鷺伏，小心翼翼的撲到一面峭壁之下，黃絹悄聲道：「到了，這上面就是秘道。」

蕭嬝姑舉目一望，只見壁峭如鏡，高約五十餘丈，全無一絲着脚之處，縱然輕功已達爐火純青，也無法一舉躍上高逾五十丈的峭壁，不由雙眉一皺道：「絹妹妹，壁峭如刃，咱們怎能上去呢？」

黃絹笑笑說道：「姊姊能躍起多少高下？」

蕭嬝姑道：「愚姊功力不足，縱然使出本門節節高輕功，最多也只到達三十丈左右。」

黃絹讚嘆道：「天山節節高輕功，是武林無雙絕學，能够躍高三十丈，不是比飛鳥只差了兩個翅膀……」

蕭嬝姑咳了一聲道：「這般時候，絹妹妹還要說笑！」

黃絹面色一正道：「小妹並非說笑，除了姊姊的節節高，咱們就只能望崖興嘆了。」

蕭嬝姑不解的道：「絹妹不要忘了，這峭壁可是三十丈的雙倍！」

黃絹道：「但咱們用接力的辦法，兩人同時躍起，在一人力道將盡之際以掌風替姊姊接力，姊姊不就可以上去了麼？」

蕭嬝姑略一思忖道：「這倒是可行之策，但妳們呢？」

黃絹道：「姊姊可以採集山籐，咱們就會攀援而上，不過，此處距秘道雖然尚有百丈，仍須盡可能減低音响，如果讓守衛者發覺，後果就難以想像了。」

蕭嬝姑同意了黃絹的辦法，要商宇寰替她接力，天山輕功，果然獨步武林，在商宇寰掌力相送之下，她像一隻穿雲巧燕，衣衫飄飄，扶搖直上，幌眼之間，便已沒入峭壁之上，不過力盡下墜的商宇寰，可吃了一點苦頭，雖然盧破鏡接了他一把，仍然跌的悶哼出聲。

約莫盞茶時分，長籐垂了下來，他們相繼攀援上去，置身於一條人工鑿成的凹槽之中，沿凹槽右行百丈，有一個僅堪容人的洞口，洞外四名懷抱單刀的黑衣大漢，正往來梭巡着。

黃絹一打手勢，要蕭嬝姑等暫停下來，她悄聲道：「洞口四名匪徒，由我跟姊姊前去收拾，不過咱們出手要快，不能讓他們發出旗花訊號。」

蕭嬝姑應聲好，她倆人緊貼凹槽，以上乘輕功身法，迅速接近洞口。

這四名匪徒作夢也沒有想到這上插雲表，下陷無地的天塹絕域，竟會來了敵人，待他們有所發覺時，已是長劍貫胸，橫屍洞口了。

解決了四名守衛，她們即由洞口魚貫潛入，甬道迂迴曲折，不知深長幾許，似乎這座人工開闢的秘道，是貫通整個山腹的，因此幽暗潮濕，通行頗爲不易。

最後漸行漸寬，視綫也漸明朗，黃絹心知距出口已然不遠，當即停止前進，回頭對蕭嬝姑道：「前面洞口之內，駐有一隊守護秘道的匪徒，姊姊在此稍待，讓我先去賞他們一杯美酒喝喝。」

蕭嬝姑訝然道：「妳要去賞他們一杯酒？」

黃絹由革囊中取出一粒桃核大小的綠色彈丸道：「這是本門法寶，名喚醉仙，只要聞上一點，保管三個時辰之內，不會醒來。」

蕭嬝姑知道百疾生的獨門暗器，具有不可思議的威力，遂頷首一笑道：「絹妹小心一點去吧。」

黃絹躡足趨至前洞，恰遇守洞匪徒正在開飯，她輕輕抖掌一揮，一股淡烟，就在匪徒頭頂之上炸了開來。

醉仙彈果然威力無倫，不僅數十名吃喝中的匪徒全部醉倒，連洞口兩名守卒也被酒香引來而着了道兒。

待烟霧散盡，黃絹才招呼蕭嬝姑等進入前洞，道：「姊姊！咱們已入虎穴，今後如何行動，要請姊姊發號司令了。」

蕭嬝姑道：「咱們禍福同舟，誰發號司令都是一樣，不過絹妹妹先將地牢位置，及裏面的形勢說明，咱們再商定如何行動。」

黃絹道：「這洞口之外就是鐵堂峽，峽谷中聳立着一片黑壓壓的房屋，名叫鐵堂莊，躁龍父子及他們的手下全部居住鐵堂莊內，那裏廣院深庭，門戶千萬，關防之嚴，有如銅牆鐵壁一般，地牢在莊後一箭之地，與這秘道一樣，是鑿山穿石而成，那裏守衛並不多，但機關密佈，危機四伏，縱是銅筋鐵骨之人，也難以越雷池半步……」

蕭嬝姑呀了一聲道：「這麼說來，咱們注定失敗的了！」

黃絹道：「那也不見得，咱們只要能够破壞操縱地牢的總機關，就可以爭到五成勝算。」

商宇寰道：「那總機關的位置姊姊知道麼？」

黃絹道：「知道。」

商宇寰道：「那咱們不如換上他們的服裝，只要混入總機關所在之處，立即用姊姊的霹靂子予以破壞，然後迅速退入地牢，守住進口，咱們的勝算，又可增加幾分。」

蕭嬝姑奮然道：「不錯，咱們除了孤注一擲，已無法別作選擇了。」

於是，他們換上了盤龍山匪徒的服裝，仍由黃絹領頭，向鐵堂莊後走去。

由於時間接近黃昏，鐵堂峽已罩入一片低沉的雲霧之中，這倒使他們方便不少，但到達莊後進口之處，幾乎一下子之差而前功盡失。

鐵堂莊是圍在一丬高約五丈的圍牆之內，牆上立有箭垛及哨樓，縱使寒風砭肌，仍然刁斗森嚴。

他們剛剛接近後門，哨樓上已傳來一聲叱喝：「站住。」

黃絹示意停下，哨樓上又喝叱道：「出示通行牌。」

黃絹暗道：「糟，這當眞是百密一疏，自己怎麼竟未想到通行牌呢！」她方在遲疑之際，胡柞却趨前數步，將一塊長方形銅牌送入後門一處小孔之中，半晌忽然一聲，後門打了開來，這一關總算被他們矇混過去。

黃絹吁一口長氣，趕緊一陣急走，但一聲冷冰冰的喝問，又使她心頭一震。

「你們是那一隊的？」

黃絹秀目微睨，見來人年約四旬，穿着一身羊皮長袍，兩隻陰森森的目光，不住向他們掃射，她知道他們的行動，決定瞞他不過，急向蕭嬝姑娘使了一下眼色，然後迎着那人道：「咱們是辛字第七隊的……」

那人目光一凝，盯着黃絹道：「辛字第七支隊隸屬銀龍堂，你們到此地來做什麼？」

黃絹指着蕭嬝姑道：「是他奉有密令，做什麼要問他方知道。」

蕭嬝姑乘機趨前幾步，雙拳微舉，假作抱拳之勢，陡地腳下一滑，雙掌猛的一分，右手五指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扣上那人的脈門，左掌同時運指如風，連點他啞麻二穴，然後沉聲道：「胡老帶着他，咱們走。」

胡柞挽着長袍人跟在黃絹及蕭嬝姑的身後，來到一扇鐵門之前，蕭嬝姑回頭對胡柞道：「胡老請這位朋友叫門，如果他不合作，我想你總該知道怎樣處理的！」

胡柞解開長袍人啞穴，右手扣着他的脈門，左掌緊貼他的氣海穴上，冷冷的道：「朋友識相一點，否則胡某只好成全你了。」

長袍人冷哼了一聲道：「閣下叛山通敵，已是罪在不赦，居然還敢刦持本堂主，當眞是太也不知死活……」

胡柞冷然叱喝道：「尊駕原來還是一堂堂主，可惜胡某當了一任護法，竟未能拜識高人，倒是一件憾事，不過，尊駕現在是胡某掌下遊魂，擺堂主的威風，對尊駕大概不會有什麼好處。」

他說話之間，左掌已送出幾分眞力，長袍人身軀一陣顫抖，面頰也在痛苦的抽搐着，半响，他終於屈服道：「殺人不過頭點地，閣下要怎樣？」

胡柞哼了一聲道：「很簡單，就是叫門……」

長袍人無可奈何，祇好發出叫門的暗號，在一陣軋軋之聲過後，鐵門打了開來，蕭嬝姑向胡柞道：「廢了他。」跟着嬌軀一幌，閃身撲了進去。

胡柞左掌一登，長袍人已狂噴鮮血的倒了下去，就這一瞬間，黃絹已與蕭嬝姑旋風般退了出來。

「咱們去地牢，快……」他們像幾隻瘋虎，再度衝出鐵堂莊的後門，但因黃絹擲出的幾粒霹靂子，已使鐵莊發生空前大騷動，此時鑼聲震耳，旗花亂飛，無數人影向他們撲了過來，好在地牢進口不過一箭之地，黃絹與蕭嬝姑併肩趕到，她們雙劍並出，向地牢守衛展開瘋狂的攻擊，片刻之間，守衛者已無一倖存。

黃絹回顧那些跟踪追來的人影一笑道：「姊姊！咱們已取得五分生機，未來是禍是福，就寄託在鎖情師太的身上了。」

蕭嬝姑沉重的點一點頭道：「咱們現在分工合作，絹妹妹領着胡老及破鏡守着進口，我與商師弟前去救人，記住，咱們要爭取時間，妳那些法寶，最好要樽節使用！」

黃絹道：「小妹知道的，姊姊妳快去吧。」

蕭嬝姑與商宇寰奔入地牢，穿過無數門戶，終於找到了天山狂鳳，這個滿頭銀絲，瘦骨嶙峋的老太婆，也忍不住一陣激動，她撫着熱淚滿面的愛女道：「孩子！眞難爲妳了，不過鐵堂峽不啻龍潭虎穴，妳縱能進來，要出去只怕就難於登天了。」她語音略頓，目光一瞥商宇寰道：「他是誰？」

商宇寰不待蕭嬝姑介紹，已跪拜下去道：「徒兒商宇寰叩見恩師。」

天山狂鳳愕然道：「嬝姑，這是怎麼回事？」

蕭嬝姑嫣然一笑道：「娘！我替妳老人家收了一個好徒弟，你老人家該怎樣謝我？」

天山狂鳳見商宇寰英朗逸俗，與蕭嬝姑堪稱天造地設的一對璧人，不由嘆息一聲道：「起來吧，孩子！可惜咱們相見恨晚，……」

（以下轉入九十八頁）

民間歷史俠情傳奇故事

寶刀壯山河（上）

青萍客・文
可　飛・圖



義旗喚國魂　豪傑起隴畝

落日啣山，歸鴉陣陣。

楓林坡，前面一片如茵青草，楓林則由坡口連接山麓，蔚然成錦。山麓之巔隱現着一座古寺，間或傳來疏落鐘聲。

坡口北面是一池塘，荷花萍梗滿生其中，清澄池水微起漣漪，映着夕照楓影，份外妖嬈。池塘之畔，一座綠瓦紅牆別墅，依水傍坡建造，雖非巍巍壯觀，卻極精緻高雅。圍牆門上豎一橫匾，題名「楓林小築」。

這時候，大門敞開着，門口站着一位英姿煥發，俊秀雅逸，眼若朗星，劍眉斜飛的青年人，穿着一襲白衣，十分倜儻瀟洒，悠然自得的正在欣賞着這大自然的美景。

抬眼間，忽見坡下一騎急馳而來。白馬之上乘着一位青衣中年人，雖是征塵滿面，卻掩不住那股英華內蘊的雄渾氣息。

轉眼間，馬至門口，那人才下馬問這青年道：「請問相公，丁亮丁大俠可在家麽？」

「兄台何來？」青年恭謙着反問。

「老夫名沈康，是丁大俠的同門師兄弟。」

「原來是三師叔駕到，恕失遠迎。」青年說着趕前打躬說道：「小侄丁天心拜見師叔。」

沈康動容地說：「你，你就是心兒，七年不見，長得一人材，看你目凝神定，英華內涵，必然已得令尊眞傳了，可喜可賀，哈哈……」

丁天心道：「三師叔謬獎了，呵！師叔遠來辛苦，請先裏面憩息，待小侄即行稟報家父。」

沈康笑吟吟地說：「好！好！」

丁天心一面肅客，一面從對方手上牽過坐騎，又向裏面高聲喊着：「劍兒！」

只見一個頭留冲天辮的俊雅童子，年約十多歲，穿着勁裝，從裏面飛奔而來。

「劍兒，將此坐騎帶上馬槽，好好照顧。」

「遵命！」臉露笑意牽馬自去。

丁天心招呼沈康由廣場步入大廳，沈康一路打量這座莊落，覺得風貌與七年前並無差異，好似僅多一些花木而已。舉目一望，見一位鬚髮灰淡，精神健旺的老者，手携枴杖倚欄而立，注視着來客哈哈大笑。

「三弟，一別七載，你怎麽到今日才到？快請上廳裏來。哈哈！」語調十分激動帶着欣悅。

沈康急搶上前躬身見禮，說道：「小弟叩見二師哥，二師哥一向可好？」

「托庇粗安。只是這條左腿舊病時發時愈，月來又作怪，行動眞個不便，啊！儘管廢話，快請廳裏坐。喂！心兒，請師叔裏面坐，快招待欵茶，舀水洗臉，再吩咐廚房即備酒菜。」丁亮一連串發話，神情極爲愉快之至。

丁天心唯唯答應。可是沈康及時阻止說道：「不忙不忙，小弟此來，欲與師兄論談天下大事，話頭可長着。不如讓小弟先行洗個澡，舒服一下，唉，這種炎熱天，數日奔波，灰塵滿身，豈可以少了洗個澡。」

「哈哈！說得妙。心兒，快請師叔後堂沐浴，取下爲父便服予師叔更換，順便交代廚房一聲。」

「遵命！」天心應着轉向沈康說道：「三師叔請！」

「對了！心兒，一會傳我的話，叫你幾位師哥到來拜見三師叔。」丁亮急補充着說。

丁天心連聲應諾，轉身陪沈康而去。丁亮眼送他倆步往後房，不禁思潮起伏，疊疊往事湧上心頭。

×　×　×

原來丁亮當年少時，尋投名師。後拜在隱居黃山之雲夢禪師門下。這位雲夢禪師乃一代奇人，收徒極苛，除座下佛門子弟外，一生僅收四個俗家門徒；大徒韋光，二徒丁亮，三徒沈康，四爲女徒姜芷英。這四人皆天資穎悟，苦練不懈，終於大爲禪師器重，傾囊相授而大有成就，藝成之日，禪師命四徒投入江湖，一來與武林名家印證武功，藉增見識閱歷，二來行俠濟世以積功德。這四徒奉了師父之命一同闖蕩江湖，又因皆抱着俠義心腸，性情相投，故一直結伴不離，或偶有分開，丁亮與芷英相依而行，是而情愫暗生，私訂終身。在此十年之中，四人遊俠四方，已經闖出名堂，尤以師門雲夢三十六式劍法，轟動一時。十年之後四人皆有厭倦江湖之感，乃聯袂回山。大師兄因素得乃師佛理薰陶，堅心向佛，回山後求師剃度，紅魚青磬伴師潛修。丁亮與姜芷英則由師尊主婚，成爲夫婦後在此楓林坡營屋隱居。翌年誕一子，取名丁天心，自幼聰明絕頂，天生奇材，且生得星目劍眉，額角峥嶸，夫婦愛若拱璧。有子萬事足，乃決定不再涉入江湖，過其悠遊歲月。

這其中，三徒沈康依然遊蕩江湖，闖下更响亮名號，每隔二三年必來探視丁亮夫婦，間亦談些江湖事故。而丁亮夫婦亦每二三年上山拜望師尊與大師兄一番。

韶華易逝，轉眼丁天心已三齡，丁亮夫婦爲愛兒紮下武功基礎，又細心物色幾個天資奇佳幼童爲徒傳授師門武功。轉輾又過了十年，丁天心已十三歲，文事武功稍有所成，丁亮夫婦開始將師門絕藝雲夢三十六式，小心在意地傳授愛兒及三徒。

是年，恰逢姜芷英的父親七十大壽，丁亮夫婦携兒前往拜壽，盤桓好多天。回程半途，在惡波嶺遇伏，原來是狼山九惡爲報師仇而來，丁亮夫婦久闖江湖，那有不明白，眼看情勢險凶，但藝高胆大亦不恐懼，夫婦把愛子拉退身後，快劍出鞘嚴陣以待。狼山九惡採取圍攻之勢，步步迫上，羣嘯聲起，暗器齊發，什麽毒蒺藜、喪門釘、追魂毒散，有如飛花驟雨漫天攻至，丁亮夫婦帶住愛子退避風向，再舞動快劍撥落密叠射到暗器。九惡發射暗器刹那間，隨即兵器出手，丁亮絕無懼色，快劍揮動迎戰，一出手就使出雲夢三十六式，因心中估定敵方人多勢盛，若不快刀斬亂蔴必吃大虧。雖然如此，莫奈來敵勢強，頗感左支右絀，況此九惡皆屬兇悍高手。姜芷英眼見丈夫勢危，險象環生，乃囑愛子藏住樹後，飛身加進戰圈。此時夫婦聯手分了敵人之勢，再無被迫險厄，於是雙劍如蛟龍飛騰，此起彼伏，絕招步步制敵，居然穩佔上風。這時丁天心隱在樹後，小小心靈記掛雙親安危，走出觀看，滿臉現顯焦急之色，誰料其中一惡忽起不良心念，即退出戰圈來捉丁天心。姜芷英眼觀八面，一見愛兒有險，忽地一個飛燕穿[illegible]式，恰好落身在愛兒之前，快劍驟起，惡敵咽喉已斷，應聲倒地。豈知黃雀在後，另二惡敵衝身奔至，暗器如雨而發，姜芷英來不及自救，滿胸滿腹皆中了淬毒暗器，姜芷英明知性命難保，當機立斷，快劍向敵射出，隨手抱實愛兒拋進遠處草叢中，自身竟氣絕倒地，那二惡中欲奔上前，一惡中劍穿胸而死，一惡不禁駭絕楞住。這一幕原是電光石火瞬間事。

丁亮力戰羣惡，一心關注妻兒安危，剛才那一幕驚心動魄經過，傷得他心胆皆寒，毫不思考飛身躍起，欲救愛妻已不及，身未落地，劍光動處，那楞住之一惡頭顱已滾下，丁亮正欲查看愛妻情況，羣惡已接踵追至，暗器齊發，丁亮施展「雲梯步」輕功，把身形凌空拔起，可是終於遲了一綫，三枚淬毒喪門釘射入左腿，一陣疼痛，好似滾地葫蘆跌倒地上，羣惡亦乘此湧至，丁亮心想：「吾命休矣！」

當此時也，忽見二個人影飛奔而來，直向羣惡猛攻，施展的劍法正是雲夢三十六式，劍光閃閃，劍氣縱橫，一時殺氣瀰漫，血腥惡鬥，一場劇烈拚殺，羣惡終於先後倒斃當場。

這前後經過，丁亮都看到，可是左腿疼痛不能起身，強撐起身叫道：「大師哥，三師弟。」

原來及時趕到的救星，正是丁亮的大師哥韋光及三師弟沈康。

韋光道：「二師弟，傷勢要緊麽？」

「腿上中了三枚淬毒暗器，此時有些痳了。」

「不好！」沈康驚叫着，俯身扶起丁亮左足，細看後說道：「這是五毒喪門釘，奇毒無匹，大師哥，你用師門療毒聖藥救急，待小弟搜搜狗輩身上可有解藥。」

「好！」

「三師弟，你先看看四師妹如何了？」丁亮向右邊一指。

「啊！那是四師妹麽？」急上前一看，搖搖頭說道：「滿胸滿腹皆佈滿歹毒暗器，全身發黑，早已……」

「這……」丁亮悲憤已極，說不出話來。

韋光這時已撕開丁亮褲管，拔出暗器，擠出毒血，小心上藥，用布包紮，又取下葫蘆中酒與解毒藥丸餵下。

這時沈康搜完九惡身上，不見解藥，恨恨連聲。

「沒有就算了，想師門療毒聖藥，亦能見效的。」韋光說。

丁亮忽然強抑悲傷，心緒不寧地對沈康說道：「三師弟，你快到草叢看一看，心兒怎麽了？」

「啊，心兒！」沈康陡然一驚，急向草叢處奔去。

且說丁天心眼見母親應敵勢危，心中急怒，睚眦欲裂，正待拚命助親，忽然變生，被母親拋入草叢，本來以丁天心如今之功力，提聚功內應變綽有餘裕，畢竟因年稺定力不够，又一心關注雙親安危，來不及思索，已身落草叢，頭部正巧碰着石頭，致而暈了過去。此時由沈康救醒，一見母親橫倒地上，急待上前抱伏。沈康眼快一把拉住他，說道：「動不得，這毒厲害得很！」

「母親！」丁天心大哭，他看着母親暗器滿身，全身皆黑，以他平時見聞，知道淬毒暗器可以殺人，當然明白母親已身死。一時之間悲痛欲絕，熱淚盈眶，奔到父親面前，抱住父親痛哭，丁亮不禁哽咽不成聲。

韋光、沈康在旁亦無限傷感。

沈康等丁亮悲苦稍煞，上前問道：「二師哥，看此九人裝束與兵器，分明是狼山九惡，莫非與師哥有何深仇大恨麽？」

「唉！那是十餘年前的事，那時我們師兄弟四人闖蕩江湖，一次大師哥與三師弟北上，我與芷英師妹往遊揚州，滿城傳說大毒叟惡名，種種荼毒百姓，姦淫婦女，幾乎無日不發生，我與四師妹就有剷除此獠決心。」

丁亮說到這裏，顯然神色十分憤慨，停一停接着說：「有一日，我與四師妹在揚州醉月樓吃喝，恰遇此獠與兩徒據案大喝大嚼，滿身跋扈之氣，使酒罵座，儼然不可一世，滿座為之側目。

「是時來了一男二女，裝扮頗為入時，大毒叟食指大動，唆使兩徒強拉二女陪席，同行男子與之論理竟遭痛毆，二女不肯順從遭凌辱。這時惱了二位鏢師，向大毒叟問罪，動起干戈，二鏢師武功豈是大毒叟之敵，看看將血濺當場，我與四師妹本存心除此獠，今見他在此大庭廣衆居然公開欺凌弱質，不約而同挺身向前，恰好那二個毒徒逞刀欲行兇，四師妹快劍一閃，其中一徒右臂應劍而斷，另一惡徒被我砍中左頰，左耳飛出。大毒叟大為震怒，毒器正待射出。我與四師妹不容他再施毒手，聯劍急上殺他個措手不及。誰知此獠應變奇速，雙刀一擋飛起，招招殺着，倘若單打獨鬥我等絕非對手，幸而我與四師妹素有默契，進退相呼應，在惡鬥苦戰中，大毒叟雙劍貫胸而亡。那時四師妹不忍多殺，放過了那二惡徒，想不到一念之仁，造成了今日之悲慘下場。」言下不勝悲恨。

韋光說：「這樣說來，九惡出現之時，你心中已有數了。」

「是！我看見帶頭的一斷臂一缺耳，已料及來敵身份。」

「大師哥二師哥，此非善地不可久留！而且二師哥還須調治，我等速回吧！」

韋光說：「如今二師弟腿傷，不能行動，此去楓林坡有二三日路程，這可怎麽是好？」

沈康說：「這樣吧，大師哥背着二師哥，小弟背着四師妹屍體，走過這惡波嶺，到市集僱一驢車就是。」

丁亮激動地道：「那太勞累師哥師弟了。」

韋光說道：「自己師兄弟，却何見外了！」

沈康忽作恍然而悟地道：「且慢！剛才我等飛奔來時，似見竹林之內有一羣馬匹，大概是九惡乘騎，待小弟去看看。」說着飛奔而去。

這時丁天心楞楞地看着慘喪的母親，雙眼蘊着熱淚，大家談論些什麽他一概聽而不聞。

韋光走近前去，很和緩地說道：「心兒，不必太難過，今後務須勤練武功，將來殺盡惡人，為世人除害，你的母親在天之靈就會含笑了。」

天心昂着頭說道：「心兒知道。」說着滿臉現出剛毅之色。

韋光點頭微笑，丁亮亦望着愛兒，內心感到一份欣慰。

這時候，沈康已將馬匹取到，一共九匹。

韋光說：「師弟，我等及四師妹屍骸，一共五匹馬够用，何必多取。」

沈康說：「馬匹留此亦成為無主之物，帶下嶺去送給窮人，亦是好事一件。」

說着指指九惡屍體：「大師哥，這些屍體要不要埋葬？」

韋光唸着佛說：「善哉善哉，人既已死，恩怨已了，正該一埋。」

× × ×

幕幕前塵往事，如烟如縷，縈繞腦際，令得丁亮如醉如痴。

「父親！父親！」

這親切叫聲，打破丁亮如潮思憶，舉目一看，原來愛兒丁天心來到身邊了。

「父親！酒菜全備，三師叔及各位師兄，一齊在大廳。」

「好吧！我等就到大廳去。」丁亮說罷扶杖而行，丁天心跟着走。

大廳上，燈燭映輝，顯出一片明亮，設備雖簡單却很清雅。這時間丁亮四徒正與沈康閒聊着，一見師尊到來，頓時肅立致敬，丁亮輕輕頷首，示意各人歸座。

且說丁亮共收四徒，都以天字排行，首徒朱天士，次徒葉天翼，三徒黃天青，四徒羅天式，五徒即愛兒丁天心。年歲皆在二十至廿五之間，全是自幼投師，各已練成一身精湛藝業。以資質言則以首徒朱天士及愛兒丁天心為最，論機智及胆識，丁天心較朱天士高出一籌。丁亮自痛遭折翼後，並無再娶，亦不再行走江湖，全心全意造就愛徒愛兒，故各人對文事武功已有高度成就。近年來，更不時遣派各徒輪流闖蕩江湖，以增見識，極得武林推崇。

這時丁亮携着沈康上席坐定後，對各徒說道：「今日三師叔降臨，既無外客，你等都坐下來陪師叔多飲幾杯吧！」

諸徒唯命就座，羣為師叔敬酒。

酒過三巡，丁亮笑向沈康說道：「三師弟，一別七載，你風範依舊，瀟洒脫俗，英姿不減當年，而且滿頭黑髮，又未留下鬚髯，年雖已屆五旬，却恍似三四十歲一樣，想我只長你三歲，却已鬢髮斑白，日暫衰老，豈不可嘆？」

沈康嘆了口氣道：「師哥失偶傷心，致容顏易老。小弟以為凡事須看開些，心境才會開朗。至於小弟素性不羈，隻身悠遊，閒雲野鶴，少了很多煩惱之故吧！」

丁亮點點頭，沉吟不語。

丁天心恐怕父親又觸景傷情，即把話頭一轉，笑向沈康說道：「三師叔，前年小侄追隨父親上山拜望師祖，師祖說起大師伯與三師叔，聯袂入川滇採藥，却為何一去就許多年？」

沈康哈哈一笑，說道：「我與你大師伯，七年之前，奉了師命，到各地深山大澤採藥，以製煉『回生起死丹』及『傷科丸散』，一去就是三年。回來之後，又再奉命遠入川滇採取黑靈芝及黃花田七，又兼一路觀山玩水行俠鋤惡，如此又耗了三年時光，到今年初才回山的。」

朱天士忽然插口道：「請教三師叔，師祖要這些藥何用？」

「濟世救人，因為師祖近十年來醫名大噪，求醫者四方八面而來，又來者不拒，所以非大量製煉不可。」沈康說到這裏，轉向丁亮說道：「對了！二師哥，師父因你前年上山，知你腿傷不時發作，特命小弟送來黑靈芝及黃花田七，此二味藥與糙米同煮，每旬日一服，三服除根。」

沈康邊說邊從懷裏取出一個小包遞予丁亮。丁亮起身接過說道：「謝謝師父關注，謝謝師弟良藥。」

大家又飲了一輪酒。

丁亮放下杯盞問道：「剛才師弟說要與我談論天下大事，却是甚麽大事？」

沈康面色一齊，環顧諸人一下說道：

「我們大好山河，不幸淪為韃虜魔手，江山變色，生靈塗炭。數十年來受盡韃虜蹂躪，人民淪為奴隸，萬般苦難。如今各地英雄豪傑，忠義之士，紛紛揭竿起義，呼籲民衆，羣策羣力共驅異族，剷除韃虜，凡我炎黃子孫，不惜捐軀為國，小弟之來，就是為這恢復錦綉河山大計的。」

丁亮肅然說道：「義旗高擎，恢復河山，此乃匹夫匹婦人人有責，日前士兒心兒出遊歸來，言及發動驅韃壯烈事件，愚兄亦認為『還我河山』，應該是義無反顧，但却不知從何參與。師弟既為此事而來，必然胸有成竹，還望開我茅塞。」

「師哥！誓驅韃奴，共赴國難，本來隨地可為，因為每個角落都有韃奴，遍處都有韃奴可殺。但各自為政那比得上有組織行動，所以參與有組織的行動可集中力量，師哥以為然否？」

「不錯！」

「如今各地豪傑並起，大小組合不下百數，其中陣容龐大，聲勢喧赫的有陳友諒、朱洪武、張士誠、韓林兒等。但以弟拙見認為欲參與這些組合，當以朱洪武這方面較合理想，因為朱洪武出身貧寒，平易近人，且能禮賢下士，有豪邁胸懷，兼他手下徐達、常遇春、花雲、胡大海、皆屬一代將才，況且有劉伯溫為之運籌帷幄，愚弟以為將來最能奏功者，就是這個組合。」

「賢弟與這些人，可曾接觸過？」

「劉伯溫與花雲二人，愚弟見過，這些人都是為國為民的豪傑。」

「好！賢弟既認為這個組合好，我等就參與這個組合吧。不過愚兄有一個意見，說出來與賢弟共同計議。愚兄以為我等身在江湖，最好能保持江湖人本色，不必正式參與，只從旁盡力協助，隨時可急流勇退，亦隨時可轉移陣綫而不受限制，賢弟以為如何？」

「師兄立論高超，愚弟十分贊同。」

丁天心急急插嘴說：「父親腿疾未癒，怎可行動？」

朱天士亦說：「不錯！師父養傷為要，有事弟子服其勞。」

丁亮笑道：「些微腿疾有何要緊，何況發作日期甚短，沒有什麽大不了的。」

沈康說：「師兄，你不必急在一時，待服藥一月，癒後再作行動吧！」

丁亮想一想說道：「好吧！現在可分為二撥，士兒心兒可隨你先行，一月後我帶二徒三徒四徒趕去。」

沈康說道：「我還要到幾個地方走走，游說些俠義之士共赴義舉，二位賢侄可先結伴去吧。」

朱天士問道：「到何處去呢？」

沈康又喝了一口酒說道：「朱洪武自徐州起義，隣近城池盡入其掌握了，現在箭頭指處是揚州城。據劉伯溫計劃，要攻打揚州預先切斷定安，因為定安城與揚州城是唇齒相依的，所以需一批志士混進定安城，做破壞工作而使其聯繫中斷，糧草及兵援不能相應，但混入定安城苦無智勇之士，拜托愚弟盡力，如果二位賢侄肯担此巨艱，則事必成！」

丁天心問道：「這定安城中，可埋有接應的人物？」

「有，退職之按察司方錦堂父子，及副將曾兆明，此皆為劉伯溫所安置的棋子，但二位賢侄此去不必急於與之接觸，可先直往定安城東門外之達摩古寺叩見你大師伯，聽從指示為是。因為在我來此之前，你大師伯已聯同師門十位佛門師兄弟出

發定安城了，計日期必早抵達。」

丁亮撫掌笑道：「原來大師兄亦肯協助，那太好了。」

沈康道：「凡是炎黃子孫，救國有責，不論僧俗都一樣義無反顧的，本來師父亦想下山參與除韃行列，好容易爲各門徒力加勸阻，才改派座下武功高強之十大佛門子弟，隨同大師兄共赴國難的。」

丁天心說道：「救國有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萬衆同心何怕韃虜不滅。但未知小侄與大師哥何日起程？」

丁亮注視愛兒說道：「自然儘快爲上，明早就上道吧！」

沈康右手撫按，笑着說：「且慢，我想在此勾留三天，把近年所學得的醫道，傳予各位賢侄，又想要將這數年在川滇所見所聞談論一番。」

丁亮哈哈笑道：「甚好甚好，如此你我師兄弟亦可談敍些時了。」

這一晚，大家在杯盞交錯，愉快的氣氛中結束。

× × ×

晌午。驕陽逞艷，白雲悠悠。

這時兩騎並轡從青翠叢中順坡而下。騎上二人皆英風習習，器宇軒昂；一穿白衣，一穿青衣，肩上各揹包袱，腰中佩劍，那穿白衣的還手持小笛，二人滿臉征塵。只是兩騎忽而在坡上中段停下，指指點點在交談着。

穿青衣的說道：「天心師弟，這裏是虎丘山了，你看，蘇州城已在望。」

原來此二人，穿白衣的就是丁亮愛子丁天心，穿青衣的就是丁亮首徒朱天士。師兄弟奉命參加驅除韃虜行列，取道蘇州轉上定安城的。

「師兄，旣到此大名勝來，理該稍歇，欣賞這虎丘名勝古跡。」丁天心說。

「師弟有興，愚兄奉陪。」朱天士頷首笑道。

於是兩人下騎閒步，一路觀玩，但見山明水秀，好一個錦綉佳景。

信步行來，忽見一座古墓，墓旁花草枯萎，黃土衰落，碑上刻着「貞娘之墓」四個字。

丁天心指着墓碑問道：「師兄！這貞娘是何等人？」

朱天士說：「聽說是古代名妓，詩畫琴棋皆名重一時的。」

丁天心不禁一嘆道：「回首紅樓紫玉封，恨却千古薄命同。」

朱天士笑道：「你又何必感慨，自古英雄豪傑，紅顏美人，死後何嘗不是一坯黃土。只是在生若能有所作爲，留得名傳千古亦就是了。」

丁天心點點頭不語，忽然回眸見墓壁殘垣，竟有人留題，看墨跡猶新。不覺挽着朱天士同上觀看，並隨口唸道：

香紅歇！
青山一閉無日月，無日月。
松枯柏老，同心難結。
東風不管花如雪，
消磨鶯燕憑誰說，憑誰說。
秋烟秋雨，幾株黃葉。
右調秦樓月。素素題

丁天心不覺讚道：「詞意妙絕，不知何人所題。」

朱天士說：「這個就不知道了，看來必是什麽名士才子之筆。」

丁天心說：「未必！看這詞意婉轉悱惻，無限同情流露，定是女子所題，或是才子，或是名妓。」

朱天士笑笑道：「經你一分析，我亦有同感，好得她留下名字，如果是名妓之流，不難訪尋的。」

「如果是名妓，必然在蘇州城掛有艷幟，如此才情，理當一訪。」

「呵！我等奉命幹正事，豈可作秦樓楚館之遊？」

「天下難得奇女子，師哥，你又何必拘泥？」

朱士正欲接口，忽地遠處傳來呼救聲及喝叱聲。兩人互看，心意暗通，並肩施展燕子三抄水，向來聲處飛躍而去。

這時在棗林坡旁，二個荳蔻年華少女，在一口新墳之前，滿臉驚惶互抱，旁邊一位乳娘裝束的婦人及二隨婢緊擁二女身邊，一邊呼救一面在向一錦衣少年求情。

再看錦衣少年滿臉邪惡，氣焰囂張，身後站着四個武師打扮的魁梧漢子，腰間各帶利器，另有惡僕二人，狗仗人勢地呼叱着。分明是一場調戲良家婦女活劇，看得這對師兄弟怒從心起。

「哈哈！你這二位姑娘太不知好歹了，我家公子富甲蘇州，文武全才，看上你們，是你們的造化，聽從才是。」

「不錯！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那時皮肉受苦，則後悔已遲了！」

二個惡僕作威作福，出口恐嚇。二個女子恐懼地縮作一團，面無人色。

那乳娘求道：「請求公子高抬貴手，我們二位姑娘經有夫家，公子富貴人家，何愁無佳人美女，尚望施恩。」

「廢話！」那公子不屑一顧，手中摺扇一揮叫道：「搶了！」

二個惡漢連聲答應，上前來搶二女，丁天心跨步攔阻。

「且慢！看你如此裝扮，必是知書達理之人，却爲何在此光天化日之下，強搶婦女，難道不怕王法麽？」

「哈哈！本公子欲如何便如何？什麽王法不王法。難道你敢來干預本公子之事麽？」

「你敢！」丁天心臉色一沉地說：「路見不平自然要干預的。」

「大胆！」那公子一聲怒叱：「人來！把這不識死活的小子打了！」

四個武師恭應聲是，如虎似狼揮拳疾攻丁天心。朱天士加入戰團，以二敵四惡鬪起來，四個武師那裏是丁朱二人對手，一時左支右拙，各各掏出兵器，丁天心小笛在手輕鬆應付，朱天士更不屑用劍，只憑空手見招拆招。

這時二個惡僕見有機可乘，不約而同向前搶二女，正當千鈞一髮之際，驀地一條黑影如飛而至，脚才貼地就是一拳打出，一個惡僕中胸吐血，倒斃地上，大漢再踢出一脚，另一個惡僕飛出丈許，頭顱撞樹而亡。

那公子一見大怒，向那漢子喝道：「姓李的小子，你敢打死我的家人？」

那漢子狂笑說道：「豈止打死惡僕，今日連你這十惡不赦的小太歲亦難逃一死

了。」

那漢子話頭一落，雙脚一蹬，人已落在那公子面前，再不發話，一招「醉打門神」向那公子劈面一拳打出。那公子向後急退，袖中摸出一雙短刃，身形非常矯捷，雙刃直取那漢子咽喉。那漢子似知道那公子武功了得，不敢自大，即時腰間虎頭刀出鞘，接招猛攻，打得十分劇烈。

丁朱二俠，本來志在搭救二女而已，無心傷害人命，今看那漢子一來就下殺手，毫不留情，又聽他罵那公子是十惡之徒，雖不稔其中事由，却已引起除惡之心，又見四個武師出招狠毒，自非善良之輩，於是下手再不留情。丁天心招式一變，一招「雲横秦嶺」，小笛已穿破一個武師咽喉，當塲血箭狂噴，倒地而亡，再一招「浮光掠影」攻入那一武師左脅。

朱天士則掣出快劍，劍氣縱横，招招殺得敵方脚忙手亂，乘勢一招「白雲出岫」，那一武師未及吭氣已頭顱滾地，反手一劍，另一武師右臂連肩被砍斷。

那公子激鬥那名漢子，一開始就落下風，被迫得手足無措，雖然巧妙避過幾次險招，結果還是虎頭刀貫胸身喪當場。

那漢子殺了那公子，餘怒似未息，回頭來把二個受傷倒地之武師，一刀一個加上致命一刀。

這時幾個女人，眼見一場血腥，已驚得魂飛魄散，一個個目定口呆顫抖不已。

那漢子走上前對她們說：「你們可回去了！」

幾個女人驚魂稍定，羣來拜謝。

那漢子又說：「你們回去，不可提及今日之事，以免惹禍上身，切記切記。」

那些女人再稱謝，收拾祭拜物品相扶而去。原來她們是來拜墓遇暴的。

朱天士目送衆女遠去，回頭問那漢子道：「兄台高姓？這惡公子又是何人？」

那漢子道：「小弟姓李名兆祥，學得幾年武功，因不願爲官衙鷹犬，又不屑作豪門武護，故在此附近種幾畝田，間或上山射獵，毫無寸進，眞是見笑了。」

「原來是李大哥，幸會幸會。那惡公子……」

李兆祥恨恨地說道：「此事提起令人切齒。這惡徒的父親宋祺，是一位武將，由參將陞守備，由守備陞將軍，素性奸滑陰險，武功不錯，在任之時，造孽極多。常藉故剿匪，勒索百姓，這還罷了，却常將百姓當匪剿，搜掠錢財，又將百姓當爲土匪邀功朝廷，賄賂上司，故而官運亨通。後來被言官揭發，查實撤職，恐仇人報復，乃隱居在此蘇州城北近郊。初時尚能安份守己，之後舊態復萌，勾結官衙，爲所欲爲。聞說近來替朝廷幹特種任務，豢養亡命之徒暗殺江湖義勇之士。」

這席話，聽得朱、丁二俠義憤塡胸。

李兆祥接着又說：「這萬惡宋祺生有二子，長名正成，人稱大太歲；次子名正茂，人稱小太歲，二人皆天生惡性，素藉父勢無惡不作，欺凌百姓強搶婦女，蘇州良民備受殘害。我久知此事，常有爲民除害之心，却總無適當機會，今日狹路相逢，豈有放過之理。至於這些惡僕武師，平時狐假虎威無所不爲，亦是死有餘辜。」

說到這裏頓一頓：「我今天趕盡殺絕，二位或者認爲心狠手辣。其實除惡務盡是一件事，若被其中一個走脫，報告其父其兄，尋不到我等報仇，必然移禍附近鄉民。爲防患起見，只有趕盡殺絕一途。」

朱丁二俠，深表同感，又對李兆祥這種嫉惡如仇之俠義心腸，大爲欽佩景仰。

丁天心說：「李大哥爲民除害，俠骨仁風，令人仰慕。然而如今困難當頭，羣雄並起以驅胡奴，李大哥一身藝業，何不奮勇加盟，光復我錦綉山河呢？」

李兆祥慨然說道：「爲國效命正是大丈夫所爲，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小弟聽說陳友諒義兵已攻陷湖州武漢等地，正想日內前往投效。且慢，說了許多話却尚未請敎二位貴姓大名，此行亦是前往投效軍前麽？」

「小弟朱天士，這位是敝師弟丁天心。」朱天士接着說：「我倆奉了師命，正欲參加驅韃行列。據聞各地起義羣雄，以朱洪武最有作爲，且能禮賢下士，豪傑歸之極多。現在其手下大將計有徐達、常遇春、胡大海，花雲；尤其得一位智足謀多之劉伯温爲籌劃。所以小弟二人決心北上參加這一隊伍，李大哥若無家事牽累，何不結伴同往。」

李兆祥說：「家中老母已於去年仙逝，別無他累，既承垂愛，敢不如命。待弟回家打點一番，即可附驥同行。」

丁天心說：「那麽，我等同到李大哥府上等候吧。」

李兆祥說：「這個未免過於躭擱時間了，二位可先上蘇州城尋歇，小弟隨後趕來不悞。」

朱天士說：「亦好，就此一言爲定，李大哥快來爲盼。」

丁天心說：「且慢，蘇州城頗大，須先定個約晤地點。」

李兆祥說：「不錯，蘇州城裏大街，有一家客店叫嘉賓店，掌櫃的與小弟頗熟悉，二位彼處投店，自然一問就着。」

朱天士說：「好，就這樣說定。」

李兆祥說：「好，二位可先起程，小弟還須把這些惡徒屍骸埋了，以免驚俗惹事。」

丁天心說：「如此，一同相帮。」

於是三人相帮埋妥屍骸，然後作別，分道而去。

這個時間，大樹上跳下一位中年婦女，望着三人遠去，嘴角上露出一個深度笑意。

× × ×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錦綉的蘇州，山明水秀，人物俊雅。

這時蘇州城萬家燈火。

羣芳樓，是蘇州城衆多銷金窩中翹楚。羣芳樓這時一片燈光輝煌，氣象萬千，鶯聲燕語頻傳出門外。門口上面横匾寫着羣芳樓三個大字招牌，兩旁懸着二盞大宮燈，很够氣派。門前站着鴇母龜奴，在招呼來客。

一對穿儒服的青年，一樣風度翩翩，容貌英俊，這二人，穿白衣的是丁天心，穿青衣的自然是朱天士了。只見丁天心手中小笛一指横匾，朱天士作會意地一笑，於是並肩跨進。一旁的鴇母龜奴大聲報入：「貴客來也！」

樓上的肥鴇母早已裝着滿面笑容，慇懃待茶，諂笑問道：「兩位公子可有熟的姑娘，或由老身來介紹，豐腴的燕瘦的，都包滿意。」

「素素姑娘可在？」

「在，在，老身帶路。」鴇母裂着嘴說道：「不過，素素是賣藝不賣身的，二位公子必然知道吧。」

「知道。」丁天心說着。

肥鴇母笑笑，起身親自引導到後樓綉房，在房門口高聲喊道：「素素，有貴客到。」隨即告個罪退下去。

朱丁二人踏進綉房，但見地方雖小，却很清幽雅緻，毫無風月庭院的庸俗，白壁掛着幾幅書畫，桌几置着宜人盆景，近窗外掛着古琴，明窗淨几，令人有寧靜之感。

兩人正在欣賞間，綉簾起處，一位穿杏花的麗人，蓮步搖曳姍姍出來。看這麗人一貌如花，眼似秋水，眉若遠山，冰肌玉骨，婀娜多姿。輕盈上前一展櫻唇，道聲萬福讓坐。

虛套過後，請教名姓，雙方談得頗爲投機，雙方亦各慕丰采，於是素素吩咐擺宴。

丁天心說：「小可愛慕高材，特來求敎。」

素素欠身說道：「烟花陋質，有何才能，公子見笑了。」

丁天心哈哈一笑道：「小可與這位朱相公，偶遊虎丘，得以拜讀姑娘題於貞娘古墓的大作。」

「呵！秦樓月。」

「對！是秦樓月。」丁天心接着唸道：「香紅歇，青山一閉無日月。」

素素不覺接口唸道：「無日月。」

丁天心接道：「松枯柏老，同心難結。東君不管花如雪，消磨鶯燕憑誰說。」

「憑誰說。」

「秋烟秋雨，幾株黃葉。」

素素不禁瞠目結舌，痴望着丁天心。

丁天心說道：「姑娘這首詞，眞個纏綿悱惻，扣人心弦呵！」

素素一笑說道：「公子言重，妾身偶寄愁思，隨手揮毫，貽笑雕蟲了。」

朱天士笑道：「詞是好詞，令得這位丁相公一見着迷，才尋蹤到這裏來的。」

素素說：「承丁相公朱相公錯愛。」

這時酒席擺妥，素素讓坐，大家談古論今，論詩論文，互相欽佩不已。

丁天心說：「姑娘房中有古琴，必然熟諳音律，何不一奏，以飽耳福。」

素素說：「只恐俚音有污君之耳。」

丁天心說：「姑娘多藝多才，何必謙讓？」

素素看着丁天心道：「公子小笛隨手，可知亦是知音高士。與其聽妾身不成氣候之古琴，倒不如恭聽公子小笛清音。」

丁天心笑道：「我這小笛，名曰紫玉笛，是外祖父心愛之物，那年前往拜壽，承外祖父賞賜，隨身把玩而已。」

朱天士哈哈大笑道：「賢弟亦不必裝假了，誰不知你小笛吹來音韻遏雲。今日巧遇知音，何不琴笛合奏，以誌勝事。」

丁天心與素素互看一眼，兩人默默含笑，同示默許。

素素起身調整琴音，仰同螓首，笑問丁天心道：「公子喜歡什麽調子？」

「平沙落雁吧！」丁天心說。

朱天士含意深長地道：「今日聚首，豈是無緣？何不共奏一曲鳳求凰？」

丁天心有點難爲情，明知大師哥意在調侃，竟亦點頭無語，素素亦有些羞怯地頷首。

刹那間，琴笛互鳴，琴韻嫋嫋如低訴，笛音悠悠如奔騰，美妙悅耳，迴腸蕩氣，這次初度合奏，却是緊湊傳神。一曲旣終，餘音縈繚不已！

朱天士拍案陡起說道：「眞是霓裳羽衣，人間幾回聞！好極妙極。」

素素被逗得面飛紅霞，又宛如若不勝情，默默看着丁天心。

丁天心看在眼底，心中却似有話欲說却不知從何說起。

朱天士見此光景，當然了解這對少年少女心情，所以不好意思再取笑。轉過身來見壁上釘貼着一幅未完成的畫，走近一看，原來畫的是垂柳飛燕，遠景是一角紅樓。造意筆鋒皆極新清，不禁隨口問道：「姑娘！這幅畫是你畫的麽？爲何沒有題詠？」

素素在楞楞出神，被這一問醒覺過來道：「是的，偶爾塗鴉，見笑大方了！」

朱天士轉向天心說道：「賢弟！你詩賦造詣甚高，何不題一題。剛才你們琴笛合奏，再來幅詩畫合作，藉使佳話留傳，豈不妙哉！」

丁天心說道：「論文才，弟不及兄。剛才獻醜吹笛，已覺汗顏了。」

朱天士笑道：「什麽叫做獻醜不獻醜，你看佳畫當前，豈可無題？姑娘快取文房四寶上來吧！」

素素一笑，妙眼一瞟丁天心，果然走入綉簾內取出文房四寶來，又展開玉手磨墨一邊說道：「請丁公子妙筆一揮。」

丁天心亦再不客套，略略沉思，拈起筆來，在畫幅上龍飛鳳舞地題寫：

掩抑春懷無限情
雙飛乳燕對柳鶯
憐人更有團圓月
照耀九州份外明

朱天士與素素一同拍手讚好，尤其素素更喜上眉梢，好似心有所思。

大家歸席再飲一會兒，丁天心測料夜色已深，示意師兄告辭。

朱天士會意對素素道：「我倆明早要趕路，回程再來求敎。」

素素依依地說：「這時二更剛過，何必急急？呵！朱相公明早趕路，究竟欲何往？回程又在何時？」

朱天士道：「不瞞姑娘說，如今義旗四起，驅除胡奴，凡我炎黃子孫，正是爲民爲國効命之時，我倆奉命，欲北上定安城，參加隊伍，殺盡韃虜，還我河山大計。回程麽，不能預料的。」

「原來二位是愛國志士，失敬失敬。」素素斂衽一禮又說道：「朱洪武徐州起義，各州各府聞風响應，現在朱洪武已派大將徐達常遇春攻打揚州，定安城與那揚州城毗連，莫非朱洪武另派大將下定安，以作雙管齊下麽？」

丁天心說道：「原來姑娘亦很關心國

事，這眞難得。至於朱洪武是否作雙管齊下之計，則不得而知，所知者是現有許多英雄豪傑，大會定安城有所欲爲了。」

素素嘆了一口氣道：「可惜妾身因事羈絆，未克追隨同行。但妾身將儘快了結私務後，即行北上不悞。」

朱丁二人聽此一說，十分駭異，想如此纖纖弱質女子，却有豪氣萬丈愛國心，而且似有參加驅胡的雄心壯志，不禁十分生敬，也十分懷疑。雖然如此，却不敢說出。

丁天心稍爲沉吟，道：「姑娘如有北上之行，到時可往定安城外摩達古寺拜訪韋光禪師，自然會尋到我們的。」

「妾身緊記！」

朱天士從身上摸出五十両銀子放下，與丁天心一齊告辭，道聲珍重而別。

素素雖存依戀之情，亦沒有作出女兒狀態，一直送到門口。

×　×　×

綉簾起處，一位中年婦女慢慢跨出，看她容貌端正，秀眼長眉，舉止靈活，神閑氣定，分明是一位武功修爲極高的人。

這時候她用憐愛的眼光注視着素素，伸出右手撫摸她的秀髮，輕聲喊着：「素芳！」

原來素素的名字叫素芳。

素素轉過身來，向這中年婦女叫聲：「雲姑。」

原來她是素素的嫡親姑母白雲蘭。

白雲蘭說道：「你知道剛才那兩位公子是誰了？」

「知道的，就是姑母早間所說的，在虎丘殺死仇人之次子小太歲宋正茂。」白素素又說：「可是另一位李兆祥爲何沒有同來？」

「我那時在樹上聽得明白，李英雄說要回家打點打點，然後到城中嘉賓店與朱丁二俠結伴北上。」白雲蘭接着說道：「現在朱丁二俠却來羣芳樓，正巧錯過了。不過李英雄說是與客店掌櫃熟悉，諒來必在店中等待吧！」

「姑母說在虎丘看着朱丁二俠使的是雲夢劍法，那麽他們莫非是雲夢三俠之傳人麽？」

「應該是的。就我所知，雲夢三俠之老大韋光禪師門徒皆是佛門中人；二俠丁亮座下收有幾個門徒，這丁公子必定係其傳人，甚至可能是其愛子，朱公子則是傳人無疑，三俠沈康則從小收徒。不過這三位大俠近年很少行走江湖了。此次爲民爲國，遣下朱丁二公子北上參加驅除韃虜行列，諒來他等定有再度出山打算的。」

白素芳說道：「驅除韃虜，恢復錦綉江山，人人有責，何況俠義道。」

「素芳！我有一個想法。我總覺得仇人勢力強大，欲一舉殲仇，誠恐力量薄弱不易得手。剛才我在後房暗聽你們交談間，覺出朱丁二俠滿腔正氣，不愧是血性中人。若得他們拔刀相助，則勝券在握！」

「姑母差了！侄女與他倆，初度見面，見面又在這風月場合，怎可厚顏啓齒。何況報仇乃是一己私事，他們北去是爲國重任，豈可因私事而阻其大事麽？」

「你想錯了！惡賊禍國殃民，人人得而誅之。近與朝廷勾結暗組殺手，殘害愛國志士，此獠一日不除，志士受害日多。素芳！你殺惡賊報仇是一己之私，俠義之士殺此惡賊是除却虎倀，所以你不該只作手刃親仇之念才是。」

「姑母敎訓得是。」

「現在朱丁二俠之事不談。再談這姓祁的惡賊，他今爲官方密使，招攬武林敗類江湖亡命之徒，其中不乏高手。我等當然難與正面爲敵，須策奇謀以赴，或待其外出施以突擊，殺其無備，或深夜冒險行刺。此外別無良策了。」

「姑母！惡賊之二子，次子已伏誅虎丘，大子正成常來糾纏，侄女從來不假顏色。如今何不尋機將其除却，使他來個絕後，以傷其心，豈不是好？」

「這個萬萬做不得！惡賊狡若狐狸，惡似豺狼。如此一來，無異予他一個高度警惕，甚且因此疑及江湖志士所爲，致禍貽無辜。」

「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侄女今夜先探山莊，乘機下手殺了他！」

「不可！且莫輕舉妄動，慢慢想個萬全之策，急亦不在一時。」

姑侄二人正在談論計議，忽聽房外鴇母高聲喊道：「素素！宋大公子來了！」

白雲蘭舉手示意，退入後房去。

×　×　×

大太歲宋正成，容貌平常，却生就一對邪惡眼睛，性情行事彷彿其父宋祺，狡詐詭惡，武功不俗，常助乃父作歹爲惡，正派人士死在其父子魔掌不勝其數。父子三人皆是色中餓鬼，無異婦女剋星，但他一見白素芳却情有獨鍾，百般討好，並沒有犯顏強爲之意。自從白素芳高張艷幟於羣芳樓，每三五日必來嘘寒問暖，開席擺酒以賺美人歡心。白素芳旣知是仇人之子，爲探取宋家虛實，常假以辭色。所以在外人看來，以爲二人必有婚嫁之趨向。說到婚嫁，宋正成只有望梅止渴，他何曾沒有促白素芳從良下嫁，但每次都被白素芳巧妙搪塞。宋正成並沒有灰心，依舊死心塌地糾纏不休。

如今宋正成已在白素芳房中，一味歡顏悅色逗着白素芳閑話。無意間發覺白素芳臉泛紅霞，不禁問道：「素素！你方才是飲酒麽？」

白素芳笑道：「是的。方才有二位遠方名士光臨，故奉陪一杯。」

「呵！我每次設席邀你共飲，你却滴酒不沾唇。現在爲何破例了？」

「因爲這二位名士一來就論詩談文，語語錦綉，句句珠玉，妾身一時喜興，不覺陪飲一杯而已。」白素芳指着壁上畫幅道：「宋公子，你看這首詩就是他們中的一位題贈的。」

宋正成面有不豫之色，亦懶得起身看畫，望着白素芳好一會說道：「我曾好多次勸你從良，你却三拖四延，我家中雖不少妾侍，正室尚虛。這個正室專爲你而留，你難道還不滿足麽？我又再三表明，聘金任你開口，條件任你需求，你却只是不答應。須知歲月催人，青春不再呵！」

「宋公子！你這份情意，妾身豈不知感。但烟花女子，路柳牆花，怎能登大雅之堂，何況公子上有高堂，必不見容。公子理宜聘娶名門淑女才是。」

「話不是這樣說。自古情有所鍾，以你姿色才情，天下佳人雖多，何人能及你之萬一。至於家父方面，並非庸俗之輩，必無反對之理。你若不信，我現在就可引你見見家父一談，以釋疑念。」

白素芳一聽，心中一動，却以退爲進說道：「妾身青樓賤女，何顏高攀？就是要叩見令尊，亦宜另擇吉日，才可略表誠意，公子認爲對麽？」

「家父屢欲爲我言娶，費煞苦心，時加責問，奈我總是拒絕。你若肯見家父一面，定然水到渠成。至於擇日不如撞日，這時同往最好。」

「公子，你看此時二更已過，城門早已關閉，公子家在城外，如何去得？」

宋正成笑道：「城門開關乃小事，我宋家進出城門並非大事，這可免担心！」

白素芳說：「雖然如此！只是深夜造訪，成何體統？」

「家父睡得很晚，未過三更絕不歸寢。此時二更剛過不久，我家又在城北近郊，霎時可到，這個不必多慮。」

白素芳念頭急轉，忖道：「若不乘此深入虎穴，更待何時？」乃裝爲受寵若驚說道：「旣蒙如此垂愛，妾身豈敢不識抬舉？一切如命是從。」

宋正成大喜過望，連聲催行。

「公子稍待，請容更衣。」說着掀起綉簾入後房去了。宋正成心花怒放，一連串呼來龜奴吩咐各房叫出武師。原來這宋正成每次上青樓，都讓武師們在溫柔鄉享受一番，可見其心機深處。

剎那間，龜奴來報說衆武師在房外等候，轎子妥備了。白素芳已換穿一套淺綠色衣服，出房來嫣然一笑，走在前頭。宋正成臉現得色，緊跟而出。

這時白雲蘭悄悄上來，目送他們走後，似有所思，忽然神情凝重暗自點頭。回身入房換上勁裝，躍出後窗，投入夜空。

× × ×

嘉賓店後座廂房。

燃着明燈，席筵將殘。

朱天士、丁天心、李兆祥，一邊喝酒，一邊談論江湖見聞與天下大事。

忽然一條黑影從窗口闖入，三俠凝神一望，原來是一位勁裝窄袖的中年婦人，但見其面貌端正，神閒氣定。因爲來得驟然，不禁各自戒備。

「妾身白雲蘭，是素素的名義乳娘，亦是素素的嫡親姑母。」說着深深一禮：「貿夜造訪，冒昧之處，尚希原諒。」

朱天士看她行動，知是一位武功修爲頗高的人，乃起身說道：「前輩請坐，慢慢賜教。」

白雲蘭亦不客套，自行坐下。

丁天心聽她說是素素姑母，又是深夜而來，不覺大大驚疑，急急問道：「白前輩，莫非素素出了事故麽？」

白雲蘭道：「丁公子不要心急，待妾身慢慢說來。」

這時李兆祥斟了一杯酒奉敬，白雲蘭接後說道：「謝謝李大俠。」一口乾了。

「唔！」李兆祥很駭異，問道：「白前輩認識在下？」

白雲蘭笑着道：「今天三俠在虎丘屠狗殺狼，以及所有談論，妾身在樹上藏身，聽得看得一清二楚。」

朱天心道：「那麽，白前輩來此，想必與此事有關了。」

白雲蘭說：「可以這麽說。因爲三俠心存俠義，今晚才敢冒昧有所請求。」

李兆祥奮然說道：「有何大不了事故，前輩但說無妨！」

白雲蘭肅容說道：「好！現在時間緊迫，只好長話短說。」白雲蘭頓一頓：「爲使三俠易於明瞭，這事就從素素說起吧。素素本名白素芳，她的父親白志中，母親吳鶯鴻，皆是武林中人。有一次這對夫婦行道江湖，從虎頭山經過，見一武官被強寇追殺甚急，白志中夫婦激起俠義心胸，聯手殺退山賊救了武官一命。這個武官職居參將，名叫祁永松，爲感白志中救命之恩，極力奉承巴結，最後義結金蘭。白志中又助祁永松勦平虎頭山，報功朝廷，祁永松得拔陞守備，乃敦請盟弟白志中夫婦同到江西赴任，說欲竭盡全力爲白志中謀營前程。白志中爲其熱誠所感，欣然應納，就將三歲的女兒白素芳托我撫養。我自結褵多年未有所出，且素來很喜愛白素芳小侄女，所以欣然接納。」

朱天士插嘴道：「祁永松示恩示義，莫非是包藏禍心麽？」

「朱公子料得不錯，這個人面獸心的祁永松，原來是看上了我這個弟婦吳鶯鴻的姿色，二俠是見過白素芳了，白素芳就是吳鶯鴻的影子，她母女同樣一貌似花，祁永松一見着迷，於是百計謀爲。有一天，祁永松設局遣派白志中赴隣埠公幹，竟闖入吳鶯鴻居處，威逼利誘欲行其姦佔，吳鶯鴻是個守身如玉的人，豈肯屈從，在進退無門之下自刎身死。白志中歸來探知實情，悲憤已極，乘夜欲殺惡賊報仇，反被惡賊一衆捉拿，作強盜案子辦理，判斬受刑寃死。」

李兆祥一聲大叫道：「可惱！天良盡喪，豬狗不如，該殺千刀！該斬萬刀！」

丁天心激動的說：「白前輩，快往下說！」

白雲蘭哽咽道：「這事傳出，白志中的好友與我們夫婦上門尋仇，誓誅此獠。誰知他防禦嚴密，總未克除殺。後來他因積功陞爲將軍，威勢更盛，更難下手。」

李兆祥道：「難道就此罷手不成？」

白雲蘭接道：「這樣過了多時，那一年家翁噩耗傳來，我隨丈夫奔喪回揚州，同時在揚州定居，夫婦將報仇之念暫行收起，日夜督促白素芳武功。丈夫偶然亦在江湖走動，一方面探查惡賊動靜，一方面行俠濟世。中間有些友好來訪，我常婉求他們指點素芳一招半式。所以到了素芳十七歲，武功造詣已高於我，在喂招時候終是她佔上風。亦常隨我行道江湖，得個冰心玉女稱號。論武功，因爲她得天獨厚，勤練不倦，又融匯各家之長，才有這樣成就。她除武功之外，又嫻習詩畫琴祺，而且極有心得。終於在一天的晚上，我終於把那段血海深仇，原原本本的告訴了她。她聽後一慟幾絕，日夜痛哭，時不容刻地要報仇雪恨。我與丈夫當然義不容辭，略爲打點停妥，即行取道江西。誰知到江西一探聽，才知那惡賊已被撤職。後來查知那惡賊下鄉剿匪，所謂匪者就是鄉民富戶，不但誣陷良民當匪辦，乘機沒收財產爲己有。這樣歹毒作爲，妥爲慣例，後來被謝御史搜集證據參上一本，朝廷震怒下旨嚴究。詎料那惡賊神通廣大，結果僅撤職了事。」

丁天心道：「他被撤職人往何處？」

白雲蘭道：「我們費盡心機四方八面偵查，後來得個情報，惡賊祁永松在襄陽隱居。於是我們分爲兩路，我的丈夫單身一路，聯絡江湖俠義帮忙追查，我與素芳一路改裝爲賣唱以掩人耳目，可是在襄陽逗留半年，到處打聽毫無頭緒，眞如大海撈針，後來我丈夫聽莊大俠報說那惡賊隱跡於杭州了，我們當然追踪到杭州，一樣尋不到蛛絲馬跡。這時候素芳侄女覺得扮爲賣唱女，只能在茶樓酒館走動，攀不上富貴人物，像惡賊那種身份必在較高層地方尋樂，故而不惜厠身青樓，如此一年亦枉費心機。最後終於探查那惡賊隱跡在這蘇州，所以我們在數月前就追尋來此。」

李兆祥一拍大腿道：「我知道了，你們所追尋的惡賊祁永松，就是宋祺了。」

白雲蘭道：「不錯！想不到那十惡的祁永松，改名換姓，故放烟幕，老早就在這裏廣置產業，建造『金斗山莊』，接受朝廷委任，甘心爲虎作倀，認賊作父。正是因爲他不甘雌伏，才暴露了隱秘，亦被我們查得根底，以後的事，諸位已經知道，我亦不必說了。」

朱天士奮然道：「我明白了！前輩的意思是要我們拔刀相助，爲白素芳報仇。其實，祁永松禍國殃民，罪惡昭彰，人人得而誅之。我們身爲俠義道，除奸誅惡自然義不容辭的。」

丁天心慨然道：「不錯！祁永松這種民族敗類，眞是百死難蔽其辜。白素芳報仇是私的，除殺奸惡是公的。爲私爲公，義無反顧。未知前輩要如何報仇？要什麽時候行動？」

白雲蘭急切地道：「就在今夜！」

朱天士奇怪說：「何必如此急迫？」

白雲蘭說：「素芳爲惡賊長子宋正成邀請，决心乘機冒險，已身入虎穴了！」

李兆祥道：「這個宋正成就是祁正成了。」

丁天心急道：「去有多久？」

白雲蘭道：「是剛才的事。」

李兆祥道：「金斗山莊在城外，此時怎能出得城？」

白雲蘭道：「李英雄忘了宋祺是朝廷暗使了麽？」

李兆祥道：「如此還等什麽？快些趕上，遲恐不及！」

丁天心道：「不錯！白前輩一來，理應即說出白姑娘已闖虎穴，講故事押後亦未遲。」

白雲蘭道：「這個不怕！素芳是坐轎子去的，必然走得慢。好在我等不怕城高受阻，大家輕功了得，當然趕得及。」

李兆祥道：「好吧！閒話休提，火速行動。」於是各人攜帶武器，熄了燈光，射出窗外夜空。

× × ×

月朦朧，星斗滿天。

金斗山莊，在城北近郊。

此時萬籟俱寂，金斗大廳燈光輝煌，廳中居然擺着酒席，二個身材高大的人在把杯對飲。這二人中一穿紫色錦袍，額闊顴高，一雙邪目，一對斜眉，灰白長鬚，此人就是現改姓名爲宋祺的祁永强。另一個鷹鼻細眼，一張大口，兩撇鼠鬚，形貌醜陋古怪，穿着黃袍，此人是祁永松的師弟張文雷。

祁永松道：「張師弟，朝中今日又有密令到來，說朱洪武已命大將徐達胡大海進攻揚州，陳友諒進攻武昌，張士誠起兵三吳。朝廷窮於應付，催促愚兄加緊以赴，未知師弟有何善策？」

張文雷說道：「師兄，你現在是在野之身，旣無兵權在手，要對抗張士誠這股暴民，談何容易？何況此時各地高倡義旗，人心洶洶，風起雲湧，每個城市每個地區都可能隨時生變，師兄又隱埋姓名，行動指揮皆極掣肘呵。」

「話雖如此，我旣接受朝廷密令，豈可不盡力而爲。今日袁公來書，言朝廷有意恢復我的將軍職位，日內聖旨必下，若此就可暢所欲爲了。」

「師兄若能復職，那時名正言順，招攬天下豪傑以平民亂，就容易得多。」

「說到招攬人材，師弟連日奔波，情形如何呢？」

「虎村五霸、草山七狼，皆已答應日內起程前來，孫家兄弟、紅溪諸雄則不肯參加，聘禮亦璧回了。」

祁永松哼聲不响，似有所思。

張文雷說：「師兄！正成正茂兩位賢侄，不該任其在外橫行胡爲，強擄婦女。這對金斗山莊聲譽有損不說，還碍及招攬人材之舉，師兄理當管教管教。何況二位賢侄武功胆識過人，若肯收心從正，乃是師兄有力臂助，勝於求諸外人多多！」

祁永松說道：「不錯！時間定要管教的。」說着向家僕王旺說：「王旺，二位公子回來時候，吩咐來見我。」

王旺恭身答應而去。

祁永松與張永雷邊飲邊說。

時起三更。王旺引着祁（宋）正成與白素芳進入大廳，祁正成滿臉歡色，一路對白素芳禮讓呵護着。白素芳則遙目四注，神色看似輕鬆實心凝重。

「爹！張師叔！」祁正成恭身行禮。

「賢侄回來了？」張文雷詭笑着。

祁永松見兒子深夜帶來女子，心中大大不是滋味，眼光向兩人一掃說道：「正成，你亦胡鬧太過份了。如此深夜帶女人進門，成何體統？」抬眼看白素芳一下又道：「這女子是誰？」

祁正成打着笑臉恭身說道：「她，她是羣芳樓裏素素姑娘！」

祁永松瞪着眼道：「什麽？青樓女子你竟帶上門來？大胆！」

「告禀爹爹！素素姑娘雖是烟花女子，却處汚泥而不染，是風塵中奇女子！」

張文雷揶揄一笑道：「呵！風塵奇女子？那太失敬了！」

「師叔！素素姑娘明艷可人，儀態絕代，又擅詩畫琴棋，並且，雖然厠身青樓，却是賣藝不賣身，守身如玉的。」祁正成加緊解釋着。

祁永松一聲冷哼道：「你貪夜帶上門來，有什麽用意？」

「孩兒訂定婚約，特地帶回拜見爹爹的。」

「你倒是一廂情願！閑花野草，豈容登堂入室？」祁永松橫掃白素芳一眼，說道：「姑娘！你死了這條心吧！」

「哼！」白素芳自從踏進大廳，緘默無語，只悄悄瞧着當面這殺父仇人，間亦游目環顧周圍境況。對他們之交談視若無覩，心裏只盤算着如何報仇雪恨。雖然仇恨之火內燃，態度却從容若定。

祁正成很委曲地對白素芳說道：「素素姑娘！你，你就上前叩見家父吧！」

白素芳流波一轉，輕移蓮步，婀娜多姿走上前，微微襝衽向祁永松一禮，說道：「小女子見過將軍大人！」

此語一出，各人萬分驚震。祁永松倏地起身，叱道：「你說什麽？」

白素芳十分鎮定地說：「祁將軍何必大驚小怪！其實，祁永松將軍何曾不是宋祺老爺，宋祺老爺何曾不是祁永松將軍。銅鑼藏在袖裏打，只瞞騙自己而已？」

「你究竟是誰？」

「白素芳。」

祁正成驚異地說：「素素，你——」

張文雷赫赫一笑說道：「原來是揚州城的冰心玉女白素芳！聽說你近年失去踪跡，今日至此，意欲何爲？」

「追尋殺父母大仇！」

張文雷道：「仇人是誰？」

「祁永松惡賊！」接着怒瞪祁永松道：「你這老惡賊，旣與吾父義結金蘭，怎狠心姦迫吾母，寃害吾父。你眞是狼心狗肺，衣冠禽獸。今日定欲手刃仇人，以雪吾恨！」

祁永松厲聲狂笑道：「你今闖進龍潭虎穴，死無葬身之地，尚敢大言炎炎？來，成兒！把這不知死活的賤婢殺了！」

祁正成惶急說道：「爹爹！呵！素素，你——」

祁正成期期艾艾擧止失措之時，白素芳袖劍出手一揮，祁正成咽喉已斷，血箭狂噴，神色間似不相信白素芳會如此辣手，雙眼睜大看着她，終於倒地身亡。

這是電光火石刹那間事。

祁永松暴喝道：「賤婢如此狠毒，今日定欲將你千刀萬剮，遭受淩辱而死。」

「哈哈！骨肉連心。兒子被殺，你做父母的哀痛如何？父母被殺，做兒女的哀痛又如何？現在你可爲子報仇，我却爲父報仇，你我是不共戴天了。」

「殺！」祁永松擧手一揮，嘶吼着。

四個跟隨祁正成的武師早已兵器出鞘，一聲呼嘯而上，採取包剿式向白素芳。

白素芳冷哼着，神閒氣定地沉着應戰，手中一雙不及尺長的袖劍舞動。雖然以一敵四，看來綽綽有餘。

張文雷看得太不耐煩，腰袋摸出蝎子鏢，一手發五鏢，射向白素芳要害。陡地一條人影淩空躍入，飛身上前揮動紫玉笛，將蝎子鏢全數打落。來人正是丁天心。

另外三條人影闖入戰團，變成四對四厮殺，刹那間，四個武師血濺當場。來人正是白雲蘭、朱天士，李兆祥。

祁永松怒叱道：「你們是那條綫上朋友？」

丁天心哈哈笑道：「不是什麽朋友，是追魂使者到了。你今惡貫滿盈，特來追你之魂。」

祁永松惱火塡胸，一聲大喊：「來人呀！」倏地十六個金綫黑衣勁裝漢子，破壁奔出，分作二陣包圍上來。

丁天心抽出快劍予白素芳，白素芳將袖劍左手執住，右手接過快劍，一招「鳳凰展翼」平空飛向祁永松。張文雷鐵筆一擺擋在祁永松面前，架住白素芳快劍，雙方驟起惡鬥。

這時候後廳忽然走出三個中年人，皆手持大砍刀，視其神情氣概分明都是一流高手。祁永松一見大喜，高聲喊道：「三位大哥，快把這些狗男女殺了！」

這三人中，一個是身段修偉，濃眉巨眼，穿着一襲紫袍的。驟然一聲大喝，大砍刀快如閃電向同來之二人砍倒，那二人變生不測就如此莫名其妙的喪命。

祁永松大大驚震，瞪目大喝道：「薛老二！你瘋了麽？爲何殺了自己人？」

那中年人哈哈大笑道：「武林凶徒，江湖敗類，不殺何待！」

「你是什麽人？你不是薛老二？」

「祁永松！你聽清楚了。這女娃娃的父親白志中，有一姐姐叫白雲蘭，白雲蘭就是我的妻子，懂了麽？」

那中年人一邊說着話，一邊從懷中取出一個金面具向臉上一套，但見金光閃閃，威風凜凜。

「什麽？你是金面俠薛川？你，你是到來臥底的？」

「亦可以這樣說，我追踪你多年，欲爲舅兄報仇，費了幾多心機，看來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找到了你。這亦是因你名利心太重甘作異族虎倀，殘害忠貞之士，才致暴露隱藏，今日我等不但爲白志中夫婦報仇，亦爲家國剷除蟊賊。你若自知罪孽深重自行了斷，免受剮割之慘。」

祁永松獰獰長笑道：「哈！薛川，老夫身居朝廷密使，你等胆敢尋仇上門，一會官兵一到，你等死無葬身之地了。」

薛川怒叱道：「住口！你尚執迷不悟，眞是罪不容誅。」接着大砍刀一揮，對激戰中的白素芳道：「那個張文雷惡賊交給我，你可誅殺殺父仇人。」

這時白素芳激鬥張文雷，迭遇凶險。因爲張文雷武功造詣極高，遠在祁永松之上，且經驗老到，白素芳雖得白薛二家眞傳，究竟功力未深厚，此時亦被迫得左支右拙。薛川眼觀八面，知道侄女非是張文雷敵手，故有這樣一說。

白素芳耳聽姑丈話出，急虛攻一招「分花拂柳」，驀地向後躍退。張文雷如影隨形趕上，薛川大砍刀已橫裏砍至，張文雷毫無選擇餘地迎住，兩人功力相等，棋逢敵手的作生死戰。

白素芳瞪着祁永松，咬牙切齒，杏眼圓睜，柳眉倒竪，眞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一聲嬌叱，劍鋒乍展急攻而上。

祁永松倒躍後退，摘下壁上掛劍慌忙抗禦。白素芳殲仇心切，招式淩厲絕不容情，祁永松存心保命，步步爲營，間或隨手擲出什物以亂敵心，形成追逐戰。

且說那十六個金綫黑衣人，由羣鬥中忽分成二個圈，一個包圍朱天士李兆祥，一個圈包圍丁天心白雲蘭，分明是八卦陣

仗。這個陣仗配合得十分緊密，攻守十分契合，彼起此攻，此攻彼隨，好得四俠見識多廣，臨危不亂。雖然驚險百出，却能沉着應戰。

丁天心極具機智，早看出陣仗厲害，已想妥突破之策，乃輕聲對白雲蘭說：「走巽位，出乾位。」

白雲蘭點點頭，兩人即時採用行動，破陣而出，陣仗亦告瓦解。二黑衣人返身急追，白雲蘭囘手一劍刺出，一黑衣人劍鋒穿胸。另一黑衣人乘勢一劍攻向白雲蘭，丁天心紫玉笛脫手急射，勢如奔雷疾電，插入黑衣人眉心半尺，當場喪命。

丁天心收回紫玉笛，順手撈起死者利劍，走向另一陣仗，高聲說：「大師兄攻坤位破陣。」

「好！」朱天心一聲應好，馬上攻向坤位一個筋斗翻出陣外，反手一劍刺殺一敵。李兆祥隨後亦出手殺一敵。丁天心配合師兄行動，攻入陣中，陣仗即告瓦解。

白雲蘭力敵六個黑衣人，現出脚忙手亂，正在危急之際，丁天心已凌空躍至，一招雲夢三十六式，下手絕不容情，一連串刺殺三敵。

白雲蘭精神爲之大振，利劍急攻，一敵破腹倒地喪命。

這時丁天心游目環顧，見朱李二俠共戰五敵，白雲蘭只存二敵，皆處在不敗之地了。金面俠薛川戰張文雷難分勝負。白素芳力鬥祁永松，雖是半斤八兩，却嫌制敵經驗不足。丁天心不禁忖道：「惡賊老奸巨滑，機詐百出，久戰定然不利。」念頭一起，急急向前助戰。

白素芳求勝心切，招招殺着，奈何祁永松步步固守，游走退避，久久不能得手，心中很爲焦躁，一見丁天心平空馳至，不禁激起一股豪氣，劍法一變，排山倒海攻出，務欲手刃仇人。

丁天心了解報仇者的心理，有意讓白素芳手刃仇人的心願，所以不行攻敵要害，只行制敵先機。祁永松單鬥白素芳已乏必勝把握，如今加上一強敵，不禁胆虛心怯，急思逃遁，邊戰邊退至胡床，陡地躍身床中，機關驟然發動，身形倏忽消失。

白素芳正欲追踪，忽聽薛川大聲嚷道：「不可！床上有機關。」

白素芳一怔，薛川又大聲道：「把床頭小獅頭毀掉，機關自破。」

丁天心一聽，手中利劍一揮，擊碎了小獅頭，只見胡床下陷，隆然一聲巨响，現出石梯，顯然是地下室。

白素芳正欲跨步下去，薛川忽然說道：「侄女！摘下床邊壁上掛劍給我。」

原來薛川慣於使劍，因便於隱藏形隻混入山莊，迫得改用大砍刀。白素芳意念神領，馬上摘劍拋出，大聲叫道：「姑丈接劍！」

薛川迫退張文雷，右手向外一操來劍，大砍刀向敵脫手射去，如今一劍在握，有如蛟龍出水，威風十足。

白素芳回頭已不見丁天心，料他必是追賊去了，於是急行循梯而下。到了地下室，見惡賊背一包袱，似欲從暗道竄逃，丁天心正飛步上前阻攔。惡賊情急拚命以圖僥倖，三招過後右臂已被丁天心砍斷，右臂連劍滾下地上，痛得惡賊高聲慘嚎。

丁天心淡淡說道：「祁永松，你罪惡昭彰，神人共憤，眞是百死莫贖，如今我不殺你，留待白姑娘手刃親仇。」

祁永松強行忍痛，道：「你們旣已殺了我的長子，難道眞個欲趕盡殺絕麽？」

「豈止殺了你長子，就是你的次子小太歲，今日亦已陳屍虎丘了。父子同樣爲惡，今日同遭報應，可知天道無差。」

祁永松面色慘變，欲語還休。

「丁公子！謝謝你了。」白素芳從容走近，眼露感激之色說着。又轉身朝祁永松滿腔憤恨道：「惡賊！你十惡做盡，我今日爲父母報仇，亦爲天下人雪恨，敎你嚐嚐被殺滋味。」說着，神劍飛出，一道白光射進祁永松腹部，鮮血四濺。

祁永松如一隻重創野獸，滿臉痛苦。

「祁永松！你父子今日今夜同赴十八層地獄，再受煉魂之苦吧。」說着又是一把袖劍飛馳，插入祁永松左眼。

祁永松一聲狂嚎，凄厲之至。同時血流滿臉，恐怖怕人，接着昏死過去。

這時在大廳上，薛川解決了張文雷，白雲蘭等誅盡了黑衣人，先後到達地下室，一切情況都看在眼裏，却默默旁觀。

薛川忽然踏前幾步，很慈祥望着白素芳說：「侄女！看來惡賊是斷氣了。」

「死了？侄女餘恨未消，却死了？」白素芳說着，擧劍狠狠狂戮。祁永松沒反應，分明老早斷魂，屍體終於慢慢倒地。

白素芳熱淚零零，恨恨地瞪着倒在血泊中死屍，好像餘恨未消，諸人却很關心地注視她。

白素芳忽然回身跪倒，淚目望天喃喃祝道：「雙親在天英靈鑒佑，女兒大仇已報了！」說罷悲從中來大哭着。

白雲蘭含淚盈盈，撫着白素芳的秀髮，安慰地輕聲說道：「素芳！你手刃惡賊，父母血仇已報，何必再悲感呢？」

「對！今日除盡惡賊父子，大仇已雪，別哭了，起來吧！」薛川說着，一邊與白雲蘭扶起白素芳。白素芳起身向丁天心三俠稱謝拔刀相助之德，三俠謙遜不迭。

丁天心頓一頓道：「薛前輩！祁永松等惡皆亡，現在如何做善後工作？」

李兆祥道：「把山莊燒了吧！」

薛川道：「好的。不過我們先要做兩件事，第一這山莊內婢僕二三十人，皆是貧苦之輩，應該先行安排遣散，以免連累。看此庫房金銀珠寶極多，每人分送二三千兩及些軟細之物，使之可以另尋生活。第二各處義旗紛擧需欵正殷，還有百姓不免因兵燹而流離失所，我們各人將此不義之財分取了，或助義軍或贈難民，使物有所用，諸君以爲如何？」大家轟然稱善。

白雲蘭道：「不過三俠急於北上，何不就將一部份財物携帶，先走一步，此處善後由愚夫婦負責吧！」

朱天士道：「這樣偏勞賢伉儷了。」

白素芳：「此乃小事，何足掛齒。小妹或於諸事辦妥之後，亦會北上的。」

丁天心看一看白素芳，深情的說道：「白姑娘難道還有他事待辦麽？」

白素芳有些依依道：「先父母之墓在江西，今大仇得報理該前往禱告一番。」

三俠點點頭，大爲嘉許。諸事已定，各各期約後會而別。（未完）



御用殺手傳奇故事

九月奔雷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縱橫利用歐陽絕的機關設計，二人又另攪一個瘋狂的計劃……龍飛常護花香芸一行在黎明抵達長安城，事前已派了三百多個御用殺手潛入城內，希望能及時制止司馬縱橫的行動，但事情已有了變化。事情發生在清眞寺古塔之內，一個回教徒首領鬼劍宗薩巴，捉住一個叫火狐的手下賀昇，顯然他們是全夥出動，應付以火狐爲首的强敵，火狐目的將宗薩巴殺傷之後，準備繼續殲擊的時候，只見塔下一羣黑衣大漢四面衝來，在寺內大屠殺，將宗薩巴的回教徒殺害，火狐來不及救出賀昇就逃去，宗薩巴幸被一雙青年人和一個中年人救出……

偷竊火藥　意圖破壞

那個少女隨即道：「你的傷還未好，別亂動，傷口再裂開可就麻煩了。」

宗薩巴從來都沒有聽過這麼溫柔動聽的聲音，身心不由自主的放鬆。

少女接道：「你傷得很重，幸好都沒有在要害，但失血太多，必需一段頗長的時間才能够康復。」

宗薩巴輕「嗯」一聲，終於開口問：「這裏是什麼地方？」

中年人應道：「長安城府衙。」

宗薩巴一怔。「我們的事到底驚動了官府。」

一開口說話他的傷口便又隱隱作痛，語聲異常的嘶啞，他甚至懷疑那到底是否是自己的聲音。

中年人道：「可惜我們得到消息太遲，趕到去的時候已只能够找到你。」

宗薩巴再問道：「你們是那兒找到我的？」

「塔中夾壁，你完全是一個血人，不是小心檢視，不難當做死人處置。」

宗薩巴又問：「你們怎會找到那兒去的？」

中年人笑笑。「是你洒在地上的血告訴我們塔內有夾壁。」

宗薩巴乾笑一聲道：「還是我救了自己。」

中年人點頭。「若是我們小心檢視下發現，找到你的時候，你應該已是一個死人。」

宗薩巴道：「在昏迷之前，我也以爲自己是死定的了。」

中年人道：「那種暗器的力道實在驚人，火狐狸顯然花過了不少心思。」

宗薩巴道：「你們也知道火狐狸？」

中年人道：「只要稍爲有名的人我們都知道。」

宗薩巴笑笑。「是麼？」

中年人道：「正如對閣下一樣，惟一未清楚的一件事，相信就只是閣下那一柄『鬼劍』，現在當然已很清楚的了。」

宗薩巴一怔，忍不住問道：「高姓大名？」

「一般人叫我龍飛，也有叫龍飛相公。」中年人刷地打開手上摺扇，那是以碧玉爲骨，扇面上寫滿了一個個人名。

宗薩巴震驚，脫口一聲道：「玉骨銷魂？」

龍飛笑笑。「這個外號令人驚心動魄，但叫的人喜歡這樣叫我也無可奈何。」

宗薩巴道：「江湖上的種種傳說都是眞的。譬如你是關外落日牧場萬馬王的女婿，又譬如你其實是：京中太平安樂富貴王。」

龍飛頷首道：「你還知道什麼？」

宗薩巴道：「當然是你與天地會的連番搏鬥，天地會最後還是給你消滅……」

龍飛笑問：「你也以爲天地會已經給消滅？」

宗薩巴道：「果眞如此，你大概也不會跑到長安來。」一頓突然問：「我仍在長安？」

龍飛道：「當然，以你的傷勢根本不能够上路，我們在這裏的事情才開始。」

宗薩巴目光轉向那個青年。「這位又是那一位？」

「常護花。」龍飛摺扇輕搖。「你大概也聽過他。」

宗薩巴道：「還知道他被譽爲年青一輩最有前途的劍客，我若非早已淡薄虛名，又不再年輕，早已出長安，到萬花山莊一會這位莊主。」

常護花道：「萬花山莊已經不存在，這個莊主現在也只是一個御用殺手，効命於當今天子。」

「御用殺手？」宗薩巴笑笑，「我實在難以想像，但好像你這樣一個有名的江湖人，當然有自己的原則，而盛名之下無虛士，你所以甘願受命於當今天子，在做的當然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常護花道：「好像閣下這種老江湖，也當然知道天地會是怎樣的一個組織。」

宗薩巴問：「以你們消息的靈通，也應該知道我與天地會一些關係也沒有。」

龍飛道：「所以你還能够躺在這裏說話，要救你不是一件易事，非獨要花很多上佳的藥物，還需要時間。」

宗薩巴道：「藥物花了多少錢我可以賠得出，時間我却是不能的。」

龍飛摺扇一指旁邊的少女。「這是香芸，我的女兒，若非她在這裏，就是有藥物也沒用。」

宗薩巴目光一轉，道：「想不到姑娘年紀輕輕，醫術方面也有這般成就。」

香芸淡然一笑道：「一個人的生死與運氣有很大的關係。」

宗薩巴道：「我的運氣一向也的確很不錯，所以才能够活到現在。」

龍飛道：「也所以才會落到我們的手上。」

宗薩巴道：「火狐不是你們的人？」

龍飛搖頭道：「我們只是知道這個人，却是想不透他在這件事中做的又是什麼脚色。」

「那個賀昇給他帶走了？」

龍飛道：「我們進去的時候，並不見火狐狸，也不見其他活人。」

宗薩巴乾笑道：「所以我才會有這種待遇，否則你們才不會花這許多的藥物、時間將我救活。」

龍飛道：「我們還希望你會合作。」

宗薩巴一正面色，道：「我也很想清楚到底是怎麼囘事。」一頓接問：「清眞寺那邊到底是怎樣情形？」

龍飛反問道：「你在清眞寺的手下有多少？」

宗薩巴道：「二百七十個，也已是我手下的全部。」

龍飛道：「那我可以告訴你，現在你已經一個手下也沒有了。」

宗薩巴震驚。「那條火狐狸……」

龍飛搖頭。「火狐狸殺的人有限，你的手下……」

「當然是被他的手下殺死的了。」

龍飛搖頭。「火狐狸獨來獨往……」

「那個賀昇難道不是他的手下？」宗薩巴立即截住了龍飛的話。

「賀昇這個人我們並無消息，倘若他眞的是火狐狸的手下，那應該也是惟一的手下。」

宗薩巴道：「你能够說得這樣肯定，當然已掌握足够的資料。」

龍飛道：「你應知有所謂名人譜。」

「那是官府刻意編制的東西，也只有官府的人力物力才能够做到。」

「名人譜的資料也許並不齊全，但從那之上收集的資料看來，火狐狸並不是那種人。」

宗薩巴點頭。「以我所知也不是。」一頓問：「你們是否已得到什麼消息？」

龍飛道：「我們已能够肯定那是天地會司馬縱橫的人。」

宗薩巴又是一怔。「我們跟他們一些關係也沒有。以我所知，火狐也沒有。」

龍飛道：「這到底是什麼囘事正是我們要知道的，但我們找到去只能够找到你一個人。」

宗薩巴反問：「你們又是爲什麼跑到清眞寺去？」

龍飛道：「只因爲有消息說天地會的人在那附近集結，會有所行動。」

宗薩巴道：「你們的行動似乎不應該這樣緩慢。」

龍飛道：「發現天地會帮衆行踪的一共有五個人，四個立時被發現擊殺，另一個沒有被發現，但仍然在半個時辰後才能够將消息送出，本人亦同時被擊殺。」

宗薩巴道：「天地會的不惜監視你們那個人半個時辰之久，可見得事情的嚴重，可是由始至終，都是我們與火狐的事，

與天地會一些關係也沒有。而我們一直都是秘密行動，消息應該不會放出去，火狐方面應該更秘密。」

龍飛截問：「你們到底是爲什麼而火併？」

宗薩巴看看龍飛，沉吟不語，常護花道：「閣下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們既然清楚，閣下也無妨提出條件，只要在可能範圍，我們都會考慮答應。」

宗薩巴笑道：「我們一夥二百多人也不缺衣食，現在只剩下我一個當然更不會缺乏的了，除了金錢之外，我們一夥什麼也都不感興趣。」

龍飛道：「這個我們清楚，那你還考慮什麼？」

宗薩巴笑笑，道：「這麼多年來，我從來都沒有做過一件便宜漢人的事情，當然要考慮一下。」

常護花微喟。「漢人固然有好壞，回人也一樣。」

宗薩巴說道：「若是你自小便受回人欺負，對任何回人多少相信你也會有些歧見。」

常護花無言，宗薩巴笑接：「但現在幾位救了我的命，拋開種族的問題，站在江湖人的立場，我若是無以報答，以後在江湖上也不要立足的了。」

常護花沉吟接道：「你若是堅持不說，我們也不會強迫你的。」

龍飛點頭道：「這件事你不說我們也有辦法查出來，只是在這個時間決定一切的時候，我們仍然希望盡全力能夠說服你合作。」

宗薩巴又笑了。「你們當然看出我已經考慮清楚一定會跟你們合作，所以才沒有說一些太激烈的話。」

龍飛淡然道：「爲天下蒼生，爲避免太多的人死亡，有時候我們的確不得不做一些比較激烈的行動，有時就是錯誤也得做，只要不會錯誤得太厲害，當然，錯誤得太厲害的時候我們大都能夠看出來。」

宗薩巴道：「這就是政治？」

龍飛點頭。「到目前爲止，我們幸好都沒有出過大錯。」

宗薩巴道：「閣下能夠有今日的地位聲名，與閣下的行事作風當然有很大的關係。連萬花山莊常護花這種高手也能夠被你說服，甘願做一個御用殺手，就是完全不知就裏的人，也應該想像得到這是一件怎樣有意義的事情。」

龍飛道：「你若是有興趣，不妨加入我們。」

宗薩巴一怔，疑惑的望着龍飛，竟然反問：「你說什麼？」

龍飛道：「能夠用的人我都樂意用，願意爲朝廷効命的人我也從不拒絕，我可以保證的一件事，就是朝廷絕不會虧待任何人。」

宗薩巴歎了一口氣。「閣下這種心胸已足以令我宗薩巴折服。」

龍飛笑笑道：「人生不過數十寒暑，能夠做幾件有意義的事情總是好的。」

宗薩巴只是歎氣，常護花上前一步，道：「江湖人毫無拘束，固然是快樂，但能夠做幾件有意義的事情相信更快樂。」

宗薩巴接問：「你現在的日子過得很快樂？」

常護花道：「這是事實。」

「這也不難看出來。」宗薩巴笑了笑。「一個人日子能夠過得很快樂實在不容易，既然有這種機會，除非是傻瓜，否則應該不會放棄的。」

龍飛隨即道：「歡迎你加入我們。」

宗薩巴道：「我身受重傷，只怕也幫不了你們多大的忙。」

龍飛道：「你應該相信香芸的診斷，你現在不是沒有什麼？」

宗薩巴忽問道：「我昏迷了多久？」

香芸應道：「已經有十七個時辰。」

宗薩巴一怔，苦笑道：「我傷得可眞不輕。」

香芸道：「主要是失血過多，我用的藥物主要都是養血生肌，不用十天，你應該可以行動自如，大概一個月，可以完全康復的了。」

宗薩巴道：「能夠行動自如便成。」

龍飛道：「我希望跟着我的每一個人都能夠在行動中發揮他最大的威力，也只有在那種狀態才能減輕傷亡。」

宗薩巴點頭道：「那我放心休養就是了。」

龍飛道：「這是一場很長的戰，每爭一個人都有機會一顯身手的。」

宗薩巴又點頭沉默了下去，龍飛他們也沒有再說話，都看出他需要清靜一下。

好一會，宗薩巴才吁一口氣，道：「你們相信都知道這兒的霹靂堂。」

龍飛道：「霹靂堂以火藥聞名天下，不知道的人相信不多。」

宗薩巴道：「據說霹靂堂製造火藥已經有近百年的經驗，後來又引進西洋的技術，加以改變，更能夠充份發揮火藥的威力。」

龍飛道：「這是事實，一直以來，朝廷的火器也都是由霹靂堂來製造，只是堂主『天雷』曹霸不慣拘束，也因爲地理環境，朝廷一直都讓他留在長安發展，當然，保護守秘的工夫是做到十足。」

宗薩巴道：「霹靂堂是官府專用，這大家都知道，而事實，自四十年前開始，霹靂堂便沒有再打造任何火藥兵器暗器賣給江湖上的朋友。」

龍飛道：「這也是天雷曹霸的決定，目的是不想再製造太多殺孽，火藥的威力也實在太大，不適宜用在江湖上。」

宗薩巴道：「也所以霹靂堂外流出去的火藥暗器兵器一直是江湖中人，不惜以任何方法爭奪的東西，這種東西當然已不多。」

「主要是火藥不容易補充，而那種東西沒有了火藥便成爲廢物，原有的火藥又需要極之小心保養才能夠保持功效。」

「不錯——」宗薩巴接道：「水淹不用說，就是潮濕亦會有影响，而且要盡量避免接觸火燄，火藥的威力雖然大，麻煩也很大，使用固然要經驗，保養也一樣，但到底物以罕爲貴，再經過那麼多人刻意渲染，火藥變成了一種無堅不摧，藉之可以縱橫天下的東西。」

龍飛頷首道：「的確有這種傳說。」

宗薩巴道：「他們却沒有考慮到一件事，果眞這樣，霹靂堂何以不能夠雄霸江

湖。」

龍飛道：「那可以解釋是『天雷』曹霸沒有這個野心，而主要是他實在太明白火藥的功能。」

宗薩巴詫異道：「火藥……」

龍飛道：「能夠善用火藥要縱橫天下並不是一件難事，曹霸之所以沒有這個野心也的確是對這種東西太了解。」

宗薩巴不由問道：「這種東西的功能到底……」

「在破壞、毀滅，拿江湖來說，兩個帮派就是怎樣拚命，傷亡始終有一個限度，不敵的一方就是逃不了，大可以高呼饒命，也所以，官府一直沒有太理會江湖上的紛爭。」龍飛乾咳一聲道：「用到火藥便完全不同，曾經一次，我朝在白狼峽埋下了二十桶火藥，一舉毀滅了韃靼逾萬鐵騎。」

宗薩巴瞠目結舌，龍飛道：「當然那也是充份利用環境，才能夠發揮那麼大的功力，但火藥的厲害亦可想得知。」

宗薩巴歎了一口氣，奇怪道：「曹霸當然清楚火藥有這種威力的。」

「當然。」龍飛笑笑。「正如朝廷一樣，也所以火藥若是在江湖上出現，又引起嚴重的傷亡，當地官府便不能不追究，而任何江湖的帮派都難以與官府對抗。」

宗薩巴終於明白，接道：「其他帮派知道也必定會來爭奪，火藥却是不能夠隨時隨地使用，尤其是當許多火藥集中在一起，只有朝廷才能夠建立一道嚴密的保護網，將附近劃爲禁地，派兵駐守，嚴禁任何的閒人進出。」

龍飛道：「霹靂堂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周圍百里可以調動的官兵達五萬之衆，而關卡林立，小量不敢說，但大量的火藥就是能夠偷進去，偷得到，要運送出來，可以說是絕無可能的事情。」

宗薩巴道：「何況霹靂堂中到處機關陷阱，要偷進去已經不容易。」

龍飛道：「你也知道這件事。」

宗薩巴道：「對火藥事實我也很感興趣，只是知道霹靂堂爲朝廷所有，才打消說服天雷曹霸出賣火藥的念頭。」

龍飛接問道：「那現在又怎會與霹靂堂拉上關係？」

宗薩巴道：「這是三天前的事，我接到密告，有人從霹靂堂偷了一些東西出來，包括數百斤火藥，以及一份設計圖樣，那……」

龍飛截問道：「是不是一份火炮的圖樣？」

宗薩巴反問：「你們都知道了。」這也等於承認的確是那份圖樣。

龍飛道：「那個偷兒到底是……」

「就是賀昇，這個人武功不太好，却是神偷門老祖宗的關門弟子。」宗薩巴接問道：「神偷門你們相信多少也會有些印象。」

龍飛點頭道：「這可以說是江湖上最無聊的一個門派，一個在偷盜方面極之有心得的老偷兒收養了幾個棄嬰孤兒，自幼便訓練他們偷盜的技術，成立了所謂神偷門，却是一直都沒有多大作爲，因爲那個老偷兒的胃口並不大，而且很怕死。」

常護花接道：「他教出來的徒弟也差不多是這種性格，所以一直都沒有闖出什麼名堂，若非其中一個大胆偷進禁宮的寶庫，我們還不知道有這個門派。那個偷兒其實也是與朋友相賭，根本不知道要偷進去的是什麼地方。」

「怎會的？」宗薩巴詫異。

常護花道：「這當然是一個陷阱，他不知道，他那個朋友却是清清楚楚，只是低估了禁宮的防衛。」

宗薩巴道：「這也會上當，可見神偷門的人見識是怎樣。」

常護花道：「老偷兒其實也是閒着無聊，他不錯天份高得很，却不幸出生在富有人家，不愁衣食，空懷一身絕技，難得施展一下，他那些徒弟在他的照顧下，當然也懶得出動，但偶然露一手，也是令人歎爲觀止。」

宗薩巴道：「神偷門正式成立不到三個月，老偷兒便老死床上，他的六個弟子亦各散東西，賀昇來了長安，日子倒也過得快活，還戀上了一個叫做仙仙的女孩子，那恰巧是我一個手下的女兒。」

龍飛道：「也就是告密的人？」

宗薩巴道：「大概是身在異鄉，我們這些人特別團結，這當然，仙仙還沒有作出決定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龍飛道：「若是他對賀昇已死心塌地一片痴心，相信就不會有這件事發生。」

宗薩巴搖頭。「仙仙發現收買賀昇做這件事的人有問題，亦有影响。」

龍飛「哦」一聲，宗薩巴接道：「那是長安的一個土豪姓錢名開，跟我們曾經有過衝突，仙仙懷疑他是要用火藥來炸毀清眞寺，那次的衝突其實並沒有什麼大不了，只是女孩子心眼兒比較細，才會想到那許多。」

龍飛道：「那錢開你們調查過了？」

宗薩巴道：「同日午夜，錢開從麗春院回家途中被我們攔刦，隨從左右全都被我們抓起來。」

龍飛一笑道：「你們要解決錢開，其實只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就因爲太簡單所以才一直沒有動手。」

宗薩巴道：「就是這樣，在我們來說錢開只是一隻小蒼蠅，只要他不來騷擾，令我們太討厭，我們還是不會動手的。」

龍飛接問道：「你們從錢開那兒知道什麼？」

宗薩巴道：「這個人胆子其實並不太大，也沒有多大志氣，是一個典型的土豪，偷火藥其實並非他的主意，乃受命一個叫做歐陽絕的人，而他所以願意這樣做，除了原則，看在錢份上，還因爲所有步驟歐陽絕都已經安排妥當，包括了人選，他要做的只是將酬勞以及一份霹靂堂的機關設置詳圖交到賀昇的手上。」

龍飛看看常護花香芸，道：「果然是歐陽絕。」

宗薩巴不由問：「那個歐陽絕到底是什麼人？」

龍飛反問：「以你所知？」

宗薩巴道：「一個對土木建設，機關消息甚有研究的人，據說很多帮派以及富有人家的秘室都是由他一手設計的。」

「沒有別的了？」

「霹靂堂的機關設置有可能亦是由他

設計，所以他才能夠給畫出一幅那麼詳細的圖表，至於他要賀昇偷那些火藥以及火炮設計圖樣，也許是要製造什麼火器，賣給別人，以我所知，這個人也是一個惟利是圖的小人。」

龍飛道：「現在相信已經不是了。」

宗薩巴說道：「是變好還是變得更加壞？」

龍飛道：「當然更加壞。」接問：「錢開知道的就是那些？」

宗薩巴點頭。「我們追問下來，這個人的確完全看在錢份上，站在生意立場這實在無可厚非，但是以江湖人的眼光來看，則是一種極愚蠢，接近自殺的所爲。」

龍飛道：「生意人根本就不該與江湖人走在一起，人在江湖也根本就不會在乎什麼法律。」

宗薩巴笑道：「一般都是的。」

龍飛道：「看來這人的運氣實在很不錯，與江湖人混在一起到現在才出事。」

宗薩巴道：「我原也以爲歐陽絕會經加以威迫什麼的，可是沒有。」

龍飛道：「賀昇方面又怎樣？」

宗薩巴道：「這個人表面與錢開並無分別，實在上是有的，所以答應做這件事，除了爲錢，還因爲對工作的一種狂熱，這應該說是一心要一顯身手，霹靂堂出了名的固若金湯，能夠偷進去將東西偷出來，對他來說是一種滿足。」

龍飛道：「別的人絕不會知道他完全是因爲有一份機關設置的詳圖在手，這件事傳開，他的聲價是必會倍增。」

宗薩巴接道：「即使有那份詳圖，也要有他那種本領才能夠偷進去，否則也不會找他。」

「不錯。」龍飛點頭道：「你隨即將他抓起來？」

宗薩巴道：「火藥我們也許會有用，那份火炮的設計詳圖應該也可以賣錢。爲了兼顧仙仙的感情，我們也沒有透露與仙仙的關係，反而在賀昇面前，以仙仙的生命安全要脅他將一切說出來，然後我們才知道惹上麻煩。」

「賀昇說出了他與火狐狸的關係？」

「我們雖然不認識火狐狸，可是對這個人的行事作風却早有所聞。」

「賀昇的性格若是你們所說的那樣，應該早已跟火狐狸取得聯絡。」

「火狐狸完全同意他做這件事，却主張他將東西偷出來之後先藏起來，待他查清楚錢開與歐陽絕的關係才交出去，他認爲偷那批火藥絕不止是那個價錢。」

「薑到底是老的辣。」龍飛接問：「那他要賀昇將東西藏在什麼地方？」

「這方面倒是相信賀昇，只要賀昇事後告訴他，藏東西的地方，賀昇完全受仙仙擺佈當然在他的意外。」

「仙仙就是要賀昇將東西藏在清眞寺內？」

宗薩巴道．「那其實是我的意思，在知道一切之後也索性準備在那裏跟火狐狸談一個清楚明白，談不來便一決生死。」

「你們還不大清楚火狐狸的性格。」

「那個人簡直是一個瘋子，完全不理會賀昇的安全，一來便開始殺人。」

「其間也許是有些誤會。」

宗薩巴目光一閃。「也許是的，否則他也不會全力向高塔進攻，那樣做除了救賀昇之外別無作用，也許他就是以爲只有這樣做才能夠解決問題，而若非有些誤會，他應該知道我們並不是完全不能夠妥協的一羣。」

龍飛道：「這要找到火狐狸才能夠清楚到底是什麼囘事。」

宗薩巴道：「他跟那些天地會的人應該不會有什麼關係，否則不會是用那種方式襲擊。」

龍飛沉吟道：「難道他是懷疑天地會的人是你們叫來的？」

「亦未可知。」宗薩巴轉問：「天地會與這件事到底又有什麼關係？」

龍飛道：「那個歐陽絕已經是天地會的人，在知道他們合作之後，我們便開始考慮他們下一步的行動。」

常護花補充道：「歐陽絕這個人精通土木建築，機關消息，但是在目前這種情形下，天地會應該不會再建築任何地方，惟一的可能就是要從歐陽絕那兒知道某些建築的詳細情形。」

龍飛點頭。「根據我們的資料，朝廷中很多的建築都是出自歐陽絕的設計。」

宗薩巴接問：「霹靂堂也是？」

「也是，」常護花微喟。「我們在考慮過其他的建築後，再綜合其他的資料，發覺最有可能的一個地方就是霹靂堂。」

宗薩巴道：「所以你們趕來。」

「我們已趕得很急，但到底被動，始終趕不及，而消息雖快，送到霹靂堂的時候，火藥已經失竊。」龍飛一頓接補充。

「製造火藥必須很小心，所以霹靂堂的人早就已習慣了小心謹慎，儘管周圍都防守嚴密，又有種種的機關設置，對於堂內重要的東西地方，每天都按時檢查。」

「也所以在火藥失竊後的第二天他們便發覺了。」

「官府的人隨即到處追查，但並無發現，他們甚至不知道那個偷兒是如何混進去。」龍飛輕吁一口氣。「這問題當然是出自歐陽絕的設計。」

常護花接道：「從那份設計圖來看，霹靂堂應該是無懈一擊，若是有人能夠找到其中漏洞，應該就只有歐陽絕，這也是爲什麼司馬縱橫要找他合作。」

龍飛道：「解鈴還須繫鈴人，對於霹靂堂的情形天雷曹霸只怕也沒有歐陽絕的熟識，可是以曹霸的見識，漏洞若是太大一定會發覺，這應該就是爲什麼要賀昇出手。」

宗薩巴道：「霹靂堂唯一的漏洞就是一條退水石槽，却必須一個精通壁虎功，混身柔若無骨能夠隨意折曲的人才能夠穿過，壁虎功倒還罷了，軟骨功必須自小苦練，也只有神偷門的人才兼備，賀昇更就是其中練得最成功的一個。」

龍飛沉吟道：「對於賀昇的身份，司馬縱橫是必心中有數才會經歐陽絕，再做手錢開。」

常護花接道：「那他們應該小心監視賀昇的行動才是。」

宗薩巴道：「賀昇是監視不得的，作爲一個成功的偷兒，反應感覺當然比一般人敏銳，若是發覺被監視，第一個反應往

往就是放棄，天地會應該很明白這一點，將所有的行動壓到賀昇將東西偷出來，那也許就是滅口。」

常護花道：「賀昇也就是考慮到這個可能，才通知火狐狸。」

「這個人其實也很聰明，知道事情的嚴重，而且考慮到很多的可能性，將行動的日子提前了兩天，若非仙仙的關係，我們也不能夠將他抓起來。」

常護花道：「司馬縱橫在他身上想必花了很多心思，否則也不會那麼快找到去清眞寺。」

宗薩巴歎息道：「我們却是全神集中在如何對付火狐狸，沒有理會到寺外的情形，否則天地會的人接近，應該會有所發覺。」

「天地會的人在火狐狸動手之後才採取行動，若說是巧合未免是巧合了一些，若不是巧合，他們知道的事情也已夠多的了。」

宗薩巴沉聲道：「這賬總要算的。」

常護花說道：「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事發之後，我們並沒有找到那些火藥。」

宗薩巴道：「火藥放在禮拜堂前左座下碎石的禪座破洞中，是我們的意思。」

常護花道：「是個陷阱，要引火狐狸到來，在他拿火藥同時全力將他擊殺。」

宗薩巴道：「我們日以繼夜，一切安排妥當，自問毫無破綻，那知道火狐狸竟好像一切都知道，來得突然，將我們殺一個措手不及。」

常護花再問：「火藥也就全都藏在禪座中。」

「全都在那裏，我們是要在火狐狸完全滿足的情況下才一舉出擊。」

常護花道：「那個禪座我們已搜查過，什麼也沒有。」

宗薩巴道：「那不是火狐狸拿去便是天地會的人了。」

「應該是天地會的人，以當時的環境，火狐狸自顧尚且不及，那還有時間處理那數百斤火藥？」常護花接道：「你所以安排令賀昇將火藥放在那裏想必也是這個意思。」

宗薩巴突然問：「那個賀昇……」

常護花反問：「是怎樣的一個人？」

「相貌姣好的女子，膚色白皙光滑得如白玉很容易辨認。」

常護花不假思索，說道：「沒有這個人。」

宗薩巴道：「那同樣不是給火狐狸救走便是給天地會的人帶走了。」

常護花道：「也當然是給天地會的人帶走可能性較高，這個人與火狐狸的關係若是那麼密切，將他抓在手裏最低限度可以要脅火狐狸不敢輕舉妄動。」

宗薩巴道：「我所以將這個人抓起來也就是這個目的，只是火狐狸也絕不簡單，救人的方式直接而簡單，大出我們意料之外，這若已落在天地會的人眼中，火狐狸就是知道藏人所在，要救人也再沒有這麼容易的了。」

常護花接問：「那份火炮的圖表也是放在火藥內？」

宗薩巴搖頭，常護花追問：「那放在什麼地方？」

「石塔夾壁內，掛在牆壁上。」宗薩巴道：「你們找到我的時候沒有看到？」

「沒有。」常護花沉吟着搖頭，這顯然是經過一番思索，囘憶中也眞的沒有這個印象。

宗薩巴接說道：「不是我躲進去的那邊。」

常護花道：「所有的夾壁我們都已搜查過，就是沒有發現你說的那份火炮的圖表。」

龍飛道：「對於那份圖表我們的人必定會特別在意，在他們動身之前，他們已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要特別在意的是什麼東西。」

宗薩巴道：「他們應該完全沒有問題的。」

龍飛道：「這一批人每一個都有良好的出身，最少亦經已被觀察了三年。」

宗薩巴道：「之前你們之中也曾出現叛徒？」

龍飛道：「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弱點，我們對付的，又是一個極之狡猾邪惡的組織。」

宗薩巴道：「你們也當然早已考慮到這一點。」

龍飛道：「我們也有過很慘痛的經驗，在目前，已絕少會再發生同樣錯誤。」

宗薩巴道：「只聽這句話已知道你是一個怎樣謹慎的人。」

龍飛道：「這是培養出來的，易地而處，也許你會比我更謹慎。」

宗薩巴轉囘話題。「抱歉我沒有[illegible]好的收藏那份火炮的圖表。」

龍飛道：「在你來說那已經很謹慎的了。」

宗薩巴苦笑道：「火狐狸若是能夠弄開夾壁，我們亦已經無能爲力去阻止。」

龍飛點頭。「火狐狸當時看見你走入夾壁，若是有足夠的時間，亦應該有辦法將夾壁弄開。」

宗薩巴道：「除非他早已與某些人接合，否則，我不以爲他會花時間將夾壁弄開。」

常護花道：「相信未必會有時間。」

龍飛道：「那份圖表只是對天地會有用，我們若是再沒有其他發現，那便肯定了。」

常護花歎息道：「那麼下一個步驟，我們應該就是注意那種火炮的出現。」

龍飛道：「還有就是留意那些懂得製造火炮的人，圖表雖然已非常詳細，有些地方到底還需要老手帮助。」

常護花道：「除了霹靂堂之外，還有什麼地方有人懂得製造火炮？」

龍飛道：「京師方面有幾個，那其實都是霹靂堂出來的人，到來協助我們的火炮營，年老退隱的，霹靂堂方面，當然也有不少這樣的人，我已經吩咐他們準備一份名單的了。」

宗薩巴插口道：「那些火藥……」

龍飛道：「長安周圍百里已設置若干關卡，檢查出入的人，當然希望來得及阻止火藥送出去，若是火藥早已經被送出長安，這工夫當然是白花的了。」

（未完・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許雙城盧舒在前開路，簪花書生秋紅葉寄萍等逃出鐵甲山，原來簪花書生是抗擊元虜國公爺之子，許、盧是他當年的部將，因匡山之失，志士亡散，現救出簪花公子何日飛，再組織戰鬥力量，旣要抗擊元虜，又要對付江湖黑道上的壞人，因此成立洗劍帮，擁戴何日飛爲帮主，秋紅和許雙城母女相認，一行人同去洛陽，知道秋山未死離去，此時鐵甲山主派總管鄢展鵬九門提調馬驥、黃素素、歸化將客棧包圍，鄢展鵬歸化戰死，馬驥僅以身免而逃，黃素素也不顧而去。在登封縣境又遇上六煞和陰山派蛇郎君卞天仇索取簪花書生，互相格鬥……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江山處處哀鴻

文·皐飛　圖·高可

飄零江湖　群魔追逐

葉寄萍默然不語，但她的面色却在陰晴不定的一變再變，半晌，她忽然螓首一抬，一股堅毅之色，掠過她那張嬌紅欲滴的粉頰，道：「好，妹子，請妳爲咱們護法……」

秋紅神色一呆，她估不到葉寄萍當眞願意作這般重大的犧牲，心中不由生出一股若有所失的感覺。

她原是喜愛何日飛的，但如此一來，她就不得不將他拱手讓人了，愛情是自私的，無論秋紅的心胸如何開朗，總難免有一絲說不出來的惆悵。

不過虜騎肆虐，漢族子孫日處水深火熱之中，秋紅是一個滿腔熱血，愛國愛民的俠女，現在只好放下兒女情懷，將全部身心獻給復國大業了。

但，葉寄萍爲何日飛增强功力之事非同小可，除了事先必須獲得何日飛的同意，還得對許雙城說個明白，當她秀目一抬之際，那卓立樹蔭之下的簪花書生，竟巳悄悄離開，一股柔和的語音，也在他的耳鼓響了起來：「紅兒，妳到後山去吧，如果發現敵踪，就以嘯聲示警，事不宜遲，快去。」

這項許雙城的傳音，使得秋紅大感爲難，原因是她巳經答允爲葉寄萍護法，怎能就這麼甩手一走？於是她吶吶道：「但是……娘……」

許雙城道：「不必担心，娘會照顧他們的。」

秋紅的嬌靨微微一紅，目光向粉頸低垂的葉寄萍投下一瞥，紫衫飄飄，逕向後山飛躍而去。

她選擇了一棵視綫極廣的大樹，纖足一點，嬌軀像一綫淡烟，便巳投身於濃蔭之中了。

此時一鈎殘月，在雲層中時隱時現，山風虎虎，帶來一片極重的寒意，在這暗夜靜謐，萬籟無聲的荒山之中，她却止不住芳心煩燥，思緒像一匹不羈之馬，在無遠弗屆的奔騰着，她想到她們父女平靜安寧的生活，想到與簪花書生離奇的巧遇，此後就被命運牽着鼻子走，經歷了若干驚險與悲歡離合的場面，現在，唉……

她剛剛嘆了一口氣，耳旁忽然傳來一聲呼喚道：「紅兒，妳怎麼啦？」

她心頭一懍，以極不自然的音調回頭叫了一聲：「娘」，兩片嬌靨火辣辣的，像一朶紅艷艷的玫瑰，眞箇美麗以極。

來人自然是許雙城了，她向秋紅瞧了一眼，說道：「紅兒，娘有一件事要問問你……」

秋紅道：「什麼事？娘，他們呢？」

許雙城道：「他們沒有事，紅兒，娘問妳，妳喜不喜歡他？」

秋紅估不到許雙城會單刀直入的如此一問，神色上不由爲之一呆，但迅即面色一整道：「國亡家破，河山蒙塵，這些兒女私情不談也罷。」一頓接道：「娘，萍姐姐她怎麼會……」

許雙城道：「萍姑娘的父親鐵甲山主葉嘯風，與她的師父禪門魔尼崔妙常，都是天宇九雄中的人物，也是當代武林之中兩個不可一世的蓋代魔頭，不過崔妙常亦正亦邪，其所行所爲，並不如傳言之甚，且此人極富民族思想，對國公爺忠貞不屈的氣節極爲崇敬，娘跟妳盧叔叔之所以棲身鐵甲山，就是崔妙常的推薦。」

語音一頓，又長長一嘆道：「赤身搜穴魔功，是魔道中不傳之秘，而且只要稍有不愼，施功及接受者可能魔火焚心，血管爆裂而當場死亡……」

秋紅芳心大震，忍不住驚呼一聲道：「娘，咱們快去看看。」

許雙城笑笑道：「儍孩子，他們如果當眞有什麼不測，此時前去又於事何補？

不過……」

她語音未落，忽然雙眉一挑道：「簪花書生當眞是奇貨可居，這般喪心病狂的武林敗類竟然一步都不放鬆的找了前來，紅兒去招呼他們一聲，咱們要儘快離開此地，不要給那獵戶增加痲煩。」

秋紅應聲穿出樹林，脚下幾個起落，便巳撲到獵戶的竹扉之外，她輕輕咳了一聲，道：「萍姐姐……」

絹姑奔出來道：「他們在裏面，姑娘請進。」

秋紅道：「不，敵踪巳現，咱們要立刻上道。」

葉寄萍與何日飛聞聲奔出，秋紅向他們瞧了一眼，不由抿嘴一笑道：「孟光接了粱鴻案，小妹身無長物，只好說一聲恭喜了。」

葉寄萍纖掌一揚道：「丫頭貧嘴，看我撕了妳不？」

何日飛訕訕的一笑道：「紅妹子適才說敵踪巳現，可是眞的？」

秋紅撇撇嘴道：「要是不眞，你們不妨再重續舊歡就是，快走吧，我娘還在等着呢。」

何日飛與葉寄萍同時面色一紅，他們倒眞不敢再招惹這位伶牙利齒的秋姑娘，好在許雙城巳傳來一聲低嘯，他們知道危機巳然迫近，立即展開身形，向嘯聲之處奔去。

此時約莫五更向盡，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時分，天空濃雲密佈，四野黑得像一團潑墨，他們找到許雙城隱身之處，剛剛藏好身形，巳傳來陣陣衣袂帶風之聲。

來人人數不少，身手之高也大出他們意料之外，許雙城待他們去遠，才悄聲道：「賊人可能去而復返，帮主，咱們對目前的處境，應該如何應付？」

何日飛道：「這般武林敗類，無一不是該殺之人，能乘機毀去他們幾個也是好的，不過天色太黑，敵我難分，咱們還是暫避敵鋒才是上策。」

許雙城道：「帮主說的是，據老婆子推測，這般人對咱們的行踪，必有一個概略的研判，否則他們絕對不會來到這裏，此時距離天亮還有半個時辰，咱們利用黑幕掩護，必然可以擺脫這批敵人。」

何日飛道：「好，咱們走。」

他們沿山脊向南方奔行，是要撇開白沙鎭奔上官道，然後沿襄城南陽之綫直奔荆山，因爲荆山隱有一位異人是秋山的朋友，要尋找秋山這是一條可靠的綫索。

待天色接近黎明之際，一股陰沉沉的笑聲忽然由前面傳了過來，道：「嘿嘿……是秋大嫂麼？十年不見，大嫂精神更甚往昔，兄弟蘇獻這厢有禮了。」

許雙城舉目一瞥，只見當道而立的一名葛衣老者，正是名列九大高手之一的神刀蘇獻，許雙城停下脚步，冷峻的哼了一聲道：「蘇兄弟率衆阻路，是要對付老婆子麼？」

蘇獻陰森森一笑道：「兄弟怎敢對秋大嫂失禮，只是，嘿嘿……來向大嫂報告一點消息而已。」

許雙城冷冷運：「蘇兄的消息一定十分珍貴，老婆子先行謝過。」

蘇獻道：「不錯，除了妳秋大嫂，兄

弟恁的也不會賣這份交情的。」

秋紅輕蔑的一哼，接道：「狗嘴裏還會長出象牙？哼，有話就快說，不要在這裏現世！」

蘇獻面色微變道：「當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單憑賢侄女這張利嘴，叔叔就有點自愧不如。」

許雙城淡淡道：「小孩子不懂事，希望蘇兄不要見怪。」

蘇獻奸笑一聲道：「兄弟這麼一大把年紀，怎會跟侄女兒一般見識，嘿嘿……」

許雙城不耐的道：「蘇兄有話請快說，老婆子還有要事待辦。」

蘇獻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兄弟要說的秋大嫂一看便知。」

許雙城舉目向四週一掠，只見幢幢人影由四面暗影中現身出來，不由雙肩一揚道：「這百多位朋友，一定都是武林高人了，蘇兄怎不替老婆子引見引見？」

蘇獻哈哈一笑道：「應該，應該，這位是嵩陽帮帮主，一掌分生死馬延馬兄，以及他的手下四大堂主，十六侍衛，六十四護堂弟子，那邊是言家門掌門不勝無歸言振雄言兄，以及言家門的十大法身，三十六天驕，七十二地靈，嘿嘿，各位多親近親近。」

許雙城心頭一懍，她知道當今武林各派，以鐵甲山，嵩陽帮，陰山派，及言家門鼎足而立，形成領袖羣倫的局面。

這四派各有他們的不傳之秘，擁有獨步當代的獨門武功，蘇獻適才所引見的，是嵩陽帮言家門的佼佼者，也是這兩派的精英，想不到為了一個簪花書生，他們竟然英華盡出，如今許雙城一行只有一男四女，要面對如許强大的敵人，前途的兇險，自然不言可喻了。

她略作沉吟，立即以傳音對秋紅及葉寄萍道：「待會動手之時，由我對付蘇獻，紅兒纏着言振雄，萍姑娘對付馬延，出手之初就全力以赴，務必收到震懾敵人的效果，絹姑護着帮主，乘咱們全力搏敵之時，迅速突圍而出，咱們脫身之後，再與帮主會合。」

她交待未完，蘇獻又陰笑一聲道：「馬言二兄久慕秋大嫂的風儀，才不惜千里迢迢，親沐風塵，單講這份誠意，嘿嘿，秋大嫂應該感到一份光榮。」

許雙城冷哼一聲道：「這的確是一個武林罕見的驚人陣容，不過，為了對付老婆子，似乎太過小題大做了。」

嵩陽帮主一掌分生死馬延跨前兩步，放聲一陣豪笑道：「秋夫人雖是擠身九大高手之林，確也用不到這麼勞師動衆，咱們不過是名山行獵，人多只是充充排場而已。」

秋紅見一掌分生死馬延竟敢這般狂傲，忍不住怒叱一聲，纖掌倏的一吐，嗤的一聲輕響，雷音挾着排山倒海之勢，猛向馬延當胸擊去。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馬延雖是眼高於頂，可也是一個識貨的大行家，他一見秋紅的指力，神色上立即為之一變，口中嘿了一聲，右掌提足嵩陽神功，迎向秋紅的指力反擊過去。

他以一掌分生死的渾號稱譽武林，掌力之强自可想見，但他那股迎風生嘯的嵩陽神功，竟無法扼阻雷音指强悍的攻勢，嘶的一聲響過，他的掌力竟被擊穿，扣人心弦的勁力，一直向他的心窩擊去。

馬延這一驚非同小可，總算他功力够高，應變够快，猛的雙足貫勁，上身後仰，一記鐵析橋，讓那熔金爍石般的指力，貼着胸前呼嘯而過，危險之處眞箇間不容髮。

一掌分生死馬延，身為一帮之主，數十年來叱咤風雲，幾曾有過如此狠狽的遭遇？雖然天色還沒有大明，沒有人瞧清楚他那滿臉的醜態，但他却兇性大發，口中一聲怒吼，就待向秋紅撲去。

秋紅輕聲一笑道：「慢來，慢來，本姑娘沒有玩馬要狗的興趣，對付你這匹劣馬的另有其人，失陪了。」

一股銀鈴的笑聲響過，秋紅的俏影已經一閃而逝，跟着一聲「馬姨丈」，一個白衣飄飄的婀娜人影攔住馬延的去路。

馬延一怔道：「妳是誰？」

來人微微一笑道：「怎麼啦？姨丈，你連我也認不出來了麼？」

馬延道：「原來是萍侄女，妳怎麼跟他們一道的？」

葉寄萍道：「他們是我的朋友嘛，姨丈，難道有甚麼不對？」

馬延面色一整道：「當然不對，妳知道他們是什麼人麼？」

葉寄萍道：「他們麼？炎黃子孫，先朝遺民，是一羣俯仰無愧的眞正中國人，怎麼，姨丈跟他們有仇？」

馬延面色一紅道：「這個……咳，妳小孩子懂得甚麼，快過來，待姨丈解決了他們就送妳回山。」

葉寄萍嘆口氣道：「姨丈，神州板蕩，漢族子孫在蒙騎鐵蹄下顫抖，姨丈，難道你……」

馬延大喝一聲道：「住口，不要妳多管閒事……」

葉寄萍道：「不，姨丈，這不是閒事，所以我不能不管！」

馬延道：「妳當眞要背叛父母，做出敗壞門風之事？」

葉寄萍道：「你錯了，姨丈，認賊作父，遺羞祖宗，這才是敗壞門風呢。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侄女代表本帮歡迎姨丈棄暗投明。」

馬延大怒道：「妳既然目無尊長，老夫只好代替妳的父母給妳一點管教了，四大堂主替我拿她下來！」

語音甫落，人影急閃，葉寄萍立即陷入重圍之中，這片荒山野嶺也變作一個修羅地獄了。

這般人每一個都有一身極高的武功，因而也打得十分慘烈，但見呼號之聲，遠達數里，在江湖仇殺之中這是罕見的。

也許是黎明前的黑暗，此時的天色忽然黑了下來。

跟在何日飛身後的絹姑道：「帮主，是時候了，咱們走吧。」

何日飛搖搖頭道：「臨敵棄友，豈是大丈夫所應為，絹姑，咱們衝上去。」

絹姑急道：「不，天色太黑，敵我難分，咱們上去不見得對戰局有什麼帮助，聽許護法的話吧，帮主……」

絹姑說的不錯，只不過何日飛是洗劍帮的帮主，在責任上他不能臨敵退却，置屬下的生死於不顧，何況他飽受欺凌，仇恨縈心，面對這般喪心病狂的敗類再也忍耐不住，於是他大袖一甩，將絹姑震得倒退兩步，口中一聲清嘯，湧身投入戰圍。

絹姑幽幽嘆息一聲，帮主不顧安危，她又怎能獨善其身？在一聲嬌叱之後，她也捲入那生死相搏的人潮之中了。

不過此時的何日飛功力精進，已經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他在秋紅的刻意傳授之下，除雷音指外，已盡獲當代武林第一高人的全部絕學，再加上葉寄萍甘冒奇險，及不惜犧牲女兒家的淸白，以魔道赤身搜穴大法，為他打通任督二脈，突破生死玄關，他如今一身功力，已可與絕頂高手分庭抗禮，這一含怒出手，自有不同凡響的威勢。

劍光像怒龍，在人潮中狂捲着，他內心深處的仇恨，也像山洪迸發一般，一古腦傾瀉出來，劍氣有如長虹，敵人像被屠的野狗一般，狂吠着仆倒下去，他那領藍衫之上，幾乎已染遍了鮮血，不過他所面臨的敵人，是當代兩大帮派中精英所聚，當他毀過不少敵人之後，就遭遇到一股極為堅強的阻力。

這般人是言家門的三十六天驕，當他們發現這位功力驚人的年輕高手之後，斷定就是他們此行的獵物，因而以全力向他展開圍攻。

三十六天驕全是五十以上的老人，他們是言家門的柱石，在武林中也佔有極為崇高的身份，這般人不僅練有一種獨步武林的奇門天驕陣法，而且每人都有一身超絕的武功，雖然他們從不單獨在江湖上行走，但三十六天驕任何一人的功力，都不會在任何一位宗師之下，現在他們三十六人以全力來對付何日飛，他焉能不立陷險境！

浮雲劍法是武林絕响，以何日飛目前的成就，縱然隨意揮洒，也有不可忽視的威力，然而他此時每出一劍，都像擊在銅牆鐵壁之上一般，強大的反彈之力，有幾次幾乎將長劍震出手去。

他被這種難以理解的現象震駭住了，出手之間也感到縛手縛脚起來。

四週的壓力在不斷的增加，他活動的空間也在逐漸的縮小，顯然，這是一片網，它在緩緩的收縮，看來三十六天驕是想生擒活捉，除非他脅生兩翼，他決無破網而出的能力。

俯首就擒麼？他心有不甘，破網而出麼？他又力有未逮，不過何日飛畢竟不是常人，在情急之下竟被他想出一個絕妙的脫困之法。

他緩緩的凝聚眞力，使全身眞氣流轉，達於飽和的境界，然後左掌右劍，以全力擊出一招。

他知道對方的反彈之力，是與他擊出的力道相因相成的，擊出的力道愈高，反彈之力也愈強，此時他全力一擊，力道何止萬鈞，那反彈之力，更如江河倒瀉，力道排空而來，一待反彈之力及身，他猛地身形倒竄，以長虹經天之勢，反身向陣外猛衝。

說來幾乎令人不敢相信，被譽為言家門長城的天驕奇門陣法，竟被他衝破一道缺口，三十六天驕五人殞命，四人重傷，使言家遭到一次嚴重的挫折。

他這項破陣之法，當得是前無古人，但他本人也身負重傷，身形着地之後，便已暈了過去。

黑幕漸撤，光明再度降臨人間，何日飛經過一段漫長的時間之後醒了過來，當他睜開雙目，打量明白他的處境之後，不禁啞然發出一聲苦笑。

他自從飄零江湖以來，就不斷的跌進別人的陷阱，不幸的是，現在他又再度落入陷阱之中，不過這個陷阱却不是為他而設，而且還變作他臨時的避亂之所，因為這是一個捕獸的陷阱，由於荒廢已久，蔓草叢生，他暈睡其中，自然沒有人發現他了。

他的傷勢頗重，無法躍出這深約五尺的陷阱，只得掙扎着坐起，然後按照秋紅所授的正宗內功心法，開始運功療傷。

日月輪轉，一幌就是五天，飢腸轆轆，使他不能再留戀這個安全的陷阱了，好在他的內傷已大有起色，只好由陷阱之中爬了出來。

這是一個晚霞含山時分，遠山如烟，薄霧凄迷，但何日飛却提不起半點欣賞的興趣。

此地曾經是他生死一搏的戰場，時隔五日，仍然留有觸目驚心的斑斑血跡。

他在門場巡視一週，沒有發現敵我雙方任何一具屍體，也沒有瞧到洗劍帮的獨門暗記，那麼許雙城等生死莫卜，固然使他担上一份心事，他這位帮主弄成孤家寡人一個，也令人哭笑不得。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緩緩往回走，他是想到原先寄宿的獵戶瞧瞧，也許許雙城她們會在那兒留下一點消息。

最後他找到了獵戶，結果什麼消息也沒有得到，只是獲得一頓飽餐，解決了飢餓的問題。

然後他來到白沙鎮，找到一家客棧住下，經過一夜充份的睡眠，精神已大為好轉，經向店小二打聽，知道許雙城等沒有來過，於是，他按照原定的路綫，逕向襄城奔去。

此地是外方山及伏牛山的支脈，山巒起伏，丘陵處處，步行頗為不易，再加上風沙怒捲，黃塵蔽空，像他這等身負內傷之人，自然更是舉步維艱了。好在他任督二脈已通，經過幾次運功自療，傷勢已大為好轉。

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晌午，何日飛一劍飄零，正在孤零零的踽踽獨行着，忽然身後蹄聲如雷，掀起漫天塵土，數十騎勁裝武士，由官道急馳而來，他心頭微微一動，暗忖這般人可能是來找碴的，但仍以不急不徐的步伐，低着頭在道旁緩緩走着。

只不過眨眼之間，那些狂馳而來的怒馬，已由他身旁急掠而過，看來是他多心了，別人根本不是來找他的。

他心頭一鬆，忍不住抬頭向那般人投下一瞥，誰知這一眼瞧出，竟不期而遇的跟一個回頭瞧他的打了一個照面。

那人呆了一呆，忽然哈哈狂笑起來，道：「這才是人生何處不相逢，想不到咱們在這兒巧遇！」

他這一吼，其餘的騎士全都勒住馬韁

，一名粗壯大漢直着嗓門大聲道：「你是怎麽啦？鄭兄，放着正事不辦，跟一個窮酸磨甚麽牙！」

敢情發現何日飛的是鐵甲山的高手三眼秀士鄭大椿，這一夥騎士自然全是來自鐵甲山的了。

三眼秀士鄭大椿嘿了聲道：「張兄別瞧不起這位窮酸，人家可是一帮之主。」

張姓大漢向何日飛打量一陣，然後冷哼一聲道：「他如果能夠當帮主，咱老張就是他奶奶的太上皇了，哈哈……」

何日飛心知行跡既被認出，一場惡鬥將難以避免，於是，暗凝功力，俊臉一揚道：「你認錯人了，朋友，咱們素昧平生啊！」

三眼秀士鄭大椿哼了一聲道：「你將我三眼秀士當作什麽人物？哼，縱然是身具七十二變的孫悟空，也難以逃過鄭某的法眼，姓何的，你就認了命吧！」

何日飛淡淡道：「三眼秀士果然是一號人物，要怎樣你划下道來就是。」

三眼秀士道：「不必緊張，姓何的，想打架麽？待會一定有人奉陪，不過鄭某還有不明之處，希望大帮主你能夠指示迷津。」

何日飛道：「閣下想知道甚麽？」

三眼秀士道：「聽說你是什麽洗劍帮主，爲甚麽這般窮途潦倒，落得孤家寡人一個？」

何日飛冷冷道：「三眼秀士鄭大椿，只不過是鐵甲山的一個家奴，居然敢管本帮主的事，閣下太過不知自量了！」

三眼秀士大怒道：「小子死在臨頭，居然敢向大爺賣狂！莫非你這位帮主就是這樣得來的？還有，咱們的萍姑娘呢？帮主駕前的左右特使，難道是巳另有高就不成？」

何日飛暗忖這個三眼秀士，的確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他不惜強忍怒火，旁敲側擊，只是想找出葉寄萍的踪跡而巳，其實何日飛又何嘗知道葉寄萍的芳踪，但他却不動聲色的淡淡道：「抱歉得很，在下無可奉告。」

三眼秀士身側的惡屠夫鄧一軍怒吼一聲道：「小子，你知道你是什麽？釜底游魂，你知道麽？大爺要將你剝皮抽筋，看你說是不說！」

何日飛冷冷一哼道：「好大的口氣，你是誰？」

鄧一軍道：「惡屠夫鄧一軍就是大爺，你既是身在江湖，就該有過耳聞。」

何日飛道：「聽說惡屠夫横行江湖，殺人無數，今天遇到本帮主，說不得要爲江湖除去你這個惡人了。」

惡屠夫性如烈火，怎能忍受何日飛反脣相譏？口中一聲暴吼，一柄耀目生輝的大斧，巳迎胸劈了過來，斧光霍霍，帶起一片銳嘯，氣勢之盛有如排山倒海一般。

但他這威猛絕倫的一記斬劈，却連何日飛的衣角也沒有沾到，只見人影一閃，便巳失去攻擊的目標了。

「嘿嘿，果然是一條蠢物！」一聲輕蔑的譏笑，輕快而平靜的在他身後响着，使得惡屠夫大吃一驚，雖是如此，他的反應仍然快速無比，聲音剛剛入耳，身形猛的一旋，大斧帶着勁風，向發聲之處横掃過去。

「省點力氣吧，蠢材。」

由於這聲譏誚，惡屠夫這快速絕倫的一斧必然又落了空，一個成名巳久的武林高人，這叫他如何能夠忍受！

他猛一回顧，何日飛依然藍衫飄飄，像一株臨風搖曳的玉樹，正在原先的位置卓立着。

惡屠夫幾乎氣炸了肺，他不再說甚麽，口中一聲暴吼，一套威懾江湖的屠龍斧法，連綿不斷的使了出來。

以惡屠夫這身功夫，在江湖上是罕見的，然而他使出了壓箱底的本領，仍然是徒勞無功。

一股淡淡的藍色人影，在他那斧光縱横中飄蕩着，何日飛像一具難以捉摸的幽靈，附在那巨斧之上似的。

惡屠夫連揮數十斧，還是枉費氣力，忽然在一聲清嘯之後，斧光倏斂，惡屠夫睜着一對死魚般的眼珠，呆呆的瞅着何日飛，他似乎想說甚麽，但一個字還沒有說出，喉中突然格的一响，這位作惡多端的屠夫，身軀一歪，竟然向地上仆倒下去。

這種結果是難以令人置信的，鐵甲山的高手大爲懍駭，惡屠夫鄧一軍是鐵甲山的九路提調之一，也是一個名滿江湖的喧嚇人物，居然會傷在一個後生晚輩的手裏，這豈不是駭人聽聞！

三眼秀士鄭大椿哼了一聲道：「好，好，何帮主深藏不露，敢情還是一位絕頂高人，鄭某要是錯過討教的機會，豈不要遺憾終身！」

此人雖是煞溢眉宇，說起話來仍然不溫不火，其心機之深沉，實在令人害怕。

此時鐵甲山的另一名九路提調閻王婆馮一樂，竟然手舞鳩杖，悄沒聲息的揮杖劈來，三眼秀士也配合閻王婆的攻勢，掌中鐵骨摺扇急吐，逕點何日飛前胸的左右期門大穴。

鐵甲山的其他高手，也紛紛躍下坐騎，他們竟然依多爲勝，向何日飛展開兇悍的圍擊。

這場面是驚人的，數十名聲譽喧嚇的高手，圍攻一個文弱的書生，何日飛只怕要窮於應付了。

不過這個文弱書生，巳經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他不僅習得當代第一高人的絕代武功，而且任督二脈巳通，生死玄關巳破，如非他內傷尚未痊癒，這般鐵甲山的高手，很可能會遭到一次慘禍，就這樣，只要他劍光所及，依然血肉横飛，鐵甲山人數雖多，還是對他無可奈何。

但三眼秀士心機過人，經過一陣搏殺之後，他巳瞧出何日飛身負內傷，在行動上不够靈活，因而想出了一個絕毒的法子，他以嘯聲示意，鐵甲山的高手除了他及閻王婆全部退出丈外，他們並不是當眞撤退，而是改用暗器向何日飛集中攢射。

這一戰法極端毒惡，何日飛這回當眞陷入險境了。他不敢以長劍硬接閻王婆的重兵刄，必須使着身法閃避，三眼秀士借機搶攻，摺扇點，崩，截，打，處處不離何日飛的要害重穴。

丈外的敵人則伺機以暗器招呼，惡鬥不久他就中了兩枚暗器，雖是受傷不重，却影响了他的身法。

汗水在不停的淌着，雙目之中也出現了點點金星，他無力再支撑下去了，如果再不設法突圍，這兒只怕就是他葬身之地了。

於是他决定作一次冒險的豪賭，將生命作孤注一博，最後他終於找到了機會，以全力硬接閻王婆一杖，自然，他的長劍是被震飛了，他却藉這一阻之力，抓到閻王婆的鳩杖，同時身如颷風，揮掌猛吐，盡平生之力，一掌印上閻王婆的前胸。

一聲悽厲的慘嘷，閻王婆的軀體飛了起來，去勢十分勁急，撞向三眼秀士。

這一變故太過意外，鐵甲山的高手全都爲之神色一呆。這一呆雖是十分暫短，却使何日飛獲得逃生之機，他以天馬行空之勢闖出重圍，藍衫盪處，身形巳經落在一匹健馬之上，接着蹄聲驟起，他巳順着官道急馳而去。

他這一連串的動作，當得是快如電光石火，不只是乾凈俐落，而且是一氣呵成，待得三眼秀士等回過神來，蹄聲巳在數十丈之外了。

×　×　×

連斃鐵甲山的兩名九路提調，以及近二十名千中選一的高手，這項輝煌的戰果，使洗劍帮主何日飛的大名不脛而走，甚至喧騰江湖。

他成名了，但却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因爲他的左肩及右背，還分別插着兩枚巍巔巔的暗器，內傷同時復發，巳達十分危險的程度。

最初是旺盛的求生之念激發了他的潛力，他還能控騎急馳，逃離敵人的追躡，待遠離鬥場之後，精神一經鬆懈，就再也無力支持了，最後終於在意識迷糊之中由馬背摔了下來。

那匹飽受虛驚的健馬，依然在奮蹄狂奔，他却順着一片極陡的斜坡，一直向山下滾去，由於傷勢過重，還沒有滾到山脚，他便巳暈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在一聲霹靂之後他醒了過來，此時大雨如注，片刻之間他巳全身濕透，但因傷處疼痛，骨節欲折，雖然他在不斷的打着寒顫，他却沒有起身避雨的能力，因而不久他又暈了過去。

當他再度醒來之際，却是一個紅日滿山的大好天色，經過一番掙扎，他終於坐了起來，立即以上乘內功心法，默運眞力在體內緩緩遊走。

他的傷勢太過沉重，又沒有治療內外傷的丹藥，內功雖然很高，却無法於短期內復原，但在三天之後，他巳能扼止內傷的惡化，也恢復了行動的能力，於是，他認準了襄城的方向，跌跌撞撞的向前面奔去。

在一個薄暮時分，他到達了禹縣以西的神屋鎭，一個身負內傷，飢疲交作的旅客，最希望的當然是吃點東西，再蒙頭一睡。

想不到店小二却伸手一攔道：「嗳，這兒沒有你待的地方，出去，出去。」

何日飛一怔問道：「小二，你這是什麽？」

店小二一哼道：「小二？嘿嘿，小二也是你叫的？滾……」

何日飛勃然大怒，拍的一聲脆响：一記耳光店小二做了滾地葫蘆，他要不是傷病纏身，店小二只怕連命都沒有了。

店小二不甘被打，跳起來大聲吆喝道：「要飯的打人啦，掌櫃的，要飯的打人啦……」

敢情他將何日飛當做要飯的了，勿怪他敢於如此放肆。

這也難怪，在只重衣冠不重人的世風之下，這原也怪不得店小二，因爲何日飛不只衣衫破舊，而且瘦骨支離，比那些沿街托缽的乞丐，並沒有什麽兩樣。

此時客棧內外，湧來了不少看熱鬧的，何日飛有些後悔了，打店夥雖然算不了什麽，要是被人認出他的身份，豈不是一樁痲煩！因此他身形一側，急急的向店外走去。

但——

「噫，是你！」人影一閃，他巳被人扣着右腕脈門，那人還附着他的耳根，向他提出嚴厲的警告，道：「不要反抗，大帮主，如果被八脚神蛛傷了你，嘿嘿，那你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

何日飛不必扭頭瞧看，就知道巳經落在陰山派蛇郎君的手中，此人飼養的八脚神蛛，奇毒無比，如果被牠咬上一口，只要是血肉之軀，就不可能留得命在。

現在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除了聽憑別人的擺佈，他實在別無選擇。

他們像一對摯友，客地偶逢，在把臂言歡似的。

蛇郎君擒獲了何日飛，却不願爲人所知，因此，他一面責備店小二不該對他的朋友失禮，並向圍觀之人和聲解釋，在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古訓下，人家既是故舊重逢，誰又願意多管那份閒事？因此，蛇郎君順利的將何日飛帶進後院，進入一間寬大的客房之內。

何日飛星目流轉，心中不禁暗暗發出一聲嘆息，他看出這座後院的住客，全是陰山派的門下，自己縱然未負內傷，隻身單劍，也難以拚鬥他們數不清的毒物。

他在暗中嘆氣，蛇郎君却爲這項意外的收獲，在發着得意的狂笑，良久，他那雙陰森森的碧目陡的一翻道：「能够請到何帮主，卞某實在榮幸得很，不過在下有些想不明白，大帮主爲什麽落得這般慘狀！你那些護法特使呢，他們那兒去了？」

何日飛哼了一聲，道：「在下對驅役蛇虫之人沒有好感，本帮一切閣下最好少問。」

蛇郎君面色一變：「好，你既然瞧不起蛇虫，在下就讓你嚐嚐蛇虫的滋味！」

他那隻八脚神蛛，原巳停歇在何日飛的後頸之上，此時他屈指一彈，發出一聲輕响，神蛛忽然八脚一伸，竟向何日飛的衣領鑽了進去，牠貼着前胸在慢慢遊走，一股令人難以忍受的奇癢，也就隨着牠的移動而向全身蔓延。

何日飛的肌肉在不停的顫抖，豆大的汗珠也由三萬六千根毛孔中不斷的滲出。

「癢」，誰都有過這種經驗，但何日飛却從未想到它會有這般難受，它癢到心裏，癢進骨髓，抓不到，摸不着，似乎每一寸肌肉都在癢，每一根神經都在抖動，這不是血肉之軀所能忍受的，如果讓他在「癢」與「死」中作一個選擇，他寧願死

，也不願接受這一種奇癢的折磨！

何日飛穴道受制，當眞是生死兩難，不到一柱香的時間，他已陷入虛脫的狀態了。

旁觀的蛇娘子意似不忍的道：「算了吧，師兄，弄死了他，可是咱們的一大損失。」

蛇郎君道：「此人太過狂傲，不讓他吃點苦頭，他會瞧不起咱們陰山派的。」

蛇娘子道：「可是他內傷過重，你再不停止，他會死亡的。」

蛇郎君見何日飛的確無力再支持了，再度屈指一彈，那隻八脚神蛛，立即如响斯應的由何日飛的身上飛了出來，他收囘神蛛，招呼兩名門下將氣息奄奄的何日飛架往另一個房間嚴密看守，翌晨再將他移上一輛馬車，經禹縣，奔新鄭，逕向開封進發。

第二日的午後時分，何日飛在轔轔車聲中恢復了知覺，他感到精神頗爲好轉，內外傷勢也減輕了許多，只是四肢癱瘓，連坐起也有困難，這自然是穴道受制，仍是蛇郎君的階下之囚了，不由心灰意冷，忍不住發出一聲長嘆。

嘆氣雖然不能解決問題，却引來一聲同情的呼喚：「何帮主，你醒來了？」

他的確醒來了，但一股厭惡的心情，使他剛剛睜開的雙眼又迅速的閉了起來。

他不願瞧看人家，甚至希望長睡不醒，但那股令他厭惡的聲音又在他耳旁响起來……

「唉，我知道你恨咱們，可是人之趨利，如同水之下流，只要你出現江湖，天下武林都會放不過你，人性就是這樣，你爲甚麽想它不透？」

何日飛心頭一動，他想不到這個令人厭惡的魔道蛇女，居然能够說出頗具哲理的言論，於是他睜開雙眼，向蛇娘子投下冷冷的一瞥。

嫣然一笑，蛇娘子柔聲道：「何帮主，咱們可以談談麽？如果你願意的話…」

願意？嘿，願意跟魔鬼打交道的只怕不多！

蛇娘子縱然不是魔鬼，至少她是一個人人害怕的蛇女，何日飛如何會願意跟她交談。

何況，滿口仁義，心如蛇蠍之輩充塞江湖，何日飛所遭遇的迫害，眞箇是罄竹難書，他豈能被幾句溫言軟語所動搖？因此，他咀角挑起一股輕蔑的弧紋，雙眼再度闔了起來。

蛇娘子面色一寒，她那雙美如皎月的秀目，忽然射出兩縷駭人的殺機，櫻唇一撇，冷哼一聲道：「一個胸懷大志，領袖羣倫的帮主，最要緊的是有容人之量，看來，嘿嘿…洗劍帮不過徒擁虛名而巳。」

何日飛雙目陡睜，怒叱一聲道：「妳說對了，洗劍帮如非徒擁虛名，陰山派怎敢爲惡江湖！」

蛇娘子道：「姓何的，你知道在對誰說話？」

何日飛道：「妳是一個玩蛇的女人，我沒有說錯吧？」

她的確是一個玩蛇的女人，但江湖之上敢於當面這般斥責的很難找出一個。

生命畢竟是可貴的，除非他嫌活得太長。

何日飛並不想死，更不會嫌活得太長，只不過他是一個男子漢，大丈夫，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縱使剝皮抽筋，休想他向邪惡低頭！

蛇娘子雙目圓睜，惡狠狠的瞪着何日飛，良久，她忽然殺機一斂，長長嘆息一聲道：「爲善爲惡，只在一念，帮主飽讀詩書，應該知道有教無類之義，魔道之中，未嘗沒有心地坦蕩，忠肝義胆之人……」

何日飛哼了一聲道：「忠肝義胆？妳也配？」

蛇娘子的面色再度一變，道：「你太瞧不起人了，姓何的，神州板蕩，胡虜肆虐，只要是炎黃子孫，誰都有一份不容旁貸的責任，閣下的心胸如此狹仄，豈不叫人十分失望！」

這囘何日飛當眞心神震動了，他絕未想到會在一個魔道蛇女的身上，發現如此偉大的情操。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是一種崇高而又十分普及的民族意識，縱然是三歲孩童，也知道自己的家園絕對不能容許外人侵佔。

然而人性是自私的，只求自我滿足，不顧民族大義的人多得難以勝數，要不，大好神州，也不致被胡虜所蹂躪了。

蛇娘子只是一個魔女，却能深明民族大義，豈不愧煞昻藏鬚眉！

於是何日飛雙目圓睜，向這位魔道蛇女深深的打量着，他們不是初識，以往在大岔店曾經見過，不過他那時正遭到羣蛇圍攻，對她只不過流目一瞥。

現在他是仔細瞧看，但一眼瞧出之後，他竟然神色一呆。

蛇娘子只是中人之姿，並沒有什麽令人動心之處，但她却目蘊神光，滿面正氣，神態之中有一股漢家兒女威武不屈的本色，這就不能不使何日飛刮目相看了。

其次是她的服裝，也有引人之處，因爲那只是一段長長的綢布，斜斜地纒着她的嬌軀而巳。

這獨出一格的服式十分迷人，她的一半酥肩，一條粉臂，甚至一雙粉滴酥搓的玉腿，也半大展現在綢布之外，在一個登徒子看來，這實在是春色無邊，難免會生出非份之想。

蛇娘子似巳發覺何日飛神色有異，她那微顯蒼白的粉頰，忽然映上一抹紅暈，一雙玉手在忙亂的扯着綢布，但蓋上了東邊，西邊却露了出來，顧到了上頭，就忘了下面，弄得心慌意亂，依然漏洞百出。

這幅嬌羞的神態，實在逗人憐愛，何日飛忘了她是陰山蛇女，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纖足一跺，櫻唇一噘，蛇娘子大發嬌嗔道：「不許你笑……」

是的，當一個女孩子處於尷尬的境遇之時，實在笑她不得，此時蛇娘子目蘊淚水，盈盈欲滴，何日飛這才對適才的失聲一笑大爲後悔，於是歉然道：「對不起，姑娘，在下並無譏誚之意……」

蛇娘子索性放開雙手道：「咱們這種服裝，實在是有失斯文，但請帮主不要見笑……」

語音一頓，面色一正道：「昨晚我偷

餵給你兩粒祛毒療傷靈丹，現在我解開你的穴道，只要一個時辰的調息，毒傷均可痊癒，不過當我師兄前來察看之時，你仍要裝作穴道未解。」

何日飛對自己的傷勢好轉之謎，此時才恍然大悟，雖然他還有不少疑問，但療傷祛毒刻不容緩，縱有疑慮，只好過後再說，待蛇娘子爲他解開穴道，立即閉目垂簾，開始調息起來。

在暮暝四合之際，他由調息中蘇醒，只覺眞氣流暢，創傷爽然若失，全身經脈，也感到舒泰無比，及緩緩睜開雙目，只見蛇娘子正滿臉關切之情的在瞧看着自己，那眉峯之上，還籠罩着一片輕愁。

何日飛起身一揖道：「姑娘救護之情，在下當永銘心版，只是……」

蛇娘子嘆息一聲道：「只是薰蕕不同器，冰炭不同爐，唉，帮主前程似錦，你請吧。」

沒有怨恨，沒有悲啼，但那種悽涼的模樣，却緊緊扣人們的心弦。

何日飛呆立良久毅然道：「姑娘如果願意加盟本帮，何某當竭誠表示歡迎。」

蛇娘子雙目大張，滿臉驚喜之色，道：「此話當眞？你……帮主，你沒有騙我吧！」

何日飛微微一笑道：「我沒有騙你，不過，本帮是一羣天涯亡命之人，四海雖大，幾乎找不到容身之處，姑娘在決定加盟本帮之前，最好多加一點考慮。」

蛇娘子小嘴一噘，秀眉雙挑，道：「祇要是漢家兒女，誰都有一份驅逐元虜，光復神州的責任，這還有什麽考慮的！」

何日飛道：「好，咱們走。」

蛇娘子道：「別忙，大將未動，小卒先行，看我的。」

她輕輕撥開車簾，向緊貼車前的兩名大漢瞥了一眼，倏的身形一彈，巳撲到那兩名大漢之間，雙掌左右突地一分，巳同時點上他們的死穴。

何日飛從未瞧過蛇娘子施展武功，想不到她的身手竟是如此的高明，他暗中讚許一聲，也湧身躍出車外。

他倆將兩具屍體拖下馬背，輕輕放置道路之旁，然後悄悄撥轉馬頭，掩入一片密林之中，約莫頓飯之後，他們巳經翻越幾座山頭，此時晚風獵衣，月華似水，蛇娘子螓首一抬，向何日飛風情萬種的甜甜一笑，說道：「帮主，看來咱們是脫離險境了，不過，爲了安全，咱們還得緊趕一程。」

何日飛劍眉一皺道：「話是不錯，但晚色如此的淒迷，極易弄錯方向，要走也得先辨識一下路途。」

蛇娘子道：「咱們要走何處？」

何日飛道：「荊山。」

蛇娘子啊了一聲道：「咱們果然在背道而馳，來，跟我走。」

一陣急驟的蹄聲，像密雷似的响了起來，在五更向盡的時分，他們到達雙洎河的洧川附近。

何日飛勒住韁繩道：「此時城門還未開放，咱們先找一處農家歇息一下吧。」

在農家略作停歇，天色巳然破曉，蛇娘子瞅着何日飛抿嘴一笑道：「帮主，你這身衣衫，也應該換洗一下了，否則，要是讓丐帮門下瞧見，只怕又要惹麻煩！」

何日飛神色尷尬的苦笑一下，他何嘗不知道這身又髒又臭的衣衫，活像一個要飯的，不過他此時身無分文，雖然明知蛇娘子說的不錯，他却半天做聲不得。

蛇娘子微微一笑，伸手由腰際摘下一隻繪畫精美的皮囊，纖指一探，拈出一塊重約二錢的小金錠，交給何日飛道：「我這身奇裝異服，也同樣不太適宜，帮主能否勞駕一下……」

何日飛也不客套，接過金錠立即趕往縣城，他在成衣舖選購了幾套男女衣著，剛剛踏出店門，一雙人影忽然吸住了他的視綫。

那是一對青年男女，男的英俊瀟洒，女的艷麗如花，堪稱珠聯璧合的一對玉人，而且這兩人都是他所素識的，一個是鐵甲山九路提調之一的神龍馬驥，另一個却是他洗劍帮的左特使雪鳳葉寄萍。

此時他倆相依相偎，進入一家名叫「汝南」的客棧，形狀親暱，好似旁若無人。一股無名的怒火，突然由何日飛的胸膛升起，而且那怒火之中，還有一股酸酸的意味。

其實何日飛並不是一個好色之徒，也沒有對任何異性存着佔有的慾望，元虜未滅，何以爲家？他是一個胸懷大志的人，當然不會被兒女私情所困擾，不過，他與葉寄萍之間，却有與衆不同之處，因爲他曾經接受葉寄萍的赤身搜穴，以增强功力，雖然他倆當時並無半點情慾的念頭，然而袒裼裸裎，赤體相依，雖未眞箇消魂，也應有夫婦之義，今日目覩她琵琶別抱，焉有不動心之理。不過何日飛究竟不是常人，在情緒逐漸冷靜之際，胸頭的怒火也同告消失，待馬驥與葉寄萍進入客棧之後，他也洒開脚步，一口氣奔回農家。

蛇娘子心思細密，何日飛雖是怒火巳消，仍然被她瞧出神色上有些異樣，一面接過衣物同時柔聲問道：「你怎麽啦？帮主，是這套髒衣服爲你惹來了麻煩麽？」

此時農家均巳下田去工作，屋裏只有他們兩個，何日飛沒有回答蛇娘子，只是向她瞧了一眼，就意興闌珊的一頭倒在一張炕頭之上。

蛇娘子跟過來在他的身旁坐下，道：「我向農家買來酒菜，也替你燒了一盆熱水，起來洗一洗，咱們再慢慢喝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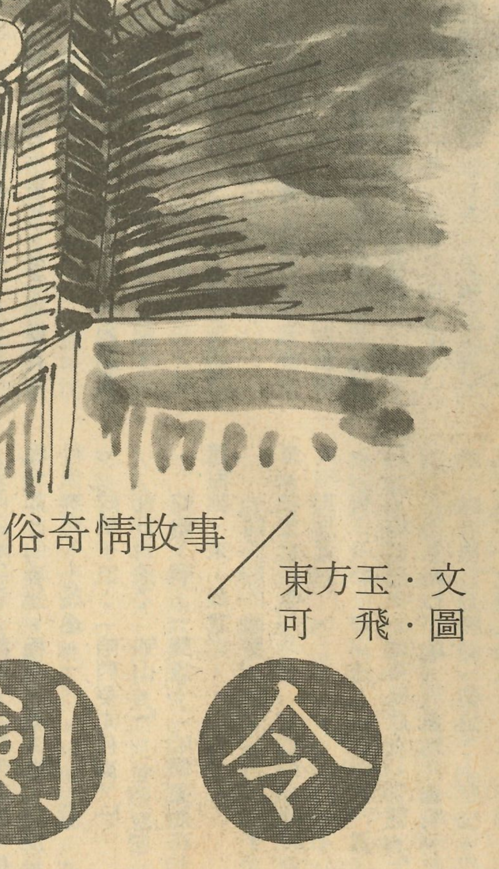
她將他拉了起來，並爲他脫去外衣，牽着他的手，將他送往蘭湯之處。

她是溫柔的，嬌媚的，是一個典型的良妻賢母，也是一個最爲可愛的理想情人，雖然她貌僅中姿，娶到她應該是幸福的。但何日飛顚沛流離，歷盡艱辛，可怕的世途，無情的坎坷，巳經使他磨練成鋼鐵般的意志，蛇娘子雖是柔情似水，也只好辜負她一片芳心了。

不過，蛇娘子並不在乎這些，無論他的神色如何冷漠，言語如何生硬，她總是笑顏相向，慇懃的侍候着。

飯後他倆離開了農家，進城住到那家「汝南客棧」，這是蛇娘子的主意，她認爲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再說，以葉寄萍的性格來說，她跟着神龍馬驥說不定另有隱情，他們既然瞧到，就不能甩手不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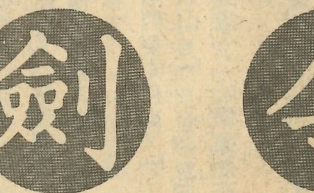
（未完・五）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金劍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五雲門刦持了男女少年各二十名，設立分壇，教授五雲劍法五招，準備有所行動……崆峒飛龍霍從雲在客店裏發覺了二師弟小師妹一夜失踪，連忙趕去仙女廟追查通玄道長和瘦靈官，以爲他們刦持任東平和柳飛燕，通玄道長據實將情況告知，原來他們也被人刦持了十天，廟內錢銀道具人等，絲毫沒有損失，也不知何故？霍從雲問不出原因，更是茫然不知所措，只得去萬松山莊找武林盟主萬啓岳，訴說事情經過，由滕傳言之死談到丁劍南手中烏木扇，確定五行門的鎭山之寶……爲他療傷一一說清楚，還詢問武林金劍的眞假？……

盟主領隊　戰五雲門

萬啓岳徐徐說道：「霍老哥自然知道武林金劍是昔年武林各大門派所公鑄，由歷屆武林盟主保管，除了武林中發生重大事故，金劍代表盟主，所到之處，如同盟主親臨，百年來，眞正動用到金劍，只有一次，那是四十年前華山派和四川唐門引起一場誤會，雙方廣約助拳的人，差點形成各大門派一場火併，才動用金劍，先請雙方息爭，再由當時的盟主先父邀約了少林、武當等幾個門派趕去調解，才消敉一場殺刦，這就是說數十年來，很少動用過金劍，這支武林金劍也一直存放在一隻檀木小箱之中，由前任盟主移交給後任盟主，作爲交卸盟主的交代而已，木箱有小金鎖鎖着，交代時木箱和金鑰一起移交，根本沒有人去打開來看過，直到三天前……」

霍從雲問道：「盟主可是發現金劍失蹤了？」

萬啓岳面色凝重，說道：「三天前淮揚派祁掌門人和他師弟榮宗器，師侄滕立言找上門來，指責兄弟傳出金劍，派少林澄心和六合門范掌門人處死滕傳言，要兄弟還他們公道，兄弟力言並無其事，就要公孫總管取出木箱，藉以證明多年來小木箱並未開啓過，那知當着他們之面，開啓木箱，金劍竟然不翼而飛……」

霍從雲道：「盟主也不知道金劍是何時遺失的？」

萬啓岳道：「兄弟接掌盟主，已有五年，當時雖未開啓，但木箱較爲沉重，失去金劍，木箱就輕得多了，這金劍何時失蹤，兄弟就說不出來了，但至少是兄弟手裏遺失的，那是最近五年以內之事，也可能是最近才失去的，兄弟就無法說得出來了，但聽了霍老哥方才說的一番話，有人假冒仙女廟通玄道長和瘦靈官達十天之久，沒有人發現他們是假冒的，由此可見少林澄心大師和六合門范掌門人，顯然也是有人假冒的了。這批歹徒不但假冒澄心大師，范掌門人、通玄道長和瘦靈官，還使用迷藥，刦持少林澄通等五位大師，和令師弟、令師妹以及丁劍南等人，顯然是另有陰謀，而且人數也決不會少，這一來，江湖上又將大亂了。」

公孫乾一直坐在邊上，沒有開口，這時忍不住道：「霍老哥行走江湖，經驗豐碩，不知可有什麽高見？」

霍從雲苦笑道：「在下從仙女廟，找到了這裏，如今聽了盟主這番話，可說所有綫索全已中斷，不過據在下推測，歹徒盜去金劍，假扮澄心大師、范掌門人，去害死滕傳言，其目的不外乎有意挑起淮揚派和少林、六合兩派之爭，另外鷹爪門禿頂神鷹陸浩，又在梅花嶺喪於六合指下，使鷹爪門和淮揚派聯成了一氣，盟主失去金劍，也失去了對江湖各大門派的威信，滕傳言既是武林金劍傳的令，盟主也涉了嫌，無法再去替雙方作調人。少林寺五位澄字輩長老在揚州失踪，少林寺一定會懷疑是淮揚派和鷹爪門的人幹的，自然也要興問罪之師，而且他們也定已知道了在下師兄弟的來歷，在下師弟、師妹同時在揚州失踪，敝派自然也牽連了進去，這一錯綜複雜的情形，簡直糟透，這也是在下找上盟主的來意。」

「唉！」萬啓岳歎了口氣道：「霍老哥說得不錯，此事一個處置不當，就會引起一場軒然大波……」

話未說完，只見一名青衣漢子匆匆走入，說道：「啓稟總管，武當派有一位清塵道長求見。」

萬啓岳問道：「人在那裏？」

青衣漢子道：「就在廳上了。」

萬啓岳站起身道：「霍老哥請坐，兄弟去去就來。」急步往外行去。

過了不多一回，萬啓岳引着一個鬚髮花白的青袍老道和一個白面黑鬚的老者走了進來，一面含笑道：「霍老哥，兄弟給你引見……」

霍從雲自然知道這位鬚髮花白的老道人是武當清塵道長了，早就站起身來，不待他說完，拱着手道：「這位大概就是武當清塵道長了，在下霍從雲，久仰道號，今日得瞻芝宇，眞乃幸事。」

清塵道長連忙稽首道：「貧道聽盟主說起，霍施主在此作客，崆峒、武當、同屬玄門弟子，貧道久聞霍施主俠名，能在此地見到霍施主，乃是貧道的榮幸。」

萬啓岳含笑說道：「這位是年嵩昌年老哥，人稱乾坤手。」一面又朝着黑鬚老者含笑說道：「這位就是霍老哥，崆峒飛龍……」

霍從雲、年嵩昌同聲說着久仰的話，才行落坐。

萬啓岳道：「霍老哥和清塵道長、年老哥三位，蒞臨寒舍，可說不謀而合，如今揚州失踪的人數，又增加了，也只有霍老哥是當時親身經歷的人，因此三位可以交換意見，共謀挽救之道。」

霍從雲聽得一怔，問道：「又有什麽人在揚州失蹤了？」

年嵩昌道：「是小兒其武……」

霍從雲一怔道：「鐵扇公子？」

年嵩昌道：「那是江湖朋友因小兒使的是一柄鐵扇，才替他取的外號，小兒年輕識淺，如何敢當？」

他口氣一頓，接着道：「事情是這樣，滄州太極門，原是武當俗家的一個支派

，掌門人聞天聲聞師兄的令郎聞柏年和女兒桂英，月前到武當山晉謁掌門人，清塵師兄就命小兒充任接待，年輕人談得投緣，聞家兄妹因從小生長在北方，難得南來，就約小兒作伴，一遊江南之勝，他們到達鎮江，就下榻在敝師侄郭世勳的一元鏢局，第二天敝師侄派了一輛馬車前往揚州，不料這輛馬車在瓜州附近出事，經人發現，已經只剩了一輛空車，駕車的人和車上小兒等三人，均已不知去向，敝師侄接獲通知，趕去出事地點，也找不到一點迹象，却在車中找到了一支金劍……」

霍從雲道：「那是武林金劍了？」

「是的。」年嵩昌拭了下汗水，續道：「敝師侄郭世勳沒見過武林金劍，但人失蹤了，車中留下了一支金劍，就意味到事情不太尋常，親自趕去寒舍，兄弟因聞家兄妹失蹤，自然要禀報了掌門人，敝派掌門人也分不出金劍的眞僞來，才要清塵道兄和兄弟先來這裏，見過萬盟主再作定奪。」

霍從雲轉臉朝萬啓岳道：「這支金劍自然是假的了？」

萬啓岳從大袖中取出一支尺許長的金劍，隨手遞過，說道：「幾可亂眞。」

霍從雲仔細看了一回，他沒見過眞的武林金劍，當然也無法辨別眞僞，只覺雕刻極爲精緻，如此而已，不覺皺着眉道：「這麼說來，這批歹徒，已經刦持了十一個人了。」

他說的十一個人，是少林怒目金剛澄通等五人，加上丁劍南、任東平、柳飛燕，如今又加上了鐵扇公子年其武和聞柏年兄妹。

清塵道長道：「貧道方才聽萬盟主說，霍施主令師弟，令師妹也在揚州失蹤，不知經過如何？」

霍從雲就把自己所經歷的事情，扼要說了一遍。

「善哉！善哉！」清塵道長攏着修眉道：「少林寺五位長老是中了假通玄爐香之毒，霍施主曾在令師弟和令師妹的房中聞到花香，自然也是使的迷香了，江湖上多年來未曾聽說有什麼使迷香的集團，此事倒眞使人難以捉摸……」

年嵩昌道：「這一連串的事情，都發生在揚州，兄弟之意，不如去一趟揚州，也許可以偵查到一點蛛絲馬跡。」

萬啓岳點頭道：「年兄說的也是，不過三位遠來，且在敝莊盤桓一晚，這批歹徒假冒武林金劍，使兄弟揹上黑鍋，因此兄弟想和三位同去揚州一行，咱們明日一早啓程如何？」

清塵道長道：「能有盟主和霍施主同行，自是最好不過，咱們今晚也好先商量步驟，和對應之策。」

×　×　×

却說柳飛燕跟隨紫臉壇主率領的一行人，離開山麓巨宅，因有紫臉壇主領頭在前面奔行，沒有停下來，跟在後面的兩隊人自然各自展開脚程，像兩條飈風一般的追隨奔行，誰也不敢落後。

柳飛燕是十九號，在第一隊已是最後的一個人，她如果要在此時離去，那是最好的機會了，只要悄悄落後，就可人不知鬼不覺的離開隊伍，何況她本來就打算先行離去的。

現在雖然機會來了，但柳飛燕却已改變主意，暫時不想離開了。那是因爲她想知道五雲門江南分壇這一次出動，到底是一次什麼行動？再則丁相公和二師兄兩人被迷失了神志，如果在這次行動中有什麼危險，有自己在場，總可以有個照料，於是她決心跟隨到底。

這樣約莫奔行了二十來里路程，前面已是一條大路，路旁樹林下一排停着五輛雙轡馬車。

紫臉壇主脚下一停，回身道：「孫、冉二位領隊，要大家上車。」

話聲一落，當先走近第一輛車廂，早有兩名青衣人搶在前面，打開車廂小門，伺候壇主登車，然後一躍而上鑽進車廂。

第一隊領隊孫必顯走到第二、第三兩輛車子中間，指揮着大家上車，第二輛連同孫必顯一共五人，第三輛六人，柳飛燕是最後一個上車，車廂裏坐下六個人，較嫌擠了些，但還是坐得下。第二隊的人坐了第四、第五輛。

接着馬車依次上路，得得蹄聲和車輪轆動的聲音，响成了一片。

柳飛燕坐在車上，心中只是思索着紫臉壇主帶着兩隊人，不知要去那裏？要大家坐車去，路程當然不會近，她看大家倚着車篷，抱劍打盹，也就學着大家模樣閉目打盹。

天色漸漸亮了，她才看清車上其他五人，戴了面具之後，幾乎變成同一個臉型——紫臉濃眉漢子，想來自己也和他們一樣，就算同胞兄弟，也不可能這樣一模一樣。

她心中不禁暗暗着急，這一來，至少有十個人（自己這一隊）的面貌是一樣的了，只要一下車，十個人不按號數排列，誰是丁相公、誰是二師兄，那裏還能認得出來？

天色已經大亮，她坐在車中，看出去是一片田野和遠處一簇簇的竹林村落，這種景色，你跑遍大江南北，都是差不多的，根本認不出是什麼地方。

馬車馳行得極快，從昨晚一直奔行到現在，始終在馬不停蹄的奔行。現在，已是中午時分，最前面的一輛車已經緩緩馳到林邊，停下來了，後面四輛車，也依次停住。

這是臨近江岸的一片疏林，左臨大江，右首是一大片纍纍孤墳的墳場。

紫臉壇主首先下車，他手下兩個青衣人朝後面車上揮了揮手，於是孫必顯、冉文君當先一躍下車，兩隊男女少年也隨着相繼躍下。

柳飛燕擧目望去，果然不出所料，自己這一隊，全是紫臉濃眉的漢子，除了個子稍有高矮，面貌都是一般無二。

第二隊的少女們也是如此，一樣都是紫色鵝蛋臉，只不過眉毛細而且彎，表示她們是女子。

兩隊人剛一下車，五輛馬車不待吩咐，立即掉轉頭，疾馳而去。

紫臉壇主始終保持着他顧盼自豪的氣概，龍行虎步，當先朝前行去。孫、冉二位領隊毫不待慢，指揮着衆人跟了上去。

走了不過一箭來遠，前面已是一處港

灣，長着一人多高的蘆葦。

紫臉壇主脚下一停，他身邊一名青年人立即從懷中取出一面紫色三角小旗，向空連展了幾展。

但聽櫓聲欸乃，一陣沙沙之聲，從蘆葦中搖出一艘黑色篷船，紫面壇主一聲不作，點足之間，就飛身上船，走入艙去，兩名青衣人也各自擰身飛縱上船，這條船毫不停留的駛了開去。

接着第二條船又緩緩從蘆葦中駛出，孫必顯伸手一揮，口中喝道：「大家跟我上去，依次上船。」

喝聲一落，首先縱身躍起，落到船頭，接着第一號，第三號，五、七、九、十一，一個接一個的飛身上船，孫必顯站在船頭，用手拍着每一個上船的人的肩膀，大家也依次鑽進船艙，柳飛燕是最後一個進入船艙，眼看大家已經依次分兩排坐下，她也就傍着二師哥身邊坐下，船身一陣幌動，已經跟着第一條船朝江心駛去。

第二隊的人接着也很快下了船，跟在第二條船後面，駛向江心。

孫必顯坐在衆人前面，居中坐下，接着兩名水手提着食盒走入，分給每人一大盤蛋炒飯，另外還有一杯茶水。大家已有大半天沒有進飲食，就各自吃了起來。

飯後，水手收去盤碗，走出中艙之時，隨手拉上了船篷。艙中雖然黑暗了許多，但此時正當中午，依然有少許陽光可以透入，還不算很暗，依然可以看得清楚。

只是所有的人，吃飽了之後，就各自抱劍閉目而坐，誰也沒有和誰說上一句話，彼此之間，恍同陌路。

柳飛燕因有領隊孫必顯坐在前頭，不敢多看，也就抱着長劍閉目養神。

船由汊港進入一條大江，船上响起了一陣轆轤之聲，掛起兩道風帆，在水面上乘風滑進，船頭和兩邊船身，鼓浪之聲，隨着大作。

一天過去了，傍晚時分，水手送來晚餐，船却並未靠岸，依然在鼓浪前進，入夜之後，風浪就比白天要大得多，船勢不住顚簸，好像坐在搖籃裏一般，大家依然瞑目而坐，對身外之事，漠不關心。

柳飛燕看慣件了也就不以爲怪，跟着他們依樣葫蘆的靠着身子假寢，終於朦朧睡去。

第二天也過去了，天色接近傍晚，船上水手已經卸下風帆，船行之勢，也頓時緩慢下來，終於緩緩駛進一處港灣，停泊下來，好像今晚要在這裏過夜了。

晚餐之後，天色已經全黑，突然岸上响起了尖銳的哨聲，孫必顯矍然道：「是壇主要大家上岸了。」

首先一躍而起，掀開船篷，喝道：「大家快跟我上岸去。」身形凌空撲起，朝岸上縱去。

十名紫臉少年由第一號領頭，一條條人影，相繼縱起。

柳飛燕當然是最後一個，等她掠到岸上，紫臉壇主和他兩名手下早已站在夜風之中，現在連兩名青衣人不但都已戴上紫臉濃眉的面具，也換了一身紫色勁裝。兩隊人也差不多已經列好了隊形。

紫臉壇主冷聲說道：「孫必顯，冉文君。」

孫必顯，冉文君同聲齊應道：「屬下在。」

紫臉壇主道：「你們也把面具戴上了，咱們立時出發。」

孫必顯，冉文君應了聲：「是」，迅即從懷中取出面具，戴到臉上。

他們的面具也和衆人一樣，孫必顯是濃眉紫臉，冉文君是柳眉紫臉，但他們唯一和衆人不同的，是兩人在青色勁裝的左襟上綴了一朶紫色玫瑰花。

這時四野一片黝黑，夜色如墨，紫臉壇主依然寬袍佩劍，神情倨傲，只見他兩道明亮的目光朝兩隊人瞥了一眼，就擧手一揮，當先朝前行去。

兩名紫衣人（本來穿的是青衣）緊隨壇主身後行去。然後是孫必顯，冉文君率領的十名紫臉少年和十名紫臉少女，兩隊並肩而行。

紫臉壇主脚下漸漸加快，後面的人也跟着展開脚步，柳飛燕跟在後面，發現這兩隊人個個身法矯捷，輕功極好，可見每人都有一身極高的武功，心中暗暗納罕，紫紫臉壇主領了兩隊人到底要去幹什麼呢？這裏不知是什麼地方了？

因爲這一路行來，所經之處，遠近山嶺連綿，走的都是田野小徑，有時還盤山而行，你根本認不出已經到了那裏？

這一路大家放腿奔行，縱掠如飛，柳飛燕暗自估計，至少也有四五十里路了，十名紫臉少年還沒什麼，但十名紫臉少女一口氣奔行了這許多路，已嬌喘吁吁，粉汗如雨，再不休息一回恐怕支持不住了。

紫臉壇主終於站停下來，他依然神定氣閑，從容的大袖一揮，說道：「要大家在林下休息一回。」

他說的話，就是命令，孫必顯，冉文君立即傳令，要大家在一片松林下坐下來休息。

柳飛燕出身崆峒，崆峒派素以輕功著稱，奔行這幾十里路，當然還不至於累，但她感到爲難的，是不知紫臉壇主此行的任務，就算大家沒被迷失神志，他是壇主，對手下人，是可以使由之，不用使知之，當然也不會告訴大家，如果此行是去厮殺的話，人數分散之後，大家面貌是一般無二的，自己如何分得出二師哥和丁相公來？」

如果只有一個二師哥，或只有一個丁相公，自己是要跟住他就好，但現在却有兩個人，而且都神志被迷，自己就難以兼顧了。

經過一陣休息，紫臉壇主已經站起身來，他一站起，孫必顯、冉文君慌忙跟着站起，同時揮了揮手，示意兩隊人都站起來。

被迷失心神的人，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服從，這也許是五雲門要用藥物迷失大家神志的緣故。

兩隊人動作敏捷，迅快而悄無聲息的就排好隊伍，紫臉壇主面對大家站立，冷漠的道：「本壇成立以來，今晚是第一次行動，此地距萬松山莊，不過十里，轉眼就可到達，大家聽我號令行事，沒有本座的號令，不得擅自後退，好了，現在大家隨我走。」

說完，當先大步急行而去，所有的人

，自然立即緊隨而上。

柳飛燕聽得心頭暗暗吃驚，黃山萬松山莊，名聞遐邇，威震武林，她自然聽大師哥（霍從雲）說過，暗自忖道：原來紫臉壇主率衆而來，目的地竟然會是萬松山莊，五雲門江南分壇剛剛成立，就要向萬松山莊尋釁來了，貪夜率衆而來，這不是尋釁，還是什麼，那麼自己該怎麼辦呢？憑自己一人之力，當然阻止不了這場厮殺，但自己至少要阻止二師哥和丁相公出手，否則豈必讓二師兄和丁相公沾上了一手血腥？

一行人脚下極快，十里路自然不消片刻工夫，已經到達萬松山莊前面。

這時正好二更方過，矗立在夜中的萬松山莊，看去只是隱幢幢一座巨宅，巨宅兩邊是濃密的松林，一直連接山上，縱然沒有一萬棵，大概也有幾千棵吧。

紫臉壇主走在最前面，越過一片廣場，一直走到距門樓數丈遠近才站定身子。

他身後兩名紫衣人分左右站定，接着是兩隊二十名青衣少年少女也同時停步。

萬松山莊偌大一片莊院，早已沒有燈火，敢情全已進入夢鄉。武林盟主的府第，居然沒有一點警戒，還不知道門外來了殺星！

這也難怪，數十年來威震江湖的黃山世家，執掌着武林金劍，那有吃了豹子胆的人，敢來尋釁？

今晚紫臉壇主帶着人貪夜而來，眞還是數十年來破題兒第一次。

萬松山莊雖然沒有一點警戒，但總有幾個夜間值班的人，紫臉壇主率衆來到了大門前面，裏面的人自然很快就被發現。

好在紫臉壇主雖然貪夜而來，但也並不想偷襲，因此當他脚下一停，就右手一抬，沉聲道：「上去叫門。」

站在他左首的紫衣人立即趨上前去，舉手叩了兩聲大鐵環，深夜之中，這兩聲叩環之聲，就顯得特別响亮。

兩扇黑漆大門居然及時開放，隨着燈光也從大門開處射了出來。大門裏面，左右兩邊站着四名藍布勁裝漢子，他們只是手按佩刀，挺胸而立，連看也沒朝外面看上一眼。

這時正有一名身穿藍布長衫的中年人從大門中走出，目光一抬，朝紫臉壇主拱拱手，陪笑道：「閣下不知是那一路道上的朋友，貪夜駕臨萬松山莊有何見教？」

柳飛燕心中暗道：「自己還以爲萬松山莊毫無戒備，原來他們已有了準備，以逸待勞，看來黃山世家果然名不虛傳！」

紫臉壇主冷聲問道：「爾是何人？」

那中年人依然含笑抱拳道：「在下萬松山莊管事牟忠恕，閣下……」

紫臉壇主不待他說完，冷然道：「你去叫萬啓岳出來。」

牟管事陪笑道：「閣下要見盟主，總該有個萬兒吧？在下才能進去禀報。」

紫臉壇主沉哼了一聲道：「本座不用你通報。」揮手一掌劈了過去，舉步直行過去。

牟管事和他相距只有兩丈光景，突覺胸口一窒，心知負了內傷，口中啊了一聲，急步退入大門，一閃而沒。大門內燈光也隨着熄滅，立時變得一片黝黑。

紫臉壇主發出一掌之後，也並不追擊，只是虎步龍行的跨進大門，一路朝裏行去。他身後兩隊人自然也跟着舉步，魚貫進入大門。

這一瞬間，剛才還站在門內的四個勁裝漢子敢情已經跟着牟管事退走，沒人加以阻攔。

從大門到二門，不過數十步路，依然有一道高牆爲界，兩扇黑漆大門緊緊的關上，上面門額上，嵌着四方水磨青磚，刻了四個大字：「黃山世家」。

這大門內，二門外，左右兩旁，各有一排房舍，此刻不見燈火，也沒見一個人影。

紫臉壇主藝高人胆大，連看也沒看上一眼，只是大步朝二門走去，相距還有一丈來遠，他右手抬處，凌空一掌朝兩扇黑漆大門中間劈去。

此人一身功力，果然十分可觀，但聽「砰」然一聲，兩扇厚重的木門，應掌開啓！

那可不是他掌力震開的，而是兩扇木門裏面並沒門上，是以一下就撞開了。

二門開了，裏面是一片相當大的天井，迎面三級石階，就是大廳，但此刻大天井上黑沉沉的依然不見一個人影，深邃的廳堂更是黝黑而深遠，不聞一點聲息。

紫臉壇主脚下依然絲毫沒停，進入二門，跨上天井，目光左右一顧，冷然道：「萬松山莊的人呢？難道這樣躲了起來，就可以避得過一場殺刦麼？」

他話聲甫落，突覺眼前大亮，大天井左右兩邊長廊同時挑起八盞氣死風燈，也就在燈光乍亮之際，正面階上已經多了一個人，那是一個中等身材的青袍人，雙目炯炯朝紫臉壇主投來，口中發出一聲朗朗大笑道：「萬松山莊的人，何用躲起來，避過一場殺刦？閣下口氣很狂，總該亮個萬兒吧？」

紫臉壇主問道：「你就是萬啓岳？」

中等身材青袍人微笑道：「在下公孫乾。」

紫臉壇主道：「你是萬松山莊的總管，好，你叫萬啓岳出來。」

公孫乾大笑道：「公孫乾南七北六，走過的地方也算不少了，像閣下這般張狂的人倒未曾見過，你以爲這點陣仗，够到萬松山莊來撒野了嗎？要見盟主，不難，最好先亮亮你的海底，够不够資格？」

紫臉壇主目中隱現怒容，沉喝道：「公孫乾，本座只是在沒見到萬啓岳以前，不願先開殺戒，你這是逼我先出手了。」

「哈哈！」公孫乾大笑道：「憑你方才那一記『五行掌』，（紫臉壇主方才向牟管事出手的一掌）公孫乾還未必放在眼裏……」

紫臉壇主沉喝一聲：「你是找死！」抬手一掌，拍了過去。

他被激起了殺機，伸出去一隻手掌，色呈青紫，在燈光之下，甚是怵目！

公孫乾也被他這句「你是找死」激怒了，怒笑一聲「很好！」正待發掌迎擊。

忽聽有人洪聲道：「這是紫煞掌，公孫總管硬接不得。」

忽然斜刺裏湧出一道勁風，把紫臉壇主的一股暗勁，從横裏截住，兩相抵消。

柳飛燕聽到這聲大喝，心頭不禁大喜，暗道：「會是大師哥嗎，大師哥也在這裏？」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已從東首一道側門走出四個人來。這四人正是武林盟主萬啓岳，崆峒飛龍霍從雲，武當清塵道長、和乾坤手年嵩昌。

公孫乾連忙拱手道：「來人連萬兒都不肯亮，就驚動盟主了。」

萬啓岳點點頭，就抬目朝紫臉壇主投去，問道：「閣下貪夜率衆而來，要見萬某，不知有何見教？」

紫臉壇主冷傲的道：「你是萬啓岳就好。」

說話之時，已從大袖中取出一支八寸長的金劍，目光一抬，緩緩的道：「這是萬盟主的武林金劍了？」

萬啓岳心頭一窒，問道：「閣下這支金劍從何處得來的？」

紫臉壇主冷笑道：「武林金劍自然是武林盟主發出來的了，你在十天之前，着人送來武林金劍，限本門退出江南，在下今晚特地前來送還金劍，也當面來告訴萬盟主，本門不接受你的武林金劍，你接着了。」

說完，右手一抬，一道金芒，脫手飛出，朝萬啓岳面前激射而來。

在他們說話之時，柳飛燕眼看果然是大師哥，心頭狂喜，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大師哥，我是柳飛燕，這人是五雲門江南分壇壇主，隨同他同來的兩隊人，一隊是男的，一隊是女的，都被他們迷失了神志，二師哥，丁公子都在裏面，待會動起手來，最好出手要快，先制住他們穴道，因爲這兩隊人都學會了五招『五雲劍法』，那是十分厲害的劍法，讓他們展開劍法，很難有人能制……」

霍從雲聽得目中精芒閃動，朝她暗暗點了一下頭。

萬啓岳一抬手，接過了金劍，問道：「閣下究是那一門派的人？」

紫臉壇主冷然道：「江湖上凡是知道本門的人，就得死……」

霍從雲道：「霍某知道。」

紫臉壇主目光一轉，朝霍從雲投來，問道：「你知道什麼？」

霍從雲道：「你們是五雲門江南分壇壇主，對不？」

紫臉壇主目光凝注，問道：「你是什麼人？」

「哈哈！」霍從雲沒作正面回答，只是大笑了一聲，又道：「霍某還知道你手下這些人，是從各處擄來的各門各派門下，都被迷失了神志……」

乾坤手年嵩昌聽得身軀一震，忙道：「霍老哥如何知道的？」

霍從雲道：「年老哥沒看他們都戴了同樣的面具麼？」

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年老哥令郎只怕也在其中，這些人一個也不能讓他們走脫，待會動上手，你告訴萬盟主和清塵道長，出手要快，務必儘快制住他們穴道，不可傷人。」接着又大聲道：「霍某說得不錯吧？」

紫臉壇主身軀一震，厲聲道：「你還知道什麼？」

霍從雲大笑道：「你們僅會五招『五雲劍法』，就到萬松山莊來尋釁，不是太自不量力了麼？」

紫臉壇主目中寒芒飛射，冷聲道：「姓霍的，你是死定了！」鏘的一聲，抬手掣劍，喝道：「你下來領死吧！」

「哈哈！」霍從雲大笑一聲，點頭道：「霍某正要先把你拏下。」一手抽出長劍，大步朝階下走去。

在霍從雲和紫臉壇主說話之時，乾坤手年嵩昌已把霍從雲的話，告訴了萬啓岳、清塵道長二人。萬啓岳也朝公孫乾低低的吩咐了幾句。

公孫乾站在階上，舉手一揮，大廳前面左右兩廂的長廊上，登時湧出兩隊人來，每隊三十名身穿藍布勁裝漢子，手持鈎鐮槍，準備拏人。

公孫乾大聲道：「五雲門的人，全被迷失了神志，大家只許生擒，不可傷了他們。」

左右兩廊六十名武士口中轟應了一聲，立即大步朝天井中包圍過來。

紫臉壇主手握長劍，聽得更是怒不可遏，長劍朝空一揮，冷喝道：「孫領隊，冉領隊，給我殺，一律格殺勿論。」

他話聲甫出，孫必顯，冉文君率領的兩隊人果然在一陣鏘鏘劍鳴聲中，同時朝六十名包圍上來的莊丁衝殺而上。

柳飛燕站在二師哥身後，也抽出了長劍，她第一步自然要出手先把二師哥制住了，才能再上前一步，去制住丁劍南。

因此在長劍出鞘之際，左手一點指風就朝二師哥背後點去。

那知任東平神志雖然被迷，武功却絲毫未失，反應極快，柳飛燕點出的手指還沒觸上他背後衣衫，他業已身形一側，反手一掌朝柳飛燕手腕削來，出手奇快，柳飛燕驟不及防，幾乎被他一掌削上手腕。

這時對方的人已經兵刄交擊，動上了手，兩名萬松山莊的武士一下衝到柳飛燕身邊，舉槍鈎來。紫臉壇主帶來的人只有二十四名，（連同他身邊兩個紫衣人，和孫必顯、冉文君在內）萬松山莊却有六十名莊丁，幾乎是三對一，柳飛燕發現有人襲來，來不及再向二師哥出手，急忙舉劍封架。

這一躭延，雙方人影交織，那裏還認得出誰是二師哥來？

那兩個莊丁被柳飛燕封架開之後，他們都是久經訓練之人，一退即上，又雙雙搶攻過來，柳飛燕和他們又說不清楚，這時說了也是白說，只得再次舉劍封架。

一面身形閃動，避開莊丁，唯一的辦法，就是朝穿青色勁裝的紫臉武士欺去，不論是誰，能把他們點倒一個就算一個。

霍從雲聽了紫臉壇主傳令格殺勿論，心頭不禁大怒，洪喝一聲道：「好個格殺勿論，你如此心狠手辣，今晚當眞饒你不得。」

喝聲出口，人隨聲到，長劍一揮，嗡然有聲，一片劍光已是席捲而出，朝紫臉壇主攻到。

紫臉壇主不知這姓霍的究是什麼人？但看他出手劍勢竟有這般凌厲，不由得也不敢小覷了他，長劍輕轉，精虹如電，幻成三圈劍光迎擊而出，但聽「噹噹」兩聲

，把霍從雲先後劈出的兩劍一齊封開，另一圈劍光排闥直入，朝霍從雲胸口捲來。

霍從雲不覺一怔，心中暗道：「他使的大概就是『五行雲劍法』了？」長劍一點，朝對方劍圈中穿入。

紫臉壇主沒想到他劍法竟有如此奇奧，也立即長劍轉動，撤招發招，又是四朵劍雲飛洒而出。

霍從雲臨敵經驗何等豐富，各大門派的劍法，差不多都有個耳聞，但紫臉壇主使出來的這兩招劍法，他竟然從未見過，心知今晚遇上了勁敵，自然不敢怠慢，運劍如飛，和對方見招破招，硬打硬拆。

一時之間，但聽鏘鏘劍擊之聲，盈耳不絕，兩人全都劍光繚繞，已經分不清敵我人影。

萬啓岳，清塵道長，年嵩昌、公孫乾四人，聽了霍從雲的話，已知對方這兩隊人，都是迷失了心志的人，而且每人都學會了五招「五雲劍法」，似乎這五招劍法，十分凌厲，不是普通武士能敵，因此在霍從雲和紫臉壇主一動上手，孫必顯，冉文君率領兩隊人發動攻勢之際，萬啓岳，清塵道長也各自掣出長劍，準備出手。

乾坤手年嵩昌因愛子可能也在這批青衣紫臉人之中，更是心急，雙手持環，目光炯炯朝階下看去，自己兒子的身法手法，他自然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知凝目看了一回，這兩隊人使的劍法，十分眼生，自己行走江湖幾十年竟然從未見過，而且十個男的衣着面貌都一般無二，那想認得出來？

不，你多看幾眼，就會眼花繚亂，再也看不準那一個了。

這不過是一瞬間的事，大天井上已經慘嗥陡起，萬松山莊久經訓練的武士，竟然不堪他們一擊，不是中劍驚叫，就是慘嗥倒地！公孫乾眼看莊丁一下就有十來個人死的死，傷的傷，再也忍耐不住，口中大喝一聲，縱身撲去。

清塵道長也看出情勢不利，口中低聲道：「善哉，善哉，萬盟主，咱們再不出手，只怕死傷的人要更多了！」

萬啓岳點點頭道：「霍老哥說的不錯，這些人神志被迷，武加極高，咱們說不得也只好出手了。」

三人同時各揮兵刃，朝白刃交擊的人羣中衝了進去。

公孫乾外號魁星，以掌中筆，雲裏腿馳名。雲裏腿此刻無法施展，他的掌中筆，這時正是施展的最好機會，因爲使筆的人，都是精擅打穴功夫的好手，公孫乾是許多打穴好手中的翹楚，他這一展開魁星筆，身手俐落，使的都是小巧功夫，縱躍騰挪，一個人在人羣中就像猴子在森林中跳躍一般！

方才作者已經說過，萬松山莊六十名莊丁，對付五雲門兩隊二十名少年男女，是三比一，三個人對付一個，五雲門兩隊人中，以孫必顯率領的這一隊（男子組）武功較強，冉文君率領的女子組功力較弱，因此同樣是三對一，迎擊男子組的莊丁們，死傷的已經有七八個人了。

但萬松山莊的莊丁，也不是弱手，他們都是久經訓練，而且負責訓練他們的人，就是總管公孫乾。

强將手下無弱兵，他們面對强敵，雖然有同伴倒了下去，却依然毫不氣餒，奮勇的迎接上去。

這對公孫乾的帮助可說十分重要，不，對萬啓岳，清塵道長，年嵩昌也一樣。

因爲你如果直接和五雲門的人動手，你武功最高，頂多一個人敵住他們三個，各自展開武功，硬打硬砸，那你就非吃虧不可，那是他們使出來的都是五招「五雲劍法」，凌厲毒辣，往往出人意料，你只有忙着應付，根本沒有機會出手去點住他們穴道。

如今這兩隊人，有六十名久經訓練的莊丁在和他們作正面搏戰，你的加入戰鬥，不是和他們正面作戰，只是乘機出手，去制住他們穴道，這就好比游擊戰，對方那一個人露出破綻你就向那一個人下手。

而且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對方一個人正在和兩個或三個莊丁動手，你一下制住了他的穴道，就由原來和他動手的莊丁把人押下去，一點也沒有減少戰鬥力，也並不浪費時間。

公孫乾一連點倒了六個紫臉人。（這時已分不清對方是男是女，反正遇上紫臉人就出手）。

萬啓岳長劍揮動，他因霍從雲已經和紫臉壇主動上了手，因此他找的是孫必顯，左首一隊的領頭。

孫必顯能夠充當江南分壇領隊，武功自然也是一流的了！但萬啓岳是什麼人，他劍法展開，一支長劍大開大闔，不過幾個照面，就把孫必顯圈入在一片劍光之中，正好公孫乾欺近過來，魁星筆洒出幾點筆影，一下就點了他背後五處大穴。

清塵道長仗劍衝入，他劍尖洒動，也在瞬息之間點倒了五個紫臉人。

他點倒的五個，全是冉文君率領的少女，冉文君心頭一急，揮劍迎上，清塵道長一手「太極劍法」，已練到出神入化之境，冉文君凌厲的攻勢，遇上他悠然而來，飄然而逝的劍法，也感到有力難使。

老實說，她此時如果使出新學會的五招「五雲劍法」來，至少也可稍稍扳回一點劣勢，但每一個人都有同樣的想法，她本來的武功是純熟精練的，施展開來，可以隨心所欲，遇上了比她高明的對手，她豈肯冒險在這屈居下風之際，去使出她並不十分純熟，毫無把握的劍法？

這樣打了不過十來個照面，冉文君的長劍「噹」的一聲，和清塵道長的長劍砸上，清塵道長劍勢悠然，朝上斜劃出去，冉文君只覺自己長劍被對方黏住，再也收不回來，於是長劍就脫手飛出。

冉文君心頭一驚，要待後退，清塵道長手腕一振，三劍影比閃電還快，一下點落，冉文君連掙扎也沒有，就往後倒去。

乾坤手年嵩昌使的是一大一小兩隻乾坤圈，以鎖拏對手兵刃爲主，但他現在把兩隻乾坤圈都拿在右手，騰出左手是準備拿人的，他右手可以同時使展雙圈，左手練的原是掌功——乾坤掌，他就是以乾坤掌出手，故有乾坤手之譽。

但此時他使出來的却不是乾坤掌，而且駢指如戟，施展點穴手法。他當然也和公孫乾採取同樣的戰法，反正有莊丁們敵住對手，他只須從旁出手，有時也用得着兩隻乾坤圈鎖拏對方長劍，出指制敵。

但因他知道紫臉人中有一個是他獨子，出手自然不敢太重，因此在這一陣工夫中，他只點住了三個紫臉人。

柳飛燕看到有大師哥在場，心事總算放下了一大半。她最大的痲煩，是身上穿了青色勁裝，臉上戴着紫臉面具，不時會遇上萬松山莊莊丁的襲擊，她只是仗着輕身功夫，東閃西閃，避免被莊丁纏住，但她也有好的一面，因爲她紫臉青衣，遇上五雲門的人，只當她是同黨，就算欺近身去，也不會有人對她攻擊，她可以出其不意，出手一指，就能制住他們。（方才她在任東平背後出手，沒有成功，那是任東平的武功高過她甚多，就是在兩隊紫臉人中，任東平也是數一數二的高手。）

這一陣工夫，至少也有三個人被她制住了穴道，她要萬松山莊的莊丁們把人押了下去，莊丁們心裏十分疑惑，這個紫臉人怎麼會反過來幇助自己的？但人是她點倒的，這可一點沒錯，不容置疑，也就聽她的話，把拏住的人押了下去。

全場之中，最吃重的該是霍從雲了，他縱橫江湖以來，就是最近偷上少林寺，盜走大旃檀丸，和少林寺長老級的高手也動過手，但劍勢辛辣奇詭，稍一不慎，就立有掣肘之感，今晚還是第一次。

他眞想不到一個五雲門江南分壇的壇主，武功劍術，竟有恁地高強！一時不由得激起好勝之心，長劍劍勢陡然一變，口中發出一聲長嘯，人隨聲起，刹那之間，洒出漫天劍影，寒芒流動，宛如一幢劍罟，凌空飛起，像魚罩一般朝紫臉壇主當頭罩落！

紫臉壇主自然也已打得不耐，看他凌空撲來，口中沉哼一聲，長劍連揮，幻起朵朵劍花，朝上迎擊而出。這一下雙方幾乎都用上了全力，但聽一陣震耳欲聾的鏘鏘金鐵交擊之聲，少說也連續响起了十八聲之多！

劍光倏歛，陡聽霍從雲一聲洪笑，劍光陡閃，又是一劍疾刺而出。

紫臉壇主連接了對方一十八劍，一條手臂已被震得痠痲無力，這一劍那裏還躲閃得開，但不躲就得橫屍當場，他在間不容髮之際，只得身形一側，咬牙切齒擧起右手長劍朝霍從雲腹部刺去。

這一着，紫臉壇主雖然避開了正面，但霍從雲的長劍一下刺入他左肩，幾乎透肩而過。

霍從雲不防紫臉壇主在無力封架之際，還會刺出一劍，等他發覺，劍尖幾乎已快要刺到，急忙左足飛起，斜踢而出，劍尖劃過他右腿，足有三分來深，但長劍還是被他踢飛了。

這時五雲門的人，已經所剩無幾，只有四五個武功較高的紫臉人還在頑抗。

紫臉壇主長劍脫手，左肩又受創極深，血流如注，眼看大勢已去，咬緊牙齒，喝了聲：「大家跟我退！」突然雙足一頓，一道紫影凌空飛起。

霍從雲大笑道：「你還想走？」右手凌空一掌拍了過去。

紫臉壇主身起半空，那有閃避的機會？他心知生死一綫，落入萬松山莊手裏，那就完了，這就運集全身眞氣，拚着硬受霍從雲一掌，趁着對方掌力一送，加速朝莊外劃空飛去。

霍從雲看他居然利用自己掌力，飛了出去，不由心中大怒，雙足一點，要待縱身撲起，突覺右腿劇痛，用不上力，身形一撲，幾乎摔倒。

聽到紫臉壇主的喝聲，那四五個正在拚命斯殺的紫臉人，立即捨了對方，正待跟踪掠起，但他們的對手，已經換了萬啓岳，清塵道長，年嵩昌，公孫乾等人，豈會容你說走就走？各自招式一緊，把對手緊緊纏住。

柳飛燕也截住了一個紫臉人，正在動手，從身形看來，這人應該是丁劍南無疑，她幾次高聲大叫着：「丁公子，你快住手。」

但那紫臉人却一聲不作，揮動長劍，形同拚命，他使的正是「五雲劍法」。

「五雲劍法」當然難不到柳飛燕，她也使出「五雲劍法」來迎敵，雙方就像喂招一般，誰也傷不了誰。

這時紫臉壇主喝出了「跟他退」，那紫臉人果然捨了柳飛燕，跟着紫臉壇主身後縱身掠起。

柳飛燕大聲叫道：「丁公子，你不能跟他去……」

正待跟蹤撲起，耳中突聽有人輕喝一聲，瞥見一個人影幾乎摔倒下去。

這哼聲她耳熟能詳，心頭猛吃一驚，急忙回目看去，那不是大師哥還有誰來，一條右脚已被鮮血染紅，急忙撲了過去，叫道：「大師哥你怎麼了，傷在那裏？」

霍從雲縱然內功精深，但腿上劍創極深，流血過多，一張紫膛臉，已經微見蒼白，依然硬朗的笑着道：「愚兄還不要緊，只是皮肉之傷，可惜沒有把那個壇主留下。」

柳飛燕現在已經無暇再去追丁劍南了，說道：「大師哥，你血流得很多，小妹扶你過去，快坐下來，止了血再說。」

這幾句話的工夫，四個紫臉人也一齊給拿下了。五雲門在這一次行動，傾巢而來，全軍盡墨，只逃走了紫臉壇主和另一個紫臉人。（柳飛燕認定他是丁劍南）。

萬松山莊死了八名莊丁，負劍傷的却有十四個之多，但這場兇殺，總算勝利結束了。

霍從雲腿上的劍傷，血已經止了，也包紮完畢。萬啓岳，清塵道長，年嵩昌三人一起走了過來。

萬啓岳拱着手，感激的道：「霍老哥沒事吧？今晚辛苦了，要是沒有霍老哥指點，敝莊傷亡的人數，只怕要增加一倍以上還不止呢！」

霍從雲站了起來，笑着指指柳飛燕道：「她是我小師妹柳飛燕，方才告訴幾位的話，也是她對兄弟說的。」

柳飛燕迅快從臉上揭下面具。霍從雲給她引見了萬啓岳等三人。

年嵩昌問道：「柳姑娘，他們都被迷失了神志，柳姑娘，妳怎麼會沒有被迷失的呢？」

柳飛燕嫣然一笑道：「這連大師哥也不知道，是土地公給我的解藥。」

萬啓岳道：「這裏不是談話之所，霍老哥，大家請到廳上坐吧！」

大廳上早已點燃起燈燭，大家方自落坐，公孫乾也匆匆走入，說道：「啓稟盟主，今晚五雲門來人，拏下的一共有二十二個，男的九個，女的十三個……」

年嵩昌急着問道：「公孫總管，其中可有小兒？」

公孫乾躬身道：「在下也正要向年大俠報告，這些人的面具都已取下來了，其中一個，正是年大俠的令郎……」

年嵩昌站起身道：「小兒，他……」

公孫乾道：「在下因這些人都被迷失神志，所以暫時不敢解開他們穴道，正要請示盟主，如何處置才好？」

萬啓岳攢攢眉道：「這倒確是一個難題，若是沒有解藥，無法恢復他們神志以前，自然不能解開他們的穴道……」

年嵩昌轉臉朝柳飛燕問道：「柳姑娘剛才曾說解藥是土地公給的，只不知這位土地公是什麽人？」

萬啓岳道：「對了，柳姑娘冒險進入他們之內，必然知道他們很多內幕，兄弟覺得還是請柳姑娘先把經過情形，說出來讓大家聽聽，也許會對迷失神志的人有所帮助。」

霍從雲點頭道：「盟主說得極是，小師妹，妳此行經過要說得越詳細越好。」

這時一名使女給大家沏上茶來。

柳飛燕道：「大師哥，我們在土地廟的一段，你大概已經說過了？」

霍從雲道：「不錯，妳只要從如何被擄說起好了。」

柳飛燕笑道：「才不呢，從被擄說起，土地公給我解藥的一段就沒有了。」

當下就把她如何聽了土地公的話，改裝易容，在杏花樓遇上一個瘦小老頭，跟自己借去十六兩銀子，回到客店，才發現懷中多了一張字條，和一顆藥丸，要自己「難得糊塗」……

年嵩昌道：「那就是解藥嗎？」

柳飛燕點點頭。

萬啓岳道：「這位瘦小的老人會是誰呢？」

清塵道長含笑道：「如果貧道猜得不錯，這位瘦小老人很可能是昔年以游戲風塵出了名的酒仙莫老前輩了。」

萬啓岳一怔道：「會是他老人家？」

接着含笑道：「柳姑娘，妳請繼續說下去。」

柳飛燕就把自己和二師兄如何被運上船，如何進入一處大宅，逢姑婆如何要自己吞服一顆藥丸……

清塵道長道：「那是一顆迷失心神的藥物了？」

柳飛燕應了聲「是」，接着說下去，自己兩人如何被送到紫臉壇主手下，編入領隊孫必顯的一隊……

公孫乾道：「孫必顯這個名字很熟，好像是八卦門封掌門人的師弟，失蹤已有三年！」

柳飛燕又把那一天由叫做「仙子」的白衣婦人主持江南分壇開壇典禮，把一面綉着紫紅玫瑰的三角小旗授給紫臉壇主，接着就由逢姑婆傳授劍法……

「慢點！」萬啓岳一擺手，接道：「這個自稱仙子的白衣婦人，當然是五雲門的首腦人物了，柳姑娘可否把她說得詳細一點？」

柳飛燕道：「她面上蒙了一層黑紗，根本看不清她的面貌，但從她梳的雲髻看去，頭髮烏黑有光，說話的聲音也十分清冷，年紀應該不會太大，最多四十左右的人。」

萬啓岳望望清塵道長，霍從雲，年嵩昌三人，說道：「三位可曾聽說過江湖上有這麽一個女人麽？」

霍從雲道：「此人一手組成這麽一個神秘門派，年齡絕不可能只有四十左右，依兄弟的看法，一個人武功到了某種境界，就可能不着皮相，因此她可能已有六十以上，也很難說。」

清塵道長道：「就算她六十以上，這幾十年中，江湖上也不曾聽說過有這麽一個人？」

霍從雲道：「小師妹妳再說下去。」

柳飛燕就把逢姑婆如何傳授兩隊人五招劍法……

公孫乾在旁道：「盟主，咱們雖然識不透白衣女子來歷；但柳姑娘學會了他們五招劍法，可否使出來瞧一瞧，也許從劍法路數上，可以看出她們的來歷，亦未可知！」

霍從雲道：「公孫總管說得不錯，小師妹，妳把這五招劍法使出來給大家瞧瞧，也許可以看出一點端倪來！」

大廳上地方相當寬敞，柳飛燕答應一聲，站起身，走到中間，鏘的一聲掣出長劍，就把學會的五招「五雲劍法」，從第一招「朵雲出岫」，一直練到第五招「五雲捧日」，才行收劍。

這下直看得盟主萬啓岳、武當名宿清塵道長，和素以劍術自許的崆峒飛龍霍從雲等人心頭驚凜，作聲不得！

公孫乾驚異的道：「這就是五雲劍法麽？」

柳飛燕看出大家神色有異，忍不住問道：「大師哥，你看出來了麽？」

霍從雲微微搖頭道：「這紫臉壇主率領的兩隊人，差幸只練了十天劍法，又被迷失神志，功力尚淺，無法發揮，更幸虧有小師妹潛迹其中，事前告訴兄弟，咱們佔得了先機，如若稍假時日，大家把這五招劍法練純熟了，今晚之勢，就完全改觀了。」

柳飛燕道：「大師哥也看不出這五招劍法的來歷嗎？」

霍從雲看了幾人一眼，才苦笑道：「萬盟主，清塵道長，都是使劍的名家，黃山劍法，縱橫開闔，發劍如長江大河，武當劍法以靜制動，深合先天太極之理，就是以咱們崆峒劍法來說，也佔得一個奇字，發劍如奇兵突出，但愚兄看了這五招五雲劍法，不但看不出劍術路數，如果正式動起手來，如果此人功力，和愚兄相等，那麽愚兄最多可以破解前面三招，後面的兩招根本無從封架……」

清塵道長頷首道：「霍施主說的正是劍術大行家的話，貧道練劍數十年，也確有同感，這五招五雲劍法，自然僅是開首的五招而已，威力已有如此之盛，整套劍法，想必更峻險無倫，奇怪的是怎會從未聽人說過？」

（未完・七）

現代游俠傳奇故事

龍驥・文
可飛・圖

無情海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呂奇乘船到新奧爾良旅行，豪華郵輪上，結識了尤雅情，在郵輪的惜別會上，一個叫愛瑪的女郎正表演動人的舞蹈，忽然一聲槍响，乘客正驚愕之際，一些刦匪出現在船上，並向各乘客進行掠奪，奇怪的是匪徒們並不認眞的搶刦，各人的損失不多，而多間特等艙房中，匪徒只搜小森花露的那一間，並只搜去一尊維娜斯的塑像，因此懷疑匪徒的搶刦只是一種掩飾行動，主要的目的是在維娜斯塑像，呂奇向花露詢問，但却得不到答案，呂奇懷疑船員柯爾是內奸，正想有所行動，忽然被人擊昏，醒來時才知柯爾被殺滅口……

陷身漩渦　代表談判

有人說情人的手是世上最柔軟，最神奇的手，在它撫摸下，即使有心靈創傷的人也會霍然而愈。

困難的是——被撫摸的人無法判斷那究竟是不是一隻情人的手。

小森花露的手在呂奇的面龐上輕緩地撫摸着，含情脈脈地凝望着他，淺藍色的眸子裏透射着純潔的光輝，與昨夜的神情判若兩人，呂奇從夢中醒來，不禁有一瞬間的錯愕。

那是一隻情人的手嗎？抑或是一隻野貓的利爪呢？呂奇眞是難以遽下論斷了。

「聽說你昨夜遇到了意外？」她柔情地問。

「消息傳得眞快！」

「眞有人用沙包重擊你的後腦嗎？」

「很難肯定。」呂奇故意皺了皺眉頭。「也許我一時立脚不穩，碰到了救生艇的稜角。當時我正站在救生艇的旁邊。」

「爲什麽會立脚不穩呢？」她認眞地問。不像是追根究底，而且充滿了關懷，她的目光就是很好的說明。

「據說，黑色滾動的海水對經常航海的人也有催眠作用。」呂奇在編造理由，但他却不覺得是在說謊。小森花露的神情使他產生了疑問；他已不敢確信在昏迷的那一瞬間是否眞的嗅到了凱旋門五號的香水味。

小森花露垂下了頭，語氣虔誠地說：「不管如何，我都要對你表示抱歉。」

「爲什麽？」

「因爲我對你說了最無理的話，否則你離開我的艙旁之後，不會到船舷去倚欄吐吐悶氣。」

「花露！」呂奇輕輕地撫摸着她的手臂。「妳太認眞了，不管我受到何種傷害，妳都是沒有責任的。」

「眞使我安心。上岸後你還願和我見面嗎？」

「我不知妳在新奧爾良停留多久。」

「一直到你離開，或者比你停留得更久。」她神秘地一笑。「你可以到『無情

海夜總會』去找我，我母親在那兒主持。她很好客，印第安人不會獵取人頭作祭祀的供物了。」

「哦！那不是愛瑪要去表演的夜總會嗎？」

「是的。但我不關心那件事，女性不會喜愛一個脫衣女郎。希望你不要在她表演的時候來看我。」

「妳很幽默！也很柔順！眞像一頭小貓。」

「就是太野了一點。不過我會慢慢地改。」小森花露突然離開了呂奇的懷抱。「對了，我一方面來向你道歉，一方面是來叫你起床的。乘客恐怕都巳離船登岸了哩！快起來吧！」

「噢！船巳靠碼頭了嗎？」

「靠岸巳有好幾個小時了，因爲警方調查刦案的情況，才延誤了驗關的時間，再見！我得要先走一步了。」

呂奇向她擺擺手，待她離去後，又出了好一陣子神。他決定暗中監視小森花露登岸的情形，於是飛快地起床。

當他登上船橋時，正看見小森花露離船，她手裏提着一個網袋，裏面只有幾件衣服。呂奇不禁暗暗發怔，那個眞的維娜斯石膏像那裏去了呢？難道自己的推斷完全是空中樓閣嗎？

他立刻去找尤雅情，房間巳空，她早巳離船登岸了。

爲什麼她離去之時不向自己打一聲招呼呢？

又有一團新的迷霧籠罩他了，直到登岸乘上了一輛出租汽車時，他還無法從那團迷霧中走出來。

× × ×

在酒店中又補睡了幾個小時，中午起來午餐時，呂奇顯得精神煥發，他放開了那些似乎永遠也解不開的謎團，準備在這個美國西海岸的大城痛痛快快地遊樂一番；他還沒有忘記他此行的目的就是環遊世界。

正準備出門，電話鈴聲却響了。

「喂！」呂奇猜想可能是殷勤的服務小姐要提醒他午餐的時間到了。

「呂奇先生嗎？」濁重的英語，低沉的男聲。

「是的。你是誰？」呂奇有些惶然。

「我是花露的朋友，請你今晚九時前來海濱花園，不要忘記花露托帶的東西，到時我會說出預先訂妥的連絡暗號，也會奉上你應得的酬勞，有歹徒在覬覦，行動要小心，祝你好運！」

沒頭沒腦的一番話，使呂奇迷惑不解。對方又很快地切斷了電話，想問個清楚都沒有機會。

呂奇突然想到了那支香水槍，難道那就是小森花露在不知不覺中要他攜帶上岸的神秘物品嗎？

他連忙從手提箱內取出，看了許久，也沒有發現什麼可疑之處。沉吟了一陣，決定今晚按時赴約，以不變應萬變，看看對方到底在玩弄什麼花樣。

打好了主意，呂奇心頭放鬆不少。正準備離房前去午餐，却發現有兩個彪形大漢等在他門口。其中還有一個黃面孔，兩人都戴着太陽眼鏡，雙手插在褲袋裏，虎視眈眈地盯着呂奇。

呂奇不由自主地往後一退。

那兩個人也就趁勢進入了房中。

「呂奇先生！」他那黃面孔開口說話，一口帶有濃重粵腔的華語。「因爲你是中國人，所以特別派我來和你打交道。放心！我們一樣出錢，絕不虧待你，而且還派人保護你離開本地。」

呂奇很鎭定地說：「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聰明人別裝糊塗，小野貓托你帶一樣東西離船，並許以你金錢酬勞，她的價錢一定沒有我們出得高，十萬美金！怎麼樣？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還包括你一條性命，你不妨考慮一下。」

「小野貓沒有托我帶什麼東西呀！」

「呂奇先生！你這樣作太愚蠢了。她的同伴巳經和你通過電話，約定今晚九時在海濱公園交貨，別以爲我們不知道。」

「的確有那一個電話，你相信了？」

「爲什麼不信？打電話的人是小野貓的死黨。」他又加重語氣：「我們也知道船上的事，今早離船時，她還到你的艙房中去停留了許久，你又故意留到最後登岸，這不是很明顯嗎？」

「朋友，我一定是被利用了，她故意和我親近，又打來那樣一通莫名其妙的電話。其實，她只是移轉你們的注意目標而巳。」

「那麼，東西呢？」

「我怎麼知道？」呂奇無可奈何地攤了攤手。

「小野貓並沒有帶下船。」

「到底是什麼東西？」

「一尊維娜斯石膏像。」

「昨夜船上發生了搶刦，那尊石膏像被匪徒搶走。」

「呂奇先生！你所說的匪徒，也就是我們的伙伴。」

「哦──」

「我們一時不察，到手的石膏像不値分文。」

「那麼，値錢的一尊石像呢？」

「花露交給你了。」

「搜吧！」呂奇擺了擺手。「我保證你們在這兒連一點石膏粉屑也找不到。」

「我相信你的話，事實上你也不可能將那尊石膏像帶到酒店裏來。」對方的語氣緩和了一些，「呂奇先生！從你的神態中可以看出你是一個富有經歷的老手，但是槍彈不怕倚老賣老的人。」

「朋友，你們上當了。」

「呂奇先生！讓我們說最後一句話，在今晚九時以前將那尊石膏像交出來，我們絕對履行諾言，付你十萬美金，並保護你離境，否則我們依然能够得到那石膏像，非但不付分文，還要取你性命！你最好想想清楚。」

二人走了，留給呂奇一段長時期的震駭。

他想去找小森花露問問清楚，但他又不敢莽撞；那樣益發使對方相信自己和小森花露確有連絡。

那又該怎麼辦呢？

這眞是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呂奇連午飯的胃口都被沖淡了。

這時有一個朋友商量一下多好！

因此，他想到了尤雅情，但她算是朋友嗎？離船時甚至不別而去。

呂奇愈想愈冒火，肚子也更餓。古語說，皇帝不差餓兵，管他娘！先飽餐一頓再說。

來到餐廳，呂奇只有一個願望：這頓午餐千萬不要再被打擾，行刑官都不敢去打擾死囚最後一餐的。

他叫了阿拉伯牛肉串，忌士烤明蝦，天蓬牛排外帶一大杯松子酒，神態活像一個老饕。

他的心願達到了，沒有人來打擾他這頓午餐。但是，暗中是否有無數雙眼睛在監視着他，那可不得而知。

餐後，他那裏也不想去，乾脆回房。

却想不到有一個不速之客在等待他，那是尤雅情。

她面上浮現甜甜的笑，然而目光中却有難以覺察的詭譎神色，却被敏銳的呂奇捕捉到了。

「嗨！」他輕鬆地向她打招呼，「有人說，幹新聞記者的人要會鑽，會跟，妳却多一項本領──會溜。」

尤雅情冷冷地說道：「呂奇！你很輕鬆！」

「奇怪！妳難道喜歡看我繃着臉？」

「我看見有兩個兇神惡煞的男人離開你的房間。」

「嗯！怎麼樣？」

「他們是什麼人？」

「不知道。」

「我看妳是在明知故問。」

尤雅情站了起來，氣呼呼地說：「你如果這樣說，我就沒有必要坐在這兒了。我可不是愛管閒事，更不是爲了挖新聞，而是爲了關懷你。」

「關懷？」

「你不相信就算了。」

「好！我想先請敎妳一個問題，妳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裏？」

「那有什麼稀奇！」尤雅情悻悻地說：「你住酒店必須出示護照，酒店又要轉報到外籍旅客連絡中心去，一查就查到了呀！」

「原來如此！那麼，妳又因何不別而去呢？」

「花露在你房裏我如何向你告別？」

呂奇開始沉吟了，尤雅情應該是毫無嫌疑的一個人，似乎應該將她看成是朋友。於是將自己陷身漩渦的經過全部告訴了她。最後他問道：「雅情！妳說我該怎麼辦？」

「將那尊石膏像送到警局裏去。」

「什麼？」呂奇大吼了一聲。

「似乎不需要我說第二遍。」

「連妳也以爲小森花露的確將那尊石膏像交給我了……」

「我的確有這種想法。」

「爲什麼不信任我？」

「不是我不信任你！而是你有許多令人可疑之處。」

「說吧！歡迎妳一一指責出來。」

「早上我去妳艙房時，聽見花露告訴你可以到『無情海夜總會』去找她，方才你接到了那個無頭電話，又遭到了兩個陌生的男人的恐嚇！你就該立刻採取澄清事實的行動。但是你却按兵不動，這是怎麼回事？」

「女人經常有自以爲是的想法。」

「那麼，請你解釋吧！」

呂奇氣呼呼地說：「毫無疑問，小森花露玩弄了一手移花接木之計，使那些想奪取那尊石膏像的對手將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我若再去找她，豈不是弄假成眞，愈陷愈深嗎？」

「你以爲不去找花露就沒有事嗎？」

「反正我自己心裏有數，那尊石膏像不在我手裏。」

「花露下船時却沒有帶着石膏像呀！」尤雅情喃喃自語。接着她又問道：「呂奇，最後一次，你眞的沒有接受花露的委托嗎？」

「沒有！沒有！」呂奇發狂似地吼叫起來。

「安靜一點！」尤雅情柔和地說：「我相信你就是。呂奇，假如我不來看你，你原來又打算如何呢？」

「晚間九時去赴那個約會。」

「那有什麼用？」

「可以讓花露的對手識破這騙局。」

尤雅情連連地搖着頭說：「不見得吧！你巳經被他們警告過，爲了安全，你也可能不帶着石膏像去赴約。」

「他們出了十萬美金的高價，我沒有理由拒絕這筆財富去對花露忠誠？他們應該想到這點。」

「那可不一定。如果你對花露情獨鍾，那不是十萬美金就可以打動你的。他們也可能往這一方面想。」

「雅情，那麼，我該怎麼辦呢？」

「去『無情海夜總會』找花露。」

「現在嗎？」

「愈快愈好，我陪你去。」

「雅情！那樣可能爲妳帶來麻煩。」

「我陪你。」她說得認眞，一點也不像虛情假意。

呂奇沒有再說什麼，只投給她一個感激的眼光。然後，挽着她離開了酒店，乘車前去尋找小森花露。

「無情海夜總會」的名字很別緻，內部的設備也很別緻，藍色的地板，以及藍色的傢具，如同海洋的色調。表演的舞台是一艘十八世紀的海盜船；是一艘眞的船，並非模型。

此刻還沒有開始營業，這裏顯得無比的寧靜。那棕髮紅膚的女侍帶領着呂奇和尤雅情來到一間佈置豪華的貴賓接待室，爲他們端上飲料，才退了出去。

三分鐘後，一個中年婦人出現了。這裏稱她爲中年婦人，是她那稍嫌臃腫的體態看出來的。她的臉上沒有一條皺紋，皮膚光滑潔亮，棕色頭髮，黑得發亮的眼睛。呂奇一眼就看出她是小森花露的紅人母親。

「小森夫人！」呂奇站起來，很有禮貌地說：「我們在『傑克遜總統號』郵輪上，結識了令嫒花露……」

「花露？」女主人喃喃地唸着這個名字，目光暗淡無神，那種表情，好像從未

接着說：「令媛活潑可愛，我們都很喜歡她，難道她此刻不在嗎？」

「我的女兒的確名叫花露，但是，她早已死去了。」

「死了？」呂奇和尤雅情都難免大吃了一驚。

「嗯！」女主人沉重地點了點頭。「我們和她才分別幾個小時呀！」

「那一定不是我的女兒。」

「難道那個可愛的女孩是冒用了花露小姐的名字？」尤雅情很留意小森夫人的表情。「她還告訴我們，夫人主持這家夜總會，很好客，希望我們來玩。這……這是怎麽回事呢？」

「那一定是個墮落，下流的女人，」小森夫人顯得非常沉痛地說：「我那活潑，美麗，純潔的乖乖女，早在三年前就死掉。哦！我突然有些頭痛，對不起！我不能陪你們了。」

一個爲人母者在痛喪愛女之後的悲慟表情，毫無遺漏地在小森夫人那慈祥的面部顯出來。呂奇沒有理由去懷疑她；更不忍心去懷疑她。於是和尤雅情一起告辭，步履蹣跚，心中疑雲重重地走出了「無情海」。在呂奇的心頭裏，又一團迷霧瀰漫開來。

× × ×

呂奇和尤雅情站在街邊上看起來像是在等街車，實際上他們是面面相覷；皺眉發怔，好幾部空計程車從面前駛過，他們都沒有揮手攔車。

許久，尤雅情才聲音低低地說：「原來那個小森花露是冒充者。」

「不！」呂奇語氣沉靜地說道：「她是眞的花露。」

「小森花露不是已死了三年了嗎？」

「不！花露沒有死。」

「難道是那個印第安那紅婆子在騙人嗎？」

「不！小森夫人的話是實話。」

一連三句似是而非的話，使尤雅情面孔上充滿迷惑之色，怔怔地望着呂奇許久，她才吁出了一口長氣：「嗨——你的話將我都弄糊塗了，是怎麽回事呢？」

呂奇望着懸掛在半空的電燈綫，那似乎就是他唯一可以憑藉的綫索，喃喃地說：「花露在她母親的眼光中一直是一個活潑，美麗，純潔的乖女孩。但是作母親的却突然發覺女兒墮落得令人可怕；她不敢相信，也接受不了這種打擊。因此，她寧願花露已經死去，活着的只是一個下流的女人；實際上，花露已在小森夫人的心中死去了。她心中存留的還是花露當年那種純潔美好的印象。」

尤雅情瞪大了眼睛，眸子裏，洋溢着疑信參半的神色，語氣緩慢地問道：「呂奇！這又是你的判斷嗎？」

「雅情！妳不是一個合格的新聞記者。」呂奇說。

「怎見得？」

「一個新聞記者不應該信任表面的事態，必須憑藉觀察深入內層。妳應該從小森夫人言語和神情中看出事情的眞象。」

「嗯！」尤雅情心悅誠服地點着頭。「你的看法是對的。那麽，花露和她母親不會有聯繫了？」

「大概是吧！小森夫人也不願意見到她那墮落得不可救藥的女兒。」

「花露爲什麽要你到『無情海』去找她呢？」

「這正是她的狡黠之處。」

「我不明白。」尤雅情困惑地搖頭。

「她明知事態的發展，將迫使我去找她，但她却又不能見我，於是要我到『無情海』去。」呂奇說到這裏，突然停頓，思索了一陣，才說：「對不起！我想不出她的用意何在。」

「也許是她的狡計。」

「雅情！」呂奇突然改換另一種口吻說道：「妳既然是一個新聞記者，這裏必有良好的關係了。」

「你需要我做什麽嗎？」

「我是想得到一份有關花露父親的資料。」

尤雅情認眞地想了一想，才回答說：「好吧！我試試看，在晚飯前回答你，如何？」

「那麽，七點正，我在……」呂奇想了一想，才作出决定。「碼頭旁邊有一家『花都餐廳』，很小，環境也很僻靜，我在那兒等妳。來的時候稍爲注意一下。我們現在分手吧。」

尤雅情倒沒有一般女性那種軟弱的性格，她顯得很樂觀，也很鎭定地向呂奇揮手示別，然後乘車離去。

該幹什麽？呂奇找不到答案。現在才不過下午三點鐘。距離那個神秘約會還有漫長的六個小時，和尤雅情也還有四個鐘頭。他想：用腳步去度量這個海灘城市每一條街道的長度，該是唯一可以消遣時間的方法了。

於是，他在街上漫步起來。

開始，他是漫無目的的。

經過半個小時後，他竟然有了目的。

原因是——他發現有人跟踪。那是一個身裁魁梧，形容猥瑣的中年男人，褪了色的黃褐色風衣翻起了發毛的衣領，臉上加着一副黑眼鏡。呂奇發現他之後作了幾次試驗，證明那傢伙的確是跟踪自己的。

於是，他彎進一條僻靜的小巷，閃身在牆角處，待那追踪的大漢氣喘吁吁地趕上來時，呂奇突然現身，攔住了對方的去路。

「朋友！」呂奇笑着說：「帶我去見你們的頭子。」

那傢伙沒有回答他，掉頭就走。

呂奇一把抓住對方的後領，用力把那高大的身體扭轉，一隻拳頭在對方的鼻尖上幌了一幌，沉聲說：「別惹我發火！帶我去見你的頭子，你的老闆，化錢僱你跟踪我的人，聽明白了嗎？」

砰！那傢伙以鐵拳代替了回答，狠狠地在呂奇的肚子來了一記「上鈎」，搗得呂奇鬆開了手，連連後退了好幾步。

呂奇正有一肚子怒火沒處發洩，這一拳使得氾濫的河床决堤，怒吼一聲，奮身向前，雙拳連揮，展開了嚴厲的猛攻。

那傢伙雖然人高馬大，出拳很重，畢竟不如呂奇那樣靈活，而又富有技巧，不到三分鐘，就躺下了。

然而呂奇也累得氣喘吁吁，突然，他發現小巷的兩端出現了好幾個彪形大漢，

虎視眈眈地向他圍聚過來。

所謂雙拳難敵四手，何况對方一共有五個人。於是呂奇想好了對策，當他的下額捱上第一拳之後，他就躺了下去，一動也不動。一來可以避免少捱打，二來他希望對方趁此將他綁架。

果然，那幾個大漢將他駕上了一輛停在附近的黑色轎車。呂奇在眼縫中記下了車牌——AQK，三一九九。

他所以敢深入虎穴，可說是明智之舉，他要接觸對方的最高人員，面對面地將事情弄清楚。他深信，在那尊眞正有價值的維娜斯半身石膏像發現之前，誰也不會輕率地殺害他。

他對新奧爾良的地形不熟，也沒有必要去記住車子行經的地方，乾脆閉着眼睛，聽任擺佈。

車子停下，他被架進一間屋子。睡上了一張柔軟的床，有一條冰冷的毛巾在擦拭他的下額和額頭，又有一股辛辣的酒汁流進了他的喉管。現在，他不能再裝死了。於是，緩慢地睜開了眼睛。

當他看到眼前的景象時，幾乎懷疑自己在一瞬之間已回到了香港，中國式的床榻，壁上有流蘇腥紅的宮燈，紅木古典傢俱……

床前還坐着一個穿旗袍的中國女人。

儘管旗袍的下擺很高，兩側還開着半尺以上的高叉，甚至比迷你裙還要暴露而撩人，却依然看得出她是中國人。鬢邊那一朵紅色的絨花，就十足地表現了中國風味，純正的中國風味。

她約莫有三十歲左右，深潭似的眸子寫着她的智慧，然而目光中也流露了難以馴服的野性，貪婪的神色，以及令人迷惑的風采。

幸而呂奇沒有迷惑，不但沒有迷惑，反而更清醒了。不過，他沒有動，有心隱藏了他的實力。

「我叫沈香雲。」她以清晰純正的粵語腔：「不知道你是否聽得懂廣東話，不然我們可以用英語交談。」

「我懂。」

「那很好。你名叫呂奇，對嗎？」

「嗯！」呂奇似乎不願多說話。

「聽說過『香雲社』嗎？」

顧名思義，那必然是一個集團，這個女人也就是這個集團的主人。了不起！呂奇私心中有驚訝之感。

「沒有聽說過。」呂奇說的是眞話。

「以法律的名詞說，『香雲社』是一個財團。」沈香雲娓娓道來，語氣一些兒也不誇張。「在美國西海岸各城市有一系列的事業。酒店，夜總會，酒吧，賭場……當然我們也有槍手。」

「還有打手。」呂奇冷冷地說。

沈香雲嫵媚地笑了一笑。「他們是被迫還擊的，不過他們都沒有傷害你。我看得出，你也不是一個輕易就能被擊倒的人。如果你認爲這樣躺着較爲舒服，我倒不會反對。」

呂奇有些臉紅，翻身下了床。爲了掩飾窘態，他東張西望地說：「有什麽喝的嗎？」

沈香雲指指紅木茶几。「你這種人一定喜歡喝不滲水的威士忌，我早已爲你準備好了。」

茶几上放着一瓶黑標籤的強尼華克，一隻酒杯。呂奇倒了一杯，望着沈香雲說道：「妳不來一杯嗎？」

「女人喝酒就不是淑女了。」

「喝酒的女人才更有惑誘力。」

「那麽，你交女朋友都要先嗅一下她的口中是否有酒氣了？」沈香雲雙手環抱前胸，笑語如珠。當呂奇一杯下肚之後，她突然語氣一沉，「你找我幹什麽？」

「妳就是那些打手的頭子？」

「我名叫沈香雲，我們的集團謂之『香雲社』，這還用問嗎？」

「我也許找錯人了。」

「你原來打算找誰？」沈香雲笑瞇瞇地反問：「毛里斯？小森花露？或者……」

呂奇很快地接口說：「我要找毛里斯和小森花露二人中的任何一個。」

「其實，你找的人應該是我。」

「爲什麽？」

「你被毛里斯和小森花露夾在中間，轉向任何一面，都免不了要被他們擠扁，只有我這個站在旁邊的第三者才能將你從夾縫中拉出來。」

第三者！呂奇心裏想：事態似乎是愈來愈複雜了。

他考慮了一分鐘，立刻想到大可以利用沈香雲作他的保護盾牌，也可以從她的口中瞭解眞實的情況。於是點了點頭說：「妳的話似乎有些道理。」

「那麽，你願意要我拉你一把嗎？」

「願意。但我不敢信任妳。」

「要如何才能使你信任？」

「我想先瞭解一下，妳對這件事情的始末知道多少？妳有什麽計劃？助我一臂之力後；要我如何謝妳？」

「你眞是個老手。」

「每個人都該爲自己的利益打算。」

「我贊成你的說法。現在讓我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沈香雲走近了兩步，以愼重的語氣說道：「我對整個情況完全瞭解。」

「我在聽。」呂奇端着一杯酒，在紅木軟椅上大模大樣地坐了下來。

「讓我用AB來代表兩個集團？」沈香雲也坐了下來，「A集團要從南非運送一批鑽石到波士頓去……」

「鑽石？」呂奇吃驚地打斷她的話。

「別太吃驚，」沈香雲微笑着說：「那尊維娜斯石膏像，內藏了將近一千克拉，最保守的估計要值美金一百萬元的價值，在南非只值美金三十萬元。而A集團又是零星向鑽石礦工人收購的。那是竊取的贓物，懂嗎？他們沒有化到十分之一的本錢。」

「嗯！」呂奇總算明白大家都要爭取石膏像的原因了。他沒有發問，靜靜地等待下文。

沈香雲又接着說：「小森花露本來是一個純潔少女，三年前不知在什麽場合中被一個英俊的小伙子勾搭上了，那個小伙子是A集團中的高級份子，從此小森花露也成了A集團的一員。恐怕引人注目，所以只派她一個人運送這批鑽石，結果還是被B集團知道了。」

「因此B集團打算攔路搶刼。」

「不錯。」沈香雲點燃了一支烟，吸了幾口，才又接着說：「可是B集團又不敢明目張胆地公然去攔刧那一批鑽石，因爲B集團的根據地也在南非，也是以走私鑽石爲主要財源。萬一使A集團惱羞成怒，忿而火併，一定會兩敗俱傷，那就得不償失了。」

「因此，B集團就設計一次海上行刧，好像是無意帶走了那尊石膏像……」

「對的。B集團籌劃得非常仔細，毛里斯是新入伙的，還不曾露過面。他招募的班底，又是專在猶加他海峽活動的私梟。却想不到小森花露驚覺性高，集團花費了不少精神，到手的却是一尊沒有鑽石的普通石膏像。」

「眞的呢？」

「她交給你了。」

「妳認爲她會輕易將價值一百萬美金以上的鑽石交一個陌生人？」

「因爲你並不知道那尊石膏像價值一百萬。」

「她可以想像得到，事態的發展，我必然會知道。」

「也許她有控制你的方法。」沈香雲的目光像刀刃一般盯在呂奇的臉上。」她交給你代爲保管也是迫不得已的，既然B集團巳經知道了這個秘密，就一定要得到才能甘心，她也只好孤注一擲了。」

「中午毛里斯巳經派人來和我接觸過，他願意出十萬美元買下那尊石膏像，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並保護我離境……」

沈香雲顯得有些不太耐煩地接口說道：「那是謊言。」

「沈小姐，如果那尊石膏像眞的在我手裏，而我又願意和妳交易的話，妳打算出什麼代價？」

「我不打算化一分錢。」

「噢？」呂奇難免吃驚了。

「我看得出，你不是一個紳士，到美國來就是爲了混世面淘金，只要有機會，你甚至想獨吞那一千克拉鑽石。我即使出價五十萬，你也不一定會點頭。」

「妳分錢都不想化，就不必談了。」

「呂奇！」沈香雲一個字一個字地說：「眼前有一個大好機會，看你是否能够趁機把握住。只要你點頭，你就坐上了『香雲社』的第二把交椅，本社一系列事業都在你的調度之下，那不是一百萬元可以換來的。」

呂奇聳了聳肩頭，說：「我眞有點受寵若驚之感。」

「其實，這是互惠的。本社高級人員中很少有中國人，再說，憑你的才幹一定可以爲本社帶來更大的財富。」

「妳沒有看錯嗎？」

「我自信絕不會看錯任何一個人。」沈香雲肯定地說：「你出奇地冷靜，在隨時都可能有殺身殞命之危的情況下都沒有一絲慌亂。若換上一個普通人，他早巳帶着那尊石膏像到警察局去報案了。」

「事實上，他永遠也跨不進警局的大門。」

「別說閒話！快答覆我的問題。」

「沈小姐！妳的目光犀利，觀察深刻，却仍然看錯了一點——我手裏沒那尊石膏像，這是小森花露轉移目標的手法。」

「嘿嘿！」沈香雲冷笑了一聲。「我今天可遇上對手了。」

「小森花露嗎？」

「你！」沈香雲說話用力的程度就像射出一粒槍彈。

「以妳的智慧和閱歷來說，妳應該相信我的話。但妳却偏偏不信，這大概是那批鑽石迷昏了妳的頭吧！」

「你置身危境還執迷不悟，大概是小森花露的美色迷昏了你的頭吧？」沈香雲針鋒相對地說。

「不管妳如何說，我拿不出那尊石膏像却是事實。」呂奇說到這裏面上一沉，「請坦白告訴我，妳將如何對付我？」

「我可能會用嚴刑逼供。」

「那是最愚蠢的方法。」

「用愚蠢的方法去對付愚蠢的人，那是天經地義的。」沈香雲突然嫵媚地笑了。不管笑容是眞，是假，他們之間的氣氛，總緩和了一些。「你是聰明人，所以，我不便使用愚蠢方法，我要讓你仔細地去想一想。」

「躺在那古老中國式床上去想嗎？」

「自然是囘到你的住宿的酒店中去。」

「感謝妳釋放我。」

「呂奇！你的話似乎有修正的必要。你並未被我綁架。」

「那麽，我告辭了。」呂奇站起來。

「呂奇，讓我告訴你一句話。」沈香雲聲音非常輕柔，容顏也更嫵媚。「這是私人性質的話與那尊石膏像完全無關。」

「什麽話？」呂奇有些發楞。

沈香雲走到他前面，垂下了頭，抬手撫弄着呂奇的領帶，聲音低低地說：「我很喜歡你！自我丈夫死後，五年來，你是我唯一喜歡的男人。眞的！即使你不肯交出那批鑽石，我還是喜歡你。」

呂奇很害怕聽這種充滿柔情的話，他皺着眉頭說：「妳幾乎使我站不住脚，因爲我第一次聽到陌生女人對我說這種話。對不起！告辭了。」說完之後，他連忙轉身向外走去。

沈香雲在後面叫道：「呂奇！想通了之後，別忘記打電話到『萬歲樓』來。」

「萬歲樓？」呂奇不禁脚步一停。

「是一家純中國風味的菜館，你可以在電話簿上查到那裏的電話號碼。」

呂奇沒有再去理會她。離開了那個房間，他才發現這兒竟然是一家旅社，名叫「中國賓館」。

服務小姐很恭敬地送他出門，但是呂奇却在她的眉宇之間發現了一絲曖昧之色。出得門來，那輛黑色轎車，以及那一羣打手都不見了。

× × ×

呂奇不禁感到奇怪了，沈香雲是「香雲社」的主人，那個集團在新奧爾良必定有其根據地，爲什麽要在一家旅館中和他見面？而且她方才又不曾向自己展開色誘，這……？想了許久，他也想不通。

呂奇囘到了酒店，和衣躺上了床。他除了等待七點鐘和尤雅情見面之外，似乎沒有別的辦法。他也曾想到報警，却也不見得安全。目前唯一的希望，就是儘速設法找到小森花露。

那麽，乾脆放鬆心情養養精神吧！

但是，敲門聲又使他緊張起來。打開房門，才發現敲門的是酒店的小僮。手裏托着一個盤子，很恭敬地說：「先生！你的電報。」

電報！呂奇不禁瞪大了眼睛，那才是怪事。可是，電報封套上明明寫着他的名字。他拿起來，並賞賜了小費，急急地關上了房門，拆開封套，才發現裏面不是電文，而是一張便條。

「呂奇！請即刻來『海龍酒吧』一晤，有衷曲待叙。離開酒店時，先與大廳男用洗手間管理人問明來此途徑，以策安全。花露。」

自己遍尋不獲，她倒找上門來了。這頭狡猾的小野貓又在玩弄什麽花樣？不管如何，呂奇決定前去赴約。他來到樓下大廳，那裏坐着許多人；有的看報，有的聊天，這其中必然有監視他行動的人。爲了謹慎起見，他到服務台找那些花枝招展的服務小姐閒談一陣才走進了洗手間。

管理人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者，呂奇猜測他是日本人，不然，他不可能和小森花露搭上關係。

因此，他試着以日語向對方搭訕：「請問：到『海龍酒吧』如何走法？」

那老人看了他一眼，打開了洗手間後面一扇小門，默默無聲地向外面擺擺手；外面則是一條防火巷。

呂奇突有所悟，花露就安排好了；由此出去，就可以將那些跟踪他的人甩掉了，好狡猾的野貓。

「海龍酒吧」在新奧爾良似乎很有名氣，呂奇一告訴計程車司機，就將他送到了。下車後，他才發覺司機路熟車輕的緣故，原來這是一間日本風味的酒吧，門口掛了一塊廣告牌，寫着——本埠獨一無二的日本酒吧。

一進門，呂奇就聽到「哈咿哈咿」之聲，不絕於耳，毫無疑問，這裏的吧女，也是清一色的日本妞兒。

一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吧女飛快地迎過來，連聲地用日語說：「哦！好久不見啦！請樓上坐，你的心上人想死你啦！」

呂奇什麽話也沒有說，只是笑了笑，然後跟着那個吧女登上二樓。二樓有雅座，但是那個吧女却未停下。暗中拉了呂奇一把，繼續爬樓梯，來到了三樓。

一看設置，呂奇就知道這兒是吧女的寢室，或者貯物室之類。小森花露能在這裏藏身，可見她與這間酒吧的主持人有極深刻的關係。那吧女將呂奇帶到一間房門口，向裏面指指，吐舌一笑，掉頭走了。

呂奇在房門上敲了兩下，開門的就是小森花露，她欣喜若狂地摟緊了他，一面將面孔埋在他的胸膛用力摩挲，一面呢聲說：「呂奇！能看見你，我眞高興了。」

呂奇走進屋內，先向四周掃了一眼，然後冷冷地說：「爲什麽高興？」

「因爲你平安無事呀！」

「花露！」呂奇沉聲說：「別在我面前弄花樣，昨晚我去妳艙房找妳，妳就該發現我是一個不太容易受騙的人。趁快坦白地告訴我事實的眞象，不然，妳又多了一個敵人。」

小森花露的面色突然黯淡下去，幽幽地說：「我知道你會恨我入骨。」

「我不會恨妳，只是想知道爲什麽要找我的麻煩？」

「我是無心的啊！」

「妳慢慢解釋吧！我很有耐性。」

「你見過我母親了嗎？」

「見過了。不過，妳在她的心目中巳經死去。我實在不明白，妳明知小森夫人巳不承認妳是她的女兒，爲什麽還要我到那兒去找妳？」

小森花露突然哭泣起來，眼淚滂沱地搖頭說：「我沒有想到她會對我如此灰心，我這次囘來是決心向她悔過的，我還決心要正正經經地作人，免得使她驚心。但是，她却拒絕了。甚至不願讓我多看她一眼，也不讓我在她面前多停留一分鐘。」

「悔過？」呂奇冷笑着說：「多麽動聽的字眼！妳爲什麽不說妳是爲了運送一批走私鑽石才囘到美國？」

小森花露驚訝地：「你都知道了？」

「妳的對手巳經派人和我接觸過了。」說到這裏，呂奇將語氣緩和了一些，「花露！我不是警務人員，無權過問妳的行爲。但是妳的對手却誤以爲那批鑽石在我的手裏，妳瞭解我的處境嗎？」

「我知道。」

「妳當然知道，因爲這是妳的巧妙安排。」

「呂奇！你聽我解釋。」小森花露臉上流露着赤誠的神情。「三年前，我還是一個純潔的少女，不知天高地厚，人間險惡。在一個舞會中認識了喬治。他英俊瀟洒，談吐文雅。我迷上了他，不計後果地作了澈底的奉獻。後來甚至跟他私奔。却想不到他是一個黑社會的流氓。等我發覺巳經太晚了。我想離開他，他却以殺害我的父母爲要脅……」

呂奇冷冷地接口說：「其實，妳的父母親巳經被妳的愚昧行爲『殺』死了。」

「是的。父親本來在商場上很有地位，他是個要面子的人，爲了我，他憤而出走，到如今還下落不明。母親爲我也羞於見熟人，才躲到這兒來開一間夜總會。她若不是想尋找失踪多年的父親，也不會活到現在……」小森花露說到後來，竟然泣不成聲。

呂奇的憤怒在一瞬間消逝了，小森花露哭得這樣傷心，可見她是多麽沉痛與悔恨，自己又何忍加責？

小森花露吁了一口氣，又哽咽地說：「多年來，我一直等待脫離喬治，囘到母親身邊的機會。到最近機會才來了；喬治告訴我，只要我將這批鑽石安全地送到波士頓，我就可以重享自由。」

「妳以爲能够安全送到嗎？」

「現在恐怕有困難了。」

「是因爲妳的對手太強？」

小森花露搖搖頭道：「這三年來，我在喬治的身邊，也學會了不少黑社會的門檻，毛里斯雖然人多勢衆，我還有辦法和他鬥一鬥。可是，你被捲進了漩渦，却使我有了顧忌。」

「這句話很動聽。」

「呂奇！別以這種態度對付我。」小森花露以乞憐的目光望着他。「難道一個曾經犯過錯的人就不許他改過嗎？一個經歷過愚昧戀愛的人，就沒有資格再去愛一

個男人嗎？」

愛？愛？愛？呂奇的眉頭又皺起來。

「呂奇！」小森花露語氣低迴地說：「我的確很喜歡你，但我知道沒有資格。世俗如此，不是我一個人的力量可以改變。爲了不使你受到任何傷害，我已決定向毛里斯低頭。」

「交出鑽石嗎？」

「是的。」

「妳不怕喬治對妳採取報復？」

「無法顧及了！」小森花露喟然地說：「呂奇，只求你一件事情，盡你的力量照顧我的母親。」她的語氣彷彿是在作臨死的訣別之言，呂奇心動了。說他心動，毋寧說他心軟了。一個正義感強烈的人，也必然富有同情心。他扶着小森花露的雙肩，輕輕地搖幌着。「花露！別將前途看得那樣可怕，妳可以帶着鑽石向警方自首，法律會保護妳的安全。」

「不行！不行！」小森花露拚命搖着頭。「喬治會殺害我母親以作報復，即使他下不了狠手，他的頭子也會逼他幹。」

「那……又怎麽辦呢？」呂奇在不知不覺中爲她担心起來。「妳損失了鑽石，也要受到歹徒集團的制裁呀！花露！妳可要想清楚。」

「那就不同了。沒有將鑽石送到波士頓，我放棄重享自由的權利，回到喬治身邊去。頭子即使要處罰我，罪名不過是失職。如果我向警局自首，罪名就是反叛，那是罪大惡極的。」

呂奇沉吟了一陣，才說：「這件事與妳有重大的利害關係，妳自己決定吧！」

「我已決定了。」

「妳親自送到毛里斯的手裏去嗎？」

「那怎麽行！和敵手打交道也是反叛我們的集團啊！何況我去和毛里斯打交道，他怕其中有詐，也未必敢來。所以……」小森花露說到這裏，突然停住了。

「難道要我去和毛里斯打交道？」

「是的。」小森花露緩緩地點着頭，囁嚅地說：「由你交出鑽石，那是最恰當的安排。」

「最恰當？……」

「呂奇，你聽我說。臨行前，喬治曾經向我下達了許多指示，其中包括在旅途中勾引一個男人，將石膏像轉托給他，我的身份即使暴露，敵人在未得到鑽石之前，也不至於殺害我。」

「所以，妳就勾引了我，脫光了衣服等在我房裏。」

「沒有啊？我將石膏像交給你嗎？」

「妳的敵手却以爲那批鑽石在我手上，其結果還不是一樣嗎？」

「呂奇！你還是對我採取敵意嗎？」

「花露！我同情妳的遭遇了，但是，我不信任妳。」

「爲什麽不信任我？」

「因爲妳要我拿着鑽石和毛里斯打交道。」

「我是好意呀。」

「好意？」

「呂奇！」小森花露的神色極爲凝重地說：「不僅毛里斯，恐怕還有很多的人想得到那批鑽石，他們也深信鑽石是在你手裏，由你交出，他們以後就不會再追逐你了。在我這方面，也好交代。我只是遵照喬治的指示，將石膏像轉托給一個旅途中勾搭上的陌生男人，而那個男人，却出賣了我，並不是我的責任，而且，你還可以得到十萬元美金的好處。」

「十萬元美金可以買一具很精緻的棺材。」

「這是什麽話！」

「喬治和他的頭子，不會派人來追殺我以洩忿嗎？」

「他們遠在南非，怎知你是誰？」

呂奇沉吟了一陣，才說：「花露！說這些都是多餘的，妳得先讓我看看那批鑽石。」

「鑽石藏在石膏像裏。」

「石膏像呢？」

「不在這裏。」

「何處？」

「一個秘密的地方。」

「我們一起去拿。」

「不行。」小森花露連連地搖着頭。「石膏像一到了你的手裏，你隨時都有被殺的可能。」

「花露！石膏像不在我手裏，我如何向毛里斯去打交道？」

「當然要給你的，不過現在不行。」小森花露透出了關切的神情。「只有我才明白那些黑色人物的兇險，也只有我才有辦法對付他們。你必須依照我安排的方法去做，才會安全。」

「妳說吧！」

小森花露摟着呂奇的頸項，紅唇貼在他的耳邊，喁喁細語起來。

呂奇不能不佩服這個小女人的頭腦，算得精也安排得巧妙，唯一可怕的是——她是不是眞有誠意。因此他逼視着她問道：「花露！這一次是眞有誠意嗎？」

小森花露擧起手說：「我願以我那慈祥的母親發誓，眞的，一千萬個眞的。」

呂奇冷冷地說：「好吧，看在那位傷心透頂的母親份上，我信任妳一次，也願意作一次違背我自己意志的事情。」

× × ×

呂奇回到酒店時，中午來的那個黃面孔竟在等他，現在呂奇一點也不感到驚奇了，他一面脫下外衣，一面問道：「老兄貴姓？」

「我叫麥九。」

「麥九？這個名字，很有江湖氣。」呂奇在他對面坐下來。「你老兄在這兒等我，是要聽回音的嗎？」

「不錯！」麥九表現得很鎭定。「你方才失踪了一個小時，想必已經和藏匿在隱密之處的小野貓商談過了，現在，該可以答覆我們了。」

「你們希望怎麽樣的答覆？」

「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只要是答覆。」

「我很想作成這筆交易，」呂奇很鄭重的樣子。「據我知道，小森花露已經離開了新奧爾良，這對我來說，是一個發財的機會。」

「那太好了，」麥九想掩飾心中的喜悅，仍不免從眉梢間流露出來。「十萬美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如何交？」

「由你說。」

「對不起！」呂奇冷峻地說：「並非看不起你，而是我一向作事，都是喜歡面對面和對方的頭子打交道。」

「噢！……」

「帶我去見毛里斯。」

「那個毛里斯？」

「別裝糊塗了，鬈髮，黑膚，三十來歲，經常喜歡玩弄一些戲劇化的小動作，這也許不是他的眞名，至少他使用了毛里斯名字的護照，波多黎各人，對嗎？請立刻帶我去見他。」

「嘿嘿！你還眞有一套。」

呂奇站了起來高擧着雙手說：「不必客氣，爲了顧及你們的頭目的安全，你應該先檢查一下我的身上是否帶有武器。」

「用不着了！」麥九以服貼的目光逼注他。「聽你說話的口吻，你大概也是咱們的同路人。」

「我不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

「大家都是在江湖路上混飯吃的。」

「可惜同路不同心。」

「噢？這話？……」

呂奇很快地接口說：「你們對那批價值百萬美元的鑽石志在必得，而我却以得到十萬美金爲滿足，因爲貪婪之心，大小不同而已。」

「說得妙！咱們走吧！」

二人出了酒店，乘上麥九那輛紅色的跑車，當麥九發動引擎時，呂奇從迴射鏡中看到了一塊車牌，——AQK，三一九九。那輛車是沈香雲的手下所有，她的爪牙又伸到這兒來了。呂奇却未動聲色，讓她夾進來吧，人愈多愈熱鬧，也愈對自己有利，他現在沒有別的目的，只希望自己從漩渦中淌出來，爲那個傷心透頂的母親救回一個女兒，已經心滿意足了。

「我們上那兒去？」呂奇問。

「遊艇碼頭。」

「哦！毛里斯就在遊艇上？」

「別問太多，反正你就見到他了。」

呂奇不再發問，一心一志地注視迴射鏡，他沒有發現那輛黑色轎車，但是，在絡繹不絕的車輛中，不能說沒有一輛是屬於沈香雲手下的。「香雲社」有財有勢，絕對不至於窮得只能買一輛車子。

跑車到了遊艇碼頭，麥九先下車察看了一陣，才帶着呂奇登上了一艘五十噸級的大型遊艇，他注意察看艇名，然而艇首却沒有一個字，只注意到這艘艇的唯一不同之處——它是雙桅的。

艇面上也沒有一個人，但是當呂奇進入艇艙後才發現艙中擠得滿滿的，大部份都是在「傑克遜總統號」郵輪上荷槍出現過的歹徒，其中自然包括他們的頭目——鬈髮黑膚的毛里斯。他迎上來握着呂奇的手，很熱情地說：「呂先生！歡迎你。」

突然，卡察一响，鎂光一閃，他們的握手情況已被攝入了鏡頭。

「怎麽樣？」呂奇很冷靜地問道：「要留紀念嗎？」

毛里斯微笑着說：「這裏都是海上行刦的搶匪，如果你在離開這兒之後，前去報警，警方將手到擒來，這張照片將證明你是同謀，當然也可以使我們的朋友憑藉照片而找到你予以追殺。」

「毛里斯！你以爲我會那樣作嗎？」

「不能不防。」

「閒話少說，我們該談正事了。」

「好吧，我聽你的。」

「十萬元美金成交，但是我現在先要得到那筆錢。」

「東西呢？」

「八時正交給你。」

毛里斯猶疑了一陣，才說：「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這是商場規矩。」

「也有買方先付錢訂購的。」

「好！」毛里斯改變了口氣：「我們先不爭論這些，我想瞭解，你拿到錢之後，如何將那尊石膏像交給我們？」

呂奇很沉靜地說：「毛里斯！其中還有一個附帶條件，當你們得到那批鑽石之後，立刻就要離開這裏。」

「目的旣達，我們也不想多停留。」

「請聽清楚，」呂奇很仔細說道：「你們在八時正，以慢速度駛過第五號浮筒，在艇首張好一面繩網，我那時將在浮筒上，將那尊石膏像拋擲到繩網上，爲了我的安全計，艇面上不得任何人窺探。」

「呂奇先生！」毛里斯緩慢地說道：「其中似乎有些問題，如果那石膏像內沒有鑽石，我們怎麽辦？」

「你在得到石膏像的半分鐘之內，就可以發現石膏像內有無鑽石，那時我還在海中，你的遊艇一回頭，我就逃不了。」

「如果你在這兒拿了那筆鉅欵走了之後，根本就不到五號浮筒來，或者你想來，却又被小森花露控制了你的行動，那又怎麽辦？」

呂奇道：「旣然有這許多顧慮，這筆交易就談不成了。」

「不！」毛里斯面上浮着友善的笑容，「我有辦法，你最好提前幾分鐘到五號浮筒去，我們的游艇第一次經過浮筒時會丟下錢，當我們兜回來時，你有足夠的時間去數一數鈔票，我們會爲你準備好塑膠袋，絕不會被海水浸濕，我們第二次經過浮筒時，你再將石膏像扔上艇來，這樣可以嗎？」

「你們得到石膏像後，不會開槍殺我嗎？」

「爲什麽？」

「因爲你們要將這筆鉅欵奪回去。」

毛里斯笑着說：「我知道這是你最大的顧忌，其實，這是不必要的，在我們得到石膏像時，並不知道石膏像內是否滲有鑽石，自然不會輕易殺你，當我們敲碎石膏像，得到鑽石之後，你已進入水中，即使能射殺你，那筆錢也會沉入海底，呂奇先生！除非我們一無所得，才會忿而拚命，否則，我們不會在內海開槍引來警艇，你可以絕對放心。」

呂奇沉吟了一陣，才點點頭說：「好吧，就依照你的意思……你們的遊艇圍着浮筒轉一圈，大概需要多久的時間。」

「兩分鐘。」

「那麽，第一次經過五號浮筒時，是七時五十八分，希望能夠分秒不差。」

「我們現在核對下彼此的手錶吧！」

對好錶，呂奇被送上了碼頭。一切似乎都很順利，唯一的顧慮是——小森花露是否又在玩花樣。

（未完・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磨劍江湖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楚峻被東山爺爺挾持動彈不得，聽到一男一女來到樹下，是郭蕙蘭和她的哥哥，原來她就是石中玉的未來妻子，心裏很難過，早知如此，悔不當初，她騙他的原因就是對他愛慕，對石中玉厭惡，心裏再也想不下去，目前之計應如何脫離困境，發覺東山爺爺沒有將自己穴道封閉，趁機逃脫，又見五行盟的「青木狂神」來到此地，聽他們對話是來破壞的，便潛上土坪看個究竟，只見丐帮子弟列成一綫，分明是提防有人上山搗亂，又見溫長老主持會場，選出候選人名單共五名，歐陽虹也被選上，其中兩名候選長老，爭論起來，互相動武……

小丐逞威　擊敗強敵

當下溫和春急忙道：「兩位且慢，比武規則如何？」

邢老實道：「在塲之人均是高手，勝敗之分，自有人看得出，何必那些多規矩，只須一個點到即止便是！」

魏容姬道：「不然！應該比三塲，兩勝者才爲勝！」

邢老實道：「爲何要比三塲？」

「武功種類門派極多，但粗略分來，也不過是內功、輕功、拳脚以及暗器四種而巳，咱們丐帮弟子素來甚少使用暗器，這一項自然不比，其他的則每一項一塲也，而且輕功與內功可以五人同時比較！」

石九斗傳聲道：「魏長老此法甚佳，也最爲公平，也可以少點磨擦！」

溫和春道：「好吧，就分三塲比，第一塲輕功，第二塲拳脚，第三塲是內功！大家尚有其他意見否？」

全塲沒人反對，於是溫和春又道：「請各位候選人上台！」

譚雙輪、上官泰與歐陽虹也躍上木台。溫和春道：「諸位由台上開始，躍落土坪，由右向左轉，在四周轉了五圈，那一個先返回木台的，便勝了，第一個到達的五分，第二個四分，以此類推，最後以分數最高者當選！」

上官泰道：「如此第二塲比武又豈非需要五人全部對過？」

溫和春道：「這個自然！」

「那麽共需打十多塲，要打到何時？再說先後次序對成績也有影响！」，

溫和春眉頭一皺，也覺得這方法並非十全十美，又問：「諸位認爲如何？」

話音一落，只見幾個丐帮弟子氣喘吁吁地跑了過來，報告道：「稟長老，下面來了一大羣幪面人，都是手執武器！」

衆人吃了一驚，溫和春忙問：「可知來者何人？」

「屬下們還不知道，只見他們衣服色分五種，離此只餘半里路！」

剎那間，全塲沸騰，有人高聲叫道：「來的一定是五行盟！」

「他們一定是想趁咱們精英都在此，而欲一舉把本帮殲滅！」

「丐帮沒有縮頭烏龜的，拚死也不能讓他們小覷了咱們！」

溫和春忙道：「大家別亂，如今強敵壓境，推選帮主的工作，且暫時停下，待擊退了外敵再進行，如何？」

此刻外敵壓境，五個候選人自然不能反對，於是溫和春道：「大家且準備，聽老朽的命令才動手，千萬不可妄動！」

石九斗道：「溫長老，在下有個提議，便是乘此機會挑選貴帮的新帮主！」

衆人一聽都是一怔，溫和春沉吟了一下，才問：「可否請石大俠詳細說說！」

石九斗微微一笑，道：「很簡單，貴帮五位候選人若果兄弟鬩牆，可能未能全部發揮潛力，更可能因此傷了和氣，既然五行盟親自送上門來，何不要他們借此殺敵立功，誰立下的功勞最大，最快殺死對方首級的，他便是新帮主，未知在下這個意見諸位認爲如何？」

台上的人尚未表態，台下的丐帮弟子巳先叫起好來，郭尚義也拍掌讚道：「好辦法！那麽，咱們只能先殺些爪牙了！」

石九斗笑道：「你還怕沒機會大展身手麽？」

溫和春道：「此法大妙就此爲定！」

說着下面又有人飛報，五行盟的人，離此只十餘丈。溫和春道：「讓開一條路，給他們進來！」

不消片刻，五行盟的人巳走上土坪，帶頭的正是金面甲神，只聽他長笑一聲：「老不死的，咱們又見面了！」

溫和春沉住氣問道：「此是本帮的會

塲，閣下等並未受邀請，帶人來此意欲何爲？」

金面甲神哈哈一笑，其他人也全都狂笑起來。

霎時間，土坪上空全爲五行盟的笑聲所籠罩，丐帮弟子人人均是臉有怒色。

溫和春待他們笑聲靜止，才道：「閣下笑够了沒有！」

魏容姬却冷笑一聲，道：「聽說五行盟都是婊子生的，娘親賣笑爲生，兔崽子自然要繼承母業！」

這話說得極是尖酸刻薄，但丐帮弟子都轟聲叫起好來，五行盟弟子登時一齊停聲。

金面甲神怒道：「死到臨頭，尚不知道，眞是天生的大笨蛋！」

魏容姬冷笑道：「原來閣下自知死期將至，所以才拚命快活！」

金面甲神冷哼一聲。「所有的人都有機會免死，除你這瘋犬之外，你們聽着，只要你們從此加入本盟，自然是一家人，今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但假如敢作螳臂擋車的，便殺無赦，一個也不留！」

魏容姬冷冷道：「閣下說話比放屁還輕巧，就是閻羅老子也不敢放這種屁！」

金面甲神手一揮，喝道：「烈火堂先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

話音一落，只見一羣紅衣幪面人立即散了開去，手一揚，發出一顆顆黑黝黝的丸子，丸子落地，立時爆出一團火燄。

接着白衣幪面人手提噴筒，按動扳機，噴出一股股黑色的油來，那油越過火燄，立即化成一道道的火龍，望羣雄飛去。

石九斗喝道：「小心，快退！」

塲上之人都有一身武藝，見狀不待石九斗提醒，都巳提氣後退，幾個丐帮弟子行動稍慢的，被火花沾及，衣衫立即焚燒起來。

溫和春叫道：「快滾落地！」

那幾個人立時滾落地上，衣衫上的火燄終於被壓熄，但後背皮肉却巳焦了，躺在地上哼哼哈哈。羣豪一見，都是心頭一懍，臉上變色。

金面甲神雙手一個虛按，手下立即停止。隨即笑道：「這滋味如何？」

歐陽虹怒道：「丐帮無怕死之徒，只可殺而不可辱！」

「俗語說，好死不如賴活！諸位的生命當眞如此不値錢麽？」

歐陽虹昂然道：「事敵求生，不如戰死沙塲！這種屁話不必再說，有本事的便憑眞功夫一較高下！」

這幾句話說得正氣凛然，丐帮弟子及應邀而來的嘉賓，立即爆起一陣喝采聲。

金面甲神眼神一變，道：「好，好，有種！丐帮盛名之下，果然無虛士，如此益使人敬佩！」

羣豪聽他語氣突然一變，都是一愕，溫和春道：「咱們丐帮都是直腸的漢子，有話請明挑！」

金面甲神忽然行了一揖，道：「適才有所得罪，實在事出無奈，其實在下乃奉命而爲，存心試試各位的氣節而巳！」

話至此，他微微一頓，頭一轉，兩道凌厲的目光自面具上透射出來。「本盟出道以來，同道多有所誤會，實際上本盟的

宗旨乃維護武林正義，蕩妖平魔！」

魏容姬冷笑一聲。「貴盟到本帮攪顛覆，這又如何解釋？」

金面甲神打了個哈哈。「誤會誤會！閣下大概是指已加入本盟的羅漢光與貴帮的杜堂主火併之事吧？杜老四勾結塞外三魔，欲對貴帮不利，所以本盟盟主着令姜獨臂與羅漢光把其擊斃！」

上官岳冷冷地道：「閣下所說，也許有理！但貴盟既然是正義組織，所為又都是維護武林正義，此乃轟轟烈烈之事，理應受同道敬仰！但閣下等為何却藏頭縮尾，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上官岳素來沉默寡言，但他每說都極有份量，話音一落，丐帮弟子立即喝起采來。

金面甲神目光一凝，道：「閣下問得好，你不問，我也要解釋一下！剛才在下已經提及，本盟的宗旨乃蕩妖平魔，如今天下武林不穩，妖魔蠢蠢欲動，而正義人仕又各自為政，假如咱們沒有辦法一舉而竟全功，難保將來他們不會來報仇，如此則正義力量少一分，而妖魔力量又增一分矣！」

他見羣豪鴉雀無聲而聽，聲音更高。「再者，本盟盟主鑑於近來沽名釣譽之人甚多，所以嚴禁手下以眞面目示人，預防屬下以此出風頭，爭名奪利，因此凡入本盟，在行動之時，必定要幪面！」

歐陽虹大聲道：「貴盟既然以蕩妖平魔為已任，請問這些年來，殺了些什麽魔頭？」

金面甲神道：「本盟所殺之惡魔為數已不少，本來照盟規是嚴禁洩露的，但為了解除諸位的懷疑，在下只好說幾個了，這包括『塞外三魔』、『東海水怪』、『鐵劍蕩武林』，『九轉老祖』等等！諸位若不相信，大可以想一想，這些人這些年來是否已經絕跡武林！」

羣豪一想，果然如此。歐陽虹又問：「你們為何到田湘家搶刼？」

「須知咱們在田家未殺一兵一卒，目的只在求財，而田老爺子金銀如山，取他幾十萬兩銀子，對他來說根本不傷脾胃，只因本盟人員浩多，不得不如此！一向以來，咱們幹的都是『黑吃黑』的勾當，以維持經費，那次實在是無可奈何，才會去動田老爺子！」

「一但閣下等在今年屢次伏擊歐陽某等，這又如何解釋？」

金面甲神哈哈大笑：「咱們的目的，只是為了阻止你到魯山救杜老四而已！否則閣下縱使有十條命，也已報銷了！」

歐陽虹思之，不由默然。

金面甲神更是興奮，高聲道：「為了壯大本盟的力量，所以請諸位加入本盟，共襄義舉！」

魏容姬冷笑道：「閣下若是安着好心，為何早不來，遲不來，偏在此時來，這是欺我丐帮無人麽？」

這話極具煽動性，羣丐又哄聲指責起來。

金面甲神不慌不忙地道：「諸位且靜，貴帮羣龍無首，而又四分五裂，甚易為妖魔所侵，所以本盟盟主跟咱們在此時來邀請諸位加入！諸位請放心，丐帮仍是丐帮，諸位加入只是一種精神及儀式，身份仍是丐帮弟子！」

羣丐情緒又再稍降，只聽上官岳輕嘆一聲，道：「原來貴盟是為本帮着想，失敬得很！但為何貴盟主不在本帮選出新帮主之後，才派諸位來……」

金面甲神道：「理由在下已述過！」

「不錯！」上官岳沉聲道：「貴盟實力強橫，若對本盟無惡意者，請撤下五里，看在同為白道一脈之上，為本帮當個臨時護法，豈不更好？」

丐帮弟子又是一陣叫好。郭尚義對石九斗道：「上官堂主詞鋒好生厲害！」石九斗含笑點頭。

金面甲神一時間無話可答。半晌，背後那個青木狂神才道：「諸位在加入本盟之後，再慢慢挑選帮主又有何不可？凡我道上之人，理該以整座武林的安危為首任，豈能只顧本位，此焉是大丈夫大英雄之胸襟？」

温和春還待說話，上官岳已快口道：「所謂國家，乃以家為本位，組成一個國，武林者，也是以門派帮會為本位，才組織武林，沒有家，便沒國，沒有帮派，便沒武林，此理至明，閣下為何不知？」

郭尚義首先鼓起掌來，道：「上官堂主說得好！」

青木狂神道：「此乃觀點有異耳，不能說本盟對貴帮有惡意！」

金面甲神道：「在下已把本盟的宗旨剖白，並對幾件事情加以解釋，諸位到底相信本盟否？又是否决定加入本盟？」

上官岳斬釘截鐵地道：「不相信！」

金面甲神嘿嘿一陣冷笑。「想不到閣下疑心如此之盛！」

「不是在下疑心大，而是閣下所說均似是而非，而最難令人信服的，是沒有證據！你們說殺死塞外三魔、東海水怪等人，但有誰看見？」

金面甲神哈哈笑道：「本盟的宗旨並非為了揚名，難道殺了那些魔頭之後，尚要開武林大會慶祝一番？」

「不錯，這幾個魔頭是已不在江湖上走動，但很可能這些魔頭並未死，而是投入貴盟，說不定閣下便是其中之一！」

魏容姬道：「妙極！必是如此！閣下若自認不是的，何不把臉上的面具揭下來！即使貴盟有此規定，但若能得到在場之人擁護，實力大增，值得網開一面！咱們也不求你們全部把罩巾除下，只求你們幾個堂主坦誠相見而已！」

丐帮弟子們轟聲響應，場面登時一亂。金面甲神冷冷地道：「你們既然冥頑不化，便莫怪咱們心狠手辣了！」

上官岳冷笑一聲：「狐狸尾巴以及狼外婆的臉孔終於暴露了！在下尚未聽過同道相煎的事！」

金面甲神陰惻惻地道：「諸位自尋死路，怎怪得咱們！」

郭尚義喝道：「且慢！你們的盟主是誰？」

金面甲神冷冷地道：「閣下死後，在下自會告訴你，孩兒們上！」

郭尚義急道：「快衝上去，別讓他們施放火焰！」

羣丐立即衝了上去，郭尚義道：「諸位，咱們既然是丐帮邀來的嘉賓，便都是丐帮的朋友，都與他們拚了吧！」

金面甲神大聲喝道：「今日咱們只想收服丐帮，其他人等，請站在一旁，若敢妄動的，便莫怪咱們事後尋仇上門！屆時殺個鷄犬不留便悔之已晚！」

這幾句話，具極威嚇力，好幾個想動手的，都住了手。郭尚義道：「郭某偏不信邪，誰有帶槍來的，請借來一用！」

楚峻站在樹後，也甚是緊張，那幾個本來守在他前面的丐帮弟子，此刻也都衝了上去！

忽聽人叢中有個少女排衆而出，道：「爹，女兒跟你一道殺敵！」

郭尚義大喜，道：「好好，這才是我的乖女兒！」

郭志遠遞了一根長槍與乃父，郭尚義手臂一翻，抖了一朵槍花，威風凜凜向五行盟衝去，郭志遠與郭蕙蘭分左右跟在後面。

羣豪見他父子三人身先士卒，毫無反顧，都心生慚愧，也紛紛抽出武器衝了過去，一時之間，土坪上喊殺之聲，震耳欲聾！

丐帮這邊雖說都是精英份子，但五行盟此次有備而來，自然也是經過精挑細選，加上人多勢衆，因此半頓飯之後，便佔了上風。

郭尚義雖然驍勇，但對方首腦一直避免與他接戰，是以所起的作用並不大。

五行盟的高手却專找丐帮的長老及堂主接戰，魏容姬在青木狂神的狂攻之下，也陷於下風，而歐陽虹、上官岳更是岌岌可危。只有譚雙輪與邢老實形勢較穩定。

再過一陣，丐帮與羣豪這方的傷亡漸重，郭尚義雙眼盡赤，叫道：「遠兒，你護住你妹子！」話音一落，槍杆在地上一頓，身子如豹子般彈起，向白水堂堂主撲去！

他去得正是時候，歐陽虹在白水堂主的攻擊下，已吃了對方一袖，肩胛上火辣辣地疼痛，幾乎連打狗棒也握不穩！

郭尚義叫道：「你去助別人！」槍花罩住對方的胸腔！

白水堂堂主長袖一翻，捲住槍桿，郭尚義大喝一聲，手臂一橫，把對方拉斜兩步，同時左手一鬆，上身撲前，手掌急拍對方胸膛！

這一招，異常凶險，不是已傷，便是對方亡！猛聽白水堂主長嘯一聲，手臂一旋，脫出槍桿的糾纏！

說時遲，那時快！郭尚義左掌掌風已至！只見他雙脚一頓，向後倒退！

郭尚義左手回收握槍，標前一丈，長槍如毒蛇吐信般，直奔對方的心窩！

白水堂主的確不同凡响，再一退，左袖一揮，捲住一個丐帮弟子的打狗棒，隨即用力一拉，右脚飛起，把其踢飛，向郭尚義的槍尖撞去！

這一下，甚是出人意料，郭尚義猛吃一驚，來不及閃避，急切之間，一個轉身，寧願以背頂住那丐帮弟子！

「砰」的一聲，那名丐帮弟子撞在郭尚義後背上，再彈落地上，郭尚義如山岳般峙立，不為所動！丐帮弟子剛彈開，他立即轉過身來，只見白水堂主已遠遠退去另一角，截住温和春接戰起來。

郭尚義雙脚一跺，飛向別處，另尋對手！

上官岳不是烈火堂主的對手，幸而幾個丐帮弟子奮力自旁協助，才僅僅可以抵擋得住。譚雙輪與邢老實所對付之人，都是五行盟的副堂主，是故勢均力敵。

魏容姬被金面甲神截住，只得抽出打狗棒，奮力而戰。金面甲神一手執鐧，一手執鎚。他內力深厚，膂力又大，攻勢非常凶猛，只五十個回合，便已把魏容姬壓住！

幸而魏容姬輕功好，加上打狗棒甚是純熟，只守不攻，尚可自保。旁邊幾個丐帮弟子見狀，立即圍了上去，可是五行盟的弟子也攻了過來，截住丐帮弟子，魏容姬更危。

歐陽虹被郭尚義接下，轉頭一望，忙望魏容姬處飛去，他倆以二敵一，才堪堪打了個平手！

郭志遠與郭蕙蘭被一羣五行盟弟子圍住，饒得他兩人家學淵源，兼得父母之眞傳，但敵不過對方人多勢衆，眨眼便已陷于危境。

正在危急之時，只見石九斗父子兩人，兩枝長劍分左右殺到，五行盟弟子紛紛退後，石中玉叫道：「妹子不必怕，愚兄來也！」

郭志遠兄妹精神一振，也殺了兩個五行盟的弟子，危機立解。

石九斗道：「兩位賢侄請跟愚叔！」

郭蕙蘭道：「石叔叔你武功高強，不必理咱們，快去殺敵吧，丐帮不行啦！」

石九斗略一猶疑，道：「好吧，但你們三個不可分開！唉！看來丐帮今日精英將盡喪於此了！」話音一落，立即揚聲叫道：「温長老，快想個辦法應付，否則如此下去，只怕大大不妙！」

温和春打狗棒挑開白水堂主的衣袖，道：「大俠有何高見？」

郭尚義叫道：「最好的辦法便是殺一個够本，殺兩個有賺，跟他們拚了吧！」

上官岳得歐陽虹之助，形勢稍穩，轉頭一望，忙叫道：「丐帮弟子趕快結蓮花陣！」

蓮花陣雖然沒有什麽奇妙之處，但在敵強我弱之際，防守甚有功效，當下丐帮弟子聞言，立即紛紛向中央靠攏！

金面甲神叫道：「趕快攔住他們，不可讓他們靠在一起！」

楚峻在場外看得熱血沸騰，可惜自己已成稻草人，不堪一擊，只能徒呼荷荷。

就在此刻，左首樹林內突然飛出一個幪面人來，幾個箭步，已飛至譚雙輪與黑土堂副堂主身前，長劍一圈，劃了半個弧圈，斜劈黑土堂副堂主的肩頭！

譚雙輪微微一怔，打狗棒攻刺對方的心窩，配合幪面人的攻勢。

幪面人道：「堂主快退，此人由我對付！」

譚雙輪道：「閣下是誰？」

「莫問，快去助其他人！」幪面人劍法倏地一盛，登時把對方籠住。黑土堂副堂主也非省油燈，長劍乍現，與幪面人殺得難分難解！

譚雙輪見幪面人劍法氣勢磅礴，而且

掌法也十分奇妙，知道他武功不在自己之下，當下立即轉身而去，心中却甚是奇怪：「不知此人是誰，既然義助我丐帮，爲何又不肯以眞面目示人！」

譚雙輪不知道，但楚峻看了幾招便知道，心中大聲叫道：「是師父！」轉眼見土坪上有武當派的人，不禁又替他担心。

丐帮弟子雖然極力向中央靠攏，但對方人多，根本没法達到目的，温和春又驚又急，心想這次丐帮將要毀於一旦了！忙叫道：「諸位可有什麽辦法應付？」

石九斗忽然大叫一聲：「停！」

這一喝，類似佛門的獅子吼，震得衆人齊是一呆，石九斗續道：「你們到底是要人還要是殺人！」

金面甲神嘿嘿冷笑道：「當然是要人，不過你們不識好歹，唯有殺之以絕後患了！」

「你認爲這筆生意做得過麽？」

金面甲神道：「咱們穩操勝券，自然做得過！」

「咱們雖敗，但閣下等亦必傷亡慘重，將來很可能仍要覆滅！」

金面甲神冷笑道：「難道咱們會白白罷手不成？」

石九斗道：「石某有一個辦法，便是雙方各派九位武功高強的人，代表雙方，假如勝的……」

「便又如何？」

石九斗走至温和春身前道：「長老，咱們不能讓丐帮全軍覆滅，唯有派代表跟他們拚一拚，只是咱們這方勝算不大！」

温和春道：「老朽早已没了主意！」回頭把魏容姬及譚雙輪叫來，問道：「兩位有何高見？」

魏容姬道：「石大俠的主意是，假如咱們敗了，便加入五行盟，若勝了便叫他們退兵是麽？」

石九斗沉重地點頭，道：「若非如此，只怕自此之後，貴帮將一蹶不振了！」

譚雙輪喟然道：「若萬一咱們敗了，將來又如何？」

石九斗道：「所謂路遙知馬力，咱們暫時投降，爾後再聯絡同道，裏應內合，一擧把五行盟殲滅，這豈不更好？」

譚雙輪輕嘆一聲：「此事關係重大，老叫化也不敢决定了！」

邢老實聞聲走了過來，道：「老夫認爲這辦法冒險雖大，但起碼可暫保咱們丐帮一脈，只要這些精英留下來，又何懼他日沒東山復起之機？」

温和春說道：「但是今日咱們若投降，個人榮辱事小，本帮聲譽將一落千丈，那……」

金面甲神冷笑道：「決定了沒有？」

石九斗道：「何必急在一時？」

郭尚義也走了過來，只見他右臂紮着一條腰帶，血跡隱現，石九斗問道：「郭兄你受了傷？」

郭尚義輕哼一聲：「擦傷一點皮肉而已，你們商量得如何？」

石九斗把剛才的提議重新說了一遍，郭尚義搖頭道：「不行不行，這樣實在生不如死！」

石九斗正容地道：「這不是個人生死的問題，不但關係到丐帮的安危，也關乎到整座武林！」

温和春再問：「諸位認爲如何？」

魏容姬道：「便是如此吧！」

當下温和春大聲把決定說了一遍，反問：「閣下敢不敢答應？」

金面甲神哈哈大笑：「有何不敢，咱們以三場爲限，任何一方，勝了兩場的，即是勝方，但只准丐帮的人參戰！」

郭尚義道：「咱與丐帮本是一道！」

金面甲神冷笑一聲：「閣下若是手癢的話，自有人奉陪！」

郭尚義氣得雙眼圓睜，石九斗走至他身邊，輕聲說了幾句話。

只見郭尚義頻頻點頭，原來石九斗對他道：「咱們跟丐帮分開，不是多了一個機會，即使丐帮弟子敗了，尚有咱們，然後再跟他談論條件！」

金面甲神道：「時間無多，你們到底決定如何？」

温和春道：「好吧，一言爲定！請貴盟先派人手！」

青木狂神抽出長劍，道：「在下守頭關，不知那一位丐帮高手肯賜教！」

温和春略一沉吟，心中忖道：「魏老弟不是他敵手，老譚跟魏老弟武功在伯仲之間，只能由我上去拚一拚！」當下道：「便由老叫化討教一下吧！」說着躍上木台。

青木狂神脚尖一點，幾個起落，已躍上木台，抱拳道：「請！」長劍一指，刺向温和春的胸膛！

温和春雙脚微微一錯，打狗棒使出「纏」字訣，把對方的長劍封住。

青木狂神讚了聲好，手腕一沉，劍尖忽自打狗棒底下突進，刺向温和春小腹。

但温和春反應也甚快，手腕跟着一沉，再度把長劍格開，同時尖嘯一聲，反守爲攻，打狗棒使了個「戮」字訣，反刺對方胸膛上的「璇璣穴」！

青木狂神大笑道：「好！」左掌一横，掌緣切在棒上，打狗棒登時移開兩尺！青木狂神長劍銀芒暴盛，一口氣攻了十三劍，招招均指向温和春的要害！

温和春沉住氣，見招化招，鬥了六七十招，兩人仍是平分秋色之局，台下雙方的人都看得喘不過氣來，同樣盼望己方得勝！

台上之戰雖然激烈，但台後另一對的幪面人與黑土堂副堂主之戰亦越來越激烈凶險，兩人眨眼已交了百餘招，幪面人逐漸爭到上風，攻勢更盛，長劍忽東忽西，忽急忽緩，如臂使指，隨心所欲。

黑土堂副堂主大驚，喝道：「薛文鴻你眞的不怕死麽？」

那幪面人果然便是薛文鴻，只聽他哈哈一笑。「眞是天賜良機，直至今日才讓我知道你的眞面目！」

黑土堂副堂主道：「知道又如何？你想殺死我，然後搶走玉蘭麽？妄想！」

薛文鴻沉聲道：「諸葛錦暉，我不信你今日還能逃得出去！」

原來這黑土堂副堂主，赫然是南陽城外諸葛莊的主人諸葛錦暉！

當下諸葛錦暉冷森森地一笑。「你叫出我的名，更加容你不得！」言畢尖嘯一聲，召集手下。

薛文鴻怒喝道：「以多爲勝，簡直無恥！」

「你想謀奪我夫人難道便有恥麽！」

「放屁！玉蘭本就是我的妻子，是被你搶走的！」

「嘿嘿，她若無心又豈會嫁與我！」

「若不是你騙她說我已死了，她怎肯下嫁於你！」

諸葛錦暉道：「眞是笑話，她與你感情若是深的話，何不在聽見你已死的消息時，自殺殉情！」

說着，幾個黑土堂的弟子已圍了過來，刀劍齊擧，往薛文鴻攻去！

薛文鴻大喝一聲，奮力刺出一劍，身子向後倒飛，郭尚義見狀，持槍標前，道：「請到這邊來！」

「多謝！」薛文鴻再一退，已至郭尚義身邊。

郭尚義道：「請問壯士高姓大名？」

薛文鴻道：「請恕在下有苦衷，未能亮名！」

郭尚義有點不高興，旁邊的武當派抱玉道長道：「施主不說，貧道也知道！」

郭尚義以眼色相詢，抱玉冷冷地道：「便是偷了敝派劍譜的薛文鴻，『白衣神魔』袁項初之徒！」

薛文鴻冷冷地道：「牛鼻子說話可得放尊重點，在下幾時偷了貴派的劍譜？」

郭尚義道：「不錯，姓薛的雖然出身邪派，但天生高傲，料也不會做出這種事來！」

抱玉臉色一紅，道：「不是他偷的，也是他的師父偷的！」

薛文鴻哈哈笑道：「道長何必遮遮掩掩？在下不相信你會不知道內情，教在下劍法的人，正是閣下的尊長！」

「他是偷的！」

「閣下當時年紀尚小，難道是你看見的！」

石九斗忙道：「如今正在危急之中，何必爲了小事傷了和氣，萬事皆待事後再解決！」

薛文鴻冷冷一笑，收劍準備下山，可惜他走向前山，楚峻因相隔太遠，不敢張叫，不過，薛文鴻只走了十餘步，便爲諸葛錦暉率衆攔住。「閣下不必指望可以生離此山了！」

薛文鴻胸膛起伏，斜退兩步，沉聲道：「好，在下且稍忍讓一下，終有一日，要你死在我劍下！」

諸葛錦暉道：「但願有那一天！」

此刻台上的青木狂神與温和春已將分出勝負，温和春打狗棒法雖然巧妙，但一來年高力衰，不堪久戰，二來打狗棒已爲姜獨臂洩露，是以青木狂神破解之時便容易得多了！

過了三百多招，青木狂神劍法越使越快，自劍刄上發出的劍風也越來越淩厲，温和春心知自己氣力不如對方，只得把打狗棒死命護住要害，不敢反攻。

青木狂神笑道：「老要飯的，你不如投降吧，省得濺血當場！」

温和春不發一言，趁對方說話分神之際，打狗棒倏地一翻，急掃對方的足踝。

這下冒險進攻，果使青木狂神一怔，隨即躍高三尺！

温和春左掌護胸，右手向上一挑，不料青木狂神反而沉身而下，脚底在打狗棒上一踏，右脚飛踢過去！

温和春撤棒，左掌一翻，向對方足踝抓去，青木狂神長劍一落，横截温和春手腕！

温和春只得收手退後，青木狂神脚尖在台上一點，快如鬼魅般標前，長劍向温和春臉上虛幌一下，左脚一蹬，踢向温和春的大腿！

這幾下動作疾如星火，温和春雖已料到對方有此一着，奈何年紀老邁，反應稍慢，說時遲，那時快，青木狂神脚已蹬出，便應聲飛下木台。

青木狂神哈哈一笑。「丐帮長老武功不過爾爾，當眞令人失望！」說罷施施然躍下木台。

楚峻在遠處把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忖道：「爲何我一直覺得此人的身形甚是熟悉，我在何時跟他相處過？」但想來想去，除了今春在「市井大俠」周厚福那間酒舖見過他之外，從未見過！

驀地一個念頭升上心頭：「此人平時必定另有一個身份！一定是這樣！對啦，這土坪上尙有一個五行盟的人，他昨夜通知青木狂神，一切計劃照舊！」

他雙眼向土坪上望去，但除了有數的十八個之外，他全不認識，更不可能憑那一句話認出人來，只是暗暗替羣豪担心。

再一個念頭浮上心頭：「反正我如今生不如死，東山爺爺又不知去了何處，何不出去通知大哥，叫他小心一點，身旁藏有奸細！」

心念一起，又見丐帮的邢老實飛上木台，接着五行盟的白水堂主也躍上台。邢老實也不打話，掌中挾捧，立即望對方攻去！

白水堂主袖雙便是武器，只見他兩隻衣袖如同鐮刀一般，反「切」邢老實的咽喉，邢老實左掌一拍，白水堂主的袖管用力一撤，又柔如鋼絲，向邢老實的手腕纏去！

邢老實打狗棒「嗤」的一聲刺了出去，直指對方的胸膛！

白水堂主右袖一翻，把打狗棒拂開，邢老實也沉腕，擺脫對方衣袖的糾纏，掌底湧出一股淩厲的掌風！

掌風撞及白水堂主左袖，堅如鐵板的袖管立即化作繞指柔。

兩人以快鬥快，戰了四五十個回合，邢老實忽然大喝一聲，掌法一慢，威力陡增，以掌爲主，以打狗棒爲副，與對方周旋。

這一變，白水堂主雙袖的攻勢立即稍遏。這種打法，說是比賽招式之奇妙，不如說是在互鬥內力，內功深厚的，必能佔到優勢！

再過數十招，白水堂主也看出不妙，極力改變打法，要以快爭取先機，可惜邢老實此刻內力已發揮至極限，木台上全是猛烈的罡風，白水堂主每一招都受其影响，只能發揮七八成威力。

台下的丐帮長老們都暗嘘一口氣，知道這一場已方的勝算較高，這一場若勝，則尚有一場可作生死鬥，但假如這一場敗了，則丐帮從此將要投入五行盟矣！

郭尚義含笑說道：「邢長老不須一百招，便可贏了，貴帮還是準備第三個代表吧！」

丐帮諸老都作聲不得，原來他們看了刑老實這場比鬥，都只知比他稍遜半籌，而內力更不如其深厚，對方第三場必將派出最精銳的代表，環顧己方，却找不到一個比邢老實實力較高的人來，叫他們怎放得下心來！

郭尚義不知他們之間武功之高低，自然不知道，拿眼望向温和春，温和春滿臉愁容，輕嘆一聲，道：「實不相瞞，這場即使邢兄弟能爲本帮挽回一點面子，下一場也……」

郭尚義道：「不必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温和春苦笑一聲：「邢兄弟的武功，如今已是全帮第一了！而對方武功最高的還未出場！」

郭尚義暗叫一聲難怪，却道：「長老有何方法？」

「老要飯的，正想請敎！」

郭尚義苦笑道：「要郭某衝鋒陷陣，郭某眉頭不皺一下，但假如要我出謀獻策，可是問道於盲了！」

衆人既然想不出辦法，唯有屏息靜觀台上的打鬥。

此刻邢老實與白水堂主已鬥了三百餘招，兩人均已後背見汗。由於雙方都耗了不少內力，已成強弩之末，不過邢老實的攻勢仍然有板有眼，白水堂主則只能採取守勢，以求自保了。

郭尚義道：「快了！」

不料金面甲神未待白水堂主落敗，便說道：「老三，你不是人家的對手，下來吧！」

白水堂主藉對方的掌風，倒飛下台，拱手道：「好功夫，這一場你們勝了！」

就在此刻，人叢中有人道：「此人便是塞外三魔的老大夏風！」

羣豪一聽，立即嘩然。金面甲神道：「不必節外生枝，趁早進行第三場吧！」

郭尚義問道：「假如這一場丐帮勝了，你們是不是眞的撤退？」

金面甲神笑道：「這個自然，只怕丐帮輸了却會反悔！這一場，便由在下來領敎丐帮的打狗棒法吧！」

魏容姬道：「你們早已自姜獨臂那裏得知本帮打狗棒的要訣，勝了也不武！」

金面甲神嘿嘿笑道：「堂堂丐帮出現叛徒，這還有什麽話好說！」

丐帮弟子臉上都是一熱，這的確是丐帮的奇恥大辱！刹那間，都沒人說話。

金面甲神傲然一笑，冷聲道：「在下說錯了麽？」言畢躍上木台，道：「怎地沒人上台指敎？莫非自知不敵，不敢上來獻醜乎？」

丐帮長老們面面相覻，都作聲不得，歐陽虹道：「讓屬下上去跟他拚了吧！」

石九斗道：「你上台還不是去送死，而且這一役可關係到貴帮的榮辱生死！」

歐陽虹洩氣地一嘆：「難道就任他侮辱？」

温和春長嘆一聲：「此時確是無應戰之人！」

譚雙輪道：「小弟上去試試吧！」

魏容姬道：「這也能試麽？」

譚雙輪怒道：「難道你有辦法？」

石九斗忽然咬牙道：「待我上去！」

丐帮長老們齊是一怔，温和春道：「那老魔怎肯？」

石九斗淡淡地道：「諸位大可以說小弟已加入了丐帮，你還能怎辦！」

衆人都升起一絲希望，郭尚義道：「兄弟，還是我去吧，你家大業大，他們怎肯相信？」

石九斗哈哈一笑：「金銀乃身外物，大不了把家財散盡，做個眞眞正正的丐帮弟子又有何妨！郭兄，不是小弟爭你的功勞，一來你受了傷，二來此斷今春會敗在小弟劍下，小弟自忖還有制服他的辦法，你便替小弟喊威助陣吧！」

郭尚義豎起拇指道：「好兄弟！這是大事，我不敢跟你爭！」

石九斗微微一笑，朗聲道：「在下來打第三陣！」說着排衆而出。

金面甲神道：「你是丐帮弟子麽？」

「不錯！昨日剛入帮！」

「丐帮弟子的衣服爲何如此新淨？」

「在下尚未換而已！」石九斗回首道：「那個兄弟借一件衣服與在下穿穿！」

歐陽虹立即解下衣服，恭恭敬敬捧上，石九斗謝了一聲，把衣服披上，笑道：「閣下尚有何話好說？」

金面甲神冷笑一聲：「老夫才不中計！除非丐帮長老們親口承認，你已是丐帮弟子！」

石九斗道：「本帮長老的話，你肯相信乎？」

「當然相信，在下如今雖與丐帮爲敵，但對丐帮的行爲一向敬佩得緊，他們親口宣佈，自不會有假！就算是假的，將來傳出江湖，嘿嘿……」

温和春道：「老朽宣佈他的確已加入了本帮，並在今後將接任刑堂杜老四的職位！」

金面甲神略一沉吟，道：「好，上台吧，老夫也想再跟你決一死戰！」

丐帮弟子中，忽然有人大叫道：「不對！」

羣豪齊是一怔，只聽金面甲神怒道：「有何不對！」

「小叫化不信石大俠已加入本帮！」

此音出自一個丐帮弟子口中，羣豪更是不解，温和春喝道：「帮內的大事，你一個小小的弟子，那裏能全部知道！」

那小叫化排衆走前，打揖道：「温長老，屬下問你一句話，帮規中可有一條說不准欺騙帮內的兄弟否！」

魏容姬怒喝道：「是又怎樣？誰不知道！」

「那麽該位長老爲何欺騙咱們！石大俠若已加入本帮，請他使出十招打狗棒法讓弟兄們見識見識！」

這一來，丐帮諸老全部張大了嘴巴，原來凡是乞丐入帮，在行過儀式之後，須由入門師父立即傳授他十招打狗棒法，考核合格之後，才能算是眞正的弟子！

刹那間，那些丐帮弟子肚子內都拿這小乞丐大罵，譚雙輪道：「你是那一個分舵的弟子？」

小乞丐忽然抽出一根竹棒來，當衆使

了十招打狗棒法，道：「這便是屬下的證明，石大俠請！」

石九斗臉色甚是難看，看了温和春一眼，斥道：「長老都已答應由在下代表本帮上台應戰，你還能囉嗦什麽？」

小乞丐搖頭晃腦地道：「果然是個西貝貨！你不知道本帮要使用一個堂主時，須事先於一年前向帮內弟子宣佈，經過一年的考驗，得到大多數人讚成才可以升職麽？嘿嘿，温長老竟敢忘了祖宗的規矩！石大俠，你若不表演也可以，上台用打狗棒法應戰吧！」

郭尚義喝道：「你給咱滾開！」

小乞丐怒道：「郭大俠，咱們尊你是位大俠，才請你來觀禮，可沒叫你來發威風！嘿嘿，你們都以爲丐帮沒能人麽？請外人上陣，死後叫你們如何去見祖宗！」

温和春等人眞是又愧又怒，可是在衆目睽睽之下，又不能發作，只得道：「好，請問你還有些什麽能人？」

小乞丐昂首道：「便是屬下！」

温和春沉住氣問道：「你是第幾袋弟子？」

「無關重要，最要緊的是眞材實料，而且我是眞正的丐帮弟子，不是西貝貨！」小乞丐雙脚忽然一錯，肩頭望石九斗撞去。

石九斗料不到他有此一着，又不想在大庭廣衆之下，讓人說他欺侮一個小乞丐，便錯身閃開。

不料，他這一閃，竟然仍讓小乞丐撞上，而且退了兩步，只見他笑嘻嘻地道：「得罪了，石大俠，這一場還是讓我上吧，我若不行，你也不用獻醜了。」

石九斗臉色一陣青一陣白，一時間竟無話可答，小乞丐向温和春走去。「温長老，屬下代表本帮上陣，你答不答應？」

温和春轉頭向魏容姬望去，魏容姬道：「憑你也行？」

小乞丐笑道：「屬下先跟魏長老親熱一下。」說着把右掌伸了出來。

魏容姬暗道：「眞是不知死活。」他有心敎訓敎訓這小乞丐，也把右掌伸出，運上六成眞力。豈知一握之下，那小乞丐的手掌堅硬如鐵，一呆之下，忙把眞力提至八成。

內力剛湧出，便似遇到極大的阻力般，反湧過來。

這一下，魏容姬心頭之驚訝，實在無以復加，只覺身子一抖，急忙鬆手，却還拿不住樁，退了兩步，刹時間，一張老臉全變白了。

衆人一看，便知道魏容姬已吃了暗虧，齊向小乞丐望去，小乞丐已轉身向木台走去。

郭尚義問道：「魏兄如何？」

魏容姬尷尬地一笑。「聽天由命吧！也許他眞能打敗金面甲神，替本帮爭回面子也不一定。」

譚雙輪問道：「這弟子是誰，怎地有此本領，咱們都沒印象？」

温和春道：「快問一問！」

可是土坪上的丐帮弟子竟沒一人認識這小乞丐，諸老詫異不已，不知禍福。石九斗當衆受辱，臉色更是難看，慢慢退後，與兒子站在後面。

小乞丐笑嘻嘻地跳上木台，道：「小乞丐要大戰花面貓，這齣戲倒也精采。」

金面甲神眼光殺機一閃，冷聲道：「小要飯的，你嫌命長了？」

「花面貓你少替我担心，我還想多活一百年哩。」

金面甲神嘿嘿笑道：「丐帮當眞無人，才會派你這個小要飯的出來獻醜。」

「哈哈，甘羅十三歲拜相，我小要飯的已十八歲啦，打倒花面貓的有什麽出奇？來吧！」

金面甲神道：「温和春，你們眞要此人做代表麽？敗了可不能反悔！」

温和春回首，魏容姬向他點點頭，便道：「丐帮從未反悔過，閣下少担心。」

小乞丐忽然收起笑容，沉聲道：「花面貓的，你若輸了，便如何？」

金面甲神雖看出有點苗頭，但豈會把他放在眼內？當下道：「老夫若輸了，立即收兵下山。」

「好，一言爲定。」小乞丐道：「爲防你會反悔，小要飯的先讓你三招。」

此言一出，台下雙方等全都動容，五行盟的人且不說他，就是丐帮的弟子也知道金面甲神一上台，長老們都手足無措，自然猜出對方必非省油燈，這小乞丐年紀小小，竟然口出狂言，要讓對方三招，豈不令人大出意外？

就連匿在樹後偷瞧的楚峻，也替小乞丐揑了一把冷汗。

金面甲神大怒，喝道：「這是你自討苦吃，莫怪老夫以大欺小！」左手銀鐧一掃，擊向小乞丐的腰際。

小乞丐雙脚一錯，金面甲神右手金鎚已迎面擊至，這一錘才是殺着。

台下丐帮弟子都「啊」地一聲叫了出來。

只見那小乞丐身子一轉，金錘經已落空，叫聲：「一招！」

台下的驚叫聲，立時化爲喝采聲。

金面甲神心頭微微一懍，鐧鎚猛使一招「鐘鼓齊鳴」，分左右望小乞丐擊去

小乞丐叫道：「兩招！」身子拔空而起，金面甲神這一招又落空。

可是台下武功高強的多爲小乞丐這一着而吃驚，須知他此刻身在半空，金面甲神脚踏實地，以逸待勞，而小乞丐又有話在先，不能招架，是以都暗暗替其担心。

果然金面甲神獰笑一聲：「小子，你這是找死！」待得小乞丐身子落下，他銀鐧才猝然橫掃！

這一鐧，他運上八成眞力，存心把其擊斃，銀鐧未至，風聲已懾人心魄！

只見小乞丐雙臂凌空一劃，身子倏地昇高，左脚一落，如蛆附骨般，站在銀鐧之上。

台下的觀衆尚未看得清楚，金面甲神的金鎚又正面砸至，小乞丐一個後翻躍落台上。

這幾個動作，無一不充滿危險與困難，但小乞丐使來，却輕鬆平常之至，就好像在玩耍般。

說時遲那時快，金面甲神大喝一聲，標前一步，左鐧右鎚，一口氣攻了七招。

小乞丐身子如風中楊柳，在鐧鎚隙縫中進退自如。

七招一過，金面甲神吸了一口氣，招式未免稍慢，小乞丐的打狗棒才倏地自鐧影之中，刺了進去。

這是他第一次出招，但一出招便攻向對方的破綻，而這一招「趕狗入巷」，却又是每個丐帮弟子都耳熟能詳的招式，難得的是他使得如此奧妙。

刹那間，鐧影一歛，金面甲神斜退兩步，揮鎚再上，攻小乞丐上臂，小乞丐手肘一沉，打狗棒上揚，使了一招「餓狗搶肉」，戳向對方的腕脈。

表面上金面甲神較佔便宜，因爲金鎚一至，小乞丐一條胳臂便已廢了，那一棒自然也無威脅，但事實小乞丐這一招後發先至，金鎚未打至，他已可把對方的腕脈封住，對方那一條手臂也等於廢了，是以金面甲神招至一半，便立即撤手。

也直至此刻，木台下才爆發起一陣如雷的掌聲，丐帮長老們均是看得目瞪口呆，料不到同一招式，使在小乞丐手中，立時發生如此強大的威力，對他的來歷更是難以忖測。

譚雙輪嘆了一口氣，道：「能把本帮的打狗棒法的威力，發揮至此地步者，除了祖帮主之外，算他第一人。」

溫和春同意地道：「不錯，咱們都要遜他一兩籌。」

金面甲神更料不到這小乞丐武功比溫和春等人還高，鬥了四五十招之後，不但爭不到先機，而且每有縛手縛脚之感。

兩人以快鬥快，眨眼間便已換了近百招，小乞丐笑道：「花面貓，你這兩件兵器重得很啊，跟我鬥快，不是自尋苦吃麽？小要飯的，就算打不贏你，累也把你累個半死。」

金面甲神何嘗不知道，奈何對方招式旣妙且疾，恐怕出手稍慢一分半分，便要被其戳中，迫不得已只好拚盡全力，希望能儘快結束。

他想快，小乞丐也有同樣心理，要盡量解決對手之威，因此打狗棒忽東忽西，夾上左袖的助攻，威力更盛。

溫和春看了一陣，見小乞丐所使的打狗棒法，來來去去都只幾十招，絕不比一個分舵主所習的爲多，心頭更是佩服，忖道：「本帮之內，有此人材，老朽竟然不知，當眞慚愧！」

激戰中，但見金面甲神覷得眞切，一鐧格開打狗棒，金鎚立即當胸擊出，攻向小乞丐的空門。

小乞丐不慌不忙，左臂一抬，只聽一聲輕微的金屬撞擊聲響起，金鎚被擋開尺半，擊在空處。

說時遲，那時快，小乞丐的打狗棒已抽了回來，使了個「絆」字訣，向對方下盤一絞。

金面甲神武器沉重，不如對方輕快，回擋不及，只得後退兩步。

他一退，小乞丐立進，打狗棒向上一挑，戳向對方的丹田。

金面甲神金鎚護在小腹之前，小乞丐手臂劃了半個弧圈，自鎚底飛起，改刺雙眼。

金面甲神銀鐧一格，小乞丐打狗棒立時橫移，不與他硬碰，同時左袖一拂，彈向對方胸膛。

金面甲神金鎚向上一移，又護在胸前，他一連數招都被迫防守，心知不妙，身子猛地一旋，銀鐧如隕石下凡一般，斜砸小乞丐的頭顱。

這一招是拚命的招式，脅下的空門也顧不得了。

小乞丐脚底一頓，斜飛三尺，金面甲神大喝一聲，右臂暴長，金鎚前端尖刺，急戳小乞丐的後背。

這兩招形勢逆轉，金面甲神化被動爲主動，轉下風爲上風，手下們立即叫好打氣。

采聲未落，猛見小乞丐身子如煮熟的蝦子般曲起，金鎚在他頭上兩寸之處擊空，他右手打狗棒在金鎚桿上一撥，未曾長身，金面甲神的銀鐧又掃至。

電光石火間，小乞丐的左臂一沉，只聽「噹」的一聲，銀鐧如擊在鐵柱上，登時移開兩尺。

刹那間，小乞丐已在地上一滾，打狗棒使了招「惡狗翻身」，向對方下盤一絞，喝道：「倒也！」

這一招疾如星火，金面甲神閃避不及，應聲而倒。小乞丐再一點，已戳住了他的痲穴，這才彈身躍起。

青木狂神等人大驚，正欲搶上台來，小乞丐大喝一聲：「慢！」

聲如霹雷，震得在塲之人，全是一呆，只見他伸手在臉上一抹，露出一張蒼老的臉龐來。

刹那間，台下的乞丐弟子都大聲叫了起來：「祖帮主！」

（未完・十九）

俠客青衫

（本文承自第44頁）

蕭嬝姑道：「娘！咱們已毀掉地牢的機關，現在又要找到鎖情師太，請她替娘治好走火入魔的內傷，那條毒龍又算得了什麼！」

天山狂鳳微微一笑，道：「不錯，可是，人海茫茫……」蕭嬝姑道：「娘！鎖情師太也在這地牢之中，而且在此渡過了二十年的無情歲月。」

天山狂鳳驚喜道：「此話當眞？」

蕭嬝姑道：「是百疾生的女兒所說，大概不會有假。」

天山狂鳳道：「地牢中關閉的武林高人很多，妳們快去找找看。」

於是，蕭嬝姑與商宇寰分頭尋找，他們沿途釋放了二十餘名黑白兩道的絕世高手，也找到了當今武林第一高人鎖情師太，自然，爲了感恩圖報，也爲了衞道除魔，替天山狂鳳治療走火入魔，鎖情師太是義不容辭的，但地牢進口的慘烈戰鬥，此時却正面臨着可怕的危機。

倏地一聲嬌叱，寒芒經天，劍氣若矢，衝近洞口的十餘高手竟像滾湯沃雪一般的倒了下去，百病劍法果然毒辣無比。

「好毒惡的劍法——絹妹妹當眞恩斷義絕，不爲愚兄稍留餘地麼？」

黃絹收劍後退躍，秀目冷冷向一個身着錦衣，面目白皙的青年一瞥說道：「臨陣對敵，非死即傷，閣下那來的這麼多廢話！」

錦衣青年咳了一聲道：「絹妹妹作客敝山，愚兄……咳……自問……」

黃絹撇撇嘴道：「你自問對我不薄，是麼？哼，其實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們要想一網打盡四大奇人的門下，只怕會枉費心機……」

錦衣青年面色一變道：「黃姑娘旣存心與本山作對，姜某就難以顧及往日的情誼了。」

黃絹輕蔑的一哼道：「少山主不必貓哭耗子，假慈悲，單憑閣下敢於散佈流言，說本姑娘是你的未婚逃妻一點，本姑娘同樣饒你不得！」

姜少山主嘿嘿一陣冷笑道：「好，好，姜抗正要領教百病劍法究有什麼過人之能。」他右掌一抖，取出一條九節軟鞭，喝聲「注意了。」軟鞭一掄，鞭頭帶起勁風，猛向黃絹脇下點來。

黃絹知道他這條軟鞭，是躁龍的成名利器，不僅不畏寶刀寶劍，而且他那套潛龍鞭法，亦爲武林一絕，當即柳腰一折，避開鞭頭，長劍急顫，分襲姜抗身前五大穴道。姜抗見黃絹的百病劍法已獲百疾生的神髓，也不敢絲毫大意，口中一聲暴叱，鞭影漫空，逕與黃絹纏鬥起來。

轉眼五十招，他倆雖是奇招百出，仍然功力悉敵，銖兩悉稱，誰也佔不到半分便宜，陡地，姜抗一聲暴喝，鞭法忽的一變，一記記貫足內家眞力的鞭勢，像泰山壓頂一般的擊了過來，黃絹內力不及姜抗，不敢以劍觸鞭，也就陷於守多攻少的苦戰之中。此時盤龍山的高手，再度向地牢進口猛撲，盧破鏡與胡柞雖擊傷對方數人，仍無法阻止他們一波一波的攻勢，形勢之危，已若纍卵。

驀地，一聲清越長嘯自地牢傳出，嘯聲未歇，一條人影已以天馬行空之勢，向洞口撲了出來，只見她長劍連閃，銀芒四射，圍攻盧胡二人的盤龍高手，竟然斷臂折足，倒下一片。

盤龍山的高手被這突然而來的變化弄得攻勢一窒，不由退開丈餘，向地牢進口打量着，當他們看清適才出手傷人的竟是滿頭銀絲，名震武林的天山狂鳳時，全都嚇得面色大變。

天山狂鳳目光一掄，回頭向身後的鎖情師太及二十餘名黑白兩道高手道：「咱們與盤龍山已勢難兩全，存亡之勢，全在今日一戰，各位勿須再存什麼顧忌了。」

「嘿嘿……老虔婆說的不錯，今日之事，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不過，各位求生機會，只怕太過渺茫了！」

天山狂鳳擧目一瞥，見說話的竟是凹目掀鼻，形如殭屍的一代魔君躁龍姜克風，他身後列着三隊壯漢，分着赤白黑三色勁裝，每人都是英華內蘊，氣定神閒，功力之高，全可擠身當代一流高手之列，不由心頭暗懍，但如今已然勢成騎虎，除了拚力一戰已然別無選擇，於是，她怒叱一聲道：「只要能除掉閣下這條毒龍，老婆子個人的生死又算得了什麼！廢話少說，咱們還是在手底下見個眞章！」

姜克風哼了一聲道：「不到黃河心不死，老夫只好超渡妳了。」

這兩名名滿天下的奇人，展開了一場前所未見的生死搏鬥，商宇寰等人大戰盤龍山的部屬。

黃絹此時已撤身與蕭嬝姑等會合，她黛眉一挑道：「姊姊！咱們寡不敵衆，在戰略上應該有一合理的抉擇！」

蕭嬝姑道：「絹妹妹必已成竹在胸，妳說出來咱們研究研究。」

黃絹道：「我想請姊姊與商弟弟雙戰小毒龍，其餘各人，除了鎖情神尼爲令堂掠陣外，全都集中在場的中央，讓那些盤龍匪徒來向咱們圍攻，小妹就好請他們嚐嚐霹靂子的味道……」

她的決策獲得採納，鐵堂峽內立即掀起一片慘烈之聲，威力絕倫的霹靂子橫掃全場，轟耳欲聾的爆炸聲不時帶來一陣陣慘呼。

龍躁姜克風所培植部屬，在霹靂子的無比威力下一片片的倒了下去，他圖霸武林的苦心經營竟毀於一旦，他瘋狂了，潛龍鞭上也演出了天地失色的空前絕學，天山狂鳳雖也是五大奇人之一，但因大傷初愈，無法抵擋躁龍的瘋狂攻擊，致被迫得節節後退，險象環生。

陡地，「阿彌陀佛，姜施主，你該歸位了！」

這一聲暗含佛門降魔大法的禪唱，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奇妙威力，姜克風父子竟在同時之間心頭一震，全身功力，似乎一起消失，當然，這一代梟雄，落得了一個悲慘的命運，盤龍山被澈底毀滅，陰霾盡散，日月重光。

以後，在那承平的江湖之中，人們茶餘酒後，却時時談起一個小書生帶着一雙玉女，與兩條大漢的俠義事蹟。　（完）

歷史俠義故事

飛燕金刀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盛北川接聖駕的計劃全部落空，元寶到金窖想發財也只有空手而回，魏初知道大勢已去，刦持皇上，投奔燕王，分兩批進行，一批由無極押着兩頂轎子出發，一批由魏初父子押着兩頂轎子同時出發，盛北川預料他們有此一着，派孫鳳翔高遠元寶飛燕去救皇上，元寶心懷異志，也想刦走皇上，交給翁天義領取賞金，不理會高遠知會孫鳳翔會同在白狼溝截擊，自己帶同一夥山賊轉去擊擊魏初父子那一批人，高遠孫鳳翔飛燕以為無極那頂轎子其中有皇上在內，不見元寶來，迅速發動攻勢，撲了一個空，被無極纏住，展開惡鬥……

利慾薰心　鑄成大錯

高遠一個「懶驢打滾」，避得有些狼狽，但總算避過這一招，鍊子鞭一抖，射向無極的後心。

好一個無極，半空中竟然能夠施展得出一招鐵板橋，鞭從他的後背射空，他凌空再一個翻滾，人劍飛回，削向高遠的咽喉。

這一劍說險，當眞是險到了極點，高遠仰身及時閃開，那知道無極那支劍風車一轉，竟變成逆持，倒插而下！

眼看高遠身形變化已盡，這一劍，無論如何閃避不開的了，孫鳳翔金刀及時趕至，撞在劍尖上，將無極的劍撞開。

無極却早已算準孫鳳翔金刀必然趕得及到來，左手袖同時一揚，將孫鳳翔金刀壓下，劍立回，一劍疾刺向孫鳳翔的咽喉！

飛燕雙刀同時砍至，孫鳳翔剎那面色突然一變，脫口大呼：「飛燕小心！」

也果然不出他所料，無極早已算準了他必能閃開那一劍，劍刺到一半，立即轉回，右手撞開了飛燕雙刀，左手穿袖而出，中指如劍，點向飛燕的眉心！

飛燕雙刀被封在外門，輕功雖然好，却不妨無極以指代劍。

孫鳳翔高遠都看出了危險，狂吼聲中，雙雙撲向無極，奮不顧身，他們的身體雖然快，比起無極仍然是慢了半分。

半分已足以致命，無極左手中指不偏不倚，正點在飛燕的眉心上！

飛燕的眉心突然多了一個圓洞，慘呼一聲倒飛了出去。

飛出了半丈，鮮血才從他的眉心射出來。

無極亦算準了這一點絕不會落空，一點身形即轉，讓開金刀，劍劈高遠。

高遠一雙眼睛都紅了，狂吼聲中，揮鞭當頭抽向無極去。完全不閃避那一劍。

劍却比鞭更快，血光一閃，高遠右手齊肘斷下，那一鞭立時失了準頭，一旁抽空，若換是別人，這斷臂之痛，早已失魂落魄，高遠却沒有，忍痛踢出了一脚，正中無極的小腹。

無極悶哼一聲，面部肌肉收縮，身子被踢得斜撞向孫鳳翔，孫鳳翔金刀本來夠不上分寸，無極給踢撞過來，却恰到好處，「格格」聲響中，硬硬將無極的右肩削為三截。

無極怪叫一聲，古劍與斷手「嗆啷」墮地，身子一轉，左手中指直戳向孫鳳翔眉心！

孫鳳翔頭一偏，金刀同時反削，不偏不倚削向無極的左臂。

無極的反應絕不會那麼遲鈍，但右臂被削斷的打擊痛苦，却已令他方寸大亂，一心要將孫鳳翔戮殺，報却這斷臂之仇，招式不覺便走老，到他發覺不對勁的時候，左臂已來不及收回去了。

孫鳳翔刀一削一拖，無極的左臂亦齊斷，整個身子亦被抖得飛起來，眼角同時瞥見一道劍光斬至。

那道劍光沒有人比他更熟悉的了，砍來的，也正是他的劍。

高遠以劍將劍挑起，左手抄住，咆哮一聲，便向無極斬去，無極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高遠一劍斬實，第二劍緊接劈出，人如瘋虎，劍亦瘋狂亂劈，孫鳳翔亦自咆哮着金刀斬至。

無極一個身子在雙劍交擊下，東倒西歪，骨碎聲寒人心魄，血肉橫飛。

高遠孫鳳翔那片刻也不知擊出了多少劍，到無極倒下的時候，已完全不成人形。

高遠瘋狂的又斬了幾劍，才將劍插下，穿過無極的身子，直沒入柄。

無極這時候已經是一個死人，孫鳳翔第一個省覺，第一個回復自我，看了看無極的屍體，目光一轉奔向飛燕。

血仍然在飛燕眉心的血洞流出來，飛燕鮮紅如朝霞的嬌靨已變得白紙一樣。

孫鳳翔跪一膝，抱起了飛燕的屍體，將自己的臉貼在飛燕的臉上。

飛燕的臉一片冰冷，孫鳳翔那剎那亦有如置身於冰窖中，整個身子都顫抖起來，一顆心却變得麻木，什麼感覺也沒有，眼睛亦彷彿變成了冰珠子。

沒有淚，他的淚已與心凝結，飛燕對他的重要，有誰能明白？

也不知過了多久，高遠突然衝了過來，一聲「妹妹——」語聲蒼涼嘶啞得難以言喻。

他也跪下來，突然一把抓住了孫鳳翔的肩膀，道：「元寶一定是發現了轎子坐着的是無極，才沒有追上來，現在他一定是去追前行的那兩頂轎子。」

孫鳳翔茫然點頭，高遠接道：「魏初老奸巨滑，元寶一定不是他的對手，說不定一追上去，就會墮進魏初的陷阱，你快去救他，將皇帝搶回來。」

孫鳳翔彷彿沒有聽清楚，呆望着高遠，高遠一急，猛一把推得孫鳳翔翻倒地上。

孫鳳翔給這一推，彷彿清醒了許多，一下坐起來，伸手又要去扶飛燕的屍體，高遠伸手截住，悲痛已極的嘶聲道：「你不去，飛燕是白送了性命，死不瞑目。」

「我去！」孫鳳翔一咬牙，終於站起來。

「快去！」高遠隨揮手催促，這個時候，他仍然心懸着元寶的安危。

元寶又如何？

×　　×　　×

陷阱不錯是陷阱，却是元寶一夥佈置在樹林中，只等魏初一行人踏進來。

他率衆抄小路，搶在魏初前頭，很快便佈置好一個簡單而又有效的陷阱。

高遠那邊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當然不知道，若是他知道轎子裏坐的是無極，而高遠三人竟全落得那樣，相信他也不會先到這兒。

他雖貪財好色，到底也是一個頗講義氣的人，何況他與高遠情同手足，乃生死之交？

魏初一行眼看快到了，顯然並無所覺，眼看便要踏進陷阱，元寶伏在暗處看見，那能不樂得直搓手？

前行的是無極的弟子高立，宮南，俱都換過了一身侍衛的裝束，他們也原是混在侍衛當中，入了樹林，才走在前面。

魏金鵬也是侍衛裝束，一路走來都平靜得很，眼看快到出口，衆人都不由鬆了一口氣。

也就在這剎那，泥土飛揚，一張巨網突然在地上破土而出，前行宮南高立二人冷不提防，一齊墮進了網中，給網吊起來。

兩人身形欲起，却完全沒有着力之處，揮劍砍去，那張網却是牛筋繩子結成，才削斷一根，網已然收縮，幾個小賊隨即左右竄出，狼牙棒擊下，可憐兩人被困在網中，完全沒有閃避抵抗的餘地，活活給狼牙棒擊斃。

後面的武士正要搶救，兩旁却有亂箭射來，立時倒下了近半，羣賊隨即四面八方蜂湧而來，喊殺連天！

魏金鵬面色大變，急忙搶在第一頂轎子之前，一面大呼道：「保護轎子。」

那些侍衛看見伏兵四出，無不胆戰心驚，聽得呼叫，慌忙圍攏上來。

轎子已停下，在前那一頂轎子簾開處，魏初親自探頭出來，面無人色。「什……什麼回事…」語聲顫抖。

元寶一眼瞥見，格格大笑。「你就是魏初？就是那條老狐狸？」

魏初一呆，脫口道：「你又是那一個？」

「元寶！」

「七重天的那個元寶？」

「難道還有第二個？」元寶伸出一指搖了搖。「三萬両黃金騙老子是三十萬，這個賬，老子今天可要好好跟你算一算。」

「這可是誤會……」

元寶揮手道：「這個時候還要狡辯？老子到過你那座金庫，你那兒有多少金子，老子難道還不清楚？」一頓一喝：「兒郎們！」

羣賊哄然齊應一聲，當眞是天崩地裂，震人心魄。

魏初慌忙道：「有……有話好說。」

元寶高叫道：「你這個窮光蛋，跟老子還有什麼話好說的，動手！」

羣賊立時揮動兵器，衝殺上前，元寶手揮大鐵棒，亦自衝殺前去，四個侍衛當先迎上來，元寶一棒橫掃，那四個侍衛刀一接實，齊被震開了一步。

元寶繼續趨前，一棒當頭向一個侍衛擊去，那個侍衛揮刀急擋，才擋開一棒，第二棒又砸下來，一連三棒，那柄刀已被砸得彎起來，反嵌進那個侍衛的腦袋。

元寶接一棒橫掃，將旁邊的另一個侍衛連人帶刀，砸得倒飛兩丈開外。

剩下那兩個侍衛已經被元寶左右的山賊截去，元寶殺得性起，繼續衝殺上前，掌櫃胡智手舞鐵算盤，亦步亦趨，亦是威風凜凜。

魏金鵬吩咐四個侍衛保護魏初的轎子，長劍一引，迎向元寶。

「小胡，你去解決那幾個侍衛！」元寶鐵棒一揮，替胡智開路。

胡智鐵算盤一揮，帶着兩個小賊衝了過去，魏金鵬一劍截不下，元寶的鐵棒已到，忙引劍迎去，一劍一棒，眨眼間交擊七次。

魏金鵬雙手被震得發麻，暗罵自己愚蠢，怎麼會跟元寶硬碰硬。

元寶第八棒沒有擊下，往道旁一擺，大笑道：「好，好小子，居然能夠接得住老子七棒，能夠接得住老子七棒的，你是第一個。」

魏金鵬冷冷的道：「少說廢話！」劍勢再展，由上壓下，一連向元寶攻出了十六劍。

元寶鐵棒一沉一震，那麼沉重的鐵棒在他使來亦輕如柔枝，震出了連串棒花，魏金鵬的劍根本攻不了進去。

元寶接喝一聲，一條鐵棒上下飛舞，整個身子都裹在鐵棒中，向魏金鵬欺去。

魏金鵬再三劍劃出，都被封回，身形急展，繞着元寶轉動起來，長劍隨即從不同的方向刺向元寶，他是無極的入室弟子，無極一心要取悅魏初，自然悉心地加以敎導，所以他的武功比高立宮南要高出許多，但與元寶比較，當然還有一大段距離。

元寶的武功說雜眞是雜到了極點，各門各派的武功都好像懂一點，而且大半還是從對手學來，所以可以說都是精華之所在，也特別實用。

說到臨敵經驗的豐富，元寶便更不在話下，魏金鵬實在難望其項背，特別是他那條鐵棒，遠比任何兵器都實用，一棒擊下，裂石開碎，要硬硬將之接下，實在不容易，而他施展開來却是那麼輕鬆，彷彿有用不盡的氣力。

魏金鵬原是看到元寶所用的鐵棒那麼沉重，一心要消耗他的氣力，再出其不意，一劍將之刺殺，那知道轉了七個圈，刺了百三十劍，非獨一劍也刺不進去，元寶鐵棒仍然揮舞自如，像沒有事兒一樣。

元寶也看出了魏金鵬的企圖，大笑道：「你跟魏初是什麼關係？」

魏金鵬不覺應聲道：「是父子，這又怎樣了？」

元寶大笑不絕。「老子是老狐狸，兒子當然是小狐狸，那就難怪了。」

「你在胡說什麼？」魏金鵬身形轉動，左三右四又刺出了七劍。

「小狐狸，你不是要消耗老子的氣力，好將老子刺倒？」元寶一面封擋一面回答。

魏金鵬沒有作聲，身形跳躍如舊，繼續向着元寶打轉，不住振劍刺向元寶要害。

元寶再接幾劍，猛喝一聲，「橫掃千匹馬」，一棒疾掃了出去。

這一棒橫掃，周圍一丈，全都在鐵棒所在的範圍，魏金鵬方欲欺進，鐵棒已掃到來，只覺得勁風撲面，幾乎爲之窒息，長劍一壓，身形急退，才退出三尺後背已撞在一株樹幹上。

元寶却早已看在眼內，算準了才掃出這一棒，這時候立即一步搶進，再一棒掃出。魏金鵬的反應並不慢，後背撞向樹幹，一聲驚呼，半身立轉向樹後。

這樣做沒有錯，元寶手中的若是劍或其他較輕的兵器，那株樹幹應該可以替他擋去，問題是元寶手中的是一條那麼重的鐵棒。

那剎那魏金鵬完全忘記了元寶的兵器這個問題，到底是臨敵經驗不足，倉猝間未能夠兼顧到那許多，到他想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元寶那一棒已掃在樹幹上，「轟」地一聲，那株樹幹竟硬硬給他一鐵棒掃斷。

魏金鵬一個身子同時飛跌出去，這一棒雖然沒有掃在他身上，那一震之力已足以將他震成重傷。

飛跌出半丈，魏金鵬脚步才着地，口吐鮮血，踉蹌着又跌出三丈，手捧着一株樹幹才穩下身形。

左右三個山賊湧前來，魏金鵬負傷應戰，砍倒了兩個，却被最後一個亂棒擊倒在地上，旁邊又有三四個山賊走來，還未走近，魏金鵬已然被亂棒擊殺。

元寶那一棒掃出，眼看魏金鵬飛跌了出去，便沒有再理會，大笑着走向魏初。

魏初也看在眼內，悲痛之極，看見元寶走來，身子亦不由縮回轎內，那在他來說，已經是最安全的地方。

元寶大喝聲中，一棒擊下，那頂轎子立時四分五裂，魏初一聲慘叫在轎內响起，木片橫飛下，鮮血亦激濺。

保護轎子的侍衛這時候亦已被胡智等山賊砍翻，元寶這一棒完全是在極其順利、毫無阻碍的情形下砸落。

莫說是木，便是石頭，也得在這一棒之下碎裂。

隨行的侍衛有些仍然在頑抗，但這一聲慘叫入耳，鬥志都完全消除，倉惶逃命，那些山賊追上去，又砍倒了幾個，立即被元寶叫回來。

元寶這時候已經在後面那頂轎子之前，胡智幾個左右將轎子一托一推，一個人便元寶也似從轎子裏滾出來。

那個人手脚都給繩子縛起來，嘴巴也給布掩住，羣賊一見，立時哄然一聲歡呼。

那當然就是皇帝，早已胆落魂飛，元寶却是笑得合不攏嘴，探手一棒將皇帝挑起來，左右山賊忙將皇帝扶住。

皇帝整個身子都在發抖，兩條腿早就軟了，不是那些山賊扶着，根本站不起來。

胡智上前，伸手拍掉皇帝衣服上的塵土，一面笑嚷：「皇上萬福——」

皇帝只差一點兒沒有昏過去，胡智隨即道：「老大，我們這一注押中了。」

元寶大笑道：「既然是押中了，還不趕快去拿錢？」

羣賊哄笑齊應，胡智小心翼翼的忙將皇帝推回轎子裏，八個山賊隨即將轎子抬起來，「呵呵」連聲，擁着轎子往赤松林那邊奔去。

× × ×

元寶一夥到達赤松林 翁天義司馬長安等已經在林前等候，他們的消息，絕無疑問，也相當靈通。

他們二十個人也不到，但林中是否另有埋伏，却不是元寶他們所能夠瞧得出來。

翁天義負手立在轎子之前，一身衣衫迎風飛舞，驟眼看來，整個人彷彿隨時都會給風吹起來，吹飛天外。

他看着羣賊擁來的那頂轎子，一臉似笑非笑的表情，在他身旁的司馬縱橫却像一具石像也似。

轎子在翁天義的面前停下，元寶大笑着，走向前面，道：「白臉太監，皇帝老子給你送來了。」

陽光下，翁天義的一張臉果然白得很，這句話入耳，彷彿又白了三分，但笑容却是更盛，柔聲問：「在那兒？」

扶着轎子的山賊一托一推，皇帝又滾了出來，一直滾到翁天義脚下，翁天義看得眞切，點頭。「很好。」

「如假包換，童叟無欺。」元寶大笑。

翁天義輕笑一聲，悠然揮手，八個太監在他那頂轎子後面將四個大箱子抬出來，抬到元寶面前，打開，那之內全部是閃閃生光的一錠錠黃金。

元寶眼睛大亮，翁天義笑接道：「金子全都在這裏了，只有多，不會少，你可以慢慢數清楚。」

「不用了，你這個人有信用，老子絕對相信你。」元寶轉身揮手道：「兒郎們還呆着幹嗎？」

羣賊哄然上前，司馬長安的手也就在這時候緩緩移向腰間金鞭，却被翁天義有意無意按着。

羣賊沒有理會，自顧將那幾個箱子抬出來，奔了出去，元寶走了幾步，忽然回身道：「小店就設在七重天，歡迎光顧！」

翁天義微笑道：「有機會的。」

元寶大笑，脚步一快，頭也不回的奔前，翁天義完全沒有阻止的意思，看着元寶一夥遠去，才鬆開按着司馬長安的手。

司馬長安也這才問：「公公……」

翁天義截道：「可以用錢解決的事情，爲什麼不用錢解決？」

司馬長安無言頷首，翁天義接道：「你們還不上去替皇上鬆縛？」

那些太監慌忙上前，翁天義又道：「司馬兄的人也得準備起程了。」

司馬長安應聲揮手，一陣奇怪的竹哨聲，接從竹林內响了起來，翁天義也沒有理會皇帝，看着皇帝給推回轎子內，負手走回他那頂轎子。

這一份冷靜從容不迫，實在不是一般人能及。

× × ×

孫鳳翔趕到魏初一夥橫屍的地方，才從坐騎躍落，那匹坐騎已氣力俱盡，一聲悲嘶，口吐白沫，倒在地上。

看見那遍地的屍體，孫鳳翔不難想像那一戰的慘烈，來到那頂破轎子前，却只見破碎的轎子裏倒着一堆爛泥也似的魏初，雖然部份已不成人形，但面目仍然可辨。

看到這具屍體，孫鳳翔不由想起元寶那條粗大的鐵棒，再望去，地上那些屍體中果然倒着幾具山賊的屍體。

「果然是元寶他們做的，他們那裏去了？」孫鳳翔沉吟起來。「魏初在這裏，皇帝當然也在，莫非他們已帶了皇帝到侯爺那兒？」

孫鳳翔沉吟着轉了一個圈，並無其他發現，惟有往來路走去。

× × ×

高遠已經將斷臂的傷口裹起來，呆坐在山溝一旁，望着飛燕的屍體，一直到他聽到那一陣「嘿嘿呵呵」的聲音。

抬頭望去，只見元寶一夥向這邊奔來，元寶並不知道山溝發生了什麼事，一陣「嘿嘿呵呵」，滿頭大汗，裝腔作勢的趕來，他們也事實眞的趕出了滿頭大汗。

相距還有數丈，元寶突然一呆，脚步一下子停下，他總算看見了高遠鮮血濕透，齊肘斷去的右臂，然後他看到了飛燕的屍體。

那些山賊也看見了，一個個停下脚步，呆望着元寶。

山風吹過，元寶由心裏寒出來，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突然大叫一聲，拔步奔前去。

高遠看着他走來，沒有作聲，彷佛什麼也沒有發現，元寶走近來，也沒有作聲，蹲下，伸手抓向高遠的右臂，還未觸及便停在半空。

「你……你的手臂……」元寶的語聲顫抖起來。

高遠居然還笑得出。「轎裏的是無極，我不給他砍掉這條手臂，要將他弄倒，大概還沒有這麼容易。」

「那飛燕……」

「無極的劍術出神入化，內外功登峯造極，他看準機會要殺飛燕，誰也阻止不了。」

「該死的老雜毛，賊道士！」元寶一下跳過去抓起無極的屍體，亂拳擊下。

無極的屍體再吃這幾拳，看來就更像一堆爛泥了，元寶目光一轉，突然鬆手，怪叫道：「孫鳳翔那個臭小子又去了什麼地方？」

高遠道：「我們考慮到你必定發現破綻，去了截擊魏初，恐怕你粗心大意，不愼中了那

係老狐狸的陷阱，我手臂斷去，只有叫姓孫的那個小子去接應你了。」

元寶怔在那裏，猛地大吼一聲，反手摑在自己的面頰上，重重的一連摑了七八巴掌，一面嘶聲叫道：「該死！該死！」

高遠呆望着元寶，羣賊面面相覷，也齊呆住。

「不成！」元寶突然跳起來，「老子怎能這樣不講義氣，這樣不夠朋友，老子一定要將皇帝拿回來！」

語聲一落，元寶發狂的奔了出去，羣賊慌忙跟上，原路奔回，高遠不由叫出來：「元寶，元寶——」

元寶置若罔聞，只是奔前，牙齦緊咬着，只差一點沒有掉下淚來。

× × ×

隊伍緩緩前行，翁天義始終是坐在轎子內，那些太監前後護衛着皇帝坐着的那頂轎子，司馬長安的手下分成兩排，走在兩旁，司馬長安一騎則走在最前面。

道路盤旋在荒野中，穿過了一個小林子，司馬長安在馬上老遠便看見元寶，一夥橫擋在前面路上。

羣賊或坐或臥，這時候已休息差不多，元寶高坐在滿載金子的箱子上，心情看來已沒有那麼激動，但深知他的都看出他現在就有如一箱火藥，放在火焰旁邊，一觸便會爆炸開來。

箱子堆叠在一起，元寶高高在上，看得比誰都清楚，掌櫃立在箱子旁，看見司馬長安一騎從林子裏走出來，立即嚷道：「老大，人來了！」

元寶揮手道：「依原定計劃，他們若是不答應，老子對付那個司馬長安，你們搶皇帝，一得手，立即將皇帝送回去盛北川那兒。」

羣賊聽得清楚，齊應一聲，掌櫃又道：「那個陰陽怪氣的老小子？」

「那個龜種？」元寶大笑：「老子一隻手便將他的頭摘下來。」

羣賊亦大笑。

司馬長安那邊却視而不見，策騎繼續前行，其餘的人亦步亦趨，神態亦沒有任何變化，他們的感情似乎已完全麻木。

元寶看着他們來到身前三丈，左手終於作勢一擋，大吼道：「站着！」

司馬長安應聲一揮手：「停——」

所有人一齊停下，司馬長安隨即策騎一旁踱開，讓出當中一條通道。

元寶毫無障碍的看到翁天義那頂轎子，轎子的簾子即時一開，翁天義現身出來，含笑招呼：「元老闆，我們這麼快又見面了。」

元寶大聲道：「老子是還你金子來的。」

翁天義笑問：「金子有問題。」

「沒有？」元寶把頭一搖。

「那是數目不合？」翁天義再問，笑容更盛。

「也不是。」元寶搖頭再揮手。「總之不換了，金子老子全還你，人可要帶走。」

翁天義笑出來。「你是在跟我開玩笑？」

「開玩笑？」元寶翻眼一瞪，「老子可沒有這種閒情。」

翁天義微一頷首道：「你是眞的要把人帶走？」

元寶不耐煩的提高了聲音：「當然是眞的了。」

「你們生意人不是有句老話——」翁天義仍然是那麼悠閒。「貨物出門，恕不退換。」

「老子不管，」元寶把拳一揮。「老子也不是什麼人，只是一個强盜，你不換，老子可要搶的了。」

翁天義含笑擺手。「請——」

元寶勃然大怒，大吼道：「兒郎們，還不與老子上前打殺他們？」

羣賊「轟」然應一聲，揮動兵器衝前去，司馬長安那邊亦拔劍，兩旁死士不用吩咐，已經弧形迎上來，翁天義即時道：「這個元寶留給我。」

司馬長安點頭，叱喝一聲，飛騎衝向其他山賊，馬到劍到，馬快劍快，「刷」一聲，一個山賊首當其衝，一顆頭顱被砍飛上半天。

幾個山賊左右圍上來，亂棒子方要擊下，司馬長安人已離鞍，凌空拔起，半空中把手一招，三枚暗器射出，正中一個山賊的面門。身形接落，迎着另一個山賊的狼牙棒，再一個翻滾，劍同時一長，棒從他脚下掃過，他的劍却把握那刹那，刺進了那個山賊的咽喉。

與之同時，羣賊與司馬長安屬下的死士已然斷殺起來，雙方都是久經戰陣，羣賊孔武有力，用的都是兵器，那些死士都是混身兵器暗器，刁鑽險毒，這一戰的慘烈，可想得知。

雙方的人數亦差不多，不同的是羣賊這邊除了一個元寶，勉强可以稱得上高手的就只有一個掌櫃，對方翁天義之外還有司馬長安。

翁天義沒有動，只是看着元寶，無論怎樣看來，都不像懂得武功的，元寶從箱子跳下，手抓着大鐵棒，盯着他。

「請——」他再次伸手。

元寶戟指，大笑：「你這是老壽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煩了。」

翁天義悠然道：「命就在這兒，只等你來拿。」

元寶大笑接道：「老子就一棒砸殺你這個老烏龜！」揮棒衝前去。

翁天義左袖一揚，竟然將擊下來的一棒卸過一旁，完全是「四兩撥千斤」的巧力，他的身形同時鬼魅般一閃，一掌拍出。

元寶一棒落空，那種感覺就像是行走間一步踏空，驚訝未已，勁風已壓頂，他的反應也不慢，左手一沉，以棒端迎向來掌。

翁天義這一掌仍然拍了下去，一掌拍實，竟然將元寶震開了三步。

元寶想不到這個看來手無縛鷄之力的老太監竟然有這麼好的內功，這一驚非同小可。

驚呼未出口，翁天義雙袖已「拍拍」的飛向面門，他眼神一亂，鐵棒急揮，翁天義更快，從棒下欺進，雙掌齊擊在他的胸膛上。

那在元寶的感覺有如兩個鐵錘一齊撞來，悶哼一聲，身子被擊得倒飛出丈外。

他着地又再倒退三步才穩定身形，咽喉一甜，嘴角一縷鮮血流下。

翁天義沒有追前，雙手又背負笑望元寶。

「好小子？」元寶雙眼瞪得大一大。

「這其實應該叫老龍王上山。離海——」

「果然厲害——」元寶抽了一口冷氣。

翁天義第三次伸手。「請——」

元寶怪叫一聲，手揮鐵棒撲上，亂棒擊下，翁天義身形飄忽，元寶一連二三十棒，仍然擊他不中，他此時也知道遇上高手，不敢大意，鐵棒上下飛舞，變化迅速，攻守俱備，翁天義一時間也近不了他的身。

翁天義一些也不着急，繞着元寶，穿花蝴蝶的，偶然一拂袖，「獵」然聲响，有如刀削，拂削眼目！

他那雙袖子顯然就是爲了配合這種武功，遠比一般的長出了很多。

若是給拂中，眼睛便得給廢去，元寶每一次都及時避開，連閃七袖，總算瞧出來，脫口一聲：「流雲袖。」

翁天義雙袖一捲，身形迎着棒勢一退半丈，笑道：「不錯！」

元寶一皺鼻子道：「可也嚇不倒老子。」

翁天義搖頭。「這不是講口的時候，你看你那些手下？」

元寶目光一轉，只見司馬長安與那些死士佔盡上風，七重天羣賊已經是一面倒之勢。

那些死士到底是久經訓練，全都是殺人老手，時而刀，時而匕首，時而矛，時而暗器，再加上飛索繩鉤，當眞的變化多端。

羣賊雖然孔武有力，又用重兵器，那些死士根本不與他們硬拚，周圍又有足夠的地方讓那些死士活動，這片刻之間，羣賊半數已爲暗算，雖然並非全都傷在要害上，對他們作戰的能力多少亦有些影响。

羣賊却非獨沒有退縮，反而更兇悍，就像是負傷的野獸，瘋狂地撲擊，挨上他們一下的死士即使不當塲了賬，也非要重傷不可。

死士無情，羣賊如狼似虎，全都不顧生死，拚命的搏殺，這樣下去，本來就是一個同歸於盡的局面，只可惜死士方面，還有一個司馬長安，一劍縱橫，輕功施展開來，沒有一個山賊能夠追得上，將他截下來，他也不與任何一個山賊糾纏，只是向那些已經有對手的山賊襲去。

那些山賊應付對手已經不容易，何況要同時應付一個這樣的高手偷襲？司馬長安襲擊的必是要害，即使不中那些死士也懂得把握機會補上幾下子，輕易地將之解決。

這一戰雖然不會這麼快解決，但已經很明顯，是怎樣的結局。

元寶目光回到翁天義面上，一顆心不由發涼，他不錯魯莽，却絕不是那種固執到死也不肯承認事實的人，心情不由出現前所未有的煩亂。

羣賊都是追隨他多年，出生入死的好兄弟，難道就由得他們一個個倒在這兒嗎？

翁天義彷彿看透了他的心，笑道：「我看我們還是不要再打下去了，你們要走，我們絕不會留難。」

元寶冷冷的瞪着翁天義。

翁天義接道：「你雖然是他們的頭兒，却沒有權力支配他們的生命，我那些手下在我來說也是的。」

元寶沉聲道：「老子……」

翁天義揮手截住，道：「我以爲你應該首先問問你手下的意見。」

「好——」元寶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我們一齊叫他們停下。」

二人不約而同，側首齊喝了一聲道：「住手！」

他們的內功都很好，一喝之下，將所有的打鬥聲完全蓋過，雙方的人均幾乎一齊給喝住，也一齊詫異的向這邊望來。

元寶隨即高呼：「兒郎們，這個老烏龜說，誰要走都可以走。」

翁天義面色一沉，他實在想不到這種情形下，元寶仍然敢叫他做老烏龜。

羣賊哄然一陣騷動，掌櫃振吭道：「老大，他答應將皇帝交給我們了？」

元寶大笑應道：「他只是提醒老子，沒有權支配你們的生死。」

「他娘的——」掌櫃破口大罵道：「這個兎崽子打不過我們，又出到離間我們兄弟感情這種卑鄙手段來了。」語聲一落，算盤猛一响，算珠突然一齊脫出，射向擋在前面的三個太監。

那三個太監冷不提防，面門被算珠射中，兩個雙目立瞎，旁邊幾個山賊一湧而上，狼牙棒砸下，都砸倒地上。

其餘山賊亦同時猛然撲擊，一陣亂打亂劈，出其不意，亦被他們擊倒了七八個死士。

元寶大笑，一條鐵棒撞向翁天義胸膛，那些山賊雖然沒有作聲，但行動已等於回答他們死也追隨左右。

翁天義本來蒼白的臉立時變成死魚肉也似，一股怒火從心底冒起來，這個人說怪也眞怪，臉越白便越怒，一聲大喝，雙掌一登，竟迎向撞來鐵棒。

兩下接實，元寶竟然被震開三步，翁天義身形接展，天馬行空般飛撞向元寶，身形動處，塵土飛揚。

那元寶眼快手急，吼叫聲中，鐵棒接連七次淩空撞向翁天義，一次比一次强勁。

翁天義雙掌硬接，每接一棒，身形非獨沒有被撞退，反而向上翻起來，接到第七棒，一翻竟高逾三丈，猛一個盤旋，飛撲而下。

元寶一眼瞥見，鐵棒立即在頭上揮舞，車輪子也似迎向來掌，翁天義雙掌一擊若是落空，不難被一棒攔腰掃飛出去，他雙掌一落却是恰到好處，正好擊在鐵棒上，一下異响，施轉的鐵棒立時停下來。

元寶一雙脚竟然陷入了地面三寸，翁天義却往上彈起，一翻又撲落，這一次，雙掌已印向元寶的頭頂。

元寶大喝一聲，鐵棒迎上去，身子在刹那却一倒，貼地疾滾了出去。一翻滾之間，避開了掌風。

這一着倒是在翁天義意料之外，他的反應可也不慢，凌空半身一旋，掌力已收，但餘力仍然激蕩起一大片塵土，他也就在塵土中落下，着地即起，疾射出去。

元寶貼地一滾，鐵棒接往地上一撐，身形箭也似飛射五丈，直撞向那邊一個太監。

那個太監正與掌櫃戰在一起，一眼瞥見元寶撞來，急忙閃避，元寶的鐵棒仍碰在他肩上，這一碰看似沒什麼，却已將他震飛出去。

元寶接呼道：「搶皇帝！」

掌櫃與兩個山賊應聲撲上，一把將轎子的簾子拉下來。

皇帝正坐在轎子內，身子縮成一團，面青唇白，渾身發抖，掌櫃手一探劈胸抓住，硬硬將他從轎子裏拖出來。

翁天義這時候亦已撲到來了，自然轉身撲向掌櫃三人，元寶一棒攔住，片刻間竟然擊出了七十二棒，虎虎生風，震得一身衣衫「獵獵」地飛揚，翁天義身形再一變，有如柳絮隨風，在棒風中上下翻滾，七十二棒過去，他絲毫無損，而且有如附骨之蛆掛在棒端上。

元寶舊力已盡，新力未生，棒勢不由得一頓，一眼瞥見翁天義這樣子掛在棒上，又嚇了一跳，翁天義也就在這當兒貼着鐵棒揉身前來，一連七掌擊在元寶身上，元寶閃開三掌，却挨了四掌，被擊得左搖右擺，口吐鮮血，翁天義再加一脚，正中小腹，將元寶踢出丈外。

這一脚力道也不輕，元寶雙脚着地，不由一屁股坐倒地上，掌櫃等看見大吃一驚，搶了皇帝，左右齊上，攻向翁天義。

元寶同時一個老虎跳，從地上站起來，一袖擦掉嘴角的鮮血，厲聲道：「你們通通讓開，讓老子一棒砸死這個老烏龜！」

掌櫃却嘶聲道：「老大將皇帝帶走，我們押後！」

一面叫他一面揮動那個只剩下架子的鐵算盤亂擊，四個山賊同時刀棒齊下，亂砍亂砸，瘋狂撲擊！

翁天義竟然被他們迫開了半丈，心中更是有氣了。

元寶叫不退掌櫃他們，勃然大怒。「什麼，你們連老子的命令也不服從？」隨即提起鐵棒，殺奔回來。

掌櫃嘶聲道：「老大，我們帶着皇帝也殺不了出去，只看你的了。」

語聲未落，翁天義一袖已拂到，「獵」地一聲，掌櫃的左耳竟然被削飛，血流披面，他怪叫，不退反進，攻勢更加瘋狂。

元寶聽得掌櫃那麼說，一咬牙，退開，一個太監從旁掩來，撲向皇帝。他快，元寶更快，當頭一棒擊下，太監擋開了這一棒，元寶接連二十多棒又亂擊下來，活活的將這個太監擊成肉漿，自己也一連吐了三口鮮血。

翁天義那四掌傷得他實在很重，若非是一身橫練功夫，早已倒下來，這一次他連血也懶得擦掉，便一把將皇帝抓起來，擱在肩頭上，即時一陣狂風呼嘯，翁天義凌空大鵬也似撲落，右手五指如鈎，疾往皇帝後心抓落。

他在動身的時候，燕王立即有話吩咐下來，若是活着帶回太麻煩，殺掉算了。

這一下若是抓實，皇帝非要一命嗚呼不可，元寶一眼瞥見翁天義撲下，便看出那一下是抓向皇帝，第一個念頭就是——

「又不是抓老子，管他。」但隨即一轉。

「不好，這個倒霉皇帝可是不堪一擊。」

此念一轉，他慌忙往前仆去，總算讓開那一抓，翁天義身形半空疾旋，左掌接擊出，正擊在元寶後背上，「噗」的如中敗革，元寶仆前的身形立時應掌飛了出去，一口鮮血接從口裏噴出。

掌櫃幾人阻截翁天義不下，這時候總算趕到來，齊攻向翁天義，其中一條狼牙棒，猛掃下盤，翁天義雙脚一錯，立即一脚向那條鐵棒踏住，一踏一踢，踢向那個山賊胸膛，右手袖接一拂，竟然將另一條擊來的狼牙棒捲得脫手飛開。

一脚踢中，那個山賊身子蝦米一樣弓起來，噴出一口鮮血，雙手却及時將棒棄去，反抱住了翁天義的脚。

那口鮮血噴在翁天義脚上，他一條命雖已被踢掉九分，剩下的一分氣力仍然能緊抓着翁天義的脚不放，翁天義冷不提防有此一着，身形一慢，掌櫃見機不可失，立即拿算盤砸去。

翁天義右掌硬接，劈再化爲抓，五指一縮，那個算盤立時變作一團，掌櫃及時鬆手，却反抓住了翁天義的右臂，左手接抓上，一面嘶聲大叫：「老大，快走。」

另一個山賊同時亦抱住了翁天義的左臂。

元寶抱着皇帝連滾帶爬，抬頭一望，司馬長安的坐騎就在旁邊，立即跳了上去，也隨即看到掌櫃三人的情形，淚從他的眼中流下，他猛可大吼一聲，策騎疾衝了出去。

翁天義看在眼內，大怒，右脚連變了三個姿勢，脚尖踢出了七次，抱着他右脚那個山賊胸前肋骨盡被踢碎，五臟肺腑俱裂，雙手再也抱他不住，整個身子被踢得飛出了數丈。

元寶一騎與之同時奔出了十數丈外，一個死士欲上前阻擋，給他鐵棒一掃，連人帶刀飛摔出去，一道劍光亦同時飛來。

是司馬長安，御劍凌空一飛三丈，襲向元寶的後心，這一劍，元寶無論如何閃避不了，他能夠做的，只是往馬鞍上一伏。

劍光過處，元寶後背裂開了一道又深又長的血口，鮮血飛激，那匹馬同時背着他奔出了數丈。

司馬長安一劍擊元寶不倒，身形落地，馬已經遠去再也擊不到的了。

翁天義那邊看得眞切，身形欲展，左右手却給掌櫃和那個山賊纏着，展不開來，怒火更盛，大喝聲中，雙手一掄，掌櫃與那個山賊，竟然給掄得離開了地面。

翁天義接着將他們向皇帝坐的那頂轎子砸去。

「嘩啦」聲中，轎子片片碎裂，掌櫃與那個山賊的身軀皮開肉綻，幾乎斷爲兩截，爛泥般垂下，翁天義雙手接一送，屍體疾飛了出去，大蓬碎木破片同時激飛，聲勢驚人。

翁天義身形接展，長嘯聲中，三個起落，當者披靡，一個個山賊在他掌下喪命，死魚一樣橫飛出去。

那些死士太監看在眼內，無不駭然，他們從來都沒有見過翁天義發怒，一怒之下，想不到竟是這般威勢，如此驚人的。

翁天義連斃十個山賊，一口怒氣才平下，目光一掃厲聲道：「一個也不得放走，殺！」

司馬長安接口道：「殺！」長劍急落，斬瓜切菜的連斬二人。

那些山賊本來就處於下風，這時候就只有挨打的份兒，可是他們沒有退下，繼續奮勇死戰。

這一場惡戰持續了半炷香之久，七重天那些山賊一個不剩，悉數横屍在荒原上，他們雖然沒有讀過多少書，甚至大都目不識丁，不懂得那許多道理，這一份義氣，這一份忠誠，這一份視死如歸的豪情，又豈是一般讀書人所能夠做得到？

那些死士殺到了最後，也不由露出驚佩的神色來，一個個呆立在荒原上。

司馬長安也沒有作聲，三個字到了咽喉，只是沒有說出來，翁天義倒說出來了。

「好漢子！」他冰冷的眼瞳也終於溶化。

急風一陣吹過，血腥吹遍荒原。

× × ×

元寶嗅不到那血腥，也聽不到最後一聲慘叫，可是他知道那會是怎樣的結局。

淚水順腮而下，他已經很久沒有流過淚，也時常在人前人後誇口，就是刀擱在脖子上，眼淚也不會掉下來，可是他現在完全壓抑不住，淚如泉湧。

那些快樂的日子，大碗酒，大塊肉，帶醉狂歌的日子，一下子都來到了眼前，他忍不住嘶聲大叫，飛騎狂奔，就像是個瘋子。

× × ×

孫鳳翔已回到定遠侯府，高遠也回來了，飛燕的屍體在他們身旁，在一張椅上，肌膚已變得冰冷。

盛北川看着他們，並沒有作聲，他很明白他們的感受，也知道這時候無論說什麼也安慰不了他們。

也不知過了多久，孫鳳翔終於忍不住歎了一口氣，道：「賊到底是賊！」

這句話他實在不想說出口，幾次已到了咽喉，又嚥回去，到底忍不住說出來。高遠呆呆的坐在一旁，他聽得很清楚却沒有作聲，也無話可說，元寶到底做了什麼，他怎會想不透，再憶起那天在妓院扛着的那箱金子，心頭更明白，是燕王的人出重金收買了元寶，伺機將皇帝劫去，送去領賞。

從元寶在白狼溝的神態說話推測，也顯然已成功劫走了皇帝，取到了賞金，他相信元寶是一個頗講義氣的人，却絕不會以爲燕王的人仍然會留在那兒等元寶去將人換回來。

燕王的人若是有足夠的能力，照理根本不會給元寶賞金，既然沒有，那皇帝到手，又怎會不趕快開溜。

元寶一夥一去一回，所花的時間，已足夠他們跑得很遠的了，而在事後也必定已作好妥善的安排。

他不知道元寶準備怎樣向自己交代，也不以爲自己會將元寶怎樣，他們到底是好朋友，飛燕的死，亦只能怪飛燕技不如人。

他也知道孫鳳翔其實很明白，那麼說只是出於一時的悲憤，元寶現在若是在他面前，相信也一樣不會拿元寶怎樣的。

（未完·八）

司馬洛傳奇故事

血戰金山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阿珠出現在飛機倉庫附近，看守機場的大漢發現了她，並把她捉住，想對阿珠有所行動，司馬洛與李佩茹適時出現，大漢被制服了，他供出一些有關廖阿毛的事，但並不詳細，之後大漢黃明提供另一同伴周銘的資料，周銘很快便給帶來，司馬洛向他盤問一番……司馬洛等人帶着周銘來到A市，在金銀樹俱樂部的門口，他們找到了甘紹光，並讓甘紹光上了司馬洛的車子，司馬洛在車子上制服了他，並要他說出廖阿毛死去的經過，甘紹光說出一切，但當他知道盤問他的人正是司馬洛時，他驚得忽然整個人飛出車外逃跑，但他却不幸撞向路旁燈柱而死亡……

跟踪追擊 查明眞相

「別開玩笑吧，」李常苦笑着：「有時你的玩意開得太厲害了！來，讓我給你倒杯酒！」他用盡力氣才爬得起身來。他身裁矮小而瘦弱，不是一個能用武的人。

「我自己已經飲了兩杯，」司馬洛說：「我跟你，當然是不必客氣的。」他指指几上，果然已有酒瓶杯子。

「坐下來吧！」李常整理着身上那套衣料名貴然而花式顏色難看之極的西服，「我們來談談！」

司馬洛也坐下來了，又爲自己倒滿了杯子。

李常說：「什麼風把你吹來了？」

「廖阿毛。」司馬洛說。

「哦，他……」李常說：「我也很久沒有見到他。他也來了嗎？」

「你應該是很會說謊的人，」司馬洛說：「但是這一次說得不好。我也知道他死了，你會不知道？」

「呃——」李常大爲尷尬：「有時我的情報亦是有點疏忽的，而且——而且這祇是傳說，又沒有屍體，我不相信亦不希望那是他。」

「那是他，」司馬洛說：「我是不喜歡浪費時間的。甘紹光已告訴了我一切，他現在已經死了！」

李常聽了這話，臉上馬上變得又青又黑。

「甘紹光！——我是認識他的——他死了？」李常吶吶着說。

「我是不喜歡殺人的，」司馬洛說：「事實上我又不是殺死了他，祇是爲勢所逼。這亦可以說是他的不幸，他跳下車子想逃走。」他聳聳肩。

「他對你講了些什麼？」李常問。

「你出賣了廖阿毛，」司馬洛說：「我看廖阿毛之死，還是你的責任最大，假如你不出賣他，他就不會死了。」

「我出賣了他？」李常說：「我猜甘紹光一定神經有問題，也許他自己想脫身，隨便找個人賴一賴吧了！你不能夠祇聽一面之辭的。」

現在，李常顯然是要利用死無對證這個優點了。

「你把廖阿毛引到這裏，灌了他不少酒，」司馬洛說：「然後甘紹光就出現，把他捉住，有這樣的事情嗎？」

「沒有，」李常說：「根本沒有這樣的事！」

司馬洛忽然把手中的那隻銅像一丟，李常下意識地連忙伸起手到臉前擋住，不過司馬洛這東西却不是擲他，而是擲向露台的窗子。玻璃「噹啷」一聲碎掉，銅像就飛了出去，給打中的那塊玻璃上出現了一個破洞，破洞邊緣的碎玻璃參差不齊。

「你——你別發脾氣，」李常又吶吶着說：「凡事都應該講道理呀。你認識我，却不認識甘紹光，難道一個你所認識的人你都不信任，却去信任一個你不認識的人？」

「這塊玻璃是新裝上去的，」司馬洛說：「你們捉廖阿毛時有過一番掙扎，打

碎了這玻璃。甘紹光沒有講錯。」

「這個——玻璃不過是大風時門自己碰上了而碎掉的，」李常說：「甘紹光祇是利用這一點而亂講一通！」

「這個又如何？」司馬洛從袋裏掏出一件東西來，一揮手丟在地毡上。

李常的臉色更加難看了。那是一條斷了的金頸鍊。

「這不是甘紹光講的，」司馬洛說：「這是廖阿毛身上戴着的東西，掙扎的時候弄斷了遺落下來。這件事甘紹光也不知道，我就奇怪爲什麼廖阿毛的屍體缺了這一件東西，我却在你這裏找出來了。你是那麼貪，這東西雖然值不少錢，但你亦不窮，你也不肯放棄？」

「我——我——」這一次李常無可置辯了。

他就像想找個地方逃走，却無路可逃，而司馬洛亦不給他逃走的機會。司馬洛忽然一跳而前，執住他的衣領，就把他向那窗子的破洞推過去。

「不——不要！」李常殺豬般叫起來，因爲那個洞的周圍的碎玻璃有如許多利刀的刀尖。

但是司馬洛的氣力非他之所能敵，而他也不敢亂掙扎，以防撞上去。司馬洛慢慢地把他的頭壓向那個洞。李常的頭僅可伸出洞外，臉上給玻璃劃破了幾個地方，流起血來。他的頭總算伸了出去而沒有大碍。

但是司馬洛忽然放了手，李常連忙扶住那門，又殺豬般大叫起來。他的頭出去了就不能再拉回來，而沒有司馬洛扶持，這個姿勢是十分吃力的。

那些參差的碎玻璃就像許多利劍似的四面八方對着他的頸子，他的頭向任何方向動一動，頸子都會給這些碎玻璃的尖刺刺進去，而頸子給這樣一刺，是隨時可以致命的，他必須一動也不動才能够保持安全。然而這樣一動不動，却是非常之吃力的，即使他的人是站定的，要不動也已經不容易了，何況還是這樣把頭伸着出去？因此司馬洛一放手不扶着他，他就已經開始吃力了。

正當李常在那裏呱呱大叫着時，司馬洛此時却轉身就走。李常不能够回轉頭去看，不過却可以聽到大門「砰」的一聲關上。司馬洛離開了！

「不要走！不要走！」李常更急地大叫起來：「救命！不要走！救命！」

司馬洛假如願意，總有辦法再開門進來的吧？本來他就是不請自來，自己入屋的呀。

李常叫起來更加疲倦，而他的頸子開始支持不住，快要動了。那就是說，假如他一動，他的頸子必然是先向下面降去，那就等於是向一把鋒利的刀子邊緣降下去似的了。

看來他雖然極力支持着，但是人的力氣是有限的，他終於也難免要力盡而遭殃的。

不過當他極度恐怖之際，司馬洛却又從外面出現了。原來司馬洛不過是從大門口出去，而繞到露台的外面來。

司馬洛一手執住他的頭髮，另一隻手托着他的下頷，穩定着他的頭，這時李常才舒了一口氣。

司馬洛又吃吃笑着說：「黑面神，假如我一放手——」

李常的頸子又馬上發緊起來，不敢再放鬆而靠司馬洛扶持了，因爲是司馬洛使他陷入這樣一個困境之中，因此也很難保證司馬洛不會放手了，他仍然需要用力。

「你現在是在剃刀邊緣，」司馬洛說：「所以，你最好快點開口招供！」

「招——招什麼？」李常吶吶着問：「你祇要放我，我什麼都說，你要我做什麼我都願意。」

「先說了再算。」司馬洛說。

「好吧，」李常說：「你要知道什麼，你祇要問我就行了！我說，我說！」

司馬洛開始問他，李常果然是有問必答。

× × ×

半小時之後，司馬洛已經離開了，而李常則還是留在原處，他的頭既不能進又不能出。司馬洛並沒有解救他，但是亦並沒有進一步對付他。司馬洛祇是說要給他一個機會。假如李常能够把自己解救的話，那是他的運氣。司馬洛的作風一向就是如此的。

李常正在設法。他伸手要把頸旁的碎玻璃除去，但就可惜在這樣的姿勢之下，他的手是使不出氣力來的。他是不惜把其中一些玻璃擊碎的，即使如此會把皮肉割傷，他起碼亦可以及時去找醫生。但是可惜他就是不够氣力如此做，一面，他也不斷喊救命，但他住得偏僻，沒有近隣，不然他也不方便利用這個地方作爲誘捕廖阿毛的場所了。他終於發力一拳擊在下面一格的玻璃上。

他的計劃就是一拳把那玻璃打破了，就可以把手伸出去，而把威脅他的頸子的那些破玻璃一片一片除去。祇要手能伸出去，做起來就會順手得多。

然而他這個算盤打得並不如意。他這隻拳頭擊在玻璃上，「砰」的一聲彈了回來。玻璃太厚了，他捨得花錢，現在就累了自己，拳頭打不破，也許他離得遠一點，可以充份發力的話也許是可以打破的，但他現在的毛病就是在於他所在的地方以及他的姿勢都是不方便發力的。假如手頭有件硬物也許還可以做到。

而且拳頭這樣一彈回來，就影响了他的身子一側，一片碎玻璃的尖刺刺進了他的頸子的皮膚裏。

「呀——」李常恐怖地大叫：「救命！救命！」

仍然是沒有人聽見，沒有人來救他。

他已經開始乏力了，而剛剛割破了以及早已割破了的地方都在流血，剛剛割破的這個地方血又是流得特別快，他更加容易乏力。

他亦是一個有決斷力的人，他知道這樣下去，很快，他就不由自主地要把頸子降下去，亦等於是自刎在利刀上了。與其必死，不如搏他一搏，於是他咬緊牙齒，猛的把頭一扯，就扯了進來。

當然進得去是出得來的，問題是刺傷的程度如何吧了。

他發覺身上立即像是洒了一大桶鮮血似的，而且血亦正在噴到地上。痛倒不怎

樣覺得。他現在是已經超過了感到痛苦的程度了。

他在一陣暈眩之中，迷迷惘惘地走過去拿起電話，就連人帶電話撲倒在地毡上，不過他仍然能够伸出手指撥攪電話號碼。祇是三個字：999。這是世界上許多地方都通用的緊急號碼。

那邊馬上就有人接聽，而且那人告訴他那裏是緊急報案中心。

李常說：「救命！」但是聲音沒有出來。

他的嘴可以做說話的動作，就是聲音不能够從嘴巴裏發出來。那邊說：「喂？喂？」

李常還是不能出聲，他不知道究竟割破了頸子上的什麼，連呼吸都有困難了。不過雖然話是說不出來，他的呼吸聲倒是像吹簫那樣响。

對方應該聽見的，他用不着講什麼，那個接電話的人也應該可以猜到這裏必然是發生了緊急的事情，他們是一定會來看看的，他們亦有特權和辦法可以查出一個電話的來源，他祇要不收綫就行。

李常軟軟地把聽筒丟下來，在聽筒的旁邊躺下，吹簫似地喘着氣。

對方果然知道情形不妙，亦馬上採取緊急行動，不到五分鐘時間，警察就已經趕到李常的家，而且救傷車亦是差不多同時而至。這一類的事件，差不多必然是有人受傷，因此救傷車是必須的。

不過他們還是來得太遲。他們到達的時候，李常已經死去了。血流得太多，氣管也割破了一部份。

司馬洛是給了他一個機會，但他沒有本事應用。

他亦算是應有此報，廖阿毛主要是死在他的手上，現在他也死得很慘，與廖阿毛比較起來是誰死得慘一些當然也很難下定論，不過總之他也是得到應有的報應。

× × ×

司馬洛知道李常是沒有多大機會的，不過他給李常這個機會，也並不是完全冒險之舉。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時間，萬一讓李常有機會脫身，那豈不是壞了大事。

因此他們是採取雙面進行的方法。他們已經在李常的電話綫上搭了一條綫偷聽着；原來阿珠就有這樣的本領，而且這還是她的一種專長，於是這件事情就用不着司馬洛自己親自來動手了。而同時，他們亦監視着李常的屋子。假如李常能够脫身的話，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極可能就是打電話與施露華聯絡或者企圖與施露華聯絡。但是李常打的却是這個求救的電話，從電話中聽，他們就知道李常是完蛋了，而從屋外看着李常的屍體給搬走，他們就知道李常是絕對完蛋了。

司馬洛開動車子離去。他的車子上現在是載着阿珠了，李佩茹則是與周銘在一起。此時周銘已在酒店裏睡着了。周銘也是喝了一些那種帮助他入睡的酒而睡着的，因爲周銘暫時已經沒有什麼用處，他們不能够信任周銘而讓他參加工作，但是又不想把他殺掉，所以讓他睡覺是最好了。

阿珠說：「李常的死訊不久就會傳出去，也會傳到施露華的耳朵，那麼施露華就知道我們是已經來了。」

也許司馬洛的做法不很聰明，索性把李常殺掉而藏起來的話，那施露華就很久都不會知道。但是司馬洛却是不肯做這種事情的人。

司馬洛說：「各種做法都是有不同的優點的，目前，我們隨機應變好了。也許黎森那邊能够及時查出什麼。」

司馬洛是已經從李常的嘴巴裏問出了許多口供。

李常承認了是他設陷阱而捉到了廖阿毛的。

而施露華在前一天晚上還與梁義來找過他，那是通過甘紹光而來找他的。不過並不是甘紹光所介紹，而是施露華從甘紹光的口中知道李常是帮忙捉住廖阿毛的人，而李常的情報工作又是相當好的，所以就來找李常。施露華來找李常這件事情，根本就連甘紹光亦不知情。

李常本來亦不知道廖阿毛是到這裏來幹什麼的。廖阿毛祇是託他找尋一個叫錢大千的古董商人，因而與他聯絡了。他不知道廖阿毛要找這個錢大千是爲了什麼事情；廖阿毛並沒有告訴他，而他亦一時找不到。他是聽過有錢大千這個人的，但這個人却不容易找，因爲人如其名，這個人的古董生意常常亦是老千生意，把僞造的古董賣得相當高的價錢，買的人發覺了之後會找他的麻煩，因此他就要保持行踪神秘，沒有那麼容易找到了。在他還未找到錢大千之前，甘紹光就來游說他捕捉廖阿毛，在厚利誘惑之下，他就出賣了廖阿毛，而既然廖阿毛已給捉去了，他就沒有再找錢大千了。

由於甘紹光的任務乃是捉拿廖阿毛而並不是向廖阿毛問話，所以甘紹光亦不知道廖阿毛是託李常找這個古董商人錢大千的。同樣道理，施露華並沒有機會向廖阿毛問話，廖阿毛就已經跌死了，因此施露華亦不知道廖阿毛正在找尋錢大千。

這一次施露華再來找李常，就知道了找尋錢大千的事情。

李常招供說，施露華並沒有託他繼續找錢大千，而李常自己亦承認，找尋錢大千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不過，施露華沒有託他找，似乎施露華對於找尋這個人有點把握，不然的話，爲什麼不採用雙管齊下的方式呢？

施露華與梁義來找李常，就是談了一些話，而並沒有託李常做一些什麼事情。

「錢大千是一個古董商人，」阿珠說：「又是邪門的人物。那些金幣是古董，看來錢大千對於找尋那些金幣是會有帮助的。」

「我也是這樣想，」司馬洛說：「所以廖阿毛要找他，因此現在我們亦要找這個人！」

「但是却給施露華捷足先登了。」阿珠說。

「這又不一定！」司馬洛說：「即使他是先找到了，也可能是代替我們做工作而已，我們是終於會追上他的。」

「對呀！」阿珠說：「那才眞美妙呢。他剛剛要到手的時候，我們就來了，把寶物從他的手中搶走。」

「也許他仍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找到，」司馬洛說：「他還是缺了一個龐得利博

士。」

「對了，」阿珠說：「起碼我們可以放心知道，龐得利博士並不是已經落在施露華的手中。」

依照李常的招供，施露華亦向李常問及龐得利博士，要知道如何可以找到這個人，但是李常在這一點上却沒有什麽帮助，他沒有聽過有這個人，亦更無法找起了。龐得利博士是一個學者而不是江湖中人，這與他綫路不合。

「但是，」阿珠又說：「施露華也沒有託李常找尋龐得利博士呀！」

「這未必就是他有把握找到！」司馬洛說：「不然他就不會問李常了。也許他不託李常乃是怕龐得利博士亂講話。他當然不想像李常這樣的人知道這樣一條財路。」頓一頓，又道：「不過我還是奇怪，這個老頭子究竟到什麽地方去了？」

「似乎他比廖阿毛更有辦法。」阿珠說：「廖阿毛都給捉到了，他則反而能够安然而置身事外。」

「希望黎森可以先找到錢大千和龐得利博士。」司馬洛說。

他們又沉默了下來。司馬洛開着車子，想着，無疑地，現在事情是又已簡化下來了。

以前死去的人都已經死了，現在剩下來的就是找尋龐得利博士，找尋錢大千，找尋施露華，就是這麽簡單。假如先找到施露華，那大可以盡量從施露華的身上榨取情報，看看他對此事知道一些什麽，一如他企圖向司馬洛的身上榨取情報，然後再給他以應得的懲罰。

假如先找到錢大千和龐得利博士的話，則他們是可以繼續去進行找尋這些金幣的工作的。並不是說他們很想發這筆財，而是這是廖阿毛生前正在做的事情，廖阿毛並沒有完成這件事，既然他們都是廖阿毛的好朋友，那麽代替廖阿毛完成這件事情也是很有意義的。而且，龐得利博士亦是把這件工作作爲他的夢想，亦是非要做到底不可的。

除此之外，亦不會有任何人對發財不感興趣的。

施露華是一個逃不到什麽地方去的人，假如他們在找尋那些金幣的時候施露華還沒有追上來，那麽他們還是可以在事後去與施露華算帳。

「施露華肯出錢，」阿珠似乎亦是正在作着同樣的想法，而此時又開口說道：「我們要跟他碰，也是一件相當棘手的事情。」

「假如是在正常的情形之下！」司馬洛說：「以及是在他自己的城市，那也許是比較難的。但是現在情形又不同了。他正在做的這件事情，是關係一筆沒有主人的財富的，假如他聘用打手，他又敢信任誰呢？他不敢信任甘紹光，他又連周銘和黃明都不敢信任，我看人選的問題就會令他很頭痛了。因此，他很可能根本找不到別人帮忙，我認爲我們人手還會比他多。我們並不是爲了發財而來的，我們可以互相信任！」

「這倒是眞的，」阿珠說：「有些東西是有錢也買不到的，現在施露華大概就明白了。」

「就可惜，」司馬洛搖着頭：「我們還是無法查出，當廖阿毛在此時此地的時候究竟是住在什麽地方以及還有跟一些什麽人來往，不然的話，我們也許是可以多得到一點綫索的。」

關於這一點，就是李常亦無可奉告。雖然廖阿毛託他做事，廖阿毛却並沒有對李常透露住在何處以及如何可以與他聯絡。廖阿毛祇是自己打電話來找李常，否則的話，找尋綫索應該就會容易得多了。

司馬洛把車子開回酒店，李佩茹仍在那裏等着。

他們是一共租了三間相連的房間。

「好了，」李佩茹說：「輪到你來看守周銘了，阿珠，一個睡得動也不會動的男人，你大概不會害怕跟他同房吧？」

「就是會動的我也不怕。」阿珠豪氣地說：「他那個搭檔不也是一樣吃過我的苦頭嗎？」她打了一個呵欠：「我們也應該去睡覺了。」

她回到周銘所在的房間去，負看守之責，李佩茹則理所當然地拉着司馬洛進入另一間房間，第三間房間乃是給黎森的，不過却是空着。黎森還是沒有出現。黎森在這件事情之中一直就像個影子，祇聞其名，祇聽其聲而不見其人。不過目前他倒不是在負暗中保護之責，而是在負着調查之責了。

他的責任相當重。現在他要找尋錢大千，找尋龐得利博士，又要找尋施露華。先找到哪一個都是好的。

可惜司馬洛目前不能分担他的工作。這工作黎森比較擅長，而且並不能公開去找，而是要守着秘密的，一個人負責，就沒有那麽混亂。

「你一定已經很累了，」李佩茹說：「洗一個澡，我給你弄一點吃的。」

「當然，」司馬洛說：「黎森還是沒有什麽好消息！」

「假如有，」李佩茹說：「我已經告訴你了。」

至於司馬洛與阿珠一起去做的事情，則司馬洛坐在浴缸裏時告訴了李佩茹。

「這眞是浪費！」李佩茹嘆一口氣：「忙了這一頓，結果是什麽都得不到！」

「不過我們總算使綫路簡化下來了。」司馬洛說。

他從浴缸裏出來，圍上一條毛巾，李佩茹說：「先吃一點東西吧！」

她已經叫茶房弄來了一些小食，剛剛送了進來。於是司馬洛就坐在床上與她一起吃。他實在亦是已經肚子餓了。

她祇是吃了一點，所以後來還是司馬洛吃，而她在旁邊看着。事實上她是把頭枕在他的腿上，從下面向上看，而當司馬洛快要吃完時，她的手又伸上來，在他的身上騷動起來了。

司馬洛說：「你大概是太空閒了。」

「我的心情好得多，」她說：「不久之前黎森才告訴我，我的哥哥已經能夠講話了。」

「這很好。」司馬洛說。

她的手又繼續在司馬洛那沒有什麽遮掩的身上動着，一面說：「我看你也是喜歡這個鬆弛的方法的。」

司馬洛的確很喜歡這個鬆弛的方法。

而事實上，照他所知，亦沒有多少男人是不喜歡的。

他們瘋狂起來，她仍然是那麽可愛的，使他得到高度的享受，但是又不會在事後有精疲力盡的缺點。

不過事後，他還是懶洋洋的，就要滑入夢鄉。

「沒有一個男人能够抵抗女人的誘惑！」李佩茹咭咭地笑着說，似乎又有了一次勝利。

「唔——」司馬洛懶懶洋洋地應着。

「就是連龐得利博士這個老頭子亦是一樣。」她說。

「什麽？」司馬洛忽然張開眼睛，坐起來看着她。

「我說，」李佩茹說：「這個老頭子這麽老了，也是一樣。」

「難道你誘惑過他？」司馬洛問。

「當然不是，」李佩茹說：「我祇是說——你不知道嗎？」

「知道什麽？」司馬洛問。

「他那些女人。」李佩茹說。

「照我所知，」司馬洛說：「他並沒有什麽女人。」

「唔，」李佩茹說：「原來他在你的面前却是假道學的。」

「你究竟在講什麽？」司馬洛問。

「算了吧，」李佩茹說：「我還以爲你知道，我並不是有意講他的壞話的。」

「什麽算了？」司馬洛說：「假如他有一個女人，那麽我們就是多了一條綫索了。」

「不，不是這樣的，」李佩茹說：「我不是這個意思，上一次，我們與他見過一次面，他的房間裏有兩個女人，是——那種叫囘來的，而且很廉價的——」

「我倒不知道他有這種愛好。」司馬洛奇異地說。

「那一次廖阿毛告訴我們，」李佩茹說：「他很愛這個，隔天就來一次，有時是帶囘來，有時是去找。」

司馬洛呆呆地看着她。

李佩茹又說：「不過我猜到了他這個年紀還沒有結婚，又不是富有，又不修邊幅，沒有什麽吸引女人的地方，也是祇好用這個方式來尋求滿足了。」

「爲什麽你不早對我講呢？」司馬洛說。現在，他是變成毫無睡意了。

「這是人家的醜事，」李佩茹說：「有什麽好提呢？假如我不是跟你這樣親熱，我亦不會提的。」

「這不是醜事不醜事的問題，」司馬洛說：「這是綫索。」

「你是說去訪尋那些女人嗎？」李佩茹說。

「對了，」司馬洛說：「既然他是隔天就來一次，那麽他就是一個常客了，那些女人會對他有印象。像他這樣的人客相信並不多，不那麽容易忘記。」

「但是那種女人却很多，」李佩茹說：「而且可以找到那種女人的地方亦很多，尤其是在此地。」

「女人都是長舌的，」司馬洛說：「而且這種女人，也多是背後有人，你說是撐腰也好，剝削也好，總之消息不難傳開，而且亦會傳得相當快。」

司馬洛說着，已經從床上下來，動手穿衣服。

「你不是要去找那些女人吧？」李佩茹說。

「我正是。」司馬洛說。

× × ×

「但是，」那個侍者低聲說着，一面迷惑地看着司馬洛，「你在這裏就有兩個女人呀，你還要——」

因爲司馬洛第一步就是在這間旅館中設法。這裏也是一個可以找到那種女人的地方。

「我就是有很大興趣。」司馬洛說。

「放着牛排不吃，要到外面去找漢堡飽？」那侍者沒好氣地說道：「我眞不明白。」

「你用不着明白，」司馬洛說：「這是一個給你賺錢的機會，難道你有錢也不賺嗎？但是你一定要明白我就告訴你好了，好東西吃得多，就是喜歡偶然去吃一些粗品。」

那侍者沒好氣地看着司馬洛，跟着又神秘地說：「在這裏？那兩位小姐——」

「當然不是在這裏，」司馬洛說：「女人是醋造的，你祇要指給我一條門路。」他遞上一張鈔票，增加那個侍者的信心，侍者迅速接過了。

「這種價錢，」他說：「這一級的，叫囘來也不容易，除非是在街上兜搭到的吧？不過在這裏，在街上兜搭的也不多了，她們總是要加入一個集團——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集中在一起更好了，」司馬洛說：「可以挑選。」

「那我們一起去好了。」那侍者說。

「你告訴我地址不就行了嗎？」司馬洛說。

「不，」那侍者說：「我也是頗有興趣的，我去得起，而且現在我也可以下班了。」

那個侍者也去得起的地方，果然不是消費太高的了。

消費低，環境設備自然就差得多。房間窄小骯髒而又傳聲。人的質素倒又不是太差，有些假如放到設備豪華的地方去的話，是可能賣到高得多的價錢的。

那裏大致是分兩種女人，一種就是太年輕，經驗不足以自己應付，就在這裏先來一個學習時期，之後就會被改派或者引薦到一些可以賣得較高價的地方。另一些則是年紀已經開始大或者太大了，祇有在這裏接待那些祇求發洩而不太苛求的人。

司馬洛選擇了一個年比較大的，雖然那個侍者則是極力推薦說年輕的乃是超值貨式。

那個女人一進來問了貴姓名，司馬洛還未有機會囘答之前她就動手脫衣服。答不答也是一樣。司馬洛告訴了她她也是會馬上忘記的。

司馬洛拍拍床邊說：「坐下來，我們談談如何？」

「這裏時間就是金錢，」那女人說：「沒有人來這裏談話的。」

司馬洛取出錢來放在床上：「我買你的時間就是了。」

那女人看着他：「假如是計時間，價

錢又不同。」

「我要兩個鐘頭如何?」司馬洛說。

這個地方甚少會有肯花這種寃枉錢的人，不過既然有人肯這樣花，她又怎會拒絕?講明了價錢之後她就拿了錢出去交代一聲，然後再進來。這樣，管理的人就不會因爲時間太長而敲門催快了。

那兩個鐘頭是屬於司馬洛的。

司馬洛也沒有用完那兩個鐘頭。他祇是用了十五分鐘。那個女人並不能夠供應司馬洛所需要的情報，不過她認爲有另一個人可能知道。司馬洛再花了一些錢，她就把他帶到那個叫阿旺的人那裏。

阿旺就是管理這個地方的人。他正坐在後面一間小房間裏，靠在椅子上瞌睡。這是他的工作時間而不是睡覺時間，不過假如沒有什麼痳煩事，他的工作是相當清閒的。

他打着呵欠看着司馬洛：「這裏不是尋人的地方，你不會是帶痳煩上門吧?」

「我現在是出錢請人帮忙，」司馬洛說：「假如你是願意賺這錢的，你就賺好了，假如我是要找痳煩，我就不會掏出那麼多錢來。」

他也是暗示，假如是找痳煩的話，他可能就是帶警察上門來的了。

「唔，」阿旺考慮着：「大約是怎麼囘事可以講嗎?」

「這實在是家庭私事，」司馬洛說：「一個兒子要找老頭子，老頭子風流成性，但是身體不好，隨時有病發的危險，他祇是要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才能放心，因此我這實在是對你們有利的!」

假如一個有病的老人在他們那種地方病發而死，這對於他們的確是一件頭痛的事情。

「有這樣的事情?」阿旺說：「那麼你是一個私家偵探了?」

「又不是，」司馬洛說：「我祇是一位朋友。我也是在帮忙吧了，不然的話，我大可以拖，或者故弄玄虛，多索一些費用而不會這樣慷慨地拿錢出來的。」他猜想阿旺這一類人，對私家偵探大概也不會有什麼好感，很可能就是因爲偵探這兩個字。

「唔。」阿旺又點點頭。

「當然，」司馬洛說：「我亦是不希望花寃枉錢的。」

「是你來找我，不是我找你的，」阿旺說：「我這裏的生意也很賺錢，我用不着騙你的錢!」

阿旺顯然亦有自尊心，不喜歡人家懷疑他是個無賴。

「我這祇是老老實實地說明白我的立場吧了。」司馬洛說。

「我是幹這一行的，」阿旺說：「我祇要打幾個電話問問我的同業，大概也很快就可以清楚了。不過，假如你這位老人家實在沒有到這個地方來，我們也是問不出什麼來的。而且亦很可能他剛好祇是光顧我們，而祇是光顧那些唔——!業餘的，這我們就問不出什麼來了。我不能保證一定交出人來，做了工作就要收錢。」

「這當然了，」司馬洛說：「假如他沒有光顧你們，這就不是你們的責任。」

「可以，」阿旺說：「我祇要打幾個電話就行了。」

那個女人推薦阿旺亦是推薦得很好的。阿旺是主持這個地方的人，譬如他在這裏提出這個問題，問問那些女人們有沒有像龐得利博士這樣一個客人來過，假如有的話，那些女人們是一定要講出來的。

阿旺認得其他同樣地方的主持人，他這樣問一問，那些主持人也問一問他們自己的地方的女人，就很快可以得到許多地方的囘答，這就愈勝司馬洛逐個女人去問了。而事實上逐個去問亦是行不通的，很可能連腿子也跑斷了都未能問得出一個結果來。

「價錢的方面，」司馬洛說：「希望你不會有什麼問題。」

「行了，」阿旺說：「我是一個喜歡爽快的人，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很容易做。假如拿你太多錢，實在不大好意思了。」

既然他是喜歡爽快的，司馬洛亦馬上掏出鈔票數出來。

阿旺說：「你還沒有告訴我這人叫什麼名字。」

「姓名是不重要的，」司馬洛說：「他到這些地方也不見得就會用眞名字。而且，爲了面子問題，我們亦是不希望張揚的。」

「對，對!」阿旺又點着頭。

司馬洛數出了他所答應的數目的鈔票放在桌上。阿旺沒有去碰，並不是貪心地急急收進袋裏，而是不慌不忙地又說：「不過不一定是馬上就可以知道，有些人會休息，有些人是値日班，有些人是夜班，我看你最好給我兩天時間，不過我相信晚上應該可以囘覆你了。」

「這很好，」司馬洛說：「你果然是一個爽快的人。我留給你電話和地址，你一有消息就通知我如何?」

「你就是住在那蹩脚的旅館，」阿旺說：「出得起這些錢，爲什麼不住得舒服一些呢?」他顯然已經向那個與司馬洛同來的侍者查問過來。似乎這個人處事亦是相當小心的。

「那麼你就知道如何與我聯絡了，」司馬洛聳聳肩：「至於住，那裏當然不大好住。但是這位古怪的老頭子也是偏喜歡那種地方，假如我住到大酒店裏去的話，要找到他反而不容易!」

「有道理。」阿旺點着頭。

司馬洛站起身道：「就這樣一言爲定吧。」

「等一等，」阿旺狡猾地微笑着：「你到這裏來，却沒有碰過一塊人肉，未免有如入寶山而空手回吧?我給你推薦一個特別的貨式如何?」

「多謝了，」司馬洛說：「假如你不介意的話，等這件事情辦好了之後我們再一起享受一下如何?」

「隨便你，」阿旺聳聳肩：「你隨時來，我都可以給你特別招待，我有一些辦法，在別的地方出更高價錢也買不到的東西我也有!」

司馬洛與他握別。阿旺初次與司馬洛相交，當然不知道司馬洛對於這種東西就是不喜歡用錢去買的。

× × ×

龐得利博士則是果然很喜歡用錢去買

。他之所買這一級的女人，也許是因爲他知道反正他是沒有吸引女人的地方了，就是出高價，他亦是不會給女人們一個怎樣好的印象的了，與其如此，那就不如向較廉價的女人身上打主意。她們接觸慣了次一級的客人，對他的印象反而會沒有那麼惡劣。當然這些事情是難望一見鍾情的了，但是起碼反感的程度沒有那麼强，他的樂趣就巳經大增了。此外還有經濟的問題;他並不很富有。

是的，龐得利博士是仍然活着的，而且很活，不然的話，他亦不會做這種事情了。

這天晚上他是把一個相當年輕的女人帶回他的住處。

他住的地方也是廉價的旅館，比司馬洛他們所住的還要糟得多。

「怎麼這房間裏連洗手間都沒有嗎?」那個女郎埋怨道。

「有洗手的瓷盤呀!」龐得利博士伸手一指。這房間裏倒是有一個私用的水龍頭和一隻洗手的瓷盤的。

「哎!」那女郎沒好氣地說：「這東西，你們男人還可以用，我們女人怎麼用呢?」

「那到走廊盡頭的洗手間去吧。」龐得利伸過咀巴來要吻她的臉，她連忙避開了。

「你少喝些酒不行嗎?」那女郎說：「你不知道，喝過酒的人口氣多麼臭!」

「酒能助興呀!」龐得利博士格格地笑着，那個女郎開門出去，他又說：「不要去得太久，更不要不回來!」

那女郎不睬他而去了。龐得利把門關上了而不鎖，動手脫衣服，當門再推開時他巳經脫光了衣服躺在床上。

但是進來的却是一個男子漢。

龐得利「哇」的叫起來，連忙縮作一團。

那人說：「我從來沒有見過男人見了男人也害羞的!」

「司馬洛!」龐得利道：「是你!」

「是的，」司馬洛說：「是我。怎麼了?難道你以爲我是不存在的嗎?」

「我——我是正在——」龐得利吶吶着。

「好個風流博士!」司馬洛說，「今天晚上你不要風流了。那個女人，我巳經付了錢叫她走了。」

「但是我巳經付了錢——」

「算了，」司馬洛說：「又不是很大的數目。總之你暫時要放棄享受了，因爲你要跟我談話。」

龐得利祇好狼狽地把衣服穿上，司馬洛則坐在房間裏那張唯一而又很不舒適的椅子上看着他。司馬洛在他穿好了衣服之後才說道：「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你!我還以爲你是給人捉去了，或者是巳經死了之類!」

「我也跟死了差不多了。」龐得利頹喪地說。

「你究竟喝了多少酒?」司馬洛問。

他是懷疑龐得利現在談話的能力。

「我沒有醉，」龐得利說：「我是喝很多酒都不會醉的，假如能一醉，那倒是好事。」

「你究竟在這裏攪什麼鬼?」司馬洛問。

「事情弄糟了，」龐得利說道：「完了!」

「你知道廖阿毛巳經死掉了嗎?」司馬洛問。

「就是因爲他巳經死掉了，」龐得利說：「所以事情巳經弄糟了。」

「那麼你現在在這裏做一些什麼呢?」司馬洛問。

「我就在這裏等死!」龐得利說。

「你那個大計怎麼了?」司馬洛說：「那許多金幣，你不要去找了嗎?」

「沒有人帮我，」龐得利說：「沒有了廖阿毛，我自己幹不來，這件事情沒有希望了!」

「那你爲什麼不跟我聯絡?」司馬洛問。

「你巳經說過不管這件事情的。」龐得利說。

司馬洛沒好氣地瞪着他：「那時我是沒有空吧了。現在我那件事巳經做好了。而且，廖阿毛是我介紹給你的，好歹你也應該跟我講一聲!」

「我還有什麼面目見你?」龐得利忽然掩着臉哭了起來：「你介紹一個人給我，我却把這個人害死了!」

司馬洛知道他雖然說沒有醉，他受到酒精的影响還是相當嚴重的。依照阿旺所提供的消息，他一直都沒有停止喝酒，每一個與他相會過的女人都說他是醉了的，不過相信他還未醉到什麼都不知道。

司馬洛說：「現在我巳經來了，你可以告訴我發生了什麼嗎?」

龐得利祇是聳聳肩搖搖頭。

「媽的，」司馬洛說：「爲了找你，我們都差點送命了，假如你早跟我聯絡，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他們都死了，」龐得利喃喃着說：「李佩茹也是死了，她跟她的兄弟!」

「爲什麼你認爲李佩茹跟她的兄弟會是死了呢?」司馬洛問道。

「既然廖阿毛也都死了!」龐得利說：「難道他們還能夠活着嗎?他們是死得最不値的!」

「爲什麼你認爲他們會是巳經死了呢?」司馬洛問。

「他們——他們是做餌的，」龐得利博士說：「他們到那另一邊去找尋，祇是做做樣子。我們都明知道金子並不是在那邊——我跟廖阿毛知道。廖阿毛發現似乎有人在留心着我們，所以故意差他們到那邊去，以轉移對方的注意力。但這辦法顯然是沒有成功的，連廖阿毛也死掉了!」

「他們沒有死，」司馬洛說：「不過他們是差點死去了，而且連帶我也差點死去了，假如我們都死了，這都是拜你沒有跟我聯絡之賜!」

「他們——還活着?」龐得利抬起頭看，詫異地，難以置信地看着司馬洛。

「是的，」司馬洛說：「他們還活着，而且他們還是正在與我在一起。」

「那麼廖阿毛呢?」龐得利問。

「他是巳經死了，」司馬洛說：「就是因爲我聽到廖阿毛巳經死了，所以我才插手這件事情的。這也是爲什麼我會碰上

了李佩茹他們。」

本來司馬洛是很急於知道龐得利與廖阿毛究竟是如何散失，亦應該先叫龐得利講出來的，不過，目前的龐得利的精神似乎很沮喪，似乎是正在處於低潮狀態，他認為他應該給龐得利一點心理上的安慰，這樣龐得利講起話來時也不會那麼語無倫次了。於是他就把經過的情形都告訴了龐得利。

龐得利果然是明顯地興奮起來了。他說：「那麼，情形實在不是那麼壞了？」他抬頭看着司馬洛。

「這要看你了，」司馬洛說：「關鍵是在你的身上。廖阿毛已經死了，他沒有機會對什麼人講什麼，因此祇有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了。」

「原來如此，」龐得利說：「那麼我實在該早就跟你聯絡的！」

「沒有錯，」司馬洛說：「不過現在也許還是不太遲的。」

龐得利現在情緒上受到了鼓舞，他就也很有興趣說出實在是發生了什麼了。他告訴司馬洛，他與廖阿毛在這裏可買到了二枚金幣，而他們知道這二枚金幣是經一個叫錢大千的人之手賣出的。買到了這二枚金幣的人很生氣，因為錢大千胡亂編了一個動聽的故事解釋這二枚金幣的來源，因此就當作古董而得到了超過了本身黃金所值數倍的價錢。這個人查出錢大千所講的故事根本並無其事，便願意以較低的價錢出讓。他並沒有能力向錢大千找麻煩，亦不知到何處去可以找到錢大千。廖阿毛肯出他要的價錢把金幣買下來，他就很高興了。

他當然不知道，錢大千那個故事雖然是胡謅出來的，但實在眞實的故事却是比這更離奇。

假如錢大千是眞懂這些事情的話，他就不會胡亂編一個故事出來，而是懂得這金幣的重要性，加以利用來發大財了。錢大千就是不知道，到了手也以為是來歷不明的贗品之類，用以騙人的，於是他便也利用來騙上加騙。

也因此，廖阿毛就要找尋錢大千這個人，看看究竟錢大千這二枚金幣是從誰的手上得到的。

廖阿毛在調查這件事情，而龐得利就在他們所住的旅館中等着。但是有一天晚上，廖阿毛出去了之後就沒有回來，也再無音訊，而過了幾天之後，龐得利看報紙知道有這樣一個人從飛機上掉下來，連屍體都不全了，却有這二枚金幣和這指環，他首先就知道這個人必然是廖阿毛，而他後來又從報紙上的進一步消息知道這個人果然就是廖阿毛，他相信他們果然是遇到了強而兇狠的競爭者，連廖阿毛都殺死了，而這些人可能有辦法去取那些金幣，他是沒有辦法的，他也一無希望，於是他就離開原來的旅館，搬到這裏來住，以免那些同樣的人也會找到他，雖然他認為那些人可能用不着找他，而是直接去找尋那些金幣了。

這之後他就一直消沉地過日子。

「現在，」司馬洛說：「你就應該知道你並不是沒有希望的，而且那些人還是正在找尋你，假如他們先找到你，那你可能活不成，而且還會死得很苦了。」

龐得利聳聳肩：「也許我做錯了。」

「現在是仍然有機會的，」司馬洛說：「除非施露華先找到了錢大千，不然也許他找到金幣的可能性還是不及我們高的呢。」

「我們——繼續去找？」龐得利問。

「怎麼了？」司馬洛說：「難道我們還有別一條路可走的嗎？」

「唔——」龐得利沉吟着：「也許我們亦是祇好這樣了。」

「你還有把握找得到那些金幣嗎？」司馬洛問。

「我們知道是在這裏，而錢大千在這裏出現過，」龐得利說：「現在就祇差找到錢大千吧了。我還有一切的資料，都——都在這裏了——」他走到瓷盤去把放在下面的一隻紙袋拿起來。

「唉，」司馬洛說：「都弄濕了。」

因為那水管正如這裏的一切設備一樣，並不是處在最佳狀態，是正在漏水的，而那一袋東西承接了那些滴水已經相當久了。

「不要緊，不要緊，」龐得利說：「就是化了的部份，我也記得。」

「那很好，」司馬洛說：「現在我們走吧。不過，你得先答應我，不要再喝酒了。」

「一點點吧，」龐得利說：「我又不會喝醉，你看，我現在也沒有醉！」

「還有女人的方面，」司馬洛說：「你也是應該暫時戒一戒！」嘆一口氣：「我眞不知道你會有這樣的怪癖！」

龐得利博士無可奈何地聳聳肩。

× × ×

司馬洛從外面回來的時候阿珠正與李佩茹一起在房間裏，阿珠的臉黑着，就像暴風雨將要來臨似的，司馬洛問道：「有什麼不對嗎？」

「那老頭子！」阿珠說：「你還是叫他到外面找女人吧，若是摩手摩脚的，我終有一天要打他，他受不起我一拳的！」

司馬洛微笑：「他騷擾你嗎？」

「何祇騷擾？」阿珠說：「他提議我替他搥骨，他說他有風濕病，這裏又痛那裏又痛！好呀，你告訴他我可以替他搥的，但是搥了之後會更痛，他可能一個月不能够起床的。」

司馬洛失笑起來：「我跟他講一聲好了！」

李佩茹吃吃笑：「你沒有男朋友，他也沒有女朋友，他有權追你，你也有權拒絕呀！」

「你也不一定打得過我的。」阿珠瞪着她。

「算了吧，」司馬洛說：「他是一個老頭子，你就讓一讓他好了！」

「怎麼他以前對佩茹又沒有這樣？」阿珠不服氣地說。

「說明你的吸引力比我強呀，」李佩茹還是得意地微笑着，阿珠在她的腿上一捏，使她「哇」的叫了起來。

「好了，」阿珠說：「你還沒有吃晚飯，現在我去替你開出來，佩茹，你也來幫手，不然他又跑進廚房來了！」

阿珠與李佩茹一起到廚房去了。

司馬洛則走出廳中，替自己斟了一杯酒。

他們現在已經不再是住在那蹩脚旅館之中，而是租了一間獨立的小屋子，這樣他們住在一起是方便得多了。

那二個本來是替施露華工作的機師也用不着再繼續喝那些催眠的酒，而祇是給困在其中一間房間裏就行了。他們亦不打算逃走，他們都相信司馬洛是不打算殺他們的，不然的話，他們應該早就已經死了，因為到了這個地步他們是已經完全沒有用處，司馬洛答應過在這件事結束了之後，就放走他們，他們也相信。

龐得利也出來了，也許他已經進過厨房，看看得不到什麼甜頭，便祇好出來，他看着司馬洛手中的酒杯，伸出舌頭來舐着咀唇。

「自己斟一杯吧，」司馬洛說：「祇要不喝得太多就行了。」

龐得利連忙過去為自己斟酒，一面說：「你看我，已經很自制了，你不在這裏的時候我自己也不會亂喝酒。」

「成績不錯，」司馬洛說：「但假如你不去騷擾阿珠，成績就更是一流。」

「我悶呀！」龐得利說：「在這裏沒事好做。而且我不過是跟她開玩笑吧了，她是個小孩子。」

「她並不那麼小了，」司馬洛說：「而且你帶回旅館去不是開玩笑的女人，有些年紀也比她更小。」

「好吧，好吧，」龐得利說：「別提那個了，有什麼新的發展嗎？」

司馬洛聳聳肩：「我們還是在調查着，看來，錢大千似乎是給施露華捷足先登了，我們今天終於找到了錢大千最後居住的地方，那是一間小旅館，錢大千前天晚上有兩個人來找他，跟他一起出去之後就沒有回來了，照那旅館的侍者所講，他認為錢大千看樣子是不願意走的，但這是兩個粗壯的大漢，他們每人挽着錢大千的一條手臂，就不由他不走，而把他請了出去了，這之後他就沒有回來，也沒有了消息。而房租是逐天計算逐天付的，因此他已經欠下了兩天房租了！」

「他們捉到了錢大千也未必就可以找到那些金幣的。」龐得利博士說：「還要配合我的知識才行，假如對這些金幣的來龍去脈知道得少一點，亦不行的，我就祇知道是在這個地區，但是不能够把肯定的地點圈出來，即使找到了那個親手拾到金幣的人，也還是要配合我的知識，再加上一番考究和邏輯的推論——」

「但我們也不知道施露華究竟對這件事知道多少，」司馬洛說：「他顯然也知道得不少才會來搶奪的，別人會研究，他亦會研究呀！」

「他——他——」龐得利的臉脹紅起來，「一定及不上我的，沒有人能够像我那樣研究得如此深入了！」

「也許吧，」司馬洛說：「但是錢大千在他的手上，而他顯然已經僱用了一些他認為可靠的打手了，去捉錢大千的並不是他本人，不過這亦是需要的，他現在一定已經知道我們已把他的飛機開走，也捉去了他的機師。」

「他對這件事情知道得不够我多，」龐得利博士說：「不然他為什麼也要找我呢？」

「找到你，」司馬洛說：「對他當然亦是有幫助的，而且也許他的目的祇是在於把你消滅吧了！」

「不——不會是這樣的，」龐得利還是紅着臉：「你看，他捉廖阿毛，而廖阿毛意外死去了之後，他就要捉你，而不是殺你，他捉你是為了要問些問題，證明他所知的不够，不然他早已不管你而到這裏來了。」

「你贏了，」司馬洛說：「希望你是猜得對的吧。現在我得吃飯了！」因為此時阿珠與李佩茹已經把司馬洛的晚飯開出來了。

司馬洛指一指他回來時丟在沙發上的一包東西，對龐得利說：「你趁着有空，不妨研究一下這些。」

「這是什麼？」龐得利問。

「錢大千留在旅館的東西！」司馬洛說：「我買下來了，」

「怎可以這樣？」龐得利說：「人家租房間，放在房間裏的東西也可賣嗎？」

「這是旅館的規矩，」司馬洛說：「誰叫他逐天交房租？他欠了房租，又沒有消息，就作放棄論了，他留下的東西作為抵房租。自然，財可通神，我出的價錢够高！不然這些東西我也是買不到手的。」

龐得利搖搖頭，似乎他那套道德觀念對這種事情特別反感，但他還是把那包東西打開來。裏面除了錢大千的私人用品之外亦有好一些古董。

司馬洛在吃着他的晚飯時，龐得利博士便在檢驗這一袋東西，他本身在這種事情上乃是一位學者，他對這種事情自然是懂得很多的，他亦是有些東西一眼就看得出分曉來了，他不屑地搖着頭，冷笑着：「哼，假東西，假東西，假東西，這果然是一個騙子。」

「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騙子了，」李佩茹在旁邊略帶諷刺地說道：「這一點用不着你提示，亦用不着你來解釋！」

龐得利無可不可地聳聳肩，繼續把那些東西檢查着。過了一會他又說：「哼，沒有一件值什麼錢的東西，這個傢伙——不過我倒要讚他一句，他這些假東西都是假得似模似樣的，要不是內行人也不容易分辨出來。」

「是呀，」司馬洛說：「所以他才能够騙到錢。」

「其實他也是沒有什麼大志，」龐得利又說：「以他這種本領，他是可能有機會發大財的。」

「怎樣發大財？」阿珠不由得好奇地問，雖然她對龐得利這個人實在並無好感，根本不想與他多講話。

「藝術和古董這兩回事嘛，」龐得利說：「大騙子也不少，許多人都是以專家自居，開畫廊開店子，賣的全是假貨，上了當的人連懷疑都不敢懷疑，那些才是眞賺到大錢的呢！像錢大千這樣，騙也不過是騙到一頓飯的錢，還要老是逃走！」

「既然是這樣！」阿珠說：「以你的學識之豐富，你也更加可以用這辦法來發大財了！根本用不着去找什麼金幣啦！」

（未完・六）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秋月冷寒星

仲君平‧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南毒王答應冷天星等一齊找空空妖尼，妖尼在青雲庵佈下五毒大陣，獨孤恨不啻爲毒王，一一將毒陣破解，和她鬥毒，最後二人互食毒物，二人吃後，跌坐不語，等候看誰不能將毒物化解無事，以定輸贏。終於二人都中了劇毒，妖尼先倒在地上，被毒將肢四化解，毒王趁自己毒未發作之前搜羅妖尼的藥橱，爲他的情婦葉文青治癒毒傷，也爲上官前倫堡主清除八步斷魂散的劇毒，亦爲自己中了妖尼百毒之精能够保持了生命，偕同情婦走了。冷天星和不了和尙繼續搜尋白菱秋的踪跡……

笑聲破音功　黑風魔命絕

冷天星皺眉道：「認眞說來，剷除這老妖婆之舉，全仗了天南毒王，大師父實在並沒有盡甚麼力量……」

不了和尙抓抓頭皮道：「這樣說來，我和尙豈不變成飯桶了……」微微一頓，又道：「說吧，還要我和尙做些甚麼？」

冷天星說道：「先陪我找找白姑娘可好？」

不了和尙聳聳肩道：「男女授受不親，何況我還是個出家人，更是不大方便，還是你自己辛苦一點的好！」說着就欲走去。

冷天星笑道：「你當眞要走了？」

不了道：「自然是眞的，我和尙酒癮已發，要找地方去煞煞酒癮去了……咱們再見了……」

冷天星道：「既然你堅決要走，在下也不强留，不過，一場酒局你却要白白放過了！」

「酒局？……」不了和尙雙目一睜，舐嘴砸舌的道：「那裏來的酒局？」

冷天星一本正經的道：「此處事了之後，在下要在榕城望江居擺二十両一桌的酒席，大宴天下羣雄，請你和尙做陪，大醉一天……」

不了和尙自己敲了一記嘴吧，笑道：「好吧，算我和尙貪吃，不走了！」

冷天星目光一轉，道：「依你判斷，白姑娘被她藏到了那裏？」

不了和尙抓耳搔腮的道：「你可懂得機關佈設之學？」

冷天星道：「雖不能說如何精明，多少還懂得一些！」

不了和尙道：「你看這密室之中可還有通連之處？」

冷天星搖搖頭道：「沒有，這裏既不合九宮之變，也沒有八卦之徵，任何機關佈設之中，也沒有這種格調。」

不了和尙道：「那麼，只好再搜別處了！」

大步當先，向地道外走去。

大約費了個把時辰，把青雲庵前前後後俱皆搜索一遍，所有房間密室俱已搜遍，但却不見點滴踪影。

不了和尙雙足一頓，就地坐在庭院之中，歎口氣道：「找不到了！」

冷天星大是焦愁的道：「按說他絕不會離開這處庵院，空空妖尼把她弄去了那裏？」

不了和尙道：「也許是給那老妖婆吃了……」微微一頓，又道：「依我說還是算了吧，天下多的是美女，何必一定要她，若是你自己找不到，改天我和尙帮你物色一個！」

冷天星雙眉深鎖，皺眉道：「在下豈是貪慕美色之人，在下之所以要救她，只是基於道義責任，並沒有一絲邪念！」

不了和尙舌頭一伸道：「這……我和

尙就沒辦法了！」

冷天星雙足一頓，也就地坐了下來，焦愁不已。

此刻已是辰時左右，但青雲庵中樹木森森，加上天色陰沉，冷風刺骨，也就別有一番陰森恐怖氣味。

不了和尙仰天長吁一聲，忽然由懷中抽出鐵笛，雙目微瞑，嗚嗚咽咽的吹奏了起來。

笛聲嗚咽幽怨，有如鴟梟夜啼，嫠婦掩泣，令人更加心頭沉重，彷彿一切俱皆無望，有一死了之之感。

冷天星心頭一驚，忽然沉聲喝道：「野和尙你要怎樣？」

單手一拂，將他的鐵笛打落地下！

不了和尙連忙伸手抓起鐵笛，苦笑道：「你知道我和尙吹的是甚麼曲子？」

冷天星板着臉道：「不管是甚麼曲子，聽起來使人心中煩燥不安，對人沒有甚麼好處，要你吹它做甚麼？」

不了和尙龇牙一笑道：「現在別和我和尙多爭，你的視聽之力比我和尙强得多，快些聽上一聽，有甚麼聲音沒有？」

冷天星聞言一怔，果然並不多爭，立刻傾耳靜聽了起來。

良久——

他淡然一笑道：「甚麼聲音都沒有，至少這庵中是如此！」

不了和尙一拍後腦道：「這樣說來，那白姑娘一定不在庵中了！」

冷天星道：「你爲何如此肯定！」

不了和尙道：「方才我和尙那曲子，名爲嫠婦曲，最能感動女人，只要被女人聽到，不論她在何種情形之下，都會發出叫聲。」

冷天星忖思了一下，道：「如果她不能出聲呢，譬如說她被點了穴道，或是在昏迷之中，又怎會聽到你的笛聲？」

不了和尙又一拍後腦，道：「不錯，這就難了……」

忽然——

正當兩人爭執未決之際，只聽一陣奇怪的聲音傳了過來。

不了和尙一拍大腿道：「怎樣，聽到了甚麼？」

但冷天星却苦笑一聲道：「聽是聽到了，但那聲音絕非白姑娘所發！」

原來那聲音是一串低促的吼聲，細聽起來，只是「嗚嗚嗚，嗚嗚嗚……」

冷天星驀地心頭一震，急道：「這聲音有些不對，大師父，你不覺得麼？」

當下速抱元守一，全神一志，以免受到那聲音的感染。

不了和尙也面現驚愕之色，鐵笛一橫，沉聲道：「快走，看來咱們只好離開這裏了！」

當下鐵笛急吹，吹出一片低沉之聲。

笛聲一起，那類似怒吼的嗚嗚之聲像是減少了甚多作用，立刻不再使人心頭震顫，像是互相化解了的一般。

不了和尙邊吹邊走，與冷天星雙雙向庵門之外走去。

只見一條人影橫躺門前，正是寒星堡中的內外總管東方雲。

冷天星連忙將他扶了起來，只見他口唇抖索不停，面如淡金，已經吶吶的說不出話來。

不了和尙笛聲才停，立刻俯在他耳邊一輪疾吹。

東方雲立刻清醒了過來。

冷天星皺眉道：「東方總管爲何躺在庵門之前，貴堡主等人呢？」

東方雲揉揉雙眼說道：「在下受命在此等候冷少俠與不了大師，不料忽然聽到一陣嗚嗚之聲，心頭震了一震，就昏了過去。……」

微微一頓，道：「敝堡主等已在一里外的一處山洞中停了下來，等候兩位！」

冷天星訝然道：「看來那也是一種厲害的音功了，只不知那人是誰，因何在此處施展！」

不了和尙鐵笛一收，停了下來，道：「除開祁連山黑風谷的黑風老魔之外，再無別人！」

此刻那嗚嗚的吼聲已停，又恢復了應有的寂靜。

冷天星仍然雙眉深鎖道：「黑風老魔是甚麼人，大師父知道麼？」

不了和尙搖搖頭道：「耳聞已久，聽他這九幽魔音之曲，成就不在我和尙之下，咱們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最好快跑！」

冷天星苦笑道：「這樣說來，大約你是遇上尅星了！」

不了和尙龇牙一笑道：「你不必用話激我，且說你的意思怎樣，與那老魔無怨無仇，何必去觸他的霉頭？」

冷天星道：「只是在下不想即刻就走，至少要再查出一點名堂！」

不了和尙雙手一攤，道：「其實，如果那老魔當眞有兩下子，只要聽到了我和尙的笛聲，就算咱們想跑，只怕也跑不成了！」

冷天星略一忖思，忽的轉向東方雲道：「東方總管請快些回到貴堡主匿身的石洞之中，在下入夜之前必然會去相會，否則，就請你們在入夜之後離開此處！」

東方雲目光一轉道：「在下遵命……那石洞就在左面一里之遙，洞前有一簇桑林，甚是易找，在下回去復命了！……」

雙拳一拱，急步走去。

就當他走出不足一箭之遙，忽聽一陣飛羽振翅之聲隱隱傳了過來。

冷天星聽得怔了一怔，連忙轉頭四顧。緊接着，又一聲慘厲的叫聲傳了過來！

只見兩隻鷲鷹同時破空飛來，其中一隻已以迅若閃電之勢，衝向東方雲，在牠利爪之下，把東方雲抓得頭骨破碎，死於非命！

兩隻鷲鷹對冷天星似是仍然認識，不停嘎嘎長鳴，其中一隻却向不了和尙衝了過去。

冷天星忙叫道：「這兩隻畜牲是那老妖婆豢養的，萬萬留牠不得！」探手拔劍，就欲待那鷲鷹飛到時刺去。

不了和尙就地一滾，躲過了一隻鷲鷹的一抓，叫道：「不要殺了牠們！」

冷天星寶劍一收，道：「不殺牠只怕我們要毀在牠的手上！」

不了和尙鐵笛一搖道：「我和尙自有辦法！」

鐵笛一橫，吹了起來。

兩隻鷲鷹旋轉一週，似乎發覺不對，

正要往庵中飛去之際，不了和尚的鐵笛已經吹了起來。

說也奇怪，不了和尚笛聲一起，兩隻鷲鷹却像着了魔的一般，盤旋不去，越飛越低。

終於，不了和尚笛聲一收，叫道：「下來！」

兩隻鷲鷹像懂話的一般，立刻雙翅一併，落了下來。

冷天星担心的說道：「和尚，小心一些……」

不了搖頭一笑道：「儘管放心，我和尚如果連這兩隻捲毛畜牲也對付不了，這笛音神功也算白學了！」

冷天星袖手旁觀，只見那兩隻鷲鷹竟變得溫柔異常，在不了和尚面前擠來擠去，不時用頭去撞撞他的膝部，不勝依依。

不了和尚輕輕拍拍兩隻鷲鷹的頭顱，道：「飛上去，越高越好，等我和尚招呼你們……」

兩隻鷲鷹像懂事一般，當眞長鳴一聲，雙翅一振，飛上天去，幾個盤旋之後，已經只剩下了兩點黑影。

不了和尚則仰天爆出一串長笑。

冷天星皺眉道：「看來這兩隻畜牲，你是決心要養起來了？」

不了和尚頻頻頷首道：「那是自然……」微微一頓，笑道：「我和尚嘴饞之時，派兩隻畜牲一個取酒，一個取肉，大約保險得很，一定不會落空！」

冷天星也禁不住一笑，道：「憑你大和尚這副模樣，帶上兩隻鷲鷹，實在有些不倫不類！」

不了和尚並不多言，却挖耳抓腮的道：「現在怎樣，咱們要怎樣搜查這裏？」

冷天星道：「且再搜查一遍，如仍無踪影時，只好把這裏全部剷平，掘地三尺，然後才能離開！」

不了和尚拍拍前額道：「照這樣說來，恐怕要在這裏過上幾天了！」

冷天星一言不發，縱身又向青雲庵中走去。不了和尚無可奈何，只好也隨後跟了進來。只見庵中冷落如常，但方才洞開的大殿殿門却掩了起來。

不了和尚兩眼一瞪，道：「怪了！這殿門爲何自己會關了起來，莫非是菩薩顯靈！」

冷天星雖然也感奇怪，但却毫不遲疑的道：「不用管它，且先進去看看！」

大步當先，推門而入。

冷天星心存戒備，伸手推門之際，早已運聚出了九成功力。

就當殿門一開之際，只見一條黑影疾閃而出，探臂出手，五指如鈎，向冷天星腕脈扣到。

冷天星冷哼一聲，右手反格，以攻制攻，反切那抓到的手臂。

那人似是沒料到冷天星反應如此之快，還招自救，已是晚了一步，肘彎之間被冷天星指鋒掃了一下！

冷天星一招得手，二度出招扣去。

眼見那人就要被制於他五指之下，但他却啊的一聲驚叫，急忙挫臂收招，一閃身退了出來！

原來那人的像貌使人一見之下不由心生寒意，冷天星一經看清，不由收招而退，回到院中。

此刻方才看清了那人的形狀，只見他身高丈二，滿面綠光，耳目口鼻雖然沒有生錯位置，但看上去却有一層森森鬼氣。

眞正使冷天星吃驚的，却是他那條手臂，原來那手臂黑中帶白，一條條花紋有如毒蛇，而且高低不停，使人一見心生寒意。

冷天星略一定神，沉聲喝道：「你是甚麼人，因何闖來此處？」

那人桀桀一笑道：「這又奇了，這話正該我來問你！」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這樣說來，你大約是認識空空妖尼的了？」

那人面色一沉道：「她是我的師妹，她去了那裏你們知道麼？」

冷天星目光向不了和尚一轉，暗以傳音入密道：「奇了，料不到那老妖婆還有一個師姊，偏偏又在這個時辰到來，咱們大約又要辛苦一下，把他除掉了！」

不了和尚抓抓頭皮，也以傳音入密道：「看情形似乎不妙，我和尚知道這人是誰？……」不待冷天星答話，揚聲向那怪人叫道：「施主可是祁連山黑風谷的黑風老魔！」

那怪人桀桀一笑道：「下次再問，應把老字改爲神字，當老夫之面敢喊一聲黑風老魔，本該是死罪，姑念你初次誤犯，只要說出我那師妹在於何處就可饒你！」

不了和尚齜牙一笑道：「沒看見，我和尚也是來找她的！」

黑風老魔顯然有些憨癡，聞言奇道：「我那師妹找你做甚？」

不了和尚目光一轉，道：「你跟你那師妹分手多久了？」

黑風老魔忖思了一下，道：「一年多了！」

不了和尚抓耳挖腮的道：「難怪你不知道，我和尚大約八九個月之前，與你師妹發生了……發生了……一點……」

黑風老魔不耐的道：「快說，發生了一點甚麼？」

不了和尚有些難爲情的道：「我和尚和她發生了一點煩惱之事！……」

黑風老魔怒道：「這樣說是你欺侮了我那師妹了？」

不了和尚雙手連搖道：「我和尚如何欺負得了她，憑她的一身邪門奇功，敢說宇內無敵！」

黑風老魔傲然道：「那是一點都不會錯之事，你們究竟發生了甚麼煩惱！」

不了和尚又抓抓頭皮道：「老實說，令師妹愛上了我和尚，要我和尚每隔一月來上一次，我和尚現在就是應命而來！」

黑風老魔又大怒道：「胡說，憑你和尚這副模樣，我那師妹如何看得上你？」

不了和尚笑道：「令師妹也不是甚麼漂亮人物！」

黑風老魔喝道：「胡說，至少也比你高明十倍！」

不了和尚陪笑道：「好好……就算比我和尚强着十倍，但她別人不愛，却偏偏的瞧上了我，這也是沒有辦法之事！」

黑風老魔皺眉道：「這是眞的，你沒有說謊！」

不了和尚指天矢日的道：「出家人不

打誑語，自然是眞的！」

黑風老魔沉忖了一下，道：「好吧，就算是眞的，後來怎樣呢？」

不了和尚歎了口氣道：「令師妹以我和尚的生死相脅，命我和尚每月來上一次，與他同諧魚水之歡，這，這……」

黑風老魔道：「難道你就不怕沾辱了佛門麼？」

不了和尚雙手一攤，道：「我和尚顧命要緊，只好百依百順，何況，我這和尚原來是個假和尚，野和尚，冒名頂替的和尚……」目光滴溜一轉，又道：「這與令妹的冒充尼姑，也是一樣！」

黑風老魔耐着性子聽了半天，又伸手一指冷天星道：「就算你說的話是眞的，這小子又是甚麼人？」

不了和尚啊啊了兩聲道：「他……他是我和尚請來的？」

黑風老魔怒道：「爲什麼請他來？」

不了和尚道：「老實說，與令師妹相處日久，我和尚已經生厭，但迫於她的淫威，又不敢不來，如今想出了一個兩全之法……」微微一頓，道：「特地請了他來，獻於令師妹，我和尚就此與她一刀兩斷，再也不來這青雲庵一步！」

黑風老魔忖思着道：「密室之中有打鬥痕跡，架上藥罐東倒西歪，陪着我那師妹的枯月老尼也踪跡不見，只怕發生了意外！」

不了和尚道：「既是這樣，快些去找上一找吧！」

黑風老魔兩手一攤道：「要到那裏去找？」

不了和尚抓抓頭皮，忽的大叫道：「也許她是找你去了，最好你回一趟祁連山，保證可以找到！」

黑風老魔被弄得半信半疑，吶吶的道：「倘若在路上走岔了頭呢？」

不了和尚道：「這也好辦，走到一個路途之上所經的村落鎭店，就打聽一下消息，必然不會錯過！」

黑風老魔皺皺眉頭道：「那就不如在這裏等了！」說着竟在大殿台階之上坐了下來。

不了和尚抓耳挖腮的向冷天星以傳音入密道：「這傢伙不走，他那九幽魔音不是甚麼好聽的玩意兒，倒不如咱們先走開一會吧！」

冷天星無可奈何的應道：「好吧！咱們走！」

忽然——

就當兩人欲要離去之際，只聽庵門外起了一剝啄之聲。

冷天星先是怔了一怔，然後躍奔到門邊，大叫道：「師妹，師妹……」

一伸手把掩起的山門拉了開來。

只見一條苗條的身影走了進來，冷天星不禁又驚又喜，原來那人正是他急於要找的白菱秋。

黑風老魔愕然問道：「妳是誰？」

白菱秋神采如常，只是瘦了甚多，見狀也不由怔了一怔，略一掃視，却奔向冷天星叫道：「師哥，師哥……」

眸光有些厭惡的向不了和尚與黑風老魔瞄了一眼，又道：「這兩人是誰呀？你見過師父了麼？」

冷天星皺眉道：「這些事一時也說不清，咱們先離開這裏，讓我慢慢告訴妳可好？」

說着伸手來拉她的衣袂。

殊料白菱秋却身子一退道：「不，我不能出去……」微微一頓，道：「我要先去見師父，她老人家交代的事我還沒辦妥，我要向她老人家請罪，接受處罰……」

冷天星雙眉深鎖，道：「白姑娘，不要說下去了！」

五指一探，拉住了她的右手，向門外就拖。

但白菱秋却不理睬他，更加大聲叫道：「不行，我不能走，要是師父知道了，我就不用活了，快些陪我去見師父，去見師父……」

冷天星煩燥的正欲去點她的穴道，却聽一聲暴喝起自面前，原來黑風老魔早已攔在了山門之內。

只聽他沉雷般的大叫道：「小姑娘，誰是妳師父？」

白菱秋怔了一怔，道：「自然是空空神尼！」

黑風老魔啊了一聲道：「我師妹原來收了徒弟！……」

伸手向冷天星一指道：「妳爲何叫他師兄，莫非他也是空空神尼的徒弟麼？」

白菱秋兩眼一眨道：「那是自然……你要問這些幹嘛？……」

黑風老魔勃然大怒，厲聲大叫道：「好啊……小子，你竟敢背叛你師父，野和尚，方才你說了些甚麼，大約沒有一句實話吧！……」

不了和尚雙手連搖，正欲分辯？黑風老魔却口唇一嘟，立刻吹出了一串嗚嗚有如牛鳴之聲。

只見他厚大的嘴唇一收一張，像一支可以伸縮的喇叭一般，那樣子在滑稽之中帶着幾分恐怖。

同時，那牛鳴般的嗚嗚之聲一起，冷天星頓感心頭大震，氣血逆升，眼前金星亂冒，幾乎一下子栽了下去。

但他已到了三花聚頂，五氣朝元的境界，內力的充沛精湛，遠非一般武林人物可比，當下吃驚之餘，連忙抱元守一，氣納丹田，功運週身，立時把激盪的氣血穩定了下來。

如此一來，除了那牛鳴般的嗚嗚之聲，仍然震得有些頭腦昏沉之外，却已恢復了清醒的意志，保持着拒襲之能。

定神看去，只見不了和尚初時鐵笛疾吹，似在迎鬥黑風老魔以口唇吹奏的邪門音功，但他那尖銳的笛聲，聽來實在可憐得很，在那悶鼓般的嗚嗚之聲中，有如已經無力的嬰兒啼泣之聲。

而且，不過十餘個音階過去，立刻淹沒在狂濤巨浪般的嗚嗚大響之中，再也聽不到笛聲了。

不了和尚自知不敵，鐵笛一收，就地跌坐了下去，雙目緊閉，一股白茫茫的霧氣由額際間升騰而起，豆大的汗珠滾滾而落。顯然他也正以本身內力抵拒那刺耳震心的邪門音功。

白菱秋則更是差勁，早在那嗚嗚之聲初起之時，一跤摔了下去，陷入人事不省的昏迷之中。冷天星鋼牙緊咬，一面運功

抗拒，一面探手拔劍，欲圖一搏。

殊料探臂拔劍之際，方才發覺自己手臂無力，似是沉重得無法抬得起來，不要說揮劍搏敵，就連拔劍的力道也已消失。

此刻他方才發覺，自己全部的力量都已用於抗拒黑風老魔的音功，再也沒有餘力拔劍尅敵了。他心中不由大爲憂慮不安，情形十分明顯，不了和尚是否有能力抗拒得了黑風老魔的「九幽魔音」尚難逆料，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已絕無餘力還擊。

自己雖然一時之間不致倒下，但若黑風老魔尚有同夥齊來，那就情形嚴重，難以設想了。

幸而黑風老魔似是也因吹奏「九幽魔音」而十分吃力，只見他額頭上汗水蒸騰，顯然也沒有出手的餘力。

不久，黑風老魔口唇一收，向前走了數步，目光橫掠在不了和尚與冷天星臉上，奇道：「你們沒事麼？」

不了和尚兩眼一睁，揩揩額頭上的汗水，齜牙一笑道：「沒事了……」

兩眼滴溜一轉，又道：「我和尚苦練半生，也是離不開一支鐵笛，想不到你老哥如此高明，僅靠着一張長嘴就能聲如牛鳴……」

黑風老魔並不在意不了和尚說些什麼，好奇的道：「你可知老夫吹的什麼？」

不了和尚把頭搖得像搏浪鼓兒一般的道：「不知道，不過……好聽極了，也過癮極了，如果你老哥不覺得累，不妨再吹了下去！」

黑鳳老魔殘眉深鎖，哼道：「再吹下去，你就沒命了！」

不了和尚齜齜牙道：「彼此彼此，再吹下去，大約你也該累死了！」

原來以音功尅敵最是耗費眞力，如不及時罷手，很容易血凝心經，氣涸丹田，虛脫而死。

黑風老魔目光轉向冷天星，喝道：「小子，你呢，爲什麼你居然也能站着不倒呢？」

冷天星哼了一聲道：「憑你那學牛叫的聲音也能使人倒下去麼？」

原來當黑風老魔音功停歇後，冷天星略一調息，即已復原，趁黑風老魔與不了和尚談話之際，迅快的查看了白菱秋一下，只見她面色如常，氣息均勻，想係僅受到音波的震蕩，一時昏迷而已。

當下心中坦然了許多，暫且不去救治白菱秋，暗蓄功力，覷定黑風老魔，準備看他還有什麼絕活。

黑風老魔忽然大吼道：「奇了，奇了……老夫的『九幽魔音』只要序曲一奏，任憑何等武林高人也要聞聲而倒，爲什麼今天却不管用了？」

不了和尚站起身來，伸手一指地上的白菱秋道：「不是不管用，你這『九幽魔音』多少還有一點用處，像這妞兒就是一例，不過……」兩眼滴溜溜地一轉，接下去道：「遇到我和尚手上，就沒什麼意思了！」

黑風老魔兩眼瞪得滾圓似的道：「你和尚多少也會一點音功，還有的可說，但這娃兒，怎麼竟然也不懼老夫的『九幽魔音』？……」目光向冷天星一轉，又道：「我那師妹都是傳授了你些什麼功夫，能使你也抗拒得了老夫，序曲奏完，竟然能夠不倒？」

冷天星劍眉森豎，怒道：「那位白姑娘是因爲受了你那師妹的巫蠱妖術，迷失了自己的心性意志，才會說出那些話來，其實她根本不是她的徒弟，在下更不會認那巫婆爲師……」聲調一沉，接道：「既然你是她的師兄，大約總該知道空空妖尼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在下也曾一度受那妖尼之害，現在……」

話未說完，却聽不了和尚以傳音入密急道：「別說出空空妖尼的死訊……」

冷天星怔了一怔，話鋒急收，也以傳音入密道：「這老魔看來還有些憨厚之氣，告訴他又有何妨？」

和尚忙接道：「不行，不論怎樣。他畢竟是個邪道魔頭，倘若眞的引得他奏起『九幽魔音』的本曲，大約咱們都會是死數！」

冷天星有些不信的道：「當眞有這般厲害麼？」

原來方才他雖也聽出黑風老魔的音功不同凡響，但自己默運全功抗拒，尚能支持不墜，滿以爲也不過如此。

不了和尚的傳音入密之言急急又道：「『九幽魔音』本曲一奏，十丈方圓之內草木盡枯，蟲蟻俱斃，不是鬧着玩的，不過……」

微微一頓，續道：「本曲奏完，只怕他自己也難以活成，所以非到萬不得已，他也不肯輕奏，眼下最好別氣瘋了他！」

只見黑風老魔似乎陷於沉思之中，良久之後，方才哼了一聲道：「你們商議好了麼？」

不了和尚齜牙一笑道：「我們商量什麼來着？」

黑風老魔吼叫道：「老夫明明看到你們在以傳音入密交談，難道是老夫瞎了眼麼？」

不了和尚一呶嘴道：「這位施主和你說的話你聽到了麼？」

黑風老魔喘了一口粗氣道：「我那師妹的確學了不少醫卜巫蠱之學，不過，那也不致於就把那妞兒迷了心竅……」聲調一沉，喝道：「你們究竟商量着要怎樣對付老夫？」

不了和尚忙道：「咱們遠無怨，近無仇，何必商量辦法對付你，最好的辦法，是咱們各走各的，你在這裏等你那師妹，我們到榕城望江居去喝酒……」

目光向冷天星一轉，道：「背起那妞兒，現在該走了吧？」

冷天星並不遲疑，探手抱起昏迷中的白菱秋，就欲走去。

黑風老魔那裏容他們就走，身子一轉，橫攔在山門門首，大吼道：「不把事情弄明白，誰也別想出山門一步。」

不了和尚笑道：「你那師妹不在，我和尚改天再來！」

黑風老魔兩眼瞪得滾圓的道：「野和尚，居然你還敢繼續欺瞞老夫，還不快把實話說了出來，當眞要惹得老夫吹奏『九幽魔音』本曲麼？」

不了和尚兩手一攤道：「說了實話你又不信，叫我和尚有什麼辦法？」

黑風老魔怒道：「就算那妞兒是受了

我師妹的禁制，也足以證實你這野和尚說的全是假話，如今只有一個辦法……」

不了和尚笑道：「你說吧，只要我和尚做得到，一定會答應於你！」

黑風老魔板着臉道：「你們兩人誰也別走，就在這裏等我師妹回來！」

冷天星劍眉森豎道：「這是辦不到的事，在下沒這麼多的時間，就算有時間，也不能做這種莫明其妙的傻事！」

黑風老魔吼道：「那麼你們倆人都別想活了！」

冷天星早已蓄勢戒備，聞言厲喝一聲：「這倒是你自己找死！」

右掌一翀，斜肩帶背砸了下去！

他本已達意動功生之境，這一掌又是蓄勢而發！至少用了十成力道，以他的功力造詣來說，就算是萬斤巨石，也將應手而碎。

黑風老魔似在不備之間，加以冷天星出手又快，一掌劈出，實實落落的擊了一個正着。

冷天星存心一擊致他於死，既可解除目前之厄，又可爲江湖除去一害，是以猝然出手而擊，但聽蓬的一聲大響，黑風老魔被掌力擊得一連兩個翻滾到了山門之外，但出人意外的是黑風老魔一個鯉魚打挺，登時翻身而起，雙掌一揚，向冷天星疾攻而上！

冷天星不由爲之倒抽一口涼氣，這妖怪般的黑風老魔，不但擅奏「九幽魔音」，而且皮堅肉厚，這足以開山裂碑的一掌，對他竟然視同兒戲。

忖念之間，單掌一推，就欲迎上。

耳際間只聽不了和尚大叫道：「這是黑風魔掌，掌力之中含有劇毒，萬萬沾碰不得！」

冷天星聞言一驚，定神看時，果見黑風老魔雙掌掌心之中漆黑如墨，已可隱隱嗅到一股腥臭之氣。

當下連忙挫臂收招，一式「驚龍回頭」，斜斜飄出兩丈餘遠，避開了黑風老魔的兩掌！

黑風老魔兩掌未着，踉踉蹌蹌前傾幾步，幾乎一跤摔倒，不由勃然大怒，口唇一嘟，響起嗡的一聲大響！聲如巨鐸長鳴，冷天星不由心頭大震。

只見不了和尚雙手連搖道：「別忙別忙！……這樣一來，連你也要同歸於盡，何苦來哉？」

黑風老魔「九幽魔音」一收，大叫道：「你怕死麼？」

不了和尚吁出一口長氣道：「怕是不怕，不過這樣死了實在不值，就是要死，也該死在花前月下，美人懷中……」

黑風老魔仍然吼道：「既是這樣，就罰你把那娃兒抓來交與老夫……」聲調一沉，接道：「老夫有生以來尚沒惹過這種鳥氣，若不把這娃兒一點點的撕碎，老夫誓不爲人！」

不了和尚慢慢搖頭道：「咱們慢慢商議，其實，這娃兒不是壞人……」

黑風老魔怒叫道：「沒有商議的餘地，老夫只給你劃出一條道來，把那娃兒抓來，等老夫慢慢把他撕碎，然後，你陪老夫等我那師妹回來！一天不回來等她一天，一月不回來等她一月，一年不回來等她一年！……」

不了和尚嘻皮笑臉的道：「如果她一年不回來呢？」

黑風老魔大叫道：「那就是被你謀害了，老夫也照樣的把你一點點撕碎。」

冷天星一旁暗忖，心中不由大爲憂急起來，這老魔皮堅肉厚，由方才那一掌劈下的情形看來，只怕就是使用兵刄，也難以傷得了他，更糟的是他的「九幽魔音」，不了和尚之言，大約不是假話，倘若激起了他的兇性，只怕今天會有一個悲慘的結局。

但他立刻又想到這老魔既是對自己恨之刺骨，爲何不立即自己動手，却要不了和尚來抓自己？顯然他對自己的武功有着甚多顧忌。

忖念之間，只聽不了和尚道：「這娃兒武功了得，我和尚如果與他反目成仇，出手抓他，只怕走不滿三招，就要毀到他的手下！」

黑風老魔怔了一怔道：「如果你這樣推三拖四那就是死定了！」

不了和尚眼珠一陣滴溜亂轉，搖頭一笑道：「這樣吧，我和尚保證那娃兒也不逃走，咱們就在此坐等，等到你那師妹回來之後再說如何了……」

目光瞄了冷天星一眼，擠眼弄鼻的又道：「眼下大約你也是畏懼那娃兒的武功：等到你師妹回來之時，有了帮手，要抓那娃兒出氣，也就易如反掌了。」

黑風老魔眼中一亮道：「聽你的說法，大約是知道我那師妹去了那裏了。」

不了和尚雙手連搖道：「不知道，不過……」嘻嘻一笑，接道：「依照常情而論，大約她是一清早出去，至遲天黑之前總應該會回來的了！也許，……」

黑風老魔殘眉深鎖，道：「不對，老夫已在庵內各處搜查過了，好多地方情形不對，一準是出了事了，至少我那師妹不會離庵外出而不關起密室之門！」

冷天星豁然記起，離開地下密室之時：確然不曾把暗門關了起來，加以室中的凌亂跡象，難怪這老魔會要疑心！

不了和尚雙手一攤道：「不論怎樣，總要等她一時，……」目光一轉，又道：「依你看，你那師妹會能怎樣？」

黑風老魔皺眉道：「這就難說了，如果她眞的遇害而死，你這和尚與那娃兒都可能是兇手之一，……」

不了和尚板着臉道：「庵內可曾發現屍體？」

黑風老魔怒道：「廢話，如果發現了屍體，老夫還會對你們如此有耐心麼？」

不了和尚齜齜牙道：「這就是了，你師妹那樣高明的巫蠱之術，能謀害她的人大約世上爲數不多，照眼下情形判斷，也許眞的有來挑釁之人，一場激戰之後，來人大敗而逃，你那師妹追了出去，大約不久就可以回來的了！」

黑風老魔轉頭忖思了一下，道：「這話也有幾分道理，就在此地等着我那師妹吧！……你們倆人最好莫動逃走之念，免得惹火燒身！」

說着自顧在山門前坐了下來，目光灼灼，注定兩人。

白菱秋早在黑風老魔與不了和尚談話

之際掙扎欲醒，但却被冷天星暗暗點了她睡穴，仍然靜靜的斜躺在冷天星的臂彎之中。

黑風老魔對她似是並不如何注意，但對冷天星與不了和尚兩人却絲毫也不放鬆，目光一瞬不瞬。

冷天星幾度欲要動手一搏，立分勝負。以他在九重天所學的各種絕技來說，有不少可以一擊致勝的奇學，但由於不了和尚的一意拖宕時間，使他倒也不好固執動手，但却面含冷凜之色，自顧傲然坐在一側，不聲不響。

及見不了和尚與黑風老魔俱皆沉靜了下來，不由暗以傳音入密之術向不了和尚笑道：「大師父這樣千方百計的拖宕於他，究竟是何存心？」

不了和尚向黑風老魔掃了一眼，用袍袖一掩口唇，也以傳音入密答道：「只要拖到天黑，我和尚就有脫身之計！」

冷天星皺眉道：「在下是說這黑風老魔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物，爲正爲邪？爲善爲惡？大師父是願他生？願他死？」

不了和尚的傳音入密之言立刻在耳邊響道：「我和尚只有一個盼望，早點陰天下雨，讓雷公用五雷把他劈死，讓他九世不得超生！」

冷天星冷冷的道：「在下不自量力，竟欲盡展所學與之一搏！……」微微一頓，又道：「只要他那『九幽魔音』的本曲施展不出來，在下可以在三招之內，取了他的性命！」

不了和尚毫不爲動的道：「我和尚對這老魔知道比你清楚，他曾練過『百屍魔』的邪功，不但皮堅肉厚，連骨頭也硬如鋼鐵，不論你的武功如何高强，要想在三招之內，取了他的性命，那是不大可能之事！」

冷天星不服的道：「即如三招不行，大不了加到六招！」

不了和尚淡淡的說道：「只要一招鬪不垮他，這老魔口唇一嘟，咱們就要倒霉！……那『九幽魔音』的本曲不是鬧着玩的？……」

冷天星道：「既是『九幽魔音』本曲一奏，那老魔也會同歸於盡，在下判斷他絕對捨不得拚上自己的性命！……」

不了和尚道：「這也難說，因爲他可以奏半闕即止！」

冷天星奇道：「奏半闕能够怎樣？」

不了和尚笑道：「只要奏上半闕，咱們兩人就算不魂歸極樂，至少也會武功盡失，變成廢人，而他……大約有三至五年的調養，仍可復原！」

冷天星默然了，果爾如此，倒的確不能憑血氣之勇，冒險出手，還是以不了和尚的拖宕之法，靜待時機。

當下索性把白菱秋放了下來，使她比較舒服的躺於一旁，自己則也把目光盯注到黑風老魔身上，靜坐不語。

黑風老魔目光一瞬不瞬，直盯兩人，顯然怕不了和尚與冷天星趁他在不注意之時暗中偷襲。

冷天星與不了和尚兩人同樣並不輕鬆，一直保持戒備，隨時準備必要時出手應變。

時光在難耐中慢慢逝去，已是夕陽滿山，黃昏時分。

忽然——

一陣戛戛之聲輕輕傳來。

冷天星頓時記起了那兩隻鷲鷹，悄悄抬頭看去，只見兩個黑點正在高空盤旋，但却似是越飛越低。

但由於兩隻鷲鷹仍然極高，戛戛的鳴聲不過輕輕入耳，而黑風老魔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那兩人身上，並未注意到鷲鷹的鳴聲。

冷天星正在担心之中，只聽不了和尚的傳音入密之言道：「糟糕，快些想法逗逗那老魔，我和尚必須以笛音安撫一下那兩隻捲毛畜牲，等牠們飛了下來，情形就不妙了！」

冷天星怔了一怔，匆促之間，忙道：「嗨！你肚子餓麼？」

黑風老魔也怔了一怔，吼道：「你這是向老夫講話麼？」

冷天星哼了一聲道：「不錯，咱們這樣在這裏飯不吃，茶不飲，如何能够支持得下去！」

黑風老魔冷冷的道：「如果等不到我那師妹，你們兩人都要死了，還談什麼茶飯飲食！乖乖的餓一會吧！」

冷天星欲出言反駁，忽聽不了和尚失聲叫道：「哎喲……哎喲……不得了……不得了啦……」

只見他雙手揉着肚子窮叫不已。

冷天星訝然一驚，忙道：「大師父，你怎麼了？」

不了和尚皺眉咧嘴的道：「肚子痛……要出恭了，拉稀……快……快……」說着站了起來，一叠連聲的叫道：「茅坑……我和尚非去茅坑不可了！」

殊料黑風老魔厲吼道：「站住……野和尚，你敢動上一動，老夫立刻就奏九幽魔音本曲！要你們兩人同死此處！」

不了和尚果然把邁出的脚步收了回來，但却仍然不住聲的窮嚷道：「我和尚要痾到褲襠裏了！哎喲！哎喲！」

黑風老魔皺眉道：「如果你眞的內急，就痾在這裏吧！」

不了和尚叫道：「那怎麼行，我和尚豈能出這個洋相，哎喲……眞要拉到褲襠裏了……」

黑風老魔霍的站了起來，道：「別故弄詭計，老夫不會上這個大當，你們兩人誰也跑不了！」

忽然——

只聽一陣戛戛長鳴，隨之是一串飛羽振翅之聲，兩隻巨大的鷲鷹一下子撲了下來！

冷天星見狀大急，振臂出指，就欲以穿雲指法將那兩隻鷲鷹點死，但那兩隻鷲鷹實在飛翔的過於快捷了，一個迴旋，又復竄升起二十餘丈，使冷天星的兩記指法俱皆完全落空！

黑風老魔大叫道：「那是我師妹豢養之物，看你們那一個敢傷了她！」

不了和尚遑不多顧，抓出鐵笛，嘬口就吹，一縷高音立刻冲天而起。

黑風老魔勃然大怒，口唇一嘟，發出了一聲嗡的大響。

說也奇怪，只聽噹的一聲脆響，不了和尚手中的鐵笛竟被音波震得飛了出去，

跌於一丈開外。

但那兩隻鷲鷹却一飛冲天，又剩了兩個黑點。

黑風老魔逼進兩步，大喝道：「野和尚，你想死了？」

不了和尚嘆口氣道：「我和尚原是一番好意，本是想把那兩隻老鷹喚了下來，你知道我是吹的什麼曲子？」

黑風老魔怔了一下道：「你吹的什麼曲子？」

不了和尚嘻的一笑道：「虧了你還是音功名手，竟連我和尚吹的什麼曲子都聽不出來，……我和尚吹的名爲招禽曲，專引各種飛鳥！」

黑風老魔忖思了一下，道：「那你快些把那兩隻鷲鷹引了回來吧！」

不了和尚皺皺眉道：「現在只怕不管用了，那兩隻老鷹被你的九幽魔音所驚，大概不會再下來了……」

眼珠滴溜一轉又道：「不過，我和尚可以試試看！」

慢吞吞的檢起鐵笛，嘬口又吹。

黑風老魔全神一志注視着他，眼珠輕轉，殘眉深蹙，似是傾聽着不了和尚所奏的曲子，却又無法聽懂，露出一副又惱又氣的神態。

兩隻鷲鷹果然又由高空盤旋而下，但落到五六十丈時，却再不肯落了下來，只在空中往復盤旋不已。

不了和尚鐵笛一收，住口不吹。

黑風老魔怒喝道：「那兩隻畜牲就快下來了，還不快吹？」

不了和尚搖搖頭道：「大約你也該知道，吹奏音功最是耗費眞元，我和尚非換口氣，歇上一會兒不可了！……」

黑風老魔大急道：「只要你把那兩隻畜牲引了下來，老夫就可知道我那師妹的消息下落，也就可以辨清你們兩人是善是惡！」

不了和尚黃牙一齜道：「這樣說你大約是懂得鳥語的了！」

黑風老魔大怒道：「不用費話，你儘管快吹就是了！」

不了和尚果然不再多言，抓起鐵笛振聲又吹。

這次的曲調多少有些不同，只見那兩隻鷲鷹在五六十丈的空中一陣盤旋，忽然疾衝而下，一左一右分向黑風老魔衝來。

黑風老魔初時大喜，振臂叫道：「大黃，小黑，還認得我麼？」

但他立刻就發覺有些不對，原來那兩隻鷲鷹來勢如電，張嘴舞爪，竟然惡狠狠的向他攻擊了過去！

黑風老魔大吃一驚，雙臂一揮，向兩鷹格去。

他既顧忌到不願傷了二鷹，出手自是並不狠毒，僅是振出一股柔韌之力，欲圖把兩鷹格開。

但聽哧的一聲，一隻鷲鷹已然將他肩頭上的衣服抓破，肩頭上也抓了三條血口，深可見骨。另一隻兩爪雖未抓着，但却尖嘴一啄，硬把他的一隻耳朵撕去了一半，一時鮮血四溢，狼狽不堪。

兩隻鷲鷹一抓得勢，一冲飛起數十丈高，略一盤旋，又欲疾衝而下。

黑風老魔聲如雷鳴般的大喝道：「快些住口！」

不了和尚鐵笛一收道：「怎麼？那兩隻鳥不認得你了麼？」

黑風老魔怒道：「你吹的什麼曲子？一定是你這和尚搗鬼！」

不了和尚齜牙笑道：「招禽曲的第二節，曲子沒有錯呀？」

黑風老魔啼笑皆非的道：「曲子不錯，爲何那鳥兒却向我攻來？」

此刻不了和尚鐵笛一收，兩隻鷲鷹立刻停下了下衝之勢，又在五六十丈的空中往復盤旋了起來。

不了和尚皺皺眉道：「招禽曲第二節過於剛勁，加上兩隻鳥兒被你方才的一聲『九幽魔音』所驚，以致沒看清你的尊容，把你看成壞人了……！」眼珠一轉，又道：「這樣吧，現在我和尚再吹第三節如何？」

黑風老魔一面揩着血漬，一面叫道：「且慢，第三節是什麼名堂？」

不了和尚從容笑道：「第三節柔婉低弱，能使兩隻老鷹柔若貓兒一般，慢慢降落下來，爬在你的脚前！」

黑風老魔哼道：「既然如此，你就快吹，不過……」聲調一沉，喝道：「如果再像方才一樣，就小心你的狗命！」

不了和尚並不答言，齜牙一笑，橫笛又吹。

這一次果然又笛聲大變，由高吭尖銳之聲，一變而爲柔婉低沉，有如嫠婦低泣，孤兒輕啼。

黑風老魔眉頭深蹙，仰首看時，只見兩隻鷲鷹果然速度大減，慢慢盤旋，而且愈降愈低。

黑風老魔見狀大喜，除了仍然嚴密的監視着不了和尚與冷天星之外，目光不時仰視那兩隻鷲鷹。

此時天色漸黑，已近初更。

冷天星一直袖手旁觀，看不了和尚究竟要搗什麼鬼。

忽然——

他大吃一驚，幾乎一下子驚叫起來。

原來他忽然發覺在黑風老魔背後出現了一些不同尋常的東西，同時一陣腥臭之氣隱傳了過來。

但黑風老魔却似毫無所知，仍然全神注視着冷天星，不了和尚以及天上盤旋飛翔着的兩隻鷲鷹。

使冷天星吃驚得幾乎出聲呼叫的原來是一羣丈餘長的大蛇，大約至少有百餘條之多，一條條昂首吐舌，但却悄無聲息的緩緩游來，似是要把黑風老魔當成了欲噬之對象。

此外，更使得冷天星寒毛森豎的，則是五具屍體，都像新從墳墓挖出來的一般，恐怖至極。

只見其中兩具已是筋肉皆化的枯骨，另外三具則是半腐的屍體，一塊塊垂垂欲落的腐肉掛在骨架之上，使人禁不住噁心欲嘔。

五具屍體骨架緊緊隨在那蛇羣之後，俱皆雙手十指箕張，一步步悄無聲息的掩了上來，向着黑風老魔的背後緩緩抓去！

不了和尚雙目微瞑，頭也不抬，一副專心吹奏鐵笛之態，但冷天星心中有數，那蛇羣，屍體都是他搗的鬼，顯然要藉這

些東西之助，一舉而將黑風老魔除掉，當下悄悄把頭轉向一側，暗中卻默運全功，準備配合不了和尚，一舉奏功。

忽然——

只聽黑風老魔一聲大叫：「長蟲！」

緊接着腥風大起，蛇血四濺，原來黑風老魔已經發覺了那一羣巨蛇與數具半腐的屍體。

立即雙掌交揮，劈出數掌。

只見巨蛇捲扭，死屍狂撲，聲勢淩厲怖人！

不了和尚鐵笛疾轉，又復吹出了高亢尖銳之聲，但見兩隻鷲鷹橫空疾下，又復一先一後，一左一右，向黑風老魔疾攻而至。

冷天星早已蓄勢而待，見狀一聲大喝，身形鶻起，左掌右劍，兩記淩厲絕招風馳電掣的遞了出去！

這些事都發生在眨眼之間，但黑風老魔的動作卻也夠快，兩掌揮出，擊得腐屍巨蛇一片凌亂之際，口唇一嘟，一聲嗡的大響已經吹了出來。

那聲音低沉震耳，音波四盪，有如層層巨浪捲了開來，如非親身所歷，冷天星實在難以相信音功一道竟有這樣大的威力。只覺頃刻之間，氣血逆轉，頭腦轟的一聲，四肢痠軟無力，兩招攻到半途，人已一下子軟了下來。

兩隻攻到的鷲鷹，已到距黑風老魔頭部五尺左右，「九幽魔音」一起，頓時如遭重擊，彈出三四丈遠，幾乎受傷墜地。

但兩隻鷲鷹確然已是神物，雙翅一併疾升而上，一下子騰升起了五十六丈，逐漸消失在夜色之中。

那些蛇羣死屍，被他兩掌已是劈擊得七零八落，「九幽魔音」一起，更是癱軟得像毫無生命的東西一樣，委頓在地，一動不動。

冷天星抱元守一，氣納丹田，手中强握寶劍，二度奮身欲起，但黑風老魔又是嗡的一聲大響吹了出來。

「九幽魔音」的本曲與序曲大不相同，冷天星心頭一慘，暗暗嘆道這一次大約是完了！

黑風老魔接連吹出三聲驚天動地的大響，微微一停，咬牙道：「野和尚，好詭詐的東西，今天你們再別想活了！」

不了和尚大叫道：「冤枉，冤枉，我和尚好心不得好報……！」暗中急以傳音入密向冷天星道。「快抱那妞兒逃走……我和尚盡力接他三聲……」

手中强握鐵笛，振臂欲吹。

此刻黑風老魔「九幽魔音」暫停，冷天星本有足够的餘力可以抱起白菱秋一躍而逃，果爾不了和尚能以笛聲化解他三聲魔音，則逃出五十丈外該並不是太困難之事。但冷天星毫不考慮乾乾脆脆的道：「在下不是忘義貪生之人，既與大師父同罹厄難，自應禍福與共，焉能獨自圖逃…」

不了和尚大急道：「傻瓜，你氣死我了！」

但冷天星不理不睬，顧自趺坐當地，默運全功，以圖繼續與黑風老魔的「九幽魔音」相持。

黑風老魔暴怒得額頭青筋根根凸起，冷森森的一聲大喝，道：「老夫再也不聽你那胡謅之言，到西天去找如來佛祖分辯去吧！」

口唇一嘟，嗡嗡接連大起。

冷天星只覺有一股無形火力在嗡嗡之聲中向他緊壓，那股大力像要把他的頭腦壓扁把他的心臟擠碎，任憑他如何運功抗拒，却只覺得難以抗拒得了，他開始覺得眼前金星亂冒，似是再也支持不下去了。

他本想與不了和尚交談數語，但却再也沒有這份餘力，一時之間彷彿整個天地開始旋轉震蕩，眼看就要一切變爲粉碎。

忽然——

嗡嗡的大響突然沉寂了下來，並模模糊糊之中，似乎聽到了一陣牛鳴的怒吼，與一陣格格大笑之聲。

出於一種練武之人的本能，冷天星連忙運氣行功，緩緩調息，大約盞茶左右，已經大致復原。當下睜目看去，不由大爲愕然，幾乎疑心是置身夢境之中。

只見黑風老魔兩手高舉，雙腿一直一弓，有如天王托塔的姿式，但兩眼直瞪，像木彫泥塑一般，顯然已被點了穴道。

細看時，只見他嘴唇伸出一寸餘長，但却被一枚三寸多長的閃亮鋼針穿了起來，上下唇連在一起，已是開口不得。

顯然他是在吹奏「九幽魔音」之時，被人先以鋼針刺中嘴唇，而後又點中了穴道，方才變成這副模樣。

在他身後，一片都是凌亂的死蛇，與擊得七零八落的屍體。

冷天星不由大感駭然，是誰有這樣高深的功力，居然不懼「九幽魔音」，而能將這老魔的嘴唇刺穿，點了穴道。

這實在是不可思議之事，但這却是事實。舉目看去，四週靜悄悄的不見人影，除了颯颯的風聲之外，也並聽不到一點別的聲息。

冷天星懷着滿腹困惑，走向不了和尚的身旁，輕輕地叫道：「大師父……大師父……」

不了和尚伸個懶腰，長長吁了一口氣道：「我和尚總算又脫過了一刦……那老魔……」

驀然之間，他也怔住了。

原來當「九幽魔音」一起之後，不了和尚除了默護心頭靈光，全力相抗之外，人已陷於癡癡迷迷之中，對發生的一切也是茫無所知。

但他立刻就哧的一聲笑了出來，目光四外一轉，走到黑風老魔面前滋牙咧嘴，大笑道：「老朋友，你這是得了什麼病啦……啊……哈哈……哈哈……嘴巴也縫起來了？這好，這好……這太好了……哈哈……哈哈……」

冷天星皺眉道：「大師兄識多見廣，可知是那位高人出手相救的麼？」

不了和尚努力收住笑聲道：「這倒要等我和尚看看清楚再下定論！」

當下果眞仔仔細細向黑風老魔看去。

黑風老魔完全像一尊石像一般，一動不動，顯而易見的是至少已被封閉了五處大穴。

插住他上下嘴唇的閃亮鋼針，長可三寸又半，尖部有三道彎曲，根部却有一個打造精工的鳳頭。

不了和尚搖頭幌腦的看了半天，雙手

一攤道：「怪了，怪了……！」

冷天星道：「大師父你看出眉目來了麼？」

不了和尚連連搖頭道：「憑我和尚的豐富與廣博的見聞，竟然看不出所以然來，豈不是有些怪了……」微微一頓又道：「點穴的手法平淡無奇，但可是又快又狠，能够想像得出的是這人先發暗器，刺中了他的嘴唇，而後又以快得使這老魔連拔出針來的時間都沒有，就點了他的穴道，於是變成了這副模樣……咱們兩人也就得慶無恙！」

冷天星皺眉道：「受人救命大恩，却連人家是誰都不知道，豈不……」

不了和尚雙手連搖道：「還有什麼關係，江湖中多的是行爲古怪的人，施恩既不望報，自然不需要留下姓名了！」

冷天星道：「這枚暗器就是關鍵，大師父難道沒聽說過這是什麼暗器麼？」

不了和尚探手把那枚鋼針由黑風老魔的口唇上拔了下來，在手中掂了一掂，點點頭道：「這叫鳳頭蛇尾針……」

冷天星大喜道：「這樣說，大師父定是看出那救咱們之人的來頭了！」

不了和尚搖搖頭道：「沒有，我和尚只是根據這暗器的樣子胡謅出來的……」伸手遞了過去，道：「這針你收着，日後如果遇到用這種暗器的人，大約就是恩人到了，願意報恩，你就去報，替我和尚說一聲謝謝也就是了！」

冷天星當眞把那鋼針接了過來，愼重的收於懷中，無限感慨的道：「在下枉自在九重天學得了如此多的絕學，竟然無法敵得了一個黑風老魔……這位救了咱們的前輩能够不畏黑風老魔的『九幽魔音』，把他敗得如此奇妙，定然是當世之中的第一位奇人了！」

不了和尚一拍前額，搖搖頭道：「那也並不盡然，能够敗得了黑風老魔，只需不怕他的『九幽魔音』，當他施展音功之時，形同廢人，毫無還擊餘力，出手把他打敗，實在是輕而易舉，容易之至……」

冷天星心中暗暗忖道：「你倒說得簡單……」

當下冷冷一笑道：「在下獲不世奇遇，得入九重天習得絕世奇學，大師父方外高人，武功更不必說，而且大師父還精通音律之學，但咱們兩人一聞『九幽魔音』，立刻不支而倒，這位敗了黑風老魔的前輩，似是絲毫無懼於他的『九幽魔音』，這就十分難能可貴了！」

殊料不了和尚雙手連搖道：「世上有幾種名貴藥草，只要服食過其中一種，可使人體質大變，耳膜堅厚敏銳，能聽一里外風吹落葉之聲，但却不畏巨繁音響！」

冷天星道：「不知是那幾種藥草？」

不了和尚道：「千年靈芝，萬年參實，都能有此奇效，此外如龍涎草無根菊，綠蕊梅等，只要服用過其中一種，都能不懼任何音功！」

冷天星道：「大師父之意是說那制住黑風老魔之人並不見得武功高强，而是服食過那些名貴藥草中的一種，因而不懼『九幽魔音』，而趁那老魔施展音功之時，猝出施襲，一舉而將他制住的了！」

不了和尚頷首道：「我和尚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因爲……音功一道，除非服食過那種神仙草菓之外，任何武功高强，內力精湛之人也無法不懼音功……」

冷天星插口接道：「不論怎樣，那位暗中救咱們的前輩定是一位世外高人無異，就憑着施恩不望報，制服黑風老魔後一走了之的磊落風度就足以令人敬仰！」

不了和尚道：「我和尚今天遇救，只是命不該絕，須知窮通壽數，都是前生註定之事，要謝他也可，不謝他也行……」

嘻嘻一笑，又道：「倒是這老魔，應該怎樣收拾了他？」

冷天星面色沉凝的道：「既是行道江湖，就本除惡務盡之旨，這老魔是那空空妖尼的師兄，諒來不是什麼好人，殺了也罷！」

不了和尚點點頭道：「隨你如何處置，我和尚可要先離開這裏了……！」雙肩一幌，向山門之外躍去。

冷天星目注不了和尚躍出山門，忽見山門外疏林中白影一閃，一幌而逝，身形之快，令人咋舌。

冷天星忙以傳音入密道：「大師父小心，林中似是有人！」

不了和尚怔了一怔，笑道：「別開我和尚的玩笑，快些解決了那個老魔，該走了……！」

冷天星不便多言，略一忖思，一掌向黑風老魔拍了過去。

他已存心將黑風老魔一擊致死，這一掌是用的煞手絕着赤癸掌！

掌力一出，但見一片紅濛濛的光華，向黑風老魔疾湧而至，一股灼熱炙人的熱浪，立刻四面傳佈了開來。

須知赤癸掌是九重天等蓋燗的奇學之一，只要修爲到八成火候，掌力一出，中心的熱浪足有溶鐵化鋼之能！

只見黑風老魔頓時變成了一條火龍，皮焦肉臭，刺鼻難聞。

冷天星又是一掌補了過去！

黑風老魔就在這赤熱的火海之中，化成一片灰燼，頃刻之間已經皮骨無存，連一點痕跡也沒留下。

冷天星吁了一口長氣，忽的念頭一轉，暗暗忖道：這青雲庵本是一片害人之地，如今空空妖尼雖死，但如再被其他惡人所用，豈不仍是一處罪惡的淵藪，何不也將他一火焚之。

轉念心動，當下忙將白菱秋抱出廟外，雙掌連揮，一連十餘記「赤癸掌」劈了出去！

眨眼之間，青雲庵已成了一片火海。

冷天星並不多待，探手抱起白菱秋，向不了和尚趕了過去。

不了和尚正待在疏林盡頭，見冷天星懷抱白菱秋而來，悄悄把手一揮，暗以傳音入密道：「你說的不錯，我和尚也發覺有人！」

冷天星連忙收住脚步，仍以傳音入密道：「可曾發覺來人是什麼路數？」

不了和尚抓抓頭皮道：「慚愧得很，只見白影一閃，被她罵了一聲禿賊，而後却失了踪跡，再也尋不到了！不過……」眼珠一轉，接下去道：「聽聲音却是個女的，而且年青得很！」

（未完・十）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著
可飛·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鳳七先生和出雲和尚遇上了，雙方都在動那批賑災銀子的念頭，一言不合，雙方激鬥起來，出雲和尚鬥不過對方，只得離去……千手神捕秦照來到後院佛堂去見出雲和尚，沒想到出雲和尚早已不知去向，而秦照却落在鳳姑娘手中，鳳姑娘要秦照把賑災銀子交出來，但秦照誓死不從，便叫手下把秦照綑起來吊在半空中，鳳姑娘帶着沈邱四老來到一間客舍前，經一番打鬥，沈邱四老把不少公門高手打翻在地，接着沈邱四老等又竄至一房門前，眼見房內擺放着好幾副担子，那準是賑災銀了，高興得想撲進去，却被鳳姑娘止住……

銀子變石塊　氣煞鳳姑娘

謝山不明所以，點點頭道：「遵命！」叮噹一聲，已把一對乾坤圈撤在了手上，正要向內撲入，「銀冠叟」呂仁却喚住了他。

「老三！」呂仁朗聲叫道：「不要妄動！」

「天麻」謝山對這位拜兄一向馴服，聆聽之下，頓時停住了脚步，却是一臉的大惑不解。

那間舍房此刻房門大敞，清晰的可以看見堆置在正中的大堆銀担，却只有東南西北四個人坐在椅子上抱刀守侍，這四個人貌相平庸，年歲不大，一身捕役裝束，實在看不出有什麼了不起的能耐，偏偏却由他們來護守銀子，這其中不問可知，必然是有鬼的了。

各人圓睜着一雙眼，心懷詭異的向着這間房子觀看着，明知有其奧秘，只是「奧秘」爲何？却是一時看它不透。

鳳姑娘一聲不响的，踐踏着地面上的枯樹葉，緩緩在這間孤伶伶的舍房四週轉了一週，她似乎已看出了一些端倪，只是還有待證實。

倒是性情頑烈，心黑手辣的沈邱四老却有些沉不住氣了。

「銀冠叟」呂仁原本就自負極高，獨當一面的人物，只是不得已才屈就鳳姑娘之下。其實他私心極重，無時無刻不在想着乘機脫離，自然，那要在時機成熟時才能從事，也就是要在「值得」情況下才犯得着，那麼，如果一旦擁有了像眼前這麼多的銀子，即使自此遠走天涯，銷聲匿跡也不愁一輩子吃喝。

沈邱四老雖說是嘴裏未曾明說，可是心裏不約而同的都存着這個打算。

如此一來，這批災銀可就是非要到手不可了。

「要命」鮑無常撤出了一對「判官雙筆」，冷冷一笑道：「我來試試——」

呂仁因知他頗通陰陽之術，或有制敵之機，點點頭道：「也好！」

鮑無常叱了一聲：「好！」雙筆交叉着往胸前一攏，發出了噹地一聲，就勢把身子縱了起來，俟到撲進房門的一霎，霍地向後猛地一翻。

這一手相當狡滑，果然就在他身子向後撤出的一霎，一片刀光閃過，劈向他原來落身之處，乃自砍了個空。

鮑無常却是以退爲進，身形一經翻後，緊接着一個急翻，像是翻天鷂子般地又自搶身而入，起落之間，疾如閃電，猛地向房內再次撲入。

他志在那十八担災銀，身子一經縱入，首先便向正中那些担子襲去，也就在這一霎間，坐在距離他最近的一名年輕捕快李立，忽然側過身子旋出了一片刀光，直向他當頭劈落下來。

鮑無常只覺得頭上一陣子發緊，彷彿爲對方刀上力道吸住，幾乎轉動俱難，大驚之下，揮動手上判官筆，噹！一聲，將對方下落的刀勢架住。

妙在那口刀却像似具有一種特殊的威力，一抽一送快若電閃。

看來簡直平凡無奇的招法，偏偏在眼前情況之下，竟然具有奇妙的威力。

這一刀以鮑無常的身法，竟然會無能逃開，只聽見「噗！」地一聲，竟自深深扎進了他的大腿內側，只痛得他打了個踉蹌，險些栽倒地上。

妙在那個揮刀的李立，却並沒有乘勝追擊之意，一刀出手，旋身就原位坐定，那口明幌幌的鋼刀，兀自抱在胸前，一派沉着鎮定。

鮑無常把判官雙筆交在一隻手上，另一隻手按在傷處，霎時之間，流出的鮮血已把他那隻手都給染紅了，這般情形自是萬難再行出手，即是舉步都感覺到困難——鼻子裏痛得直哼哼。

猛可裏面前人影一閃，「銀冠叟」呂仁疾若飄風般地已來到了眼前。

也許在這一刹那，坐在椅子上的李立，忽然再一次躍身起來，手上的刀「刷」一聲，一刀直劈頂門下來，呂仁由於在室外目睹甚久，深知對方雖祇是一來一往兩式刀法，但是却厲害得緊，不敢怠慢，手裏太極劍往起一撩，「嗆！」一聲，挑開了對方刀式，可是接下來的另一刀，却險些令呂仁躲閃不開，他身法顯然要較鮑無常高明得多，饒是這樣，仍然險象環生，只聽得「嗤」地一聲。

刀鋒過處，竟然在他褲腿上留下半尺來長的一道口子，刀尖子如果再向前挺進一點，呂仁便非受傷不可，不禁嚇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銀冠叟」呂仁驚嚇之下，左手一帶鮑無常的右手，直向另一門前縱去。

這一面可也並不比方才那一面輕鬆，是由四捕快中的關雲奇所防守。

「銀冠叟」呂仁同着鮑無常方自閃向眼前，關雲奇已霍地自座位上站起——他雙手握刀，身軀向前微微一彎，一口長刀「呼呼！」地捲起了一圈刀光，直向着呂鮑二人身上捲了過來。

呂仁的兵刃是一口「太極劍」，急切間施了一招「夜戰八方」劍招，向東南西北四個不同方向各自攻出了一劍，「嗆啷」一聲中，架開了對方的刀式。

然而，妙在關雲奇這反覆兩手劍招，渾然一體，看似無奇，其實却深具威力。

呂仁方自架開了對方刀勢，只覺得第二刀一如前番，霍地向着自己身上捲了過來，前後二刀，雖分二式，其實却是一招——這一刀竟使得技精胆大的呂仁，一時無從適應，呼哧一聲，右面袖子，先吃刀鋒斬爲兩截，連帶着右面肩上也吃刀鋒削下了一片，痛得他鼻子裏怒哼了一聲，饒是這樣，却也不甘心就此便宜了對方，一時忍着了肩上奇痛，身子向下微微一矮，右掌一沉劈出，勢若怒魚掠波，「噗」一掌，已擊中在關雲奇右前胸上。

這一掌，呂仁負痛之下，固然未能施展全力，關雲奇却也吃受不起，脚下一個踉蹌，一連向後面退了三步，只覺得心上一陣子發熱，「噗」地嗆出了一口鮮血，他却緊記着老和尚關照，不敢怠慢，連退幾步，猶然抱刀在原位上坐定。

雖然如此，呂仁却已深知厲害，不敢再輕然冒犯，再者肩上外傷，吃冷風一吹，却是痛得緊，霎時間，一張臉已變爲青色，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一霎間，一股刀風，猛可裏直向其背後襲來。

這一刀在此時此刻猝然出現，端的是威力奇大，呂仁一經發覺，其勢已是不及，只覺得背上一緊，緊接着一陣子奇痛，已吃對方刀鋒，深深砍進肉裏，由於這一刀力道奇猛，如果容其砍實在了，呂仁想要逃得活命，可就休想，他這裏禁不住「唉呀」一聲呼痛。

背後那人正是另一角落裏忽然殺出的王大元。

李立、王大元、關雲奇、洪照男四捕快，雖然坐處不一，但是互有呼應，老和尚每人所傳授的兩手刀法，分開來各有威力，合起來更具詭異奇功，即以眼前王大元忽然殺出的這一刀，便非「銀冠叟」呂仁之所能迴避，一刀之下頓時血漿怒濺。

看着呂仁便將是刀下之鬼。

像是銀光一綫，陡然間穿空而入，其實却是一條銀光燦然的絲索。

這條長索顯然發自門外那位美麗玉女鳳姑娘的纖纖玉手，出手數丈，有如騰空之蛇，霍地掠過了呂仁頭頂却是不偏不倚的正好搭在了王大元手中長刀刀柄上。

這一手端的是透着了高明。

隨着鳳姑娘的一聲清叱，長索抖處，王大元手上鋼刀可就萬難把持，「呼！」一聲脫手而出，嗆啷啷，遠遠拋落地上。

這一着果然厲害，便是當時老和尚也未嘗料及，王大元兵刃出手，再想退身，便已不及。

原來「銀冠叟」呂仁雖在重傷之下，却沒有忘了復仇，乍見鳳姑娘銀索得手，配合着對方行動，猛地一個擰身，掌中太極劍向前一送，噗哧！一聲，深深扎進了王大元前胸要害，後者身子向前微微一弓，緊接着直挺挺地向後直倒了下來。

老和尚苦心積慮所施的這一「四刀極血光陣」，由於王大元眼前的身死，頓時便現了破綻，其他三人雖然坐在位置上沒有移動，但是無形中就彼此的互相關聯上來說，可就大受影响。

首先，「沈邱四老」中的「鐵指開山」喬一龍第一個看破了行藏，就在王大元倒地身死的一霎，驀地橫身撲入。

果然，這一面立見空虛。

「鐵指開山」喬一龍身子疾若飄風，身勢一經切入，第一個竄到了李立跟前。

喬一龍最拿手的兵刃是一對「護手鈎」，這時一經捲起，有如兩彎銀虹，疾若閃電般，直向着李立身上落下，李立橫刀以架，仍祇是看來樸實無奇的一招，喬一龍不待雙方兵刃交接，立刻改換招式，將一雙護手鈎改直劈爲兩側夾擊，反向李立兩側腰間斬去。

李立霍地站起，揮刀以迎，叮噹！兩聲，便自架開了對方雙鈎，看來是平淡無奇的一招。

忽然，坐在另一角落裏久未發招的洪照男，驀地躍身而前，身落，刀出，一刀直穿而出，向着喬一龍背後刺來。

按說，如果此一「四極血光陣」仍然完整的話，洪氏這一刀便是有十分的威力，喬一龍即使能逃開一死，也是非得受傷不可，可是眼前由於王大元這一面的忽視空虛，喬一龍便頓有所感，身軀一擰便自閃開，却吃刀鋒擦過腰際，將中衣劃破。

洪照男一招失手，慌不迭向後閃開。

驀地空中一聲尖嘯，一條銀光劃空而至，往下一落，仍似前狀那般，不偏不倚的落在了洪照男手中刀上，其法如前，一落一彈，便自將洪氏手中鋼刀扯得破空而起，叮噹摔落就地。

持索的鳳姑娘這一次技不止此，那條出手的銀索在扯飛了對方鋼刀的一霎，就空一轉，第二招落下，却直向李立手上落下。

原來鳳姑娘稟性聰穎，又隨其父學過佈陣之法，老和尚這一「四極血光陣」，雖說嚴謹，時候一長，也就難免露出破綻，一招得手，局勢逆轉，眼前之勢，已是「洞若觀火」，這第二次出手，較諸前一次更爲厲害，長索一落即起，却已將李立一隻持刀的右手緊緊纏住，連同他整個身子抛了起來。

「呼！」一聲直起當空，「呼！」一聲又直直落下，噗通，跌倒地上，却爲「天麻」謝山趕上一步，雙圈直落，登時腦袋開花，橫屍就地。

「鐵指開山」喬一龍更不怠慢，雙鈎齊落，洪照男慘叫一聲，登時喪命鈎下。

轉眼之間，守舍的四捕快已去其三，剩下的關雲奇更不要說本來已受傷不輕，此刻萬難再獨撐大局。

沈邱四老頓時一擁而上，衆刀之下，隨即解決了事。

至此，李、王、關、洪四捕快全數喪生，無一倖免，老和尚所佈置的此一四極血光陣，也就爲之瓦解。

鳳姑娘閃身進旁房，早有手下人點亮了燈光，一時間全室大明，照見着地上幾具血淋淋的屍體，煞是可怖。

鳳姑娘微微皺了一下眉，大四兒立刻會意的道：「搬出去！」

幾具屍體很快就被抬了出去。

看着受傷的「銀冠叟」呂仁與「要命」鮑無常，鳳姑娘微微點頭道：「兩位當家的傷勢雖然不重，但流血不少，我這裏有幾顆『金鳳堂』的靈藥，你們拿去一半口服，一半搗碎敷在傷處，自有妙用。」

說着隨即取出遞過，「銀冠叟」呂仁應了一聲，上前接過來，和鮑無常俱都大感慚愧，他二人說來是一方之雄，原本期望着一番私心作爲，想不到第一次上陣出手，就負傷落敗，對方只不過是公門之中一個二流捕快而已，若不是鳳姑娘臨陣看破行藏出手相助，結局如何，眞還是未知之數，尤其是「銀冠叟」呂仁一向自視甚高，眼前事實使他掛不住。

當下嘆息一聲，向鳳姑娘稱了聲謝，拿過藥瓶，同着鮑無常自行退了出去。

鳳姑娘眼睛一轉，看向「鐵指開山」喬一龍與「天麻」謝山，點點頭道：「你們兩個也暫時下去吧！」

喬謝二人怔了一怔，抱拳道了聲：「遵命！」雙雙退了下去。

這邊鳳姑娘居中坐定，大夥似乎都異常興奮，每個人的眼睛都盯着地上那些担子，期盼着鳳姑娘立刻當衆開啓。

鳳姑娘却是偏偏耐得住性子。

「數數看，一共是多少個挑子！」

吩咐了一聲，大四兒立刻答應着，他早已數好了，回報道：「回稟姑娘，十八個挑子，要不要打開驗證一下？」

「用不着！」鳳姑娘似乎是胸有成竹，由身畔取出了一張紙條，道：「這裏有詳細的數目，只要核對一下，數目和重量不差就行了。」

大四兒接過來看了一眼，上面首先記載着十八挑銀子的總數，再下面列着每一挑銀子的重量，這證明在動手之先，鳳姑娘早已有了準確的情報，心裏對自己的主子的這份細心，不禁佩服得五體投地。

當時大四兒即命人取過了秤銀子的大秤，按照着那張單上所記載的數目，一一秤過。他這裏每報一數，兩相核對之下，都甚符合。

鳳姑娘臉上這才微微見了笑容。

他早先得到各方情報，咸認爲眼前這檔子買賣，極其棘手，想不到事到臨頭却並非如傳說之甚，雖然略有損傷，費了些週章，到底也沒什麼大不了的陣仗，十八挑銀子極其順利的到了手上。

「七指雪山」金鳳堂在江湖武林中的威望，該是何等聲勢，老實說實在並不在乎這批銀子的得失，而鳳姑娘之所以心存「必得」，自然是有道理的，她是要借此機會「一鳴驚人」，之後，這批銀子的如何運用，便爲不足道的另一件事了。

鳳姑娘也曾在離山之前，在父親鳳七先生面前許過心願，要把這件「大事」辦成，鳳七先生却微表懷疑，認爲她力有未足。現在，事實證明她已經辦到了，心裏的喜悅眞是「盡在不言中」。

大四兒上前一步，請示發落。

鳳姑娘想了想說：「請四位當家過來一趟。」

大四兒得令待去的當兒，却見沈邱四老中的「天麻」謝山匆匆來到，失色道：「姑娘，有件事奇怪得很……秦照那個小子跑了。」

「千手神捕」秦照被擒後高懸佛堂，又被點了穴道，居然會跑了，不能不說是嘖嘖怪事。

鳳姑娘站起來，同着謝山來到了方才擒拿秦照的佛堂，一聲不響的忽然飛身直起，來到方才懸吊的樑頭之上，略一觀察

，隨即又飄身直下。

「有人來過了……」

她只說了一句，眼睛移向一旁的呂仁，倒要聽聽他的意見。也許是由於流血過多，呂仁一張瘦臉顯得青白，了無血色。

他手上拿着半截斷索冷冷的道：「由這截繩索上看來，像是爲刀劍所斷，姑娘定奪！」

鳳姑娘接過了這截斷索，看了一眼，冷冷的道：「你們可搜過了？」

喬一龍說道：「全搜過了，除了方才幾個被殺死的人之外，再不見一個公門中人。」

鳳姑娘問：「死的人又有多少呢？」

喬一龍說：「連同屋子裏防守銀挑子的四個人，一共是十六個。」

「那就不對了……」鳳姑娘說：「還少了八個……」

說到這裏，她忽然感覺到有些不對，站起來說：「你們都過來！」

一行人來到了滿置銀挑子的房子裏，鳳姑娘陡然抽出長劍，照着其中一個竹挑子揮劍下落，「克嚓！」一聲，竹挑子變成兩半。

大家夥的眼睛可都直了。

只以爲白花花的銀子會像流水似的淌滿了一地，可是大謬不然，滾出來的可不是銀子，竟是大大小小的鵝卵石塊，散了一地。

鳳姑娘不再說話，手上長劍疾飛電轉，白光閃爍裏，十幾個竹挑子全數被劈砍開來，嘿嘿，敢情裏面裝的全是石頭子兒，不要說大塊銀子了，連銀碴子也沒見一點。

看到這裏，大家夥可全都不吭聲了。

鳳姑娘氣得臉白如紙，好一陣子才冷冷的道：「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哼！就算走了，也走不遠，我們分頭找去，誰發現了就以竹笛爲號！」

話聲一落，緊接飛身而起，「嗖！」上了對面房脊，再次閃身，便自無蹤。

× × ×

對於「千手神捕」秦照來說，這一番轉變似乎來得太突然了，原本自認大勢已去，難逃一死之身，居然有了轉機，時機恰當，尚不爲遲。

四隻脚步，踐踏在落滿枯葉的林子裏，即使是具有第一流的輕功造詣，也保不住不會發出響聲，是以秦照每走一步，都由不住有些心驚肉跳，反之，那個在前面帶引着他的夜行人，却比他强多了。

天很黑，正當黎明之前，這段時間天色最黯，憑着秦照的視覺，勉强辨認，也不過略能辨物而已。

事實上，從把他由高高的吊索上救下來開始，直到現在爲止，對方這人還沒有跟他說過一句話，而他却已經默默的感覺出來了——他是一個女人。

這似乎就更不便了。

這人當然不會是鳳姑娘，却與鳳姑娘一樣的具有一副高挑的身材，也同樣有一雙深邃的眼睛，似乎武功也不差，除此之外，秦照可就無能辨別。

他心裏很急，想到要與埋伏的七名弟兄會合，起出早已藏好的災銀，然後按照老和尚指示的路途運銀出險，然而前行的這個女人，却不知道要把自己帶到那裏去，一路只是走個不停。

不過，這附近的地方，秦照相當熟悉的，心裏納悶的是，對方這個姑娘所走的路途，越來越與自己所認定的藏銀之路相彷彿。

難道她也知道？——却似不大可能，因爲老和尚面授機宜之時，現場絕無外人在場，以出雲和尚之機警，更不會爲外人所竊悉。

那麼她……？

勉强壓制着心裏的懸疑，又自前行了一程。

前面林木較疏，星月正明，多少可以辨別了些物什了。

現在秦照已可斷然認定她是一個「姑娘」人家了，身後飄散的長髮，便可說明。除此之外，她還佩帶有一口長劍，脇下革囊一應俱全。

經過了綠林巨寇「雲四姑娘」與尚不明底細的雪山女子鳳姑娘兩番刦難之後，「千手神捕」秦照可是再也不敢小瞧了天下女子，不用說，眼前這個姑娘，顯然又是個好樣的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下意識裏，秦照在內心就多了十分的小心，雖然對方暫時解救了自己，可是接下來的一步，誠然還在未知之數，如果冒然就認定了她是「有恩」於己，這似乎還太早了一點。

秦照實在忍不住這個悶葫蘆，自動的便自停下了脚步。

前行姑娘聽不見脚步的「沙沙」聲，忽然轉過了身子，身後長髮一片青紗般地散開，又落下來，秦照所能見的，好像仍然只是那一雙光亮的大眼睛。

「對不起，」他抱了一下拳，苦笑說道：「我實在不知道姑娘妳要把我帶到那裏去？而我……」

長髮少女看了他一眼，不置可否的點點頭：「不要急，馬上你就會知道了！」

說了這句話，繼續回身前行。

秦照不由自主的便自跟着她又自前行起來，心裏的狐疑可就越來越爲加重。

忽然，前行的姑娘在一塊聳立凸出的巨石之前站住，秦照打量着眼前形勢，由不住陡然爲之一驚，舉手向腰間一探，才發覺到自己那口愛若性命的緬刀敢情不在身邊，必然是先前被擒時爲人搜去了。

「是這裏不是？」長髮少女直直的看着他：「你認認清楚！」

秦照怔了一下：「姑娘所說……」

長髮姑娘道：「我是說藏銀子的地方，你看看可對？」

秦照登時又是一呆，後退一步，搖搖頭道：「我不知道……哼哼……我只當姑娘是一位仗義行俠的俠女，原來和他們也是一樣的！」

「你看錯了！」長身姑娘說道：「我只是受了一位老和尚的囑咐，助你一臂之力。」

「哦！」秦照立時大見緩和，忙說道：「原來如此……請恕我方才出言無狀，姑娘海涵。」

一面說，隨即向着少女深深一揖。

長身姑娘哈哈的道：「不必客氣，據

我所知，鳳姑娘一行是放不過你的，她人極聰明，武功太高，眞要是被她發現了，我也救不了你，而且，我因爲某些原因，更不便跟她見面——聽老師父說，你們同行連你在內一共是八個人，也都埋伏在這裏，至於你們怎麼聯繫的方法，我可就不知道了。」

秦照聽她這麼說，更自心內釋然，當時又自深深一拜，道了唐突，却是兩眼直瞪着對方姑娘，暫不行動。

長身姑娘幽幽一嘆道：「老和尙說你行事謹愼，倒也不假，你不必對我多疑，實在對你說吧，我無意管這些閒事，只爲不忍眼見家鄉百姓受苦受害，這些銀子對他們來說却是不無小補，你如果仍然多疑，我便一刻也不再多耽擱，這就走了！」

說罷果然轉身待離。

「姑娘留步！」秦照不勝汗顏的道：「是我太過小心了……尙請指示機宜，以開愚頑的好。」

片刻相處，秦照已略能看清對方儀容，只覺得對方美是美矣，却別具感人正氣，較諸那位冷艷絕倫的鳳姑娘，更是另具清姿，而令人不可逼視，一樣的具有「懾人」之感，並非僅僅在怒發之時才是如此，平常談話，從容之間亦能令人體會——秦照一介武夫，面對佳人，便只有自慚形穢了，看了她一眼，再也不能向對方「劉禎平視」了。

長身少女搖頭道：「我又能給你什麼機宜，秦頭兒你快快召集你的人去吧……天可不早了，你放心，要是鳳姑娘她們來了，可就不好——」

秦照見她說得誠懇，自是再不多疑，當下縱身石上，由身上取出火摺子，啪地一聲打着了，就空劃了幾圈，捏口發了類似鳥叫的一個平音，隨即飄身落下，果然臾之間，便有了回音。

先是正前方發出了類似鷓鴣「咕咕！」的一陣子鳥鳴之聲，接着左面也有了類似的回音，右面也有了響聲，這類鳥聲在冬日深夜亦屬平常，如非當事人特別仔細留神傾聽，極易混淆。

緊接着人影連續幌動，面前已多了七名背負蒲包的長衣漢子。

各人乍見面前的長身少女，都吃了一驚，秦照由夥伴之間，接過了裝銀的巨大蒲包，揹好背後，上前一步，向着長身少女深深一拜道：「秦照一行感謝姑娘仗義指引，大恩大德沒齒不忘！」

這麼一說，其他七人才都明白，一時紛紛齊向眼前少女打躬稱謝不已。

遠處忽然傳來了寺廟裏的「噹噹」鐘聲，可能是和尙們的晚課時間到了。

按照着老和尙的指示，這便是此行時限的最後警示，秦照不敢遲疑，當下擧手爲號，各人隨即脫下了身外長衣，現出了內着的白色勁裝。

秦照來不及更換，便在腰上加纏了一條白色布帶，按照着老和尙的指示，這一八人行列名謂之「白蛇啣草」，典故出自般若佛經。

當時即由秦照領先，各人陸續其後，擺出了一個「乙」字形狀。

由於每人背後都揹負着一個巨大銀包，身形不自禁的便有些爲之前傾，白衣連串，看起來確實類似一條白色巨大蟒蛇。

這番形象看在長身少女眼中，無限新奇，却是一時難以揣摩。

秦照復又請敎長身少女的姓名，她略作遲疑，便脫口報出了自己本來姓名——「麥小喬」。

麥姑娘的大名，早前自間關流離的難民羣中，散播開來，人人都知道臨淮關麥大善人這顆掌上明珠有一身了不起的功夫，模樣兒更是又俊又俏，今天總算是見識了，懷着無限敬仰，却來不及多叙敬慕，這就要匆匆去了。

然而，事情偏偏並不盡如人意。

一條人影，月下仙子般地來到了眼前，不偏不倚，正好堵住了以秦照爲首一行人的去路！

秦照乍見之下，由不住爲之大吃了一驚：「妳……」

他手上沒有兵刃，急切之間，雙手一分，向着迎面這人一雙肩頭上用力抓了下來。

來人敢情正是鳳姑娘，此時忽然的出現，自然給與秦照一行極大的威脅。

身子輕輕一幌，閃開了秦照的雙手，冷叱了一聲，右掌突出，直向着秦照前胸上擊來。

這一掌局外人實難看出端倪，然而當事者本身的感覺可就不同——對秦照本身來說，彷彿有一股綿綿的力道撲身而至。

他那裏知道這正是「七指雪山」的獨門不傳秘技「春風如意掌」，在如意春風之後，緊接着便將是制人於死命的奇强殺力，鳳姑娘顯然是心忿秦照之脫逃，決計要制他於死命，只是看在一旁的麥小喬眼裏，却大爲不忍，她眼見大功告成，自己一番苦心總算沒有白費，却沒有料到事到臨頭，竟自突然現出了這個要命的煞星。

眼前情勢，雙方既已照了臉，麥小喬即使再想躲閃，也已不及，也只有豁了出去。

「鳳姐留情——」

嘴裏清叱一聲，麥小喬右手揮處，一蓬極爲細小的銀色鋼針，夾着數縷輕嘯之聲，直向着鳳姑娘正面襲來，自然，要想傷害對方那是極不可能，只是如果旨在迫使對方退身，却是足足有餘。

果然，就在麥小喬出手的奇形暗器之下，鳳姑娘身子不得不向後一個曲仰倒折，「哧！」竄出了丈許開外，其勢絕快，恰恰閃過了迎面的大蓬鋼針。

麥小喬更不怠慢！

她這邊暗器方自出手，身子陡地已騰了過來，長劍猝出，「錚鏘！」一聲，已橫身眼前。

「秦捕頭，你還不快走麼？」

嘴裏雖是在與秦照說話，一雙眼却釘着鳳姑娘，大義當前，她已顧不得私人恩誼，如果鳳姑娘非要刦持這一筆災銀，自己說不得只有捨身護銀，與對方一拚了。

秦照當然知道眼前之緊迫情勢，答應一聲，疾步前進。

鳳姑娘一聲冷笑道：「你敢！」

話出人起，疾如風飄，以麥小喬當面監視之嚴謹，竟然無從防範，已自失去了鳳姑娘的身影。

（未完）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 著

經已出版

全套上下集

H.K.$12.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